武俠世界

第31年

42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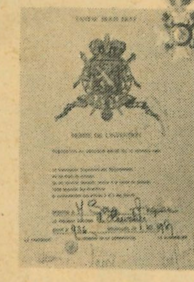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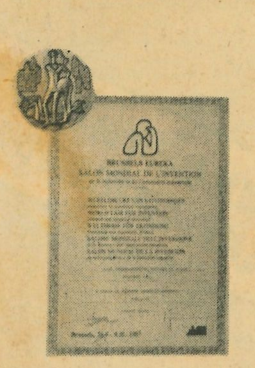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 代 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 華 牌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調節人的內分泌系統，健全人的中樞神經，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強、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 851 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 851 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撰著的「霸王樓」在今期刊出，故事中主角秦活聯同志同道合之士，欲把新崛起的邪惡組織霸王樓剷平，可惜霸王樓樓主項鐵城武功高强，以一敵七，僅得秦活被怪醫吉大壽所救，僥倖生還，吉大壽查獲烏石山金礦是霸王樓的經濟命脈，於是率衆佔領金礦場，動搖霸王樓的根基，又贈予妙藥給喬雪心，令她假死，脫離項鐵城的魔掌，得以與愛侶齊功啓重聚，使項鐵城大受刺激……故事內容錯綜複雜，扣人心弦，有緊張激烈的打鬥場面，悱惻纏綿的愛情故事，名家佳作，不容錯過！

*　　　*　　　*

吳剛先生新作「雛虎遊龍」由今期起，分兩期刊登，本文題材新穎，引人入勝，情節緊湊，文字流暢，兼而有之。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一波三折」，喜讀南宮宇先生佳作之朋友，今回切勿錯過！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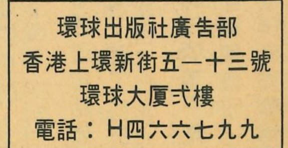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2期
（總號159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霸王樓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馬騰·文
可飛·圖

維護武林　糾黨除魔

八仙橋下，有一座八仙樓。

八仙橋在城內是有名的去處，因為那是在鬧市的當中，橋兩邊店舖林立，若在大街上行走，沒有一個人不經過八仙橋的，因此，自然便出名了。

八仙樓同樣是城裏有名的去處，究其因，一來是沾了八仙橋的光——就在八仙橋腳下；二來，它是城內最大的一家酒樓，加上酒醇、菜式多，光顧的又多是達官貴人，你說，怎會不出名。

出了名的酒樓，生意自然好，距晌午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經已上了八成座，只怕不到半個時辰，遲來的便會向隅！

事實上，這時候正陸續有人往裏走。

果然，不到半個時辰，樓上樓下，經已座無虛席。



秦活就在這個時候來到八仙樓。

才走入大門內，一眼看到店堂內黑壓壓，鬧哄哄的滿是人，他那兩道濃眉不由皺了起來。

一個店伙計陪着笑，趨近他面前。「大爺，敝店已滿座，若等不了，請移步到別家，下次請早。」

秦活瞪了那伙計一眼。「別囉嗦，我是來找人的……」話未說完，一逕往樓上走去。

那伙計見他兇神惡煞，那敢阻止他，睜大眼看着他走上樓上。

秦活長得粗眉大眼，一臉鬍渣子，瞪起雙眼的時候，那樣子確是很兇惡。

秦活走上樓上，兩道目光往樓面上一掃，隨即往臨街那面的窗口走去。

他旁若無人地大步走向第三個窗下的那張桌子。

那副座頭上，坐着三個漢子，正在喝酒，並沒有留意到向他們走過來的秦活。

因此，當秦活走到近前的時候，那三個漢子才猛然驚覺地抬眼瞧看長得高頭大馬的秦活。

秦活二話不說，一屁股坐在那張空櫈子上，一眼也不瞧那三個漢子，兀自轉頭舉手，大聲招呼一個伙計過來。

那三個漢子看到秦活大模斯樣的，一副不將他們看在眼內的樣子，不禁勃然變色。

其中背窗的那個漢子雙眼一睜，沉聲道：「朋友，請你識趣點，快起身走開，那個座位有人坐的。」

秦活充耳不聞，自顧對那個快步趨前來的伙計道：「來三斤大麵、一斤鹵牛肉、一隻燒雞、十個饅頭，要快！」

那個伙計却不答他，只是拿眼斜睨着那三個漢子。

那三個漢子早已怒形於色，但仍極力壓抑着，仍是坐在背窗那張櫈子上的漢子說話。「朋友，你是聾子麼？」

秦活一瞪眼，朝那個不知所措的伙計喝道：「小二，你聾了嗎？聽不到我說的話？」

那伙計臉色一變，慌不迭道：「聽到，聽到……但是……但是……」

「但是甚麼？」秦活一拍桌子。「難道大爺沒有錢？」話落，從身上摸出一塊約三兩重的銀錠，往桌上重重一放。

篤一聲，待他縮回手，那伙計及三個漢子登時臉色又一變。

只見那塊銀錠嵌沒在桌面內！

那個伙計更是驚訝得目定口呆。

那三個漢子霍然變色之下，虎地站了起來，仍是那個背窗的漢子發話。「朋友，咱們真是豬油矇了眼，居然瞧不出你是衝着咱們來的！」

秦活慢慢轉過頭，抬眼冷冷地瞧了那三個漢子一眼，沉緩地道：「某家是來喝酒吃飯的，根本不知道你們是從那裏鑽出來的鼠輩，居然說某家是衝着你們來的，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

秦活這句話無異是火上加油，相信任何人聽了他那句話，也會勃然發怒。

那三個漢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左首邊那個漢子一拍桌子，不但所有的杯筷碗碟被震得跳起來，那錠銀塊也從深嵌下去的桌面內震脫出來！

「呔！你這個狗崽子，狗眼看人低，你媽的在這裏大放狗屁！」

若說秦活一拍便將銀塊拍入桌面內，顯出其深厚的內力，那麼，左首那個漢子的一拍，就顯得比他還高明了。

這就好比釘釘子與拔釘子那樣，釘下去比拔出來沒有那麼費力及容易。

秦活對於那個漢子露了那一手，一點也不驚慌，冷笑一聲。「朋友，若某家是狗，你們就是烏龜王八蛋！」

那三個漢子再也按捺不住，右手那個漢子怒叱一聲，「狗種，你是在找死！」一拳疾擊向秦活的太陽穴。

面對秦活的那個漢子（也就是背窗的那個漢子）左腳一抬，以膝蓋撞在桌沿上，那張桌子頓時疾撞向秦活的身上。

左首面那個漢子悶聲不吭，脚下一動，向秦活的脚上踢去！

樓上的食客在三人吵罵時，早已屏氣斂聲，瞧着秦活與那三個漢子，膽小的，馬上悄悄結賬離去，膽大的，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等着瞧熱鬧。

店家與伙計却暗暗叫苦不迭。

因為，經驗告訴他們，雙方肯定會動上手，一動手，必然會殃及那些櫈子與桌子，損失就不可避免，而生意也做不下去，事後，那些伙計還要

辛苦地清理亂七八糟的地方。

那些留下來瞧熱鬧的食客看到四人終於動上手，立時發出一陣起哄聲，有人還拍掌叫好。

秦活喝一聲：「來得好！」左掌一橫，封住那人擊向他太陽穴的拳頭的同時，腳下一頓，往上直拔起來，「颯」地一聲，那張桌子連碗帶碟，自他腳下疾飛過去，左首那個漢子那一腳亦踢了個空。

「大爺，求求你們，不要在敝店內動手，請到外面去，我求求你們！」店家眼見兩張桌子撞得散碎開來，碗碟杯皆摔得粉碎，再也忍不住，鼓起勇氣大聲哀求。

「烏龜王八蛋，有種的，跟某家到外面去見個眞章！」直拔起來的秦活手往樑上一搭，身子一蕩，往一個窗口蕩飛出去。

那三個漢子怒喝一聲，先後往窗外躍出去。

那些瞧熱鬧的食客頓時紛紛湧向窗口那邊，後面的那些人則往樓下奔去，一時間檯翻桌倒，場面混亂。

樓下的食客聽聞有熱鬧可看，亦爭先恐後往外跑，其中有不少是企圖賴賬的。

幸好兩個守在門口的店伙眼快手急，急中生智，順手抄起那根粗大的橫木閂，往門口一攔，頓時將欲湧出門外的食客攔阻在門內。

有人蹲下來，欲從橫木閂下鑽過去，却被那兩個店伙喝住。「誰敢不結賬便走，將他送到官府法辦！」

這一句話，頓時將那些人鎮住！

坐櫃的那一個是店家的大舅子，也跳上櫃面，大聲吆喝：「各位，請各自坐回原先的座頭，然後一個個結賬離開，便可以到外面去瞧熱鬧，繼續吃喝的，可以繼續坐下去，請各位快回原位，要不，只好派人到府衙，請公差來處置。」

那些食客一聽，誰也不想爲了一頓飯錢而惹上官非，紛紛走回原來的座位，然後結賬離去。

至此，店家才鬆一口氣，暗自慶幸沒有造成大損失。

* * *

秦活與三個漢子先後飄落大街上的時候，本是熱鬧的大街上，那些行人頓時紛紛走避，膽大的便站在遠遠的地方，等着看熱鬧，附近的店舖爲免殃及池魚，急急關上門，不做生意。

刹那之間，自八仙橋起至八仙樓那段大街上，空無一人，只有秦活與那三個漢子。

就連八仙樓也關上大門，要走的客人，改由後門離開。

大街上一片肅殺！

八仙橋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但誰也不敢走到橋的這一邊，只是擠在橋上。

那三個漢子在飄落地上後，不但亮出兵器，並將秦活堵截住，怒視着秦活。

秦活却一點也不緊張，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態，斜睨着面對他的那個漢子。

那個漢子正是在八仙樓上，隔着桌子，面對他的那個人。

那漢子似乎是三個人當中的頭兒。

他一直怒視着秦活。

那漢子使的兵器是一根三尺九寸長的蛇頭棒。

「狗種，你活膩了！惹上咱們，簡直自尋死路！」那漢子咬着牙，厲聲說。

秦活冷笑一聲。「陳智，你這個烏龜王八蛋，今日就是你們的死忌，還懵然不知，眞替你們感到可悲復可笑！」

原來那漢子叫陳智。

陳智顯然並不認識秦活，但秦活却認識他，這未免令人感到奇怪。

陳智就感到驚詫不已。「狗種，你怎會認識我的？咱們根本就沒有見過你。」

秦活哈哈一笑。「陳智，說你糊塗，果然沒有說錯，你不認識我，並不等如某家沒有見過你，笨蛋，現在你明白了吧？」

陳智被秦活說得又羞又惱，但仍然强自壓抑着。「你是誰？」

「秦活。」

「神龍秦活？」陳智失聲叫出來。

秦活點點頭。「不錯。」

陳智吸口氣，「秦活，你找上咱們，意欲何爲？」

秦活又打了個哈哈。「你們該死！」

陳智與另外兩個漢子頓時臉色遽變。「你要殺咱們？」陳智失聲叫出來。

秦活點點頭。「你們是自己了斷，還是要某家動手？」

「放你娘的臭狗屁！」堵在秦活身後──也就是站在八仙橋下的那個漢子怒罵一聲，跟着在地上吐了口唾沫。「你以爲咱們是任人宰殺的兔崽子？秦活，咱們可是從來沒有將你放在眼內！」

「說得好！」秦活笑着轉對着那個漢子。「某家從來就不想被你們三個兔崽子看在眼內，那會汚了我的人格！今日，某家要你們這三個烏龜王八蛋從今以後，永遠也看不到今晚的日落！」

話聲未落，身形一晃，疾如魅影般，向那個漢子撲去。

那漢子怒哼一聲，只覺眼前一花，暗吃一驚，急忙橫閃開去，手中的鬼頭刀幻起一片刀芒，捲向那條迅疾撲過來的幻影。

秦活居然沒有閃避。

那片刀芒刹那將幻影捲散。

擠在兩旁那些瞧熱鬧的人，禁不住發出一陣驚呼聲。

但是，驚呼聲緊接着變成了驚叫聲！

那一刀將秦活那條疾撲過去的魅影捲散的漢子，就在那刹那，陡然間悶吼一聲，身子斜蹌出兩大步，嘴角溢血，一跤撲跌在地上。

秦活赫然站在那個漢子剛才所站的地方的側後面。

這簡直不可思議，那些瞧熱鬧的人若不是親眼所見，要是別人說的，他們一定不會相信，一個人竟然能夠像玩魔術般，能夠幻現出一個魅影，眞人却像從空氣中隱現出來，向那個漢子遽下殺手。

事實上，就連那些瞧熱鬧的人當中，有不少人仍然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

他們都感到驚奇不已。

就連陳智與另一個漢子，也看不清楚秦活那如鬼魅幻現的身形。

他們在驚震之餘，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面對一個身法如此奇幻詭異的人，他們自忖應付不了對方的攻擊。

對於神龍秦活這個人，陳智與另一漢子可說久聞大名，但却從未謀面，因此，對於秦活的「神龍見首不見尾」身法，他們只是耳聞，從沒有目睹過，如今總算見識了，那身法的奇詭迅捷，比他們聽聞的厲害多了，而代價也太大了──一個同伴被殺。

秦活掃了陳智與另一個漢子一眼，說道：「你們是自己動手了斷，還是要某家動手？」

陳智咬咬嘴唇，厲聲道：「放屁，要咱們自行了斷，無異痴人說夢。」

「那某家只好動手了！」秦活說着話，身形已動，猛撲向陳智。

陳智只見一條妖魅般的幻影疾閃過來，心頭一緊，急晃動手上的蛇頭棒，將自己遮掩得密不透風。瞧熱鬧的人只見一片棒影有如鐵桶般將陳智的全身罩起，看不到他的人影。

陳智這一着是不求傷敵，先求自保。

說起來，陳智與另外兩個漢子也不是無名之輩，在江湖上名頭不弱，只不過，比起秦活來，似乎差了一截。

大概，他與另一個漢子被秦活的先聲奪人震住了，以至心生怯意。

另一個漢子一直在全神戒備着，恐怕秦活會向他下手，及見秦活身法其快地撲向陳智，不由鬆口氣，正欲過去助陳智一臂之力，聯手對付秦活，就在這刹那，他只覺雙眼一花，心中一驚，還未來得及有所反應，當胸已挨了重重的一擊，登時被擊得倒飛出去，口中噴出一股血箭。

瞧熱鬧的人根本看不到那個漢子是如何被擊飛開去的，他們根本看不到秦活向那漢子出手，驟見那漢子口噴鮮血倒飛出去，驚詫得禁不住叫出聲來。

陳智在聽到瞧熱鬧的人的驚呼詫叫聲，才驚覺到自己白費了一番氣力，忙收住棒勢，瞧個清楚。

他剛好看到那個漢子摔落橋腳前的地上，身子抽搐了一下，便沒有再動，而秦活就站在那個漢子剛才所站的地方前面約一尺的距離，正自轉過身來，往陳智那邊望去。

陳智不由倒抽了口寒氣。

這麼詭異奇幻的身法，敎人無法捉摸、看得清楚，如何應付得了？與他動手，有如小鬼遇上閻王，死定了。

他不由生出逃命之念。

秦活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的，冷冷一笑，說道：「陳智，這個時候才想逃，太遲了啊，而且也不夠朋友，你兩個伙伴已到地府做鬼，你若不去，怎對得起他們？」

陳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色厲內荏地道：「秦活，咱們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怨，你爲何要……爲難咱們？」

秦活眼中暴射出煞光來，一字字道：「因爲你們三個烏龜王八蛋投靠了霸王樓！」

陳智臉色一變，猛省起有很硬的後台，頓時膽氣一壯，語聲也硬起來。「既然知道咱們是霸王樓的人，你還敢爲難我？那就等如與霸王樓作對！」

秦活冷冷一笑。「某家要是怕了霸王樓的惡人，今日也不會找上你們！」

陳智一聽，呆了一下。「你……敢放我走，待我回去告知樓主麼？」

秦活又一聲冷笑。「某家既然找上你們，天塌下來也不怕！不過，你想以此來逃得一條狗命，某家偏不如你所願，今日，某家要你們三個一起到地府做鬼！」

陳智心頭驚跳了一下，禁不住微退了一步。「秦活……我……我與你……拚了！」

他說拚，其實是逃。

說話時，他作勢欲撲向秦活，但話聲未落，他已倒縱向瞧熱鬧的人衆中。

他這個算盤本來打得很響的，只要縱落人叢中，秦活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傷得了他，因爲，那就恍如魚游大海一樣，那些瞧熱鬧的人都成了他的擋箭牌，秦活縱使不惜濫殺無辜，也未必能從人叢中找到他。

可惜，他小覷了秦活的「神龍見首不見尾」身法。

就在他倒縱起來，即將射入人叢中的刹那，秦活有如一條飛龍般，霎眼間便縱掠到他的身前，一把抓住他的右足踝，往後一扯一甩，陳智整個人便身不由己地往前甩飛，「砰」地一聲，摔落在八仙橋腳前的那個漢子的身前。

那一摔，直摔得他氣血浮動，力

道驟失，一時間竟然無法掙扎起來。

疾風過處，秦活已出現在他身旁，却沒有向他下手。「陳智，你要是自行了斷，我給你一個痛快的，若要某家動手，你會嚐盡痛苦才斷氣！」

陳智渾身抖震了一下，忙不迭道：「我自己了斷，自己了斷。」

瞧熱鬧的人看到秦活那神出鬼沒的神奇身法，禁不住發出讚歎聲。

秦活只是瞧着陳智，冷哼了一聲，等着他自行了斷。

陳智眼中閃過一抹恐懼之色，猛地一咬牙，舉手向自己的天靈蓋上重擊下去。

秦活看着，沒有一絲憐憫之意。

因爲，他知道陳智這三個傢伙死有餘辜，要不，他也不會找上他們。

他看着陳智的左掌擊落天靈蓋上，臉上的神色一點變化也沒有，顯得有點冷酷無情。

驀地，陳智的右脚驀然間動了，右脚疾踢向秦活的下陰要害！

要是被他踢中，秦活準死無疑！

秦活就在那刹那，忽然動了——一下子在陳智的眼前消失了。

陳智那一脚自然踢空，頓時心頭大駭。

隨即，他感到右肩頭一陣錐心般的劇痛，禁不住張口大叫一聲。

原來，秦活已在他的右邊出現，左脚踩在他的右肩頭上，硬生生將他的肩骨踩碎！

「陳智，你會死得很痛苦！」秦活冷酷地瞧着一張臉已扭曲的陳智。「這是報應。」

話聲未落，踩在陳智右肩上的左脚疾踏落陳智的右腿膝上。

瞧熱鬧的人隱隱聽到令人頭皮發痲的骨碎聲。

陳智身子震抽了一下，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嚎叫聲。

瞧熱鬧的人莫不感到有一陣難以抑止的寒意自心底泛起。

「求你給我一個痛快！」陳智嘶叫，連聲音也變了。

秦活冷冷道：「某家已給了你一個機會，是你自己放過了，某家從來不給人第二個機會，別怪某家心狠手辣。」

說完，移開踏在陳智膝蓋骨盡碎的右膝上的脚。

陳智痛得臉容扭曲得走了樣，陡然間一掌拍在自己的額頭上。

秦活冷哼一聲：「想死，沒有那麼容易！」移開的左脚一動，踢在陳智的左手肘上。

陳智立時又慘叫一聲，那隻堪堪拍落額頭的左手，頓時無力地歪跌落去。

「陳智，兩種死法你揀了第二種，你一定要受盡痛苦而死，要不，某家豈不是言而無信？」秦活說話時，用脚尖將陳智的下巴踢脫，令到他不能咬舌自盡。

這一來，陳智確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連說話也不容易。

秦活沒有再折磨陳智，就這樣，已叫他痛不欲生了！

瞧熱鬧的人看着，有些心腸軟的人看不下去，都走了，留下來的人等着瞧看秦活如何處置陳智。

「你……我……做鬼……不放過……你……」陳智不但說得很辛苦，聲音也含糊不清。

那是因爲他的下巴鬆脫的關係。

秦活哈哈一笑。「陳智，這時候你還說狠話？你以爲嚇得倒某家？那可是天大的笑話！你做鬼後，只怕還來不及找某家算賬，那些慘死在你手上的冤鬼，已經纏上你，清算舊賬。」

陳智頓時啞口無言。

一條人影就在這刹那，自八仙橋上飛縱起來，有如虹飛電閃般，掠撲向秦活。

秦活立時驚覺，身形一晃，失了影踪。

那人影的身法好快，「颯」地掠射落剛才秦活所站的地方。

但與秦活的身法比較，仍然慢了一點。

也所以，他撲了個空。

不過，他立刻身形一旋，手中的爛銀戟蕩起一縷銀光，劃了個圓圈！

「果然不愧是鐵霸王項鐵城！」聲隨人現，秦活閃現在轉過身的那人的面前——銀戟閃劃的範圍之外。

瞧熱鬧的人禁不住喝一聲彩！

他們是爲秦活與那人的身法及敏銳的反應與身手，打從心裏發出喝彩聲的！

瞧熱鬧的人這時亦已瞧清楚那個驀然飛掠入場中的人的相貌，不少人在心裏喝一聲：「好一條漢子！」

那人確是好一條漢子！

只見那人手執一雙爛銀短戟，豹頭環眼，獅子鼻，海口，滿面虬髯，身高七尺過外，熊腰虎背，站在那裏，有如一尊煞神，確是一條漢子！

就連秦活也禁不住在心裏暗讚一聲：「鐵霸王果然名不虛傳！」

原來，此人就是名震江湖武林的霸王樓樓主——鐵霸王項鐵城！

不愧是一個梟雄人物！

秦活也是第一次見識到這位梟雄人物。

單是那種凜凜的煞威，不用動手，已生威懾之效。

秦活的身形本已高大，但與項鐵城一比，仍然差了半截腦袋，單是這一點，已將別人比下去，令人生出卑怯之意。

幸好秦活並沒有被他的煞威所懾，也沒有感到卑怯。

「你就是神龍秦活？」項鐵城瞪視着秦活，語聲沉宏，離得近一點的人，都感到心頭微震。

秦活昂然道：「不錯！」

項鐵城嘿嘿一笑。「不過爾爾！」

秦活並不動氣，冷冷道：「項鐵城，你果然在這裏！」

項鐵城哼了一聲，「你既已將本樓主引了出來，怎麼還不將你的同伴招呼出來？」

項鐵城這句話聽在那些瞧熱鬧的人的耳中，有點莫名其妙，但聽在秦活的耳中，却心頭暗跳了一下。

因爲，他確是有同伴隱匿在附近，只待項鐵城現身，他們便現身出來，聯手攻擊鐵霸王！

項鐵城那句話，無異暗示悉破了他們的行動，怎不教他心驚。

「項鐵城，就算今日下十八層地獄，咱們也要將你這個混世魔王除去！」秦活說完，發出一聲短促的嘯聲。

項鐵城神色不動，只是輕輕碰了一下雙戟，發出「鏗」的一聲金鐵交擊聲。

嘯聲才响，自四面飛掠下六條人影，加上秦活，一共是七個人，將項鐵城圍堵着。

那六個人年紀在三十多、五十不到之間，一個個氣定神閑，眼神充足，一看便知道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氣氛刹那沉凝起來。

瞧熱鬧的人亦頓時緊張起來。

他們感覺到，即將發生一場激烈的搏鬥。

「都來了嗎？」項鐵城神色不變，一雙環眼掃了那六個人一眼。

掠落在秦活身旁，年約四十上下的中年人冷冷一笑，開口道：「項鐵城，你以爲你是甚麼人？天下無敵？就憑咱們幾個，足以打發你！」

那中年人生得臉如重棗，頷下留着短髯，身佩長劍，一臉正氣，此人不是別人，就是江湖人稱斬妖除魔劍的霍仲庭。

「霍仲庭，憑你們七人，還未夠份量！」項鐵城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態。「何不叫幕後主腦人出來與本樓主相見？」

霍仲庭臉一板，重哼了一聲。「你太瞧得起自己了！」

「那好，你們一起上吧！」項鐵城一碰雙戟，又發出一聲動人心弦的擊响聲。

霍仲庭與秦活互相交換了一瞥眼光，接着掃了另外五個同伴一眼，同時喝一聲：「上！」

喝聲中，兩人當先撲向項鐵城！

其餘五人即時亦動了，各自向項鐵城撲擊。

要知道，秦活與霍仲庭等七人，在武林中都說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縱使項鐵城如何神勇，在七大高手的聯手攻擊之下，只怕討不了好！

項鐵城雙戟一碰，發出一下「鏗」的震擊聲，接着發出一聲烈嘯！

秦活等七人已疾撲到他的身前，七件兵器以七個角度，向他的身上招呼。

項鐵城「嘿」了一聲，雙戟一分，劃起兩道弧圈，硬是將七人的兵器逼開去。

秦活忽然不見了。

霍仲庭六人一退即進，猛攻項鐵城。

項鐵城雙戟舞得呼呼作响，銀芒閃爍，密不透風，只聽叮叮鏗鏗之聲不絕於耳，霍仲庭等六人居然無法突破項鐵城佈下的那道銀芒，奈何不了他。

六人皆是第一次與項鐵城動手。

他們雖然早已聽聞項鐵城雙戟的厲害，但却想不到交手之下，他的身手比所聞的還要厲害。

六個人像走馬燈一樣，繞着項鐵城閃挪躍騰，六件兵器從各個險角攻出，但項鐵城雙戟舞得有如鐵桶一樣，奈何不了他。

瞧熱鬧的人都看得屏息靜氣，眼也不眨一下，生怕錯過了一招一式，事實上，項鐵城與霍仲庭六人的激鬥，確是精彩驚險萬分，扣人心弦。

有些人已忘記了突然間「失了踪」的秦活。

但有些人雖然看不到秦活的身影，但仍然極力留意秦活會耍出甚麼花樣來。

陡地，合攻項鐵城的六個人中，有一個眇了一目的猛地斜跌出去，左肋上鮮血直冒，身子一晃，跌倒下去。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江湖上人稱獨目天王的孟重陽！

在武林中，孟重陽與秦活、霍仲庭等人齊名。

項鐵城在六人的猛攻下，不但應付得了，還能夠守中有攻，並且傷了孟重陽，確是厲害。

怪不得霸王樓才崛起不到一年，便名震江湖武林。

霍仲庭等五人並沒有理會受了重傷的孟重陽，依然全力攻擊項鐵城。

孟重陽沒有哼一聲，自己從身上拿出金創葯，敷在傷口上，再撕下一截衣布，將傷口包紮起來。

事前，他們經已有協議，爲了殲殺項鐵城，在動手時，無論是誰死傷，其他的人都不用分心理會，依舊全力對付項鐵城。

所以，孟重陽並沒有怪責霍仲庭等人不理會他的受傷。

驀地，又有一個叫蘇天威的悶哼一聲，身形踰退了半步，但馬上又咬着牙，配合其餘四人，繼續攻擊項鐵城。

突然間，項鐵城發出一聲悶吼，有如打了個悶雷，一道銀芒有如潛龍衝天般，疾衝起來，空中頓時响起一陣金鐵交擊聲，緊接着响起一聲悶叫聲，即時人影一現，竟然是失了踪的秦活。

瞧熱鬧的人不由發出一聲驚訝的讚嘆聲。

秦活的身法，確是令人驚嘆不

已。

但是，他顯然吃了項鐵城的虧，只見他在空中倏現的身形一翻，斜飄落地上，左肩窩上有血冒出來。

他果然吃了項鐵城的虧。

不過，項鐵城也吃了他的虧，被他的黃鋒刺傷了左手臂。

不過，項鐵城能夠瞧出他的所在，他耳目之聰靈，非常人能及。

事實上，秦活一直繞着項鐵城打轉，伺機出手，由於一直窺不到空隙，所以，他一直無法下手，亦由於他的身法太快的關係，所以，瞧熱鬧的人都看不到他的身形，但項鐵城却在秦活失了踪的刹那，便留意上了，要不，在秦活窺到他頭上露出空隙的刹那，向他出手時，他如何避得過秦活的襲擊，只傷了手臂。

其實，他是故意露出破綻，誘秦活向他下手，以便將他一擊殺死，除去隱患。

那知道，秦活比他想像中要高明，所以，他只能刺傷秦活，殺不了他。

秦活的左肩窩被戟尖刺出一個血洞來，所幸傷得不深，否則，一條左手只怕要廢了。

秦活的左手臂雖然被刺傷，似乎傷得很輕，一點也沒有影响到他的身手。

七傷其三，加上蘇天威負傷後沒有退下，還有五個人力戰項鐵城！

七個人也奈何不了項鐵城，五個人，更加休想傷得了項鐵城！

項鐵城不愧是一個梟雄人物。

瞧熱鬧的人中，根本不知道動手的雙方是何許人物，眼見項鐵城力敵七人，神威虎虎，禁不住喝起彩來。

喝彩聲中，驀地响起一聲慘叫。

喝彩聲頓止。

只見圍攻項鐵城的五人中，有一人飛跌開去，仰跌在地上，左胸上鮮血湧冒，秦活看清楚，原來是受了傷的蘇天威！

「蘇兄！」秦活驚叫一聲，撲過去。

霍仲庭等四人聞聲，不由窒住了。

那刹那，只見銀芒飛射暴洩，有如火樹銀花，霍仲庭四人一窒之下，慌忙應付，但已慢了那麼一霎，只聽悶哼慘叫接連响起，霍仲庭與另外兩個伙伴斜跌仰翻開去。

霍仲庭倒地後，便沒有再動，喉頭上直冒血。

另外兩個雖然沒有死，也受了重傷，掙扎不起來！

那兩個人的大名，分別叫李銳與艾火。

剩下的兩個僥倖沒有受傷，悍不畏死地向項鐵城猛攻。

項鐵城陡地大喝一聲，有如當空打了個焦雷，那兩個人心頭不禁震了一下，一個叫黃錦衣的，手上的斬馬刀一慢，被項鐵城的右戟砸飛，接一戟將他挑飛！

剩下的一個姓姚，名北川，眼見黃錦衣被項鐵城的銀戟挑飛，他們在決定行動之前，早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這時更是把心一橫，狂吼一聲，身形一矮，有如一頭狂牛一樣，攻向項鐵城的下盤！

項鐵城「嘿」了一聲，雙戟一沉一撥，只聽鏗鏗兩聲，鎚擊交加，姚北川被震得跌退開去，雙手發麻，幾乎握不住雙鎚！

項鐵城一聲：「去！」左手戟往前疾刺，一道銀芒直往姚北川的當空「飛」去！

姚北川竟然來不及封擋，亦無法閃避得了。

他只好睜大一雙眼，看着那一道電疾般的銀芒，閃射向他的胸膛要害。

驀地，項鐵城悶嘿一聲，身形霍地斜閃開去，右手戟向後反掃出去，發出砰的一聲鳴响，人影閃現，原來是秦活！

原來，秦活在黃錦衣被項鐵城挑飛的刹那，即時閃撲向項鐵城，在他背後出手，及時解救了姚北川喪命之厄！

姚北川確是撿回一命，但他却沒有一絲一毫恐懼，吼叫一聲，雙鎚一砸，又亡命地撲向項鐵城。

秦活一現又隱，但他的聲音却在空中响起：「姚兄，快護着李兄與艾兄撤退，秦某纏住他，快！」

聲音倏東忽西，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可見秦活的身法是如何迅快！

項鐵城追着秦活的聲音飛刺，但總是刺個空。

「秦兄，小弟跟他拚了！」姚北川怒吼。「殺不了他，小弟誓不罷休！」

「姚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秦活的聲音又响起：「要殺項鐵城，咱們不能死在這裏！」

「鏗」地一聲，鎚戟交擊，姚北川又被震得蹌退出一大步。

同時間，秦活也响起一聲痛叫。

看來，他被項鐵城的銀戟刺中了。

絕無疑問，是因爲他的聲音暴露了他的所在，所以，才會被項鐵城的銀戟刺中。

由此可見項鐵城出手之快與準！

「秦兄……」姚北川遲疑起來。

「快走！要不，咱們將會全部死在這裏！」秦活急叫，話聲响起時，是在項鐵城的背後，待到最後的話聲响起，却是在項鐵城的頭頂上空！

項鐵城一戟護頂，另一戟斜向上一連刺出十三下，旁觀的人看着，以爲他亂刺一通，只有他自己與秦活才知道，他每一戟，皆是追着秦活快如電閃的身形刺出的！

身法如風的秦活，暗暗心驚於項鐵城耳目之敏銳、出手之快疾。

他的身法若是慢一點，準會被項鐵城的爛銀戟刺中。

他就仗着那奇妙詭異、其疾如風的身法，纏住項鐵城。

姚北川自聽了秦活那句話後，知道拚下去，徒然白白犧牲，根本殺不了項鐵城，因此，他聽從秦活的催促，馬上扶起受傷的李銳與艾火，與掙扎着站起來的孟重陽，往八仙橋那邊走去。

項鐵城突然大喝一聲：「誰也走不了！」身形突然一矮，雙戟蕩起一圈銀芒，倏地一道銀芒斜穿而出，虛空疾射出去！

只聽「喔」地一聲痛叫，像隱形人一樣的秦活人隨聲現，連連蹌跌出幾步，右腿上鮮血直冒，幾乎站不穩！

原來，他被項鐵城突然暴刺的銀戟刺中大腿，幾乎傷及腿骨！

與此同時，只見人影閃掠，十數條人影自四面八方掠落在四面，將欲退到八仙橋那一邊的姚北川、孟重陽等人截住！

閃掠在八仙橋脚上的，是五個中年人。

五個人穿清一色的鐵青色長衫，手上一式追魂棒，一字排開，恰好將姚北川四人截住。

「陽山五狠！」孟重陽脫口叫出來，臉色陡變。

姚北川與李、艾兩人，都不由倒抽一口氣。

五個中年人中，當中那個高高瘦瘦、左頰上有塊青斑的中年人嘿嘿兩聲，陰厲地道：「孟重陽，想不到吧，咱們又見面了！」

孟重陽吸口氣，咬牙道：「斑狠，今日孟某一定要替武林除去你們五頭惡狠！」

陽山五狠陡地哈哈大笑起來。

孟重陽怒吼一聲：「看你們還能夠狠叫鬼嚎甚麼！」斬馬刀一揚，撲斬向斑狠尚雄！

姚北川也放開李、艾兩人，撲向黑狠孫豪、白狠連阜！

李銳與艾火雖然受了重傷，也强撐着撲向青狠丘南海、尖嘴狠黃飛！

刹那之間，雙方戰作一團。

秦活腿上受了傷，身法自然受到影响，咬着牙支撐了一會，終於又挨了項鐵城一戟，口吐鮮血，斜撲落地上。

項鐵城沒有馬上刺殺秦活，只以戟尖抵着秦活的頸側大脈，沉聲道：「秦活，哈哈，你這條神龍終於變成一條蟲！」

秦活怒瞪着項鐵城：「鐵霸王，要殺便殺，說甚麼廢話！」

項鐵城臉色一變，但馬上又回復過來。「你想死，本樓主一定會成全你，不過，你却要先說出，是誰指使你們對付本樓主的！」

秦活「呸」了一聲：「是你的祖宗王八蛋指使的！」

「狗雜種！」項鐵城怒罵一聲，抵在秦活頸側上的戟尖一劃，秦活的頸上頓時現出一道血痕來，鮮血沁湧。

秦活痛得全身抖搐了一下，但却沒有哼出聲來。

就在這時，八仙橋脚那邊，先後傳來兩聲慘叫。

項鐵城往那邊瞧去，只見李銳與艾火已被五狠中的兩狠擊殺，橫屍地上，孟重陽在黑狠與白狠的夾攻下，也岌岌可危，只有姚北川與斑狠鬥得難解難分。

不過，只要尖嘴狠與青狠、斑狠聯手，姚北川只怕雙拳難敵四手，一樣難逃厄運！

孟重陽終於浴血倒下。

姚北川在尖嘴狠與青狠的出手夾擊之下，也支持不了多久，身上受了兩處傷，但仍然咬牙硬撐下去，並且不顧一切地向三狠狂攻，置生死於不顧。

原來，他自知無法脫身，因此把心一橫，與三狠拚命，希望能夠拚掉一個夠本，殺兩個有賺。

但三狠似乎看出他的意圖，不與他硬拚，只是圍着他，將他困在當中，令他無法突圍脫困！

這樣，就是困，也將姚北川困死！

項鐵城哈哈大笑起來。

幾顆黑忽忽的物事突然投射在地上，發出幾下爆响聲，跟着，黑烟瀰漫飛揚，並發散出一股惡臭之氣，嗅之令人頭眩作嘔。

項鐵城吃了一驚，大喝一聲：「小心！」抵在秦活頸上的銀戟疾往下刺去。

只不過刹那之間，那瀰漫的黑烟經已籠罩了那一段街道，矇蔽了所有人的眼睛。

就連在兩旁瞧熱鬧的人，嗅到那陣惡臭，也忍不住心頭作悶欲嘔。

項鐵城那一刺，竟然刺了個空！

他立刻雙戟連刺，蹩着一口氣，少說點，也在附近的地上刺了十七八下！

但皆刺空。

他聽到手下蹩不住，嘔吐起來。

他猛地將雙戟往地上一插，整個人有如旗火花炮般，直衝起來！

才衝起來，他立刻腰身一折，往左邊橫射！

他這麼做，是恐防在衝出烟幕的刹那，會遭到襲擊，所以，他才陡然橫射，出敵意料之外。

他的估計很準確，身形有如一支箭矢般，橫射落一處瓦簷上，身形接一翻，滚過瓦脊，落在瓦面的另一面，脫出了黑烟籠罩的範圍！

吐口氣，他放眼往黑烟籠罩之處望去，却發覺不到有可疑的人在跑動。

他氣得猛地頓了一下脚。

只聽嘩啦一聲，脚下的瓦面被他

踩出一個大洞來，差點歪跌下去，幸好他反應夠快，一脚踏下去，瓦破的剎那，立刻驚覺地縱躍起來。

剛才，他在氣惱之下，忘記了站在瓦面上，還以爲站着的地方是實地。

黑烟終於散去。

但那陣惡臭的氣味仍然還未完全消散。

項鐵城終於看到，陽山五狠及其他的手下，正在狼狽地掩鼻嘔吐着，秦活與姚北川，還有死去的孟重陽等五人的屍體，通統不見了。

這太神奇了，莫非那施放烟彈的人會五鬼搬運之術？能夠在衆目睽睽之下，將七個人(有五具是屍體)自烟霧中帶走，連他也發覺不到。

他感到大惑不解。

他氣怒得大吼一聲：「飯桶！」自瓦面上飛掠起來，落回街道上。

煮熟了的鴨子，竟然被牠飛走了，怎不敎他氣怒難消！

他却沒有想到，他怒罵陽山五狠是飯桶，也等如罵自己是飯桶！

因爲，他那一伙人中，數他的武功最高，他當時亦在「場」中，他亦應算上一份。

陽山五狠與其他的人聽到項鐵城那一聲怒喝，都嚇得渾身震抖了一下，急忙極力抑止住嘔吐，慌不迭向項鐵城垂手恭立。「樓主，屬下該死！」異口同聲說。

項鐵城鐵青着一張臉，掃了陽山五狠及其他手下一眼，厲聲道：「有誰看到，甚麼人……出手救走秦活等人的？」

陽山五狠等人皆噤聲。

那表示他們都看不到。

「飯桶！」項鐵城罵一聲。「尙雄，你兄弟五人立刻去查，務必要查出是誰救走秦活等人的！」

斑狠尙雄與四狠忙抱拳恭身，齊聲道：「是，樓主！」

項鐵城「嗯」了一聲，左手戟一揮，大步往八仙橋上走去。

五狠急忙讓開，恭送項鐵城。

擠在橋上的人看到項鐵城兇神惡煞般走來，慌不迭散開，退到橋下，遠遠地避開。

項鐵城帶着一衆手下走過八仙橋，直往大街的那一頭走去。

陽山五狠眼見項鐵城走遠了，才敢直起身，互相看了一眼，噓口氣，跟着縱上瓦面，再掠上八仙樓的瓦面上，往四下張望了一會，才往西南面掠去。

八仙樓乃是附近最高的房屋，站在八仙樓的瓦面上，可以望到很遠的地方，附近有甚麼動靜，都逃不過五狠十道目光。

霸王樓的人眨眼間便走光了。

秦活等人也消失得莫明其妙，那段街道上，留下了斑斑血漬，在秋日的陽光下，猩紅觸目！

江湖惡鬥，從來就是如此血腥、怵目驚心的。

* * *

經過八仙橋下的一役，霸王樓的名頭，在江湖武林中更加响亮。

武林中人，沒有多少人不聞霸王樓之名而不色變的。

霸王樓乃是江湖上除黑白兩道之外，崛起的第三股勢力！

因爲，霸王樓中人，對黑白兩道皆不賣賬！

他們幹自己喜歡幹的事。

霸王樓，令到黑白兩道中人頭痛不已。

有不少黑道中人及幫會，歸附於霸王樓麾下。

鐵霸王項鐵城儼然以一名霸主自居，不將武林中的七大門派放在眼內！

七大門派居然忍氣吞聲，不敢對霸王樓有所行動。

這令到黑白兩道中人大惑不解。

以往，凡是武林中發生了甚麼事，七大門派皆會一致行動，出頭擺平，這一次却對霸王樓的所作所爲不聞不問，實在叫人奇怪。

就是七大門派中人，有不少也是納悶不已。

這是一個謎。

一個叫人感到既納悶，又大有興趣的謎！

* * *

秦活雖然僥倖不死，但却一點也不感到高興，相反，他悲痛得很。

換上任何人，在六個伙伴被殺的情形下，相信都會很悲痛。

秦活與霍仲庭六人在行動之前，都抱了不殺項鐵城，誓不生還的決心，如今六人已死，他却生還，怎對得起死去的六個人？

他恨自己怎麼沒有死在項鐵城的銀戟下。

因此，當他醒過來後，便想衝出外面，去找項鐵城拚命。

走到門口，他幾乎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幸好那人反應夠快，及時偏閃開去，才沒有被撞中，同時一把抓住秦活的手臂。

「秦老弟，你要到那裏去？」那人看着秦活。「不是想去找項鐵城報仇吧？」

秦活被那人拉住，目光一轉，才看清楚那人是誰。「吉老哥，是你！」

那人笑笑。「當然是老哥我啊，你腿上的傷不輕，快回去坐着。」不由分說，扶着秦活走回屋裏，扶他坐在床上，自己拉了張椅子到床前，面對着秦活坐下來。

秦活激動地道：「吉老哥，你又救了我一命。」

那人搖搖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嘛，老哥我怎能見死不救，何况，那是老弟你。」頓一下，又道：

「你千萬別感激老哥我，老哥我不過依照佛祖所言，積點德罷了。」

這被秦活稱爲吉老哥的人，原來就是江湖人稱瘋癲郞中的吉大壽。

吉大壽的武功並不怎麼高明，但他的醫術却很高明，由於行徑怪異，有時候說話又語無倫次，所以，江湖中人便稱他爲瘋癲郞中。

吉大壽年紀約五十開外，但看上去只有四十左右，要不是他不修邊幅，那樣貌看上去會更年輕幾歲！

秦活今年四十一歲，看上去，却比吉大壽還蒼老，要是不知道的人聽到兩人的稱呼，一定會以爲兩人是瘋子。

因爲，「年輕的」被稱爲老哥，「年紀大」的却被稱呼做老弟，不叫人感到奇怪才怪。

秦活與吉大壽認識已有二十年了，說得上是老朋友。

秦活在五年前生了一場大病，要不是吉大壽，只怕他活不到現在。

加上這一次，吉大壽共救了他兩次。

由於秦活知道吉大壽是一個不拘小節、不喜說客氣話的人，所以，他沒有向吉大壽說感激的話。

事實上，在江湖上，有很多人不喜歡他。

因爲，他要是不喜歡，就算你是皇帝老子，他也不賣賬——不肯替你醫病。

但是，若他喜歡，即使求他治病的是乞丐，他也會細心醫治，不惜貼上老本。

他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很多人眼中的怪人，却是眞正認識他的人眼中的眞性情中人。

「吉老哥，霍兄他們都死了，獨有我仍活着，我心裏很難過……」秦活一臉悲憤。

「你要去找項鐵城報仇？」吉大壽打斷秦活的話，直視着秦活。

秦活緊握着拳頭。「我怎能獨活？」

吉大壽大搖其頭。「老弟，你若是那麼想，便大錯特錯！你拚得過項鐵城麼？你是去送死，你死了，便以爲對得起死去的六個朋友？哼哼，只怕他們在地府見到你，會罵你個狗血淋頭！你白白死在項鐵城的手上，還報甚麼仇？你的腦袋怎麼忽然不開竅了？」

秦活被吉大壽說得直冒冷汗，差愧不已。「吉老哥，我知錯了！」

「那你現在不再去找項鐵城拚命了吧？」吉大壽本來板起的臉孔，現出笑意來。

秦活搖搖頭。「終有一日，我會找他報仇！」

「老弟，你們爲何忽然間找上項鐵城這個梟雄，與他拚命？」

秦活咬咬嘴唇，「他殺了我一個知交好友高存信。」

「義無反顧高存信？」

「嗯！」秦活用力點一下頭。「項鐵城爲了擴張勢力，不但殺了高存信，也踩平了忠信堂！」

「孟重陽他們呢？」

「他們也是爲死去的親友報仇！」秦活眼中射出怒火。「我們若是獨自去找項鐵城，那無異以卵擊石，白白送死，所以，我們歃血爲盟，共同對付項鐵城，除死方休……可惜，憑我們七人之力，仍然殺不了他，落得六死一傷。」

「老弟，千萬不要灰心喪氣，」吉大壽正容道：「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

「老哥，我不會灰心喪氣的！」秦活決然道：「連死我也不怕，我只怕報不了仇，愧對霍兄等人在天之靈。」

「老弟，只要你報仇之心不減，老哥我擔保你一定報得了這個大仇！」吉大壽充滿自信。

「老哥，莫非你有甚麼好主意？」秦活眼中發出光來。

吉大壽搖搖頭。「好主意倒沒有，但老哥我可以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誰？」秦活疑惑地瞧着吉大壽。

吉大壽道：「齊功啓！」

「擎天柱齊功啓？」秦活失聲道：「他不是死了麼？」

吉大壽道：「他若不是遇上老哥我這個大國手，確是早已死了！」

「老哥，你不是說笑吧？」秦活滿面不信之色。「那麼多人看着他死在項鐵城的爛銀戟下，當胸刺出一個血洞來，氣絕當場，居然還救得活？」

「老哥我騙你幹麼？」吉大壽正經八百地道：「你又不是黃花閨女大姑娘！」

「老哥……」

「口說無憑，老哥我明日便帶你去見他。」吉大壽打斷秦活的話。「現在，你好好地躺着，甚麼也不要想，要不，你的腿傷恐怕永遠也好不了。」

秦活眞聽話，立刻躺下去，但却豎不住心中的好奇，問道：「老哥，你是怎樣救治齊功啓的？」

「他根本就未死！」吉大壽道：「項鐵城那一戟，雖然在他胸前刺出一個洞來，但却沒有傷及他的心肺要害，不過，要不是遇上老哥我，他一樣活不了，老哥我先餵他服下三顆活氣保心丹，再替他敷上活血生肌止痛葯，那就保住他那條命！」

他說得輕鬆，秦活却知道，當時，齊功啓一定危殆萬分，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救活齊功啓。

「老哥，你能救治死人，簡直比昔年的扁鵲，華陀，還要厲害！」秦活由衷地道。

「你別將我抬得半天高！」吉大壽沉下臉，「小心老哥我將你的傷腿醫跛了！」

秦活笑笑，忙改變話題。「老哥，那幾個臭不可聞的烟彈，是你擲出的

麼？」

吉大壽頓時笑起來。「哈……老哥我好開心，那幾顆臭烟彈當然是老哥我擲出的，百寶袋陳霖那傢伙送給老哥我的時候，說得天花亂墜，我還不大相信，落地爆開後，我才知道，他一點也沒有誇大，簡直臭得薰死人，老哥我只嗅到一點點，差一點沒有嘔個翻江倒海！

「陳霜那老傢伙，眞虧他想得出一個那麼好聽的名兒來。」吉大壽直笑。「明明是臭彈，他却稱之爲香聞十里彈，老弟，你說他促狹不促狹？」

秦活想想，也不禁好笑。

「老弟，日後你見到陳老兒，可要好好地謝謝他，要不是他那幾顆香聞十里彈，老哥我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救不了你，還帶走孟重陽等六人的屍體！」吉大壽笑得流下眼淚來。

「老哥，你連孟兄他們的屍體也帶走？」秦活意外地道：「放那在那裏？」

「老哥我已吩付余清明他們將之安葬了！」吉大壽臉上現出悲容。「人死了，入土爲安。」

「葬在那裏？」秦活坐起來。

「別急。」吉大壽將他按回床上。「明天，老哥我會帶你去拜祭他們。」

「老哥，余清明怎會與你走在一起的？」

據秦活所知，左手劍余清明乃是介於正邪之間的人物，一向獨來獨往，甚少與人交往，以吉大壽的性情，不可能與余清明打交道的，所以，他才會那麼問。

「老弟，他又不是牛鬼蛇神，老哥我爲何不能與他走在一起？」吉大壽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

秦活忙道：「老哥，我不是……那意思……」

吉大壽瞪起雙眼，教訓秦活，「老弟，看人不可以只看表面，不是我囉嗦，有些人說的是人話，幹的却是禽獸不如，余清明雖然名聲不大好，却是一個一腔熱血的漢子，要不是有他與幾個同伴幫忙，單憑我一人之力，只能夠救走你，怎能將六具屍體也帶走。」

「老哥，是我錯了。」秦活認錯。「余兄他們在那裏？我想向他們道謝一聲。」

「走了。」吉大壽道：「老哥我今晚想請他們喝杯酒的，他們都婉拒了。」

「老哥，你們救了我後，如何躲避得過項鐵城的耳目？」

「簡單極了。」吉大壽又得意地笑起來。「救了你後，我們溜入八仙樓內，從後門走出去，再偷入一客棧的後院內，那就神不知，鬼不覺！」

「老哥，我眞服了你。」秦活由衷地道。「換上我，那裏想到……這樣做。」

「你別自謙！」吉大壽道：「人是活的，主意是逼出來的，到那一個境地，自然會逼出應付的辦法來！」

話未說完，從椅子上站起來。「你安安份份地躺着，不許亂動，也不許胡思亂想，知道麼？」

秦活忙點點頭。

吉大壽這才往門外走去。

秦活忽然將他叫住。「老哥，這裏是甚麼地方？」

吉大壽頭也不回。「你放心躺着吧，這裏很安全。」話聲未落，人已走出門外。

秦活躺在床上，無論如何，心情也平靜不下來。

本是活生生的七個人，如今只剩下他一個還活着，教他的心情怎能平靜下來？

＊　＊　＊

吉大壽沒有騙秦活。

翌日，他眞的帶秦活去見齊功啓。

他們是坐馬車去的。

秦活根本不知馬車往那裏走，因爲，車廂是密封的，只在車廂頂開了個氣窗，吉大壽也沒有告訴他往那裏去。

秦活沒有問，他絕對相信吉大壽。

他只知道，齊功啓所在的地方，距他們起程的地方很遠。

因爲，馬車一直走了大半日，速度很快。

吉大壽在起程之前，早已預備了乾糧，午飯就在車中吃那些乾糧。

待到馬車停下來，吉大壽打開車廂門，走出外面，秦活也跟着走出去，這才發現馬車停在一座宅子的後院內。

還未看清楚院子內的情形，吉大壽已拉着他，往院子中的一座小樓走去。

吉大壽的醫術果然高明，秦活只不過敷了一天藥，腿上的傷便不再感到怎麼痛，可以行走自如，但却還未痊癒。

小樓的朱門本來是關閉着的，兩人才走到門前，兩扇朱門忽然輕啓，現出一個妙齡少女。

那少女清清秀秀的，年紀不過十五六，朝吉大壽一福。「吉大俠，請進。」

吉大壽點點頭，含笑道：「小秀，齊大俠好麼？」

小秀嫣然一笑。「他的精神很好，剛做完功課。」

「小秀，你瞧瞧，喜歡嗎？」吉大壽忽然從懷中拿出一盒胭脂來，在小秀的眼前晃了晃。

小秀立時高興得差點跳起來。「喜歡，多謝吉大俠。」

吉大壽哈哈一笑。「我早知道你會喜歡，給你！」將手上那盒胭脂塞在小秀的手內。

小秀緊緊地拿在手中，歡喜得不得了。「吉大俠，你眞好！」

「妳這麼乖，我怎可對你不好。」

吉大壽樂得直笑。「快收起來，小心打破了。」

「吉老哥，你來了。」一把聲音突然從樓梯上傳來，秦活抬眼望去，不由目光一直。

只見從樓梯上走下一個三十多、四十不到的男子，修眉星目，豐額隆準，唇上留着短髭，身材頎挺，丰神秀逸，好一個人物！

吉大壽一眼看到那人，歡叫一聲：「齊老弟，你的氣色很好啊！」

那男子含笑道：「全仗吉老哥你妙手回春。」

吉大壽道：「是你吉人天相。」

秦活禁不住失聲叫出來：「齊兄，你果然沒有死！」

那男子原來就是一柱擎天齊功啓！

若是不認識他的人，怎也不相信他是一個武林人。

事實上，他的外表十足一個飽讀詩書的讀書人，絕不像一個刀頭舔血的武林人。

齊功啓一聽，目光一轉，看到是秦活，頓時目光一亮。「秦兄，是你，眞想不到！」

兩人原來是認識的。

兩人雖是認識，但算不上是朋友，他們只見過幾次面，互相認識而已。

秦活忙抱拳道：「齊兄，傳聞你已死在項鐵城的銀戟下，如今看到你活生生的，幾疑看花了眼。」

齊功啓還禮不迭。「秦兄，相信吉老哥已對你說了，齊某這條命，是吉老哥救回的，沒有吉老哥，齊某確實已經死了！」

吉大壽瞪起雙眼，不悅地道：「齊老弟，你再說甚麼再生再造的話，我馬上走！」

齊功啓忙賠不是。「吉老哥，是齊某口沒遮攔，說錯了，從今以後，齊某發誓，不再說一個字！」

吉大壽這才有了笑意。「齊老弟，盡站着說話，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小秀乖巧地道：「吉大俠，是小婢的錯，只顧歡喜，忘了請您老與秦大俠進內。」

吉大壽似乎很喜歡小秀這個女孩子，聞言之下，臉上的笑意更盛。「小秀，怎能怪妳，是我忙着逗妳喜歡，才令妳忘了請我們進去，要怪，就怪我！」

「吉老哥，誰也不怪，快請與秦兄進來，坐下再說話。」齊功啓笑着插口道。

吉大壽哈哈直笑，與秦活走入小樓內。

小樓內佈置得清雅簡潔，給人一種明淨舒服的感覺。

秦活暗暗稱賞不已。

在當中那張紫檀圓枱前坐下來，不等吩咐，小秀已去捧茶來。

吉大壽摸摸頭上的亂髮，又瞧瞧齊功啓與秦活兩人，才開口道：「齊老弟，秦老弟不相信你還活着，所以，老哥我便帶他來瞧瞧，你不會怪我多事吧？」

齊功啓連連搖手。「吉老哥，齊某知道你還有別的原因，才會帶秦兄來此的。」

「讀過書的人果然通透玲瓏！」吉大壽一翹大拇指。「不錯，老哥我帶秦老弟來見你，確是另有原因。」

齊功啓沒有說話，只是拿眼瞧着吉大壽，等他說話。

吉大壽正想說話，小秀已捧了香茗進來，先在吉大壽的面前放下一盞茶。「吉大俠，請用茶。」才將兩盞茶放在秦、齊兩人面前的枱面上。

吉大壽馬上拿起杯子，揭開杯蓋，只覺一股清香直透鼻端，不禁用力嗅一下，連聲道：「好茶，好清香的茶！」捧杯就唇，喝了一口。

齊功啓向秦活客氣一聲：「秦兄，請用茶。」

秦活只好也客氣一句：「齊兄，請。」

就這說話之間，吉大壽已喝了幾口茶，瞪瞪齊、秦兩人一眼。「喝便喝，說甚麼廢話，討厭！」

兩人被吉大壽說得有點尷尬，但却沒有惱吉大壽，因爲兩人都知道，吉大壽的脾性是這樣的。

兩人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茶，確是好茶。

秦活只覺清香軟滑，入口生津。

放下茶杯，吉大壽道：「齊老弟，老哥我先說一件事給你知道。」

齊功啓含笑不語，瞧着吉大壽。

吉大壽清清喉嚨，說道：「就在昨日，在八仙橋下，有七個人欲殲殺項鐵城……結果，六死一傷，要不是及時有人將受傷的那個救走，受傷的那個，一定難逃厄運！齊老弟，不用我說明，你該猜到，被救走的那個人是誰。」

說完，連連向齊功啓皺鼻擠眉。

齊功啓看一眼秦活：「吉老哥，那個僥倖不死的人，一定是秦兄。」

吉大壽拍掌道：「猜對了，不愧是個讀過書的人。」

齊功啓馬上對秦活道：「秦兄，你們爲何要對付項鐵城？」

秦活用力咬了一下嘴唇，努力壓抑着心中的悲痛，沉緩地道：「爲了慘死在項鐵城戟下的親友！」

說着話，他握得雙拳骨節青青白白的。

「秦兄，與你一起的，有那幾位武林朋友？」

「霍仲庭霍兄、孟重陽孟兄……」秦活將六個人的姓名說出來，沉痛地道：「他們都死了，只有秦某一個還活着……實在愧對孟兄等六位死難者在天之靈。」

齊功啓安慰秦活。「秦兄，正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要是秦兄

也……還有誰替霍兄等六人報仇？秦兄，你一定要活下去，替霍兄等六人報仇！要不，他們豈不是白死了？」頓一下，又道：「當日，齊某醒過來的時候，吉老哥說齊某只有一成痊癒的機會，是否能夠活下去，全憑秦某的意念。秦某一直在心裏對自己說，一定要活下去，無論如何也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夠報仇，結果，秦某就憑那一口氣，活了下來！」

吉大壽瞪着秦活，沒好氣地道：「老弟，你聽到了吧！大丈夫應該拿得起，放得下，老哥我最恨人婆婆媽媽的！你死了又如何？只會令項鐵城笑你是大笨蛋！你一日不死，都會令到他寢食難安，時常擔心你會去找他報仇，這不好麼？從今以後，老哥我若是再聽到你說要死的話，你不要再叫我老哥，老哥我也不認你這個朋友！」

秦活被吉大壽說得汗顏不已。「吉老哥，從今以後，秦某若再說一個死字，有如此杯！」一口喝乾杯中的茶，拿杯的手暗運內力，只聽波的一聲，那隻白瓷杯子被他揑得爆碎開來！

齊功啓馬上對小秀道：「快去替秦大俠拿個杯子來！」

小秀答應一聲，往裏面走去。

齊功啓接又對秦活道：「秦兄，從今以後，咱們是一條路上的了！」伸出手去握秦活的手。

秦活忙伸手與他相握。「齊兄，不殺項鐵城，誓不罷休！」

兩人的手緊緊地握着。

吉大壽拍掌道：「這才是好樣的！」

爲報情仇　忍辱偷生

紅彤彤的夕陽照得西邊天一片火熱般紅，映得站在樓欄前的齊功啓像浴在火裏一樣。

齊功啓的心裏，確是像有火在燃燒一樣。

他按在樓欄上的一雙手，不由自主，緊緊地拳握起來。

他本來是與秦活、吉大壽三人在喝酒的，喝得正酣的時候，他却走到樓廊前，憑欄遠望，秦、吉兩人也不在意，繼續喝酒。

吉大壽已有了九分酒意。

秦活却只有六分酒意。

秦活的酒量並不比吉大壽大，反之，還稍遜一籌。

那怎麼他只有六分酒意，吉大壽却有九分？

原來，吉大壽是用碗喝酒，秦活用的是杯。

一碗酒比一杯酒多三四倍有多，難怪吉大壽比秦活醉多了三分。

吉大壽喝酒，從來不用杯子，他說，用杯子不是喝酒，是呷酒，不過癮，所以，他每次喝酒都是用碗，或是乾脆整壺整罎來喝，才够痛快。

再喝下六碗酒，吉大壽終於醉倒，趴在桌子上。

秦活也有了七分酒意，但仍很清醒，覺得一個人喝沒有意思，便站起來，脚步浮浮地走出樓廊。

一陣風撲面吹來，秦活感到精神一振。

走到齊功啓的身邊，秦活長長地呼口氣，看一眼不言不動的齊功啓。

「齊兄，你在想些甚麼？」

齊功啓的眼皮顫動一下，夢囈般道：「我在想着一個人！」

秦活似乎沒有理會齊功啓的回答，又問：「齊兄，聽說，你是……爲了一個……女子，與項鐵……城拚命的。」

齊功啓拳握着的雙手頓時青筋暴現，臉肌也連連顫搐着，看得出，他心裏異常激動。

深長地吸口氣，極力壓抑下心中的激動，齊功啓看一眼秦活，發覺他醉態可掬，忙伸手扶住他：「秦兄，這裏風大，我扶你進去……」

樓外，風確實很大，一個有了酒意的人，乍然被風一吹的剎那，似乎酒醒了一點，但吹下去，會被吹起酒意，很容易便會醉倒。這是每一個會喝酒的人的常識。

秦活因爲酒意上湧，頭腦一片昏眩，根本聽不清楚齊功啓說些甚麼，兀自舌頭打結道：「聽說……項……鐵城……橫刀……奪愛。」

齊功啓眼中頓時射出怒火，用力咬着嘴唇，沒有吭聲，扶着秦活走入樓內。

剛才，秦活說的話，令到他的心頭彷似被插了一刀般刺痛，幾乎控制不住自己。

他感到胸上的傷口一陣劇痛。

他忙呼出一口大氣，讓自己放鬆下來，以免傷口迸裂，那是十分危險的。

他一定要活下去，不殺項鐵城，死不瞑目。

＊　＊　＊

項鐵城這時候正在一個園子裏。

園子內遍是花樹，開得一片燦爛，一座假山前，有一個小亭，亭前，是一個荷池，池中荷葉亭亭，荷花盛放，比起那些花團錦簇的花樹，清麗雅潔多了。

一個女子，正站在亭欄前，憑欄痴看着池中的蓮花。

那女子體態婀娜，容貌清麗脫俗，襯着池中的亭亭蓮葉、潔白蓮花，彷似圖畫中人。

一陣風吹來，吹得池水泛起一陣皺紋，花葉顫曳，那女子悲嘆一聲，一雙明眸中，滾下兩顆珠淚。

她一任那兩顆珠淚順着臉頰流下來，口裏喃喃唸着一個人的姓名。

起初，很難聽得清楚，漸漸地，隱約可以聽到她說「齊郎……齊郎……」

驀地，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響起，

那女子急忙用衣袖將臉上的淚水抹去。

亭外的小徑枝葉一分，現出一條漢子來。

那漢子身高七尺過外，不是別人，正是鐵霸王項鐵城。

項鐵城大步往亭子走去，一眼看到憑欄而站的那個女子，那張威猛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來。

那是一種欣悅、愛慕的笑意。

「喬姑娘，我知道妳會在這裏，果然沒有猜錯。」項鐵城臉上的笑意更濃，聲音也盡量放得柔和一點，免得嚇着那女子。

那女子不言不動，依舊看着池中的蓮花。

項鐵城對那女子的不理不睬，一點也不着惱。

反之，他更加了小心。「喬姑娘，妳在看荷花？」

姓喬的女子仍然不理不睬。

項鐵城眼中閃過一抹慍色，但一閃便逝，走到喬姓女子的身旁，瞧着她那張輪廓秀美的嬌靨，眼中光芒大盛。「喬姑娘，池中的荷花好美啊，待我摘兩朵給妳插在房中的花瓶內，那妳就可連睡覺也對着它！」

話落，一手按在亭欄上，便要躍落池中。

姓喬的女子無法不說話了。

「你……不要！太煞風景了！」

項鐵城勢子一窒，笑道：「妳終於開口說話了。」

姓喬的女子微哼一聲，別轉頭。

項鐵城却一副如聞綸音的樣子。「喬姑娘，妳不是要我將一顆心掏出來給妳看，才相信我是眞心愛妳的吧？」

姓喬的女子却不理睬他。

項鐵城有點難堪。「喬姑娘，自從那一次見到妳，我便喜歡妳，一見難忘，我知道，妳很喜歡齊功啓，但他已經死了……」

「是你殺死他的！」姓喬的女子突然間激動起來。「我恨死你，我見到你就作嘔！」

項鐵城被姓喬的女子的激動弄得呆了一呆，眼中怒光閃現，但很快隱退。「喬姑娘，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是迫不得已，才殺死他的，要不，死的是我！」

「項鐵城，你死了這條心吧！」姓喬的女子切齒道。「今生今世，休想我喜歡你！」

項鐵城對她似乎極之容忍，一點也不動怒。「喬姑娘，人非草木，妳終有一日，會回心轉意，喜歡我的！」

「項鐵城，你爲甚麼不殺我？」姓喬的女子歇斯底里地叫起來。「你殺死我吧！」

項鐵城歎口氣，伸手欲執住她的手，想讓她冷靜下來，姓喬的女子却彷彿遭蛇咬般，激烈地一縮身子，嘶叫道：「不要碰我！快收回你那隻沾滿血腥的手！」

項鐵城臉上終於閃過一抹怒意，氣恨恨地道：「我一定要得到妳，終有一日，我會得到妳，妳會向我投懷送抱！」

姓喬的女子陡地「格格」直笑。「項鐵城，你等着那一日吧，等到日頭從西邊升起來，我一定會喜歡你！」

「你……」項鐵城眼中閃過一抹煞光，下面的話，因爲惱怒的關係，說不出來。

「怎麼樣？可是想用强的？」姓喬的女子突然冷靜下來。「我是你砧上的肉，任憑宰割，你要怎樣也成！」

「妳以爲我不敢？」項鐵城怒吼一聲。

「打從被你關在這裏的那一刻起，我便預計你會那樣幹，我不怕，你得到我的身子，却得不到我的心，你得到的，只會是一具行屍走肉！」

「你……」項鐵城臉色鐵青，一摔手，大步走出亭子。

姓喬的女子的笑聲，在他身後响起。

項鐵城幾乎氣炸了肺，走過那座假山旁的時候，突然一拳擊在假山上，只聽轟的一响，那座假山被他一拳擊塌！

那一拳的力道，何等沉猛。

＊　＊　＊

項鐵城才走出園子，一眼便看到一個手下急急奔來，頓時將一腔怒氣，發洩在那個手下的身上。「賴忠，慌慌張張的，甚麼事？不是你老子死了吧？」

那個賴忠乃是項鐵城的心腹手下，聞言忙道：「樓主，屬下特來告知樓主一個要緊的消息。」

「有屁快放！」項鐵城餘怒未消。

「甚麼消息？」

賴忠輕聲的在項鐵城的耳邊說了一陣話。

「消息準確？」項鐵城有點懷疑地瞧着賴忠。

賴忠慌忙道。「回樓主，絕對準確。」

「快傳我的命令，着劉堂主等人齊集忠義廳。」

「是！樓主。」賴忠答應一聲，急急往前面奔去。

項鐵城眼中滿是煞光，咬咬牙。「他媽的，膽敢動本樓的主意，簡直自取滅亡！」

話落，大步往前面走去。

＊　＊　＊

「各位，褐衣堂欲打本樓的主意，你們有甚麼主意？」項鐵城對剛坐下的五個手下掃了一眼。

那五個手下分別是黑心鬼溫和堂、風火輪龔百聲、鐵手牛滔、惡判崔洪、無的放矢馬如風。

這五個人，在江湖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武林中，沒有甚麼人未曾聽聞過五人的大名。

項鐵城掃了五人一眼，沉緩地道：「五位，褐衣堂欲打咱們那批貨的主意，五位有甚麼好主意？」

「樓主，咱們不是早想除去褐衣堂的麼？這是一個機會！」風火輪龔百聲第一個開口。

項鐵城瞧了龔百聲一眼，沉聲道：「百聲，本樓主是說，一舉鏟除褐衣堂的辦法。」

「樓主，那簡單不過。」鐵手牛滔接口道：「咱們就讓褐衣堂搶走那批貨，在他們喝酒慶功的時候，突襲他們，那就可以一舉殲滅他們。」

「樓主，牛兄的主意不錯。」黑心鬼溫和堂道。

馬如風也附和：「樓主，攻其不備，一定可以將他們一舉殲滅！」

項鐵樓却搖搖頭。「這個主意好是好，但你們可有想到，萬一那是褐衣堂誘敵之計，那咱們豈不是踩落他們佈下的陷阱？」

溫和堂五人一聽，頓時呆住，繼之連連點頭。「樓主英明，屬下竟然想不到，眞該死！」五個人幾乎是齊聲說的。

項鐵城掃了五人一眼，嚴厲地道：「記着，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尤其不可輕敵！」頓一下，又道：「你們可有想到，單憑褐衣堂之力，他們憑甚麼敢打本樓的主意？若本樓主猜得不錯，背後一定有人替他們撐腰！」

溫和堂五人聽得連連點頭。

「不過，就算褐衣堂背後眞的有人撐腰，本樓主仍然決定，就依照百聲的主意對付褐衣堂！」

龔百聲五人一聽，都驚愕住，疑惑地看着項鐵城。

好一會，崔洪才大惑不解地道：「樓主，恕屬下愚笨，樓主既然懷疑褐衣堂背後有人撐腰，咱們若再依計而行，萬一……那豈不是自甘墮阱？」

溫、馬、牛、龔四人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們的目光，項鐵城看出，他們與崔洪的想法一樣。

項鐵城露齒一笑，「你們放心，本樓主自有分寸，總之，本樓主擔保，一定可以鏟除褐衣堂！」

「樓主神機妙算，屬下不及樓主萬一，屬下對樓主佩服得五體投地。」崔洪五人心悅誠服地道。

項鐵城哈哈一笑，「你們太謙了，其實，你們只要多動點腦筋，只怕比本樓主還要聰敏。」

五人一齊欠身道：「樓主過獎了，屬下怎及得上樓主萬一！」

項鐵城哈哈大笑起來。

五人陪着他笑。

事實上，項鐵城是一個城府頗深的人，若單看他的外表，便判斷他是一個粗魯蠢笨之人，那就大錯特錯，吃了他的虧，才後悔就遲了。

他要是一個魯莽、急燥、沒有心機的人，又怎能在短短的年多時間內，在江湖上崛起，並站穩陣脚，威脅到武林江湖中的其他幫派門戶？

* * *

褐衣門在打虎崗下，成功地截劫了霸王樓那批「貨」！

那一戰很激烈，雙方皆全力以赴，結果，雙方死傷慘重，褐衣堂雖然搶到那批貨，但却是慘勝。

但無論如何，褐衣門總算搶到那批貨，給了霸王樓一記悶棍！

這可以說是霸王樓自崛起江湖以來，遭到的第一次挫折。

也因此，這個消息立刻哄動江湖武林。

武林中各幫各派，都爲之振奮不已。

褐衣堂這一次可說替他們出了一口氣。

很自然地，武林中各門各派，都對褐衣堂另眼相看。

褐衣堂雖然傷亡慘重，但全堂上下皆歡欣雀躍不已。

當他們查看那批貨是甚麼貨物時，發現全部都是金沙！

金沙一共分二十個木箱子裝載，每一箱重三十斤，合共是六百斤。

若是煉成金子，起碼有幾十斤。

幾十斤金子，那不是一個小數目。

是一筆鉅款！

對於霸王樓來說，損失了幾十斤金子，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要知道，幾十斤金子，可以用來幹很多事情，支付各種費用。

褐衣堂堂主裴慶，看着那些金沙，表面上沒有甚麼，心裏却興奮不已。

有了這批金沙，他可以招募更多的人手，擴充褐衣堂的實力，在江湖上大展拳脚，這一次的行動，可說得比失大。

他下令，對死傷的堂中弟子撫恤有加，傷者可得五十兩銀子，死者家屬可得一百兩銀子安家，而凡是參與那一次行動的人，都分得二十兩銀子，以示嘉獎。

處置好死傷者後，他下令在第二日，大擺慶功宴。

堂中上下，聽說有慶功酒喝，莫不雀躍。

翌日，褐衣堂中，果然大排酒席，除了當值的弟子外，其餘的都興高彩烈地喝酒。

慶功酒是從正午時開始的。

除了褐衣堂的人外，沒有別的賓客。

裴慶高坐在大堂當中的那張桌前，左右坐着堂中有地位的人物。

那都是裴慶的得力助手。

計有副堂主陳中、執掌刑法的香主馮冠仁、主管錢糧的香主左艮、主理堂中事務的香主洪家山，還有三個副香主，那一桌，一共有八個人。

酒過三巡，由陳中開始，七個人輪流向裴慶敬酒。

裴慶也向七人回敬一杯酒。

高興的時候喝酒，特別熱鬧，堂上堂下鬧哄哄的，盡是猜拳喝酒聲。

裴慶雖然喝了十多杯酒，却一點醉意也沒有，看着堂上堂下那種熱鬧的氣氛，禁不住哈哈大笑。

陳中邊替裴慶斟酒，邊道：「堂主，要不是你膽色過人，提議打霸王樓那批貨的主意，本堂的名聲，又豈能如平地一聲雷，响遍江湖武林！這全是堂主領導有方，來，咱們敬堂主一杯！」

最後那句話，他是站起來，朝堂上堂下的堂衆說的。

所有的堂衆頓時紛紛站起來，雙手擧杯，朝裴慶大聲道：「堂主，屬下們敬你一杯！」

一時間叫聲如雷。

裴慶笑得合不攏咀，忙亦站起來，擧杯道：「本堂主也敬大家一杯！」

在一陣歡呼聲中，各人都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放下酒杯，裴慶擧起雙手，揮動兩下，示意各人靜下來，待屬下都靜下來，他環掃了屬下一眼，豪氣干雲地大聲道：「弟兄們，爲了本堂的千秋大業，咱們要同心協力，再接再厲，不怕犧牲，再幹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撼倒霸王樓，那時候，各門各派自然會對本堂景仰，奉本堂爲武林之首，大家都想有那一日吧？」

「想！」堂下齊聲呼應。

「撼倒霸王樓！」有人振臂高呼。

「撼倒霸王樓！」一呼百應。

「連根拔起褐衣堂！」緊接着是一聲突如其來的暴吼！

裴慶與所有的屬下不由驚愕不已。

誰人那麼大膽，竟敢在褐衣堂內大呼小叫？

裴慶與所有人循聲望去，原來有一個人在大堂外面，靠近左邊圍墻下的一棵大榆樹上，正自瞪眉怒目，俯視着他們。

那一聲吼叫，正是那人發出的！

陳忠怒喝一聲：「呔，好大膽的鼠輩，竟敢潛入本堂大呼小叫，還不下來受死！」

裴慶却心頭震動，當值的弟子在裏外守得那麼嚴密，樹上那人居然在人不知鬼不覺下潛登上樹上，那顯示當值的弟子可能已遭到毒手，換言之，守在外面的堂中弟子，有可能已全部遭殃。

一念及此，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樹上那人厲笑一聲：「死到臨頭，還口出狂言！」跟着發出一聲厲嘯，同時間左手一揚，向堂上擲下兩顆圓忽忽、黑黝黝的物事。

裴慶一眼瞥見，心頭劇震，疾喝：「火彈，快躲避！」

兩面的墻外，刹那間擲入十七八顆圓忽忽、黑黝黝的物事來。

堂上堂下的堂衆一聽是火彈，驚得膽落魂飛，狠奔豕竄，倉皇躲避。

「轟轟轟……」一連十數下爆响聲連串响起，只見堂上堂下煙霧瀰漫，木飛肉洩，驚呼痛叫聲不絕於耳，本來鬧哄哄的地方，一下子變成了人間地獄。

爆响聲過後，是一片喊殺聲，從兩面的墻頭上，翻跳飛掠入三四十條人影，見人便殺，絕不留情！

霎時間，鬼哭神嚎。

褐衣堂的人先是驚亂了一下，隨即便回過神來，咬着牙，與那些身穿鐵青色勁裝的來敵拚命！

不抵抗是死，那何不拚命，或許還有一綫生機。

可惜，無論在氣勢及先機上，褐衣堂的人已失，他們縱有拚命之心，也拚不過那些身穿鐵青色勁裝的來敵。

來犯的敵人個個如狠似虎，出手狠辣兇猛，不到一刻鐘，褐衣堂的人已倒下大半。

來犯的敵人只倒下幾個。

「是霸王樓的狗賊！殺啊！」不知是誰突然大叫，但叫聲陡然間中斷。

原來，那個人乃是褐衣堂的一個副香主，他被一個身穿鐵青色長衫的人一刀殺了！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項鐵城手下的五大金剛之一，無的放矢馬如風！

來犯之敵，果然是霸王樓的人！

項鐵城果然依照原來的計劃，對褐衣堂展開攻擊。

激戰仍然持續着，明顯的，霸王樓佔了上風。

褐衣堂的人仍在浴血頑抗。

裴慶却失了影踪。

陳中與三個香主也不見了，只剩下三個副香主在場頑抗。

霸王樓雖出動了四大金剛，不過，樓主項鐵城却沒有出現。

莫非項鐵城另有安排不成？

又或是，他根本不將褐衣堂放在眼內？

激戰了約半個時辰左右，霸王樓終於解決了褐衣堂的人手。

不過，霸王樓却是慘勝。

因爲，褐衣堂的人拚死反抗，沒有一個人退縮。

四大金剛中有兩個受了傷。

他們是崔洪與龔百聲。

霸王樓的人發出一陣歡呼聲。

一聲爆炸就在那刹那响起！

爆炸聲驚天動地。

褐衣堂幾乎完全被炸毀。

四大金剛與二三十名手下無一倖免。

褐衣堂原來在堂中預先埋下了炸葯。

怪不得裴慶與副堂主及三個香主在霸王樓的人手攻入堂中後，便馬上遁走。

只不過，他們這一着玉石俱焚，

似乎得不償失，損失慘重。

裴慶這一着安排，大概是爲項鐵城而精心佈置的，可惜，項鐵城却沒有出現。

褐衣堂這一着佈置，似乎浪費了。

＊　＊　＊

爆炸聲過後，跟着是一陣喊殺聲。

發出喊殺聲的，乃是從褐衣堂附近衝殺出來的藍衣人。

原來，褐衣堂外面，在爆炸之前，早已有一部份霸王樓的人，在外面圍困着。

在爆炸聲响起的時候，困在外面的霸王樓的人手，走避不迭，爆炸聲過後，他們才紛紛圍攏起來，準備進入褐衣堂內搜查，就在這時候，那些藍衣人殺了出來！

那些藍衣人才衝進來，便向霸王樓的人放箭。

這一着，可是霸王樓的人料不到的，剎那之間，霸王樓的人倒下了五六個，其餘的立時舞動兵器，撥擋那些飛蝗般激射過來的箭矢。

一陣箭雨過後，那些藍衣人吶喊着，衝殺過去。

雙方激鬥起來。

藍衣人這邊的人數比霸王樓那邊多出一倍有多，而且，當中不乏高手，激鬥中，霸王樓那邊漸落下風。

驀地裏，又有一伙人殺出來，衝向那些藍衣人。

那伙人之中，有一個人特別觸目。

那人身高七尺過外，所到之處，那些藍衣人當者披靡！

「鐵霸王項鐵城！」藍衣人中有人大叫。

那人果然是項鐵城！

他終於出現了。

有幾個人立刻撲向項鐵城。

那幾個人中，赫然有褐衣堂堂主裴慶、副堂主陳中以及三個香主。

另外，還有三個人！

八個人將項鐵城圍起來！

項鐵城夷然不懼，舞動雙戟，勇戰裴慶八人。

激鬥中的雙方，由於霸王樓那邊突然有生力軍殺到，因此，霸王樓立刻扭轉劣勢，而且漸佔上風。

項鐵城不愧是一代梟雄，身手更是了得，一雙爛銀戟縱橫揮闔，左攻右擋，上刺下掃，裴慶等八個人居然奈何不了他！

驀地，他暴吼一聲，奇招突出，一戟將左良的左腰戳了個血洞，接一甩，將左良甩得疾砸向馮冠中。

馮冠中躲避不及，被砸個正着，跌倒下去。

裴慶等人眼見項鐵城一招之間，便殺了左良，傷了馮冠中，都暗驚不已，各自咬緊牙關，撲擊項鐵城。

項鐵城又一聲吼叫，一招上下交征，硬是將裴慶之人逼退開去。

「裴慶，你這一次賠了夫人又折兵啊！」項鐵城一雙銀戟施展得狂風驟雨般，裴慶等六人竟然近不了他的身。

裴慶咬牙怒吼：「項鐵城，雖然炸不死你，今日，你休想走得了！」

項鐵城爆發出一陣轟笑聲：「裴慶，就算你有藍衣門的藍世勳做你的後援，今日，你們也別想撼得倒霸王樓，反而自招滅亡！」

雙戟一變，將一個藍袍人砸得飛跌開去！

看清楚，那人原來是藍衣門的副門主蔣一鳴！

另一個藍袍人怒吼一聲，有如一頭餓獅般，撲向項鐵城！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藍衣門門主藍世勳。

這一次的行動，就是褐衣堂與藍衣門聯手部署，共同對付霸王樓。

項鐵城「嘿」了一聲，左手戟如靈蛇出洞，逼開藍世勳的九龍刀，銀戟反劃，只聽嗤地一聲，戟尖劃開藍世勳的右脅，刺出一道血口來！

藍世勳驚出一身冷汗，暴退不迭。

裴慶眼見項鐵城接連殺傷己方四個人，急怒得紅了眼，悶吼一聲，不要命地撲向項鐵城！

項鐵城哼了一聲，右戟一抖，一團斗大的銀芒暴現，令到裴慶眼前一花。

雙眼一花的刹那，裴慶已知不妙，急忙斜閃開去。

但已慢了一點，只聽嗤的一聲，裴慶陡覺左腰側一痛，忍不住痛叫出聲。

驀地，項鐵城一個怪蟒翻身，颯地一聲，一道刀風自他的身側掠過。

項鐵城就在那刹那，左脚斜撐出去，只聽「砰」的一聲，一條人影被撐得飛跌出去。

那人原來是褐衣堂副堂主陳中！

他飛跌出丈外的地上後，掙扎了一下，便寂然不動。

看來，他是凶多吉少。

這時候，藍衣門的人在霸王樓的兇猛拚殺下，經已死傷大半，剩下的，只怕支撐不了多久。

看來，褐衣堂與藍衣門這一次聯手策劃的行動，不但撼不倒霸王樓，只怕還會落得一個全軍盡墨。

「裴慶，藍世勳，本樓一向與你們毫無過節，河水不犯井水，你們爲何要動本樓？」項鐵城一雙爛銀戟逼得裴、藍等人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裴慶急怒攻心，突然大叫：「張幫主，秦堂主，你們快出來啊！」

藍世勳也大叫：「張幫主，秦堂主，再不出來，咱們支持不了！」

但却沒有人應他們，也沒有人現身。

項鐵城一雙銀戟舞得更急，厲聲道：「裴慶，藍世勳，原來你們還有幫手的，還有甚麼鼠輩躲着，何不一併叫出來，讓本樓主一併將他們打發！」



賀重章借力彈起，成功的飛越削壁。

說話中，藍衣門掌刑堂的段錦江，被項鐵城的銀戟削去半邊腦袋，身子打了個轉，飛跌出去。

這時，八個人中，只剩下裴慶、藍世勳、洪家山三人仍然能够與項鐵城動手！

「藍門主，張幫主與秦堂主出賣了咱們！」裴慶怒憤塡胸，瞋目大叫。

藍世勳眼中噴火：「狗娘養的，他們不是人！」

「裴慶，藍世勳，張鎏與秦金峯是識時務！」項鐵城冷笑道：「他們要是出來，那不過是送死！」

「裴某做鬼也不放過他們！」裴慶目皆欲裂！

「項鐵城，藍某與你拚了！」藍世勳嘶聲大叫，不顧一切地撲向項鐵城。

項鐵城獰喝一聲：「本樓主就送你們到地府去！」身形陡地一變，銀芒驟展，「颯」地一聲，左手戟直搠入藍世勳的小腹內！

藍世勳的九龍刀仍然劈向項鐵城的頸項。

「咄」的一聲，項鐵城左手往外一帶，藍世勳被帶得橫飛出去！

那一刀，自然也劈不到項鐵城！

裴慶眼見藍世勳慘死，他知道不可能倖免，身形一個旋風疾轉，捲向項鐵城。

那是他的拚命絕招——玉石俱焚。

他想與項鐵城同歸於盡。

項鐵城怪叫一聲，陡地直拔起來。

洪家山本來在項鐵城的後面攻擊，項鐵城這一拔起來，他撲了個空，變成面對有如一陣旋風般捲撲過來的裴慶！

他在褐衣堂中十多年，雖然不是跟着裴慶一手創下褐衣堂，但也跟了裴慶這些年，對於裴慶的武功，怎會沒有見識過，眼前他使出玉石俱焚這一招，而且是衝着自己來的，頓時驚駭欲絕，想閃避，經已來不及。

裴慶的身法實在太快，快得連他自己也無法及時刹住身形，霎眼間，便與洪家山撞在一起！

洪家山的身形立時被捲飛。

一片血肉飛洩起來！

「旋風」倏止，兩條身軀倒下。

兩條身軀皆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根本分不出誰是裴慶，誰是洪家山。

裴慶那一招玉石俱焚，果然是與敵俱亡的拚命招式。

可惜，被他拚掉的，不是項鐵城，而是他的手下洪家山！

項鐵城斜掠在丈外的地上，看到裴、洪兩人死得那麼慘烈，禁不住驚出一身冷汗來。

一陣歡呼聲突然响起。

項鐵城回過神來，這才知道，歡呼聲是他的手下發出的！

他的手下，已殲滅了藍衣門的弟子。

他又勝了一仗。

不過，這一仗是慘勝。

因爲，五大金剛與二三十個手下，都死在褐衣堂的炸葯爆炸之中。

這比他預期的收穫要小。

原來，他估計褐衣堂的這一次行動，可能有武林中的大幫大派在暗中撑腰，所以，他暗中佈置了三重埋伏，希望能够誘殺暗中替褐衣堂撑腰的門派，那知道，與褐衣堂聯手對付他們的，不過是三個小幫派，這與他的估計大有距離，因此，他不免感到有點失望。

這一次，殺鷄用上了牛刀！

不過，憑着這一仗，霸王樓的威名，在江湖武林中，更具震懾之效，他相信，從今以後，江湖武林中的各門各派，都不敢貿然對付霸王樓。

褐衣門、藍衣堂是很好的借鑑。

在確定了附近沒有埋伏別的人後，項鐵城發出一聲烈嘯。

烈嘯聲未歇，一伙人從附近兩處地方撲出來。

那伙人，才是項鐵城的皇牌。

那是準備用來對付他心目中的大敵的。

他不惜以自己作餌。

可惜，他那張皇牌派不上用場。

那伙人迅即奔到他身前，人數在四十左右，每一個人都戴着一個頭罩，將面目遮蔽起來，大概是從衣服的顏色去分辨他們的身份。

那伙人站在項鐵城的面前，沒有人發出聲响，就像一羣啞子。

項鐵城下令：「將死傷的人手抬回去！搜查褐衣堂，一定要將那批金沙尋回！」

一個眉心上有一道刀疤的漢子躬身應了一聲，項鐵城朝那些蒙面人一揮手，當先往南面走去。

那伙蒙面人馬上跟着項鐵城急走。

* * *

褐衣堂與藍衣門被霸王樓殲滅的消息，不到十日，便已傳遍江湖！

武林中的各門各派，大都被這個消息震懾住。

本來，有些對霸王樓心存不服，蠢蠢欲動的門派，聽到那個消息後，都不敢莽動。

誰也不敢冒滅幫亡派之險！

這是人之常情——貪生怕死。

就像飛龍幫與金獅堂，他們本來是與褐衣堂與藍衣門聯手對付霸王樓的，但到了最緊要的關頭，眼見不可能扳倒霸王樓，便不顧道義，偷偷溜了。

這件事，只有死去的裴慶、藍世勳等人知道，但他們已無法向外透露。

項鐵城也知道，他若不對外說，武林中，沒有人知道飛龍幫與金獅堂曾經背信棄義。

但是，飛龍幫幫主張鎣與金獅堂堂主秦金峯，溜回飛龍幫的總壇後，却一直惶恐不安。

他們並不是擔心背信棄義之事被武林中各門派知悉，而是擔心霸王樓不會放過他們！

他們都知道，霸王樓的作風，是凡與他們爲敵的，絕不放過。

他們雖然臨陣逃了，但是，霸王樓是否會放過他們，却是未知數。

也因此，張鎣與秦金峯心中忐忑，坐立不安。

「張兄，咱們這樣擔驚受怕的，不是辦法啊！」秦金峯豎不住，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急促地來回走了幾步，猛地在張鎣的面前停下來。「總要想個解決的辦法。」

張鎣直抓耳朵：「秦兄，有甚麼辦法可想？唉，我眞後悔那日不顧而去！」

秦金峯瞪眼道：「張兄，當日是你提議溜的，如今又說後悔，甚麼也是你說的！」

張鎣道：「當日咱們若是不溜，雖然未必殺得了項鐵城，裴兄與藍兄也未必會死在項鐵城的手下……」

「張兄，這時候才後悔，遲了！」秦金峯道。「到此地步，還是想個補救的辦法吧！」

張鎣唉嘆一聲，一掌拍在椅子扶手上。「唉，當初若是不逞英雄，答應他們一同對付霸王樓，今日就不會惹上這個痲煩了！」

「張兄，你別盡自唉嘆後悔好不好？」秦金峯帶氣道。「那救不了我們！」

「秦兄，我心亂如痲，實在想不出甚麼解救的辦法，你要是有甚麼好主意，只管說出來。」

「辦法有兩個。」秦金峯馬上道，大概他早已胸有成竹的了。「一，咱們與霸王樓決一死戰，但那無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張鎣馬上搖手。「不成，這個時候才與霸王樓拚命，倒不如在那日與他們拚個眞章，那還有一綫生機，這個辦法行不通。」

「那我說第二個辦法了。」秦金峯道。「歸附於霸王樓的麾下。」

張鎣一聽，頓時跳起身來，道：「不成，這個辦法不成！投靠霸王樓，那豈不是與武林同道爲敵？一樣自取滅亡，萬萬不能！」

「張兄，這也不能，那也不成，你到底想怎樣？」秦金峯氣急地道。

張鎣却說不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

秦金峯不滿地瞪了張鎣一眼。「張兄，除了那個辦法可以自救之外，根本就沒有別的辦法，你仔細想清楚

吧。」頓一下，又道：「若是投靠霸王樓，雖然與武林同道爲敵，但在霸王樓的保護下，武林中，有那一個膽敢動咱們一根毛髮？你想清楚吧！」

張鎣沉吟不語。

秦金峯又道：「我這樣做，是爲了堂中弟兄及貴幫上下着想，我死不足惜，但是，總該替他們着想一下的啊！張兄，你不會不替貴幫上下着想吧？」

張鎣聽秦金峯那麼說，頓時像遇溺的人抓住一根浮板那樣，霍然道：「對，張兄，你說得對，咱們縱使不替自己着想，也要替幫中上下上百口人的生命着想，我想清楚了，就依照你的辦法去做！」

「張兄，你同意咱們歸附霸王樓了？」秦金峯透口氣，一臉驚喜。

「爲了幫中弟兄的生死，只好這麼做。」張鎣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

「咱們明天便去霸王樓，拜見項樓主。」秦金峯道。

「好！」張鎣點頭：「秦兄，這件頭痛的事已解決了，我們好好地喝幾杯。」

「這幾日寢食不安，如今放下心頭大石，該喝兩杯。」秦金峯輕鬆地道。

* * *

「秦兄，霸王樓又滅了褐衣堂與藍衣門！」齊功啓一接到消息，馬上對秦活說。「還有，飛龍幫與金獅堂背信棄義，本來與褐衣堂、藍衣門一同對付項鐵城的，但在最緊要的關頭，兩人却不顧而去，以至藍衣門與褐衣堂全軍盡墨，後來，秦金峯與張鎣還投靠了霸王樓，眞是武林敗類！」齊功啓顯得很憤慨。

秦活正拿着一杯茶欲喝，聽了齊功啓的那番話後，手中的杯子「波」地一聲碎裂開來，一手都是茶水。「霸王樓，又是霸王樓！甚麼時候才可以除去那惡霸王項鐵城！」眼中怒芒閃射。

將手中的碎瓷片摔在地上，又憤憤地道：「難道武林中個個都是縮頭烏龜？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振臂高呼，同仇敵愾，對付項鐵城？」

齊功啓道：「秦兄，齊某相信，武林中，多的是不怕死的忠義之士，像秦金峯、張鎣之輩，畢竟只是少數！只不過，武林中人由於門戶之見、幫派之分，以致形成自掃門前雪之局面，再加上誰也不服誰，就算有那一個門派的人願意出頭，登高一呼，只怕別的門派也不肯响應，這就是武林中門派之害！」

秦活一拳擂在桌面上。「武林中，甚麼時候才能够消除門戶之見？」一頓，又道：「齊兄，咱們可以對各門派動之以利害，那不就可以令到各門派携手對付項鐵城麼？」

「秦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了。」齊功啓嘆口氣。「就算有人肯出來登高一呼，但是，各門各派中人，未必肯聽從那個人的領導，誰不想領導武林中各門各派？要是各門各派不是誰也不服誰，怎會這麼多年來，也推選不出一個武林盟主來！」一頓，感嘆地道：「武林中人，私心太重了！要不，怎會讓霸王樓坐大？」

聽齊功啓那麼說，秦活深有同感。「齊兄，要扳倒霸王樓，若是只望武林各門派携手對敵，看來不大可能！」

齊功啓點頭。「確是不大可能，因此，齊某從來不存這種奢望！」

「齊兄，那豈不是無法扳倒霸王樓？」秦活有點洩氣。

「不！」齊功啓搖頭。「咱們只要不氣餒，不怕死，一定可以打倒霸王樓！」

「就憑你我這麼幾個人？」秦活顯得沒有多大信心。

「當然不是！」齊功啓又搖頭。

秦活疑惑地望着齊功啓。「你我之外，還有誰敢碰項鐵城的？」

事實上，自從經過八仙橋下那一戰後，秦活的信心確是大大動搖了。

七個一等一的高手，聯手對付項鐵城，結果，落得個六死一傷，試問，還有甚麼人可以對付得了項鐵城？

事實上，除了死去的霍仲庭、孟重陽等六人，還有眼前的齊功啓外，秦活已想不出，還有甚麼人有膽站出來，對付項鐵城的！

難怪他有點灰心喪氣的。

但是，齊功啓的話，令到他信心大振。

「秦兄，齊某相信，武林中，不怕死、不畏强暴之士，還是很多的，只要我們聯絡到他們，擰成一股，足以與霸王樓抗衡！」

秦活一聽，頓時振奮起來。「齊兄，莫非你已聯絡到其中幾個人？」

「嗯！」齊功啓點點頭，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齊某經已聯絡到近十個志同道合之士。」

「他們是誰？」秦活大爲興奮。

「有幾個，秦兄你應該認識，」齊功啓道：「蔡志誠、侯天培、楚浩然、司空擧，秦兄，你認識他們吧？」

秦活連連點頭。「認識，怎會不認識蔡兄他們，雖然算不上深交，也算得上是朋友。秦某還記得，年多前，於卧牛崗上，與楚兄等人把酒持螯，直喝到東邊日出，那一次，喝得眞痛快！那一次之後，便沒有與楚兄等人再見了，如今想起，彷似是昨天的事情。」微頓一下，又感嘆地道：「不知楚兄是否丰彩如昔。」跟着又道：「齊兄，你怎樣聯絡到楚兄等人的？」

齊功啓道：「齊某自險死生還之後，便切志報仇，自忖單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扳倒項鐵城，便在這段養傷期間，着齊某的一個知交暗中到江湖上聯絡志同道合之士，就這樣，一個聯絡一個，終於聯絡到近十個朋友。」

「齊兄，若是繼續聯絡下去，一定可以聯絡到更多的武林同道！」秦活與

奮不已。「我怎會想不到這麼好的辦法！」

他馬上又一正面色，凝重地道：「齊兄，所有的人都靠得住麼？」

齊功啓用力點一下頭。「秦兄，你放心，全都靠得住！這件事非同小可，只要稍為洩露了風聲，項鐵城一定會聞風而動，在目前，咱們還不是與項鐵城正面衝突的時候，因此，保密最重要，所以，咱們找的人，非要絕對可靠不可！」

「齊兄，聽你這麼說，秦某就放心了。」秦活放心地道。

「秦兄，咱們是一條船上的人。來，坐下來，咱們再慢慢說。」齊功啓含笑按着秦活的肩頭，要他坐下來。

秦活邊坐下來，邊道：「齊兄，你也坐啊。」

齊功啓一笑坐下。「秦兄，你若是想起有那些信得過的朋友，請說出來，待齊某派人去與他們聯絡，這樣，就可以在短時間內，聯絡到更多的同道之士。」

秦活凝神想了一下，說道：「秦某想起了幾個朋友，一個是翻天掌洛南陽，還有千里獨行賀重章、一言九鼎余不悔……」

秦活邊想邊說，給他想起五個朋友來。

齊功啓待他說完，馬上道：「秦兄，齊某曾聞賀兄等人的大名，久聞他們皆是重信義之士，若能够聯絡到他們，對咱們來說，那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齊兄，秦某已有年多兩年沒有見過他們，能不能够找到他們，秦某不敢肯定。」秦活實話實說。

「只要他們仍在江湖上走動，並沒有隱匿起來，或是遠走異域，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們！」齊功啓滿有信心地說。「不過，最好能够由秦兄分別親筆寫一封信函給他們，那可以省却一番唇舌。」

「秦某馬上分別給他們寫一封信函。」秦活說做就做。「齊兄，這樣好不好？秦某在信函上相約他們在一個地方相見，向他們說項，這比較省時，齊兄你以為如何？」

齊功啓連連點頭：「秦兄這樣做，最好不過。」

「秦某馬上去寫信。」秦活說着便站起來，往房間走去。

自從來到齊功啓這裏後，他便住在這裏療傷，而吉大壽住了兩日，察看過兩人的傷勢沒有甚麼大礙後，便留下一些葯走了。

吉大壽沒有告訴兩人去那裏，兩人也沒有問。

齊功啓雖然傷得很重，但在吉大壽的精心治療下，痊癒得很快，為防傷口迸發，在痊癒之前不但不可以與人動手，連練功也不成。

那是吉大壽一再叮囑他的。

齊功啓閒來無事，只好看書畫畫，吟詩作詞，偶爾，他也會想念那個曾為之與項鐵城拚個生死的紅顏知己。

秦活返回房間寫信後，齊功啟呆坐了一會，感到無聊，便走到樓廊外面，憑欄眺望，情不自禁的，他又想起了那個紅顏知己。

「雪心，雪心，不知你如今怎樣？」齊功啓禁不住喃喃自語。「但願你這朵嬌花，不會遭到摧折！」

眼光迷朦中，幻現出一張清麗絕俗的臉龐來。

「雪心，妳笑啊，怎麼不笑？」齊功啓彷彿已墮入幻境中。「雪心，妳可是受了很多委屈麼？為何不說話？都是我不好，我保護不了妳。」

他一直在急切地喃喃自語，臉上現出憤怒焦急之色。

「公子，你又在胡思亂想了。」一把清脆的聲音突然在他身後響起，有如一聲春雷，將他從幻覺中驚醒過來。

他的口角溢出一絲血來，胸膛急促起伏着，一張臉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

「公子，快到裏面坐下來。」說話的是小秀，她的臉色也變了，慌忙扶着齊功啓走回樓內，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從身上拿出一方白巾，替他抹去咀角的血漬。

跟着，她又倒了一杯茶，讓齊功啓拿着，再從身上拿出一個白玉瓶，倒出一顆丹丸，餵入齊功啓的口內。

齊功啓馬上喝了幾口茶，將口中的丹丸服下。

大約一刻鐘左右，齊功啓的氣息漸漸平復下來，臉上也有了血色，小秀這才放下心來，透了口氣。

那瓶丹丸，是吉大壽臨走前交給小秀的，着她若發現齊功啓神色激動，馬上餵他服一顆，要小秀切記。

小秀知道緊要，便時刻將那瓶丹丸帶在身上，以備隨時餵他服下。

「公子，身體要緊啊！」小秀嘟着嘴道：「小婢知道你很掛念喬姑娘，但是，那會對你的身體有影响的啊！難道你不想報一戟之仇？」

小秀口中所說的喬姑娘，也就是齊功啓口中所說的雪心。

齊功啓的紅顏知己，就是喬雪心。

也就是項鐵城在那個園子內的荷池邊，糾纏了好一會的那個女子。

齊功啓就是為了喬雲心，才會與項鐵城一決生死。

結果，他敗在項鐵城的雙戟之下。

喬雪心也被項鐵城帶走。

對於齊功啓來說，穿心岩下那一戰，是奇恥大辱！

吉大壽救醒他的剎那，他只想死。

死了，便甚麼也不用顧慮，活着，却要承受無比的痛苦與失敗的恥辱，還有江湖中人的閒言閒語，活着，確是比死還難受。

他甚至埋怨吉大壽多管閒事，將他救活過來。

要不是吉大壽給他一頓臭罵，將他罵醒，他肯定活不下去。

因為，他的傷勢那麼重，非單靠草葯能够治癒，還需靠他自己强烈的求生慾，才能救活他自己。

事實上，他是靠着强烈的求生意念及吉大壽的靈藥，才拾回一條命的。

他不能忘記喬雪心。

喬雪心雖然不是他喜歡的第一個女子，却是他的第一個紅顏知己，他視她為生命中的另一半。

論年紀，他比她足足年長十五歲，但是，兩人並沒有因為年紀相差那麼多而有隔膜，相反，兩人是一見鍾情的。

兩人皆因對方的才貌而傾心。

齊功啓雖然是個武林人，但却飽讀詩書，博學多才，要不是他生性不羈，風流自賞，若是去應考，在仕途上，肯定有一番作為。

長長地嘆口氣，齊功啓傷感地道：「小秀，你教我如何不想她……」

小秀感動地道：「公子，想歸想，身子要緊啊。喬姑娘若是知道，她會很痛心的。」

「她落在項鐵城那粗人的手上，不知會遭遇些甚麼。」齊功啓擔憂地道。「眞叫人放心不下。」

「公子，別胡思亂想了。」小秀安慰他。「喬姑娘玉潔冰清，她不會屈服於項鐵城淫威下的。」

「我信得過她，」齊功啓道。「我是擔心她受到折磨。」

小秀呆了一呆，這一點，倒是很難說，但她馬上又往好處說。「公子，像喬姑娘那麼美麗可愛的人，誰忍心去傷害她？項鐵城雖然霸道兇惡，依小婢看，他也不忍心傷害喬姑娘的。」

跟着又道：「公子，小婢扶你回房躺一會，待你的傷口痊癒了，才有可能從項鐵城的手上，救回喬姑娘。」

齊功啓點點頭。「對，我越快痊癒，便可以早一點救她脫離項鐵城的魔掌！」

說完，他馬上站起來，拍拍小秀的手背。「小秀，謝謝妳。」

小秀無邪地笑起來。「公子，小婢應份的，小婢當受不起。」

「小秀，你是一個好女孩。」齊功啓愛憐地道。「妳知道麼？我從來沒有將你當下人看待，我一直視你為我的親人。」

小秀感動得眼中淚光隱現。「公子，小婢知道……待小婢很好，小婢今生無法報答……來生變作牛馬……也要跟着公子。」

「咄！傻丫頭，又說傻話了！」齊功啓輕輕撫摸了一下她的頭頂，帶笑道：「說甚麼做牛做馬的，那有甚麼好？我不喜歡，我要妳來世做我的妹子，記着啊！」

小秀被他說得含淚笑起來。

* * *

吉大壽突然回來了。

他帶回一個消息。「齊老弟，秦老弟，老哥我打聽到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秦、齊兩人一聽，大感興趣。「吉老哥，快說來聽聽，別吊胃口。」秦活心急地道。

齊功啓也道：「吉老哥，不是壞消息吧？」

吉大壽大搖其頭。「好消息，是一個好消息，保證你們聽了後，高興得跳起來。」

「老哥，求求你，快說吧。」秦活向吉大壽連連拱手。

吉大壽哈地笑了一聲，抓抓鼻子，才道：「老哥我打聽到一個消息，項鐵城仗以維持霸王樓一切開銷的，是一個金礦場。」

「老哥，項鐵城有一個金礦場，對他來說，才是一個好消息，對我們來說，却是個壞消息！」秦活喪氣地道。

齊功啓却正色道：「秦兄，吉老哥說的，確是一個好消息！」

秦活一時間仍未轉過彎來，瞪眼道：「齊兄，你也這麼說……」

齊功啓忙打斷他的說話，含笑道：「秦兄，項鐵城全靠那個金沙礦，才能支撐霸王樓的一切開銷，你想一下，咱們若是將那個金沙礦搶奪過來，又或是將之毀了，你說，對霸王樓的打擊有多大？」

秦活聽完齊功啓那麼說，終於轉過彎來。「是啊，那對霸王樓來說，就像一塊稻田被切斷了水源，遲早會枯死的，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用力拍一下大腿。

「秦老弟，你現在不說老哥我說的是壞消息了吧？」吉大壽瞧着秦活嘻嘻直笑。

秦活直抓頭。「老哥，你放過我吧。」

齊功啓興奮地道：「俗語謂，無糧不聚兵。若是切斷了項鐵城的金錢來源，霸王樓一定支撐不下去，對項鐵城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跟着轉看着吉大壽，正容道：「吉老哥，這個消息可靠嗎？」

吉大壽道：「齊老弟，老哥我還親自前往那個金沙礦查看了一次，你說可靠不可靠？」

「那當然可靠了。」秦活道：「老哥，快說那個金沙礦在那裏？」

「就在烏金江下游，一座名叫烏石山的山谷內！」吉大壽道。

「吉老哥，那裏一定防守得很嚴密吧？」齊功啓問。

「那當然了。」吉大壽道：「那可是項鐵城的命脈，他怎會輕視。」一頓，又道：「那座烏石山陡峭險拔，不易攀登，山谷的入口只容一輛馬車進出，

可以說得上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谷口兩邊佈置了滾石及弓箭手，若是硬攻進去，只怕不容易。」

秦活心頭一動，「老哥，你的臭烟彈正好派上用場！只要往谷口扔它三五顆，咱們不就可以乘機衝入谷中？」

吉大壽露出一個古怪的表情。「老弟，你這個主意不錯，可惜，老哥我只有五顆香聞十里彈，在救你的時候已用光了。」

秦活頓時大失所望。「老哥，你怎不向百寶袋多要幾顆？」

吉大壽瞪了秦活一眼：「老哥我怎會想到，還要用來對付項鐵城那廝？」

「齊兄，你有甚麼辦法？」秦活被吉大壽說得啼笑皆非，轉對齊功啓說。

「他有甚麼辦法？」吉大壽又瞪了秦活一眼。「他根本就不知道那裏的地形如何，你問他，豈不是問道於盲？何不問問老哥我！」

「吉老哥說得對，只有吉老哥曾暗中察看過那裏的情形，那裏的地形，他最清楚不過，秦兄，說不定，吉老哥早已想到一個好主意。」齊功啓心思敏捷，聽出吉大壽那麼說，似乎胸有成竹。

吉大壽呵呵一笑。「還是齊老弟聰敏，秦老弟，你差遠了！」

秦活對吉大壽的話不以爲忤，催促道：「老哥，你有甚麼好主意就快說出來吧，我蹩不住了。」

「那你用心聽着。」吉大壽於是比手劃脚，將那裏的地形及他想出來的主意，對秦、齊兩人詳細地說出來。

秦、齊兩人用心聽着，待吉大壽說完，秦活馬上開口道：「老哥這個主意妙極了，那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我第一個贊成！」

齊功啓接口道：「吉老哥，你有把握能够登上烏石山上，又不驚動谷內的人嗎？」

吉大壽滿有信心地道：「齊老弟，你放心吧，老哥我敢擔保，谷內的人一定不會發覺，老哥我曾親自登上去一次，最好先派一個輕功最好的登上山上，從山上放下一根繩索，攀登起來較安全，那座山實在陡峭險峻。」

「千里獨行賀重章賀兄的輕功最了得，登山飛渡，他最拿手！」秦活馬上道。

「嗯，賀重章這個人，老哥我也曾聽聞過，據說，他的輕功很了得，踏雪無痕。但是，到那裏去找他？」吉大壽瞧着秦活。

秦活一笑。「吉老哥，我與齊兄早已聯絡了賀兄等幾個人，就在十多日前，在五柳坪與他們見過面，他們都一口答應助我們對付霸王樓。」

「呵呵，那太好了。」吉大壽一拍秦活的肩頭，雙眼却瞧着齊功啓。「原來你倆早已暗中聯合同道之士，呵呵，不枉老哥我辛苦一番！」

「齊兄，秦某馬上去通知賀兄他們。」秦活一副急不及待的神色。「至於一應用品，請齊兄你費心置辦。」

齊功啓點點頭。「好，齊某負責置備一應物品。」

秦活馬上便要走。「吉老哥，齊兄，秦某馬上趕去六榆。」

六榆莊是秦活一個知交的莊宅，賀重章等人自從在五柳坪與秦活見過面後，便由秦活引介，待在六榆莊內。

吉大壽一把扯住他。「老弟，急也不急在一時，先陪老哥我喝幾杯，明日再趕去六榆莊不遲。」

秦活欲言又止，抓抓頭，無奈地道：「好吧，我陪老哥你喝個痛快的！」

「老弟，這才是以前的秦活啊！」吉大壽高興得哈哈大笑。「齊老弟，勞煩你去吩咐人拿酒來。」

齊功啓立刻答應。「吉老哥，秦兄，且坐一會，齊某馬上去吩咐人拿酒來，順便置辦一應物品。」

「快去吧，你不能喝太多酒，不用你陪了。」吉大壽連聲催促，嚥了口口水。

齊功啓不再說話，急急往外面走去。

＊　＊　＊

一切應用的物品已置備齊全，參予這次行動的人亦已齊集在六榆莊內。

這一次的行動，由秦活帶領，吉大壽帶路。

吉大壽的醫術精湛，武功却平平，所以，爲了他的安全，秦活與齊功啓都不同意他參予行動。

言大壽沒有堅持。

他並不是怕死，而是怕因爲他的參予而影响了整個行動。

齊功啓本來堅持要去的，秦活却大力反對，吉大壽也不同意他去，他拗不過吉、秦兩人，只好作罷。

吉、秦兩人之所以反對他參予這一次的行動，是顧慮到他的傷勢仍未完全痊癒，萬一因爲這一次的行動而影响了他的傷勢，那就不妙了。

秦活對他說：「齊兄，你好好養傷，待傷勢痊癒後，對付項鐵城的重擔，就由你擔起了！」

原來，秦活腿上的傷勢早已痊癒了。

齊功啓緊緊握住秦活的手。「秦兄，齊某等着你們回來！」

秦活也用力握住齊功啓的手，用力搖了幾下。「齊兄，我們一定會回來喝慶功酒！」

入黑後，秦活與吉大壽帶着參予這一次行動的人，離開六榆莊，奮夜往烏石山趕去。

參予這一次行動的人，一共有十五個。

＊　＊　＊

烏石山果然險峻陡峭，平常人根本無法攀登上去。

在吉大壽的帶領下，秦活一行人來到烏石山的南面山脚下。

谷口就在西面。

吉大壽之所以選擇這一面，是因爲這一面最陡峭，最難攀登，霸王樓的人在這一面沒有派人看守。

原來，除了谷口外，其餘東、北兩面皆有霸王樓的人設下暗哨。

吉大壽摸清了烏石山四面的情形，才趕返雲園——齊功啓養傷的地方，告知秦、齊兩人。

南面的山脚，幾乎是陡直如刀削的，根本就沒有可供攀登的地方。

「賀兄，看你的了。」秦活拍一下千里獨行賀重章的肩頭。

賀重章重重地握了一下秦活的手。「秦兄，要不是你與齊兄想出這個主意，賀某輕功再好，也無法飛登上去。」

「楚兄，你準備好了麼？」秦活對正在整理着一綑繩索的楚萬山說。

楚萬山外號鐵拳無敵，是秦活的好友，接到秦活寫給他的信函後，馬上趕到五柳坪，二話不說，便答允加入抗擊霸王樓的行列。

「準備好了。」楚萬山將手上那綑繩索遞給賀重章。

賀重章接過，斜背在肩頭上。

那綑繩索看上去不怎麼粗重，但却足有五十丈長，只有筷子般粗細，是用一種其韌無比的天蠶絲，混以鐵麻搓製成的，不但輕，其韌道就是用刀也斬不斷。

賀重章背着那綑繩索，走到山壁下，抬頭往上望了一眼，咋舌道：「削壁足有四十多丈高，就是猿猴，恐怕也攀不上去。」

「賀兄，希望我們想出來的辦法，可以助你飛上去！」秦活與楚萬山面對面，手握着手，造成一個「兜」。

賀重章一縱身，跳上兩人互握着的左右手上，站得穩穩的。

秦、楚兩人紋風不動。

「賀兄，站穩了麼？」楚萬山吸口氣。

「站穩了。」賀重章亦提氣。

秦活口中輕喝一聲：「一！」

楚萬山與他應聲蹲下來。

其他的人都看着他們，心裏都有點緊張。

「二！」秦活接喝。

兩人相握的四隻手往下一墮。

站在兩人手上的賀重章隨即一沉。

「三！」隨着秦活這一聲喝，兩人蹲着的身形猛地挺起來，同時間，承着賀重章的手奮力地往上拋起來！

站在兩人手上的賀重章頓時如離弦之箭般，往上拋彈起來！

秦、楚兩人那一拋之力，何等巨大——兩人運起了九成功力，加上賀重章借力彈起，那一下拋彈，足可將賀重章往上拋起三十多四十丈高！

衆人看着，都舒了口氣！

被拋彈起近四十丈高的賀重章在空中一翻，頭下脚上的刹那，一掌擊在削壁上，借力往上翻騰起來。

那一下翻騰，足有五六丈高下，左手一探，抓住一塊突出來的山岩上。

他的身子立刻像壁虎一樣，貼在削壁上，吸了一口氣，抓住山岩的左手用力往上一引，右手一把抓住早已覷準了的一棵粗壯的樹木。

脚尖在山壁上一點，右手往上一引，整個人便飛上那棵山樹上。

透口氣，他馬上將肩頭上的那綑繩索脫下來，解開往下放，放盡後，將抓住的那一端綁牢在樹上。

然後，他便有如一頭猿猴般，往山頂上縱掠上去。

上面那一截不怎麼陡峭，加上巉岩突兀，藤樹蔓生，只要輕功過得去，都可以攀登上去。

最艱難的，是下面那一截四五十丈高的削壁。

那一截，根本就沒有可供攀援落脚的地方。

眼見賀重章成功地飛上削壁上面，秦活與楚萬山等人高興得幾乎歡呼出聲。

秦活重重地握住楚萬山的手，第一個抓住那根垂下來的繩子，往上攀去。

有了那根繩子作攀抓借力，秦活爬得很快，像猿猴一樣，很快便爬上那棵橫伸出來的野樹上。

楚萬山是第二個。

其餘的一個接一個攀上去。

剩下吉大壽一個人，待那根繩子往上收起後，他便往谷口那面溜走。

天降神將　佔據礦場

烏石山大約百多丈高，從山頂上往山谷下望去，黑夜中，就像一個無底深潭，要不是谷中有幾點燈火閃爍，經已登上山頂的秦活等人，幾疑下面深不見底。

往下面的山谷俯望了一會，秦活他們並沒有馬上展開行動，反而坐下來，有幾個甚至躺下來，似乎想睡覺。

他們都沒有說話，只是默然地坐着或是躺着，像是等待甚麼似的。

他們確是在等待。

——等待黎明。

黑夜中，飛下谷中，那太危險了，所以，他們在黎明後，才展開下一步的行動。

＊　＊　＊

曙光初露。

黎明了。

秦活與楚萬山等人立刻動了。

雖然呆等了大半夜，每一個人都精神抖擻。

他們都從身上取下一包物來，動手裝接起來。

那原來是蝙蝠形狀的大風箏。

風箏的下面，有一根橫桿，抓着那根橫桿，不但可以將風箏舉起來，也可以將整個人吊起來。

每個人都裝接好一隻大風箏。

秦活與賀重章、楚萬山等人先後往下面迷濛的山谷俯望了一會，直到晨霧散去，完全可以望到谷中的情形，他們才各自舉起一隻大風箏，走到山崖邊。

下面的山谷中，仍然一片沉寂，要不是隱約看到幾間屋子，加上有一縷輕烟飄飛起來，秦活他們幾乎不相信，山谷中是一個金礦場，住有不少人。

每一個人都將風箏舉在頭頂上，參差不齊地站在山崖邊沿，只要一脚踏出去，身子便會往下跌墜下去。

「都準備好了？」秦活掃了各人一眼。

賀重章等十四個人都點點頭。

秦活並沒有馬上下令往下跳。

直到一陣晨風自背後吹來，秦活才疾喝一聲：「飛！」脚下往前一蹬，人與大風箏便像一隻大鳥般，往前飛出去。

下面就是深達百多丈的谷底。

其他的人都先後往前飛出去。

飛出去大約五七丈，形如蝙蝠般的風箏便斜斜地往下飛。

那情景煞是好看，就像是有十多隻巨型蝙蝠往下飛一樣，谷中的人若是看到，準會驚詫得目定口呆。

那又像天兵從天而降。

相信谷中的人，做夢也料不到，有人能夠從山頂上「飛」下來。

在谷中，第一個發現有人從山頂上凌空飛下來的人，是一個小頭目。

他大概是人有三急，從屋子內走出來，在屋角後的山邊撒了一泡尿，睡眼惺忪地走回屋子。

快要走到屋子前的時候，他張口大大地打了個呵欠。

大多數的人打呵欠時，很自然地會仰起臉來，那個小頭目也不例外。

他仰起臉，打個呵欠，雙眼不免往天上望去，這一望，那個小頭目一雙眼登時瞪得大大的，幾乎突出兩顆眼珠來。

他看到天上有十幾隻大蝙蝠，下面吊着一個人飛下來。

他以爲自己在做夢，又或是眼花，甩甩腦袋，眨眨眼，再看清楚，千眞萬確，並不是眼花，的確有十幾隻巨大的蝙蝠向谷中飛下來。

他忽然恍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張口驚叫：「有……」下面的話還未出口，他的一顆腦袋已從脖子上倏然飛脫出去。

一個人颼地落在那個沒了腦袋的小頭目身旁，一掌擊在剛往下倒的無頭屍身上。

那具無頭屍身立時飛撞入屋內。

那個人即時左手一揮，往屋內扔出一顆物事。

那人是參與行動的其中一個，名叫傅振波，外號閃電刀，那個小頭目就是被他凌空一刀，斬掉腦袋的。

原來，那小頭目仰臉打呵欠的時候，他正好抓着風箏，飛到屋頂上空，一眼瞥到那傢伙張口欲叫，情急之下，立刻鬆開抓住風箏下面那根橫桿的雙手，飛掠向那個小頭目，刀光疾閃，斬下那傢伙的腦袋。

其他的人亦紛紛鬆開手，從風箏下飛掠向地上。

「波」地一聲，那物事擲入屋內，爆炸起來，洩出大片香氣四溢的濃烟。

屋內接連響起咕咚咕咚聲，大概有人暈倒。

原來，那物事是吉大壽在行動前的幾天，以幾種草藥製成的，他稱之爲醉香彈，任何人嗅到爆洩出來的香氣，便會像喝醉酒那樣，醉倒在地。

吉大壽之所以製造出這種香醉彈，是爲秦活等人這一次的行動特別製造出來的，在寡不敵衆之下，醉香彈便大派用場，可以令秦活他們扭轉劣勢。

醉香彈果然厲害。

那間屋內在咕咚咕咚的倒地聲響過後，便沒有其他的動靜。

谷內的人大概似未起身，所以，那個被殺的小頭目雖然叫了一聲，由於叫得很短促，所以，沒有驚動到其他的人。

這極有利於秦活他們的行動。

各人飛掠落地上後，迅速向分佈在山壁下的屋子撲去。

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都是一流的高手，足可以一敵十，所以，他們有信心解決山谷內的人。

驀地，谷口那邊響起一聲驚叫：

「不好了，有外敵潛入谷內啊！」

這一聲叫喊，頓時震動谷中的所有人，每間屋內，都發出忙亂的聲響及呼喝聲。

衝到屋子前的人立刻一脚將門踢開，扔入一顆醉香彈。

還未撲到屋子前的亦掏出醉香彈，只要屋內有人衝出來，立刻將之扔過去。

那一聲驚叫過後，谷口那邊殺聲大震。

原來，據守在谷口的一部份霸王樓的人，向谷內衝殺過來。

有幾間屋內亦有人衝出來。

他們是從窗口及後門衝出來的。

早已派好，專責對付谷口那伙人的洛南陽、余不悔、吳正道等人，馬上撲上前去，堵截那些傢伙。

剎那之間，谷內殺聲震天，兵器撞擊之聲不絕於耳。

秦活與賀重章並沒有加入打鬥之列，兩人直向左邊山壁下的洞口撲去。

那面有五六個洞口，其中有兩個

的前面圍着鐵造的欄柵，旁邊開了一個小鐵門，門上掛着一把大鎖，欄柵內有不少蓬頭垢面的人抓着欄柵往外望，看到秦、賀兩人，立刻張口大叫：「好漢，放我們出去，求求你們，放我們出去！」

秦活與賀重章互相望了一眼，各自撲到一個山洞前，用手中的兵器，將鐵門上的大鎖斬開，裏面的人立刻將門打開，蜂湧般衝出來。

秦活振聲大叫：「你們聽着，若想得到自由，便拿起棍棒鍬鏟，殺死那些將你們關在這裏的傢伙，若不能打倒他們，你們一樣不能離開這個山谷。」

最先衝出來的人本來要四散逃竄的，聽了秦活那句話，立刻撲向另一個沒有欄柵圍着的洞口，後面衝出來的人發出一陣吼叫：「殺啊，幹掉那些狗雜種！」

那個山洞，原來是擺放鍬鏟之類的工具的。

兩個山洞內衝出來的人足有七八十，一個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他們都像出柙的猛虎，拿到鍬鏟後舞動着，衝向激戰中的人堆。

秦活與賀重章沒有跟着那些人衝過去，一轉身，往一個山洞撲去。

秦活兩人進入那個山洞裏面，只覺一陣陰寒，往內走，越來越低窄，兩邊還撐着不少木柱，大概是用來支撐着洞頂，以防塌頂的。

洞道是斜向下伸展的，秦活與賀重章往前走了一段路，沒有發覺坑道內躲着甚麼人，於是返身往外面走去。

這個山洞，絕無疑問，便是掘取金礦的坑洞。

這個坑洞也不知有多深，那些被迫在這裏掘金礦的人，一定很艱苦。

兩人走出洞外，只見打鬥已快結束，霸王樓的人手已倒下大半，剩下的似乎無心戀戰，那些掘礦的人似乎對霸王樓的人恨之入骨，對他們窮追猛打。

秦活跳上一塊石上，大聲喝道：「霸王樓的人聽着，只要你們放下兵器，咱們保証不殺你們，還會放你們走！」

霸王樓的人一聽，如獲大赦，紛紛棄掉手上的兵器，舉手投降。

那些掘礦的漢子却不肯罷休，殺了兩個棄械投降的傢伙。

秦活馬上大喝：「掘礦的弟兄停手，不可濫殺！」

那些掘礦的漢子聞喝之下，才悻悻然地停手，怒視着那些投降的傢伙。

從谷口內殺入來的那批人，亦被那些掘礦的及洛南陽等人殺的殺，逃的逃了。

至此，秦活等人完全控制了山谷。

驀地，一個霸王樓的人不知從甚麼地方跑出來，手上拿着一支火把，身上綁滿了炸藥，往秦活等人聚集的地方衝去。

所有的人無不臉色大變，急不迭走避。

「站住！」一個人忽然挺身而出，阻住那個傢伙的去路。

秦活等人往那人望去，認出那人赫然是吉大壽。

那人居然被吉大壽阻停下來。

秦活等人都不知道吉大壽是甚麼時候溜入谷中的。

秦活等人莫不大驚失色。

「老哥，危險啊，快避開去。」秦活大叫。

其他人亦紛紛勸吉大壽避開。

吉大壽却充耳不聞，直視着那傢伙。

他發現那傢伙拿火把的手有點顫抖。

「老弟，你這樣做，對你有甚麼好處？」吉大壽臉上居然露出笑容來。「你若是引爆，未必炸得死所有的人，但你肯定會被炸得粉碎，屍骨無存，魂魄俱散，無法再輪迴轉世，犯得着麼？你以爲項鐵城會嘉獎你嗎？爲你建牌坊嗎？他根本就不會知道是你幹的！他只會責怪你們守護不力，毀了他的金礦，你何苦替他賣命？俗語謂，好死不如惡活，我保證不會殺你及你那些同伴。你有沒有父母兄弟姐妹？你年紀很輕啊，大概仍未娶妻吧？你應該聽聞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句俗話吧？我答應你，給你一筆錢，讓你返回家鄉，娶妻生子，奉養父母，怎麼樣？你仔細想一下才答覆我。」

吉大壽說完，交搭着雙手，氣定神閒地瞧着那傢伙。

秦活等人看到吉大壽那了無所懼的樣子，對他的勇氣佩服不已。

其實，秦活等人都不是怕死之人，要是怕死，他們都不會毅然與霸王樓作對。他們是在驟然吃驚之下，有點失措，要不是吉大壽在說話時，在背後向他們打手勢，示意他們不要走過來，秦活與洛南陽、楚萬山等人早已走過去。

那傢伙的身上起碼綁了二十斤火藥，要是引爆，谷內的人極有可能無一倖免。

因爲，秦活等人發現，在一個小山洞內，放着百多斤火藥，那人若是引爆身上的火藥，一定會波及到那個山洞內的火藥，百多斤火藥同時爆炸，只怕會將半邊烏石山炸塌。

那傢伙聽了吉大壽那番話後，臉上神色變幻不定，手上那支火把抖得很厲害。

所有的人都屏息望着他，一顆心揪得緊緊的。

谷內鴉雀無聲。

驀地，有人大叫：「李全，快扔掉火把，我們不想死，我們就算替項鐵

城賣命，又得到甚麼?甚麼也得不到，只會白白丟了一條命。」

大叫的，是霸王樓那伙人的其中一個。

其他的人紛紛大叫：「李全，別這樣，扔掉火把吧！」

那個傢伙李全臉上抽搐了幾下，猛地咬咬牙，將手上的火把扔掉。

所有的人都鬆了口氣。

吉大壽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有人撲出去，將扔在地上的火把踩熄。

吉大壽長長地吁了口氣，溫聲對李全道：「李老弟，來，讓老哥我替你解下身上的火藥。」邊說，邊走前去。

其他的人想走過來，都給吉大壽揮手阻止了。

李全木然站着，額上汗水不停流下，一張臉白得嚇人。

大概，他這時候才想像到，若是引爆了火藥，自己被炸得粉碎的情形，打從心裏恐慌起來。

吉大壽一直和顏悅色，替李全將身上的火藥解除下來。

所有人那顆提起的心，這時候才落回原位。

一場災劫終於消弭了。

* * *

吉大壽沒有食言，除了給李全一百両銀子外，還給了他一袋金沙，讓他離開。

所有被困在山谷內，替霸王樓掘金礦的漢子，亦分到一袋金沙，歡天喜地離開山谷。

秦活依照吉大壽的意思，放了那些棄械投降的霸王樓的傢伙。

他們每人都分到一小袋的金沙。

原本堆放在山谷內唯一一間石屋子內的金沙，全都分光了。

據霸王樓那些人說，那批金沙本來打算在兩日後運去霸王樓的。

對於這一次成功攻佔這個山谷，切斷了項鐵城的財源，秦活他們歡欣不已。

這一次的行動，可說旗開得勝。

也是第一次挫敗了項鐵城。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他們並沒有馬上離去，而是在山谷內着手佈置一切。

看來，他們想據守在谷內，免得項鐵城再派人來佔奪。

* * *

喬雪心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躺在床上，懨懨欲睡。

一個服侍喬雪心的丫環，忙去告知項鐵城。

項鐵城大為緊張。「喬姑娘怎會病倒的?」他疾言厲色地喝問那個叫秋葉的丫環。

那丫環嚇得面無人色，噗地一聲跪下，顫聲道：「喬姑娘原來三日沒有吃東西……」

「妳不知道的嗎?」項鐵城一拍桌子，嚇得秋葉幾乎跳起來。

「樓主……喬姑娘每日吃飯的時候，都將婢子支開去，之後，婢子去收拾碗碟，飯菜都被吃了一些……婢子以為喬姑娘吃過飯……不以為意……直到今天早上，喬姑娘病倒在床上，婢子問她那裏不舒服，她才對婢子說，是餓病的，已經三日沒有吃飯，為免婢子察覺，她每日都將飯菜包起一些……喬姑娘還說，她不想活了……她要死……」

「混賬，簡直混賬！」項鐵城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還不帶本樓主去見喬姑娘?」

秋葉嚇得一個身子篩米般抖個不停，聞言慌忙站起來，却差點跌倒下去，原來，她嚇得雙脚發軟，幾乎無力站穩。

項鐵城不再理會秋葉，急急往喬雪心所住的蘭苑走去。

項鐵城直入蘭苑精舍中。

當他一眼看到躺在床上，昏昏沉沉，臉無血色，形容憔悴的喬雪心，心裏像被刀刺般痛，兩步搶到床前，俯下身，伸手執住喬雪心的玉手，焦切地低聲道：「喬姑娘，喬姑娘，妳怎麼了?」

喬雪心緩緩張開眼，看到是項鐵城，馬上將眼閉上，同時將手掙脫出來，虛弱地道：「你……走，我不……要看到……你……」

項鐵城急得六神無主。「喬姑娘，妳何苦這樣?本樓主從來沒有迫過妳啊，妳為何要尋死覓活的?」

喬雪心那長長的眼睫毛顫動了一下。「我不想活……不想見到你……自從你殺了齊郎後，我心已死……我要跟齊郎在地下相會。」

「喬姑娘，難道妳心裏就只有一個齊功啓?」項鐵城又妒又怒，却不敢發作。「妳應該知道，我多愛妳……」

「不要說……我不要聽……」喬雪心終於張開眼來，射出兩道怨恨的目光。「我只愛齊郎一個，你殺了齊郎，等如殺了我，你今生今世也休想得到我的心！」

那句話說完，大概因為太激動的關係，一張臉更白，胸脯急促起伏，全身輕微抽搐。

項鐵城又氣又怒，看到她那樣子，生恐她會支持不了，顧不了那麼多，急忙將她扶起來，一掌抵在她的背心大穴上，將眞氣輸入她體內。

喬雪心欲掙扎，却被項鐵城用手扣住她的肩井穴，令到她無力掙扎。

「放開我，我不要你救我……讓我死……」

項鐵城却不理會她，繼續將眞氣輸入她體內。

大約一盞茶工夫，喬雪心的臉上漸漸泛起血色，急促起伏的胸脯亦平復下來。

再過了半盞茶時分，項鐵城才移開抵在喬雪心背心大穴上的右手，跟

着鬆開扣在她肩井穴上的左手。

喬雪心的精神好了很多，雙眉一豎，嬌叱一聲：「滾，快滾，我不要你那雙沾了齊郎鮮血的手碰我！」

項鐵城臉色一變，眼中怒光閃射，深吸一口氣，壓抑下升起的怒火。「喬姑娘，妳要我怎樣，才不恨我?」

「除非你能夠讓齊郎復活。」喬雪心脫口道。

項鐵城陡然而喜。「眞的?」

喬雪心疑惑地瞧着項鐵城。

「我說的是眞話。」項鐵城道。「你……哼，我不會上你的當。」

「鬼話連篇。」喬雪心抿抿嘴：「死了的人，怎會活過來?」

項鐵城正色道：「我甚麼時候騙過妳?」

喬雪心瞧着項鐵城好一會，才道：「死了的人，怎能復活?」

「死了的人當然不能復活。」項鐵城道：「但……」

喬雪心眼珠一轉，驚喜地道：「莫非齊郎沒有死?」

項鐵城點點頭：「他確實沒有死！」

「你騙我！」喬雪心激動地道：「是你親手殺死他的，當日，他要是仍未死，你會罷手麼?」

項鐵城忙表白：「喬姑娘，當時，我確是以為他死了……任何人，當胸被刺了一戟，也不可能再活……」

「這不就是了麼?」喬雪心打斷項鐵城的話。「齊郎又怎能例外?」

「妳聽我說下去，」項鐵城道：「偏偏他就是個例外，當時，他確是氣絕身亡，那知道，他原來還有一口氣，那麼巧，又遇上吉大壽這個怪醫，說出來，確是難以令人相信，吉大壽居然將他救活過來……」

「眞的?」喬雪心驚喜無限。「齊郎眞的活着?」

項鐵城認眞地點一下頭。

「快帶我去見他。」喬雪心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別急，我會帶他來見你。」項鐵城心裏酸溜溜的，但也暗喜不已。

因為，喬雪心正一步步墮入他的彀中。

喬雪心呆了一下，繼之着慌地道：「你捉了他?」

項鐵城點一下頭。

——他騙喬雪心。

喬雪心頓時手足一陣冰冷，臉上的血色陡地消褪得乾乾淨淨，身子搖晃了一下，幾乎坐不穩。

項鐵城忙將她扶住。

喬雪心閉上眼，好一會，才緩緩睜開眼來，咬咬嘴唇，聲音異乎尋常地平靜。「他現在那裏?」

「關在一個秘密的地方。」項鐵城繼續說謊。

「你為甚麼不肯放過他?」

「因為我太愛妳。」項鐵城這一句是眞心話。

「你要怎樣才肯放他?」

「只要你答應嫁給我，我不但放了他，還答應永不再傷害他。」

「我信你。」喬雪心木然道。

「妳眞的肯嫁給我?」項鐵城驚喜萬分。

「是。」喬雪心的聲音不帶一絲感情。「但是，你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快說！」項鐵城興奮得差點不能自持。「只要我做得到的，不要說一個，就是一千個、一萬個，我也答應。」

「你一定做得到的，」喬雪心道：「我要見他一面。」

「可以。」項鐵城一口答應。「三日後，我一定帶你去見他。」

「我要現在就見他。」

「太急了。」項鐵城露出為難之色。「他……養傷的地方，離這裏頗遠……」

「那明天總成吧?」

「明天……恐怕趕不及。」項鐵城沉吟道：「他的傷勢很重，雖然經過醫治，但仍未痊癒，不能受到震動，因恐防震裂傷口，就是坐馬車，也不能走得太快，免得震動傷口……」

「他能夠行走麼?」喬雪心憂急地問。「他可會完全復原?」

「只能夠慢慢行走。」項鐵城胡謅。「若要完全復原，起碼要靜養半年。」

喬雪心吁口氣。「那就後天吧！」

「好，後天一定讓妳見到他！」項鐵城滿心歡喜。「如今，妳要好好地吃點東西，妳不想他看到妳現在這個樣子，心痛之下，令到傷口併發吧?」

喬雪心當然不想自己心愛的人看到她現在這個憔悴的樣子，縱使是生離死別，也要讓他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當下點頭道：「好，我吃。」

項鐵城馬上道：「我這就去吩咐他們拿吃的來給妳。」說完，急急往外走。

* * *

項鐵城對喬雪心說的，有些是眞，有些是假。

他眞的知道齊功啓仍未死。

他還知道齊功啓在雲園養傷。

那是他的手下在兩日前才查探到的。

本來，他想在捉到齊功啓後，才告知喬雪心，要脅她嫁給他，如今喬雪心要絕食而死，他在情急之下，只好拿齊功啓還活着的消息，打消她的求死之念，並乘機迫她答應嫁給他。

他成功了。

不過，只是成功了一半。

他必須捉到齊功啓，那才算完全成功。

對於捉拿齊功啓，他有十足十的把握。

離開蘭苑後，項鐵城馬上部署人手。

他對參與這一次行動的手下下了一條命令，一定要生擒齊功啓，否則全部處死。

參與這一次行動的人，莫不提心吊膽。

* * *

秦活等人起程趕去烏石山的第四日，齊功啓便接到秦活等人以飛鴿傳送回來的消息：成功攻佔了那個山谷——金礦場，切斷了項鐵城的命脈。

接到這個好消息，齊功啓高興萬分。

對付霸王樓的第一步行動，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成功了，那是一個好開始。

小秀聽聞這個消息，也替他高興。

高興之餘，齊功啓想喝兩杯酒。

小秀聽說他要喝酒，忙道：「公子，你的傷口還未完全痊癒，不能喝酒的啊。」

齊功啓忙哄她。「小秀，妳沒有聽吉老哥說，喝兩杯不礙事的嗎？妳記不記得，那日秦大俠與吉老哥來找我，後來，我不是陪他們喝了幾杯麼？一點事也沒有啊，是不是？」

小秀歪着腦袋想了一下，就是記不起吉大壽曾那麼說過。不過，她却記起，那一天，齊功啓確是陪吉、秦兩人喝了幾杯，既然喝過酒沒甚麼，他又只是要喝兩杯，遲疑了一下，終於答應他。

齊功啓馬上催促小秀去拿酒來。

小秀答應一聲，拿酒去了。

齊功啓親自搬了一張短几到樓廊外面，他想遙對着烏石山那個方向，遙敬秦活等人一杯。

興緻勃勃地，他坐在樓廊外，等着小秀拿酒來。

時序仲秋，金風送爽，自受傷以來，一直心情鬱悶，今日，要算心情最舒暢了。

這是因爲接到那個好消息的關係。

他總算出了心中一口悶氣。

人在開心的時候，甚麼也覺得是美好的，齊功啓甚至不覺得小秀去得太久了。

終於，他覺得有點不對勁。

小秀不可能去了那麼久，也拿不到一壺酒來的！

莫非她發生了甚麼意外？

這個念頭才在心裏閃過，他馬上往樓下走去。

脚步才動，樓梯聲響，他以爲是小秀拿酒上來了，馬上止步，但隨即便發覺有點不對——小秀的脚步聲沒有那麼重，也不可能弄出那麼多的聲響來。

那是幾個人的脚步聲。

他不由心頭一懍，雙眼直望着梯口。

小秀上來了。

齊功啓的一顆心也猛地往下一沉。

他沒有聽錯，上來的，不止小秀一個人。

一共是三個人。

而且，小秀是被一個兇神惡煞的漢子扣住右邊肩井穴、後頸被揑住，推上來的。

他一眼便認出，押着小秀走上樓來的漢子，是項鐵城手下一員猛將——餓虎赫連破軍。

那一天，他與項鐵城決一死戰的時候，赫連破軍也在場。

小秀似乎被點了啞穴，睜着一雙焦灼的眼睛，張着口，却說不出話來。

「赫連破軍，放開她！」齊功啓怒喝一聲。

胸前的傷口一陣刺痛，他忙將心中的怒氣壓下去。

「放開她？可以，但你要跟我們走！」說話的不是赫連破軍。

那是跟着走上來的一個人。

「項鐵城，你好卑鄙！」齊功啓這時已從震驚中冷靜下來，一眼便認出，跟着赫連破軍走上來的，是鐵霸王項鐵城。

項鐵城哈哈一笑，道：「齊功啓，你說錯了，本樓主不是卑鄙，而是個大大的好人。」

「項鐵城，枉你是一個人物，居然欺負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孩子。」齊功敵的眼中噴出火來。

仇人相見，自然份外眼紅。

「那要看你的了。」項鐵城嘿嘿直笑。

「你想怎樣？」齊功啓一點也不激動。

「本樓主要帶你去見一個人。」項鐵城眼中射出妒火：「只要你答應跟本樓主走，我馬上放了她！」一頓，又道：「還是對你說清楚吧，帶你去見的人，是你最想見到的。」

齊功啓頓時激動起來：「喬雪心？」胸前的傷口一陣疼痛，他忙吸口氣，壓抑下心中的激情。

項鐵城點點頭。

「她好嗎？」齊功啓急問。

「很好。」項鐵城道。

「你可有爲難她？」

「本樓主對她呵護還來不及，怎會爲難她？」

「她在那裏？」

「你到底跟不跟本樓主去見喬姑娘？」項鐵城不答反問。

齊功啓咬咬牙，毅然道：「好，我跟你去。」

他看到小秀眼中射出焦灼不安的目光，似乎不想他跟項鐵城去，但他却沒有理會她。

縱使不是爲了去見喬雪心，就是爲了救小秀，他也會毫不猶豫地跟項鐵城，更何況能夠見到自己摯愛的人，能夠見她一面而死，亦無憾矣。

「請。」項鐵城居然沒有爲難齊功啓——點他的穴道（原來他早已看出，齊功啓根本不可能與他動手，有如一個廢人一樣，他樂得裝大方），跟着對赫連破軍道：「放了她。」

赫連破軍馬上放開小秀。

小秀馬上撲到齊功啓的身前，直搖手。

齊功啓馬上出手解開她的啞穴。

小秀「呀」了一聲，着急地道：「公子，不要跟他去，他騙你的！」

齊功啓拍拍小秀的肩頭，道：「小秀，你放心，我不會有事的，不要替我擔心。」

「公子，我不要你去！」小秀哭叫起來：「我寧死也不讓你跟他走。」

驀地，小秀一頭撞向旁邊的一根柱子。

齊功啓吃了一驚，慌忙一把將她拉住。

「小秀，別這樣，妳死了，我仍然會跟他走的，聽我的話，不要做傻事，我答應你，一定會回來。」

項鐵城嘖嘖連聲道：「齊功啟，你果然有兩手，連一個小丫頭也肯爲你要生要死的，本樓主羨煞死了！」

齊功啓沒有理會項鐵城的嘲諷，溫聲對小秀道：「小秀，妳要好好的打掃這裏，我回來後不要看到這裏亂七八糟的。」

小秀半信半疑地道：「公子，你不要騙我。」

「小秀，我甚麼時候騙過妳？」齊功啓輕撫一下小秀的頭頂。「我一定會回來。」

「齊功啓，說夠了吧？」項鐵城不耐煩地道。

齊功啓拍拍小秀的手臂，往梯口走去。

「公子。」小秀急叫一聲。

齊功啓扭頭朝小秀擺擺手，往樓下走去。

走出樓外，他看到外面盡是霸王樓的人，他却一點也不感到震驚，只是淡然地掃了那些人一眼，漠然地往外走。

* * *

就在那個花荷池旁邊的亭子內，喬雪心看到了齊功啓。

項鐵城並沒有走進亭內，他站在亭外一棵花樹下，看着亭中喬、齊二人相見時的那種激動情景。

他居然一點也不激動。

「齊郎！」喬雪心歡叫一聲，撲向齊功敵。

「雪心！」齊功啓激動地迎上去。

兩人緊緊地摟抱在一起。

兩人在見面的刹那，彷似隔世重逢。

兩人無言相擁，只願今生今世永不分離。

因爲，兩人都知道，這一刻的相見，就是永別的開始，兩人怎不珍惜這一刻的相見。

齊功啓知道，項鐵城一定不會放過他，能夠見到喬雪心最後一面，總算死而無憾。

忽然間，他聽到喬雪心在抽泣。

他忙溫聲道：「雪心，妳該高興才是啊，別哭，我不要看到妳哭泣的樣子。」心中一陣酸楚，不由將她摟得更緊。

喬雪心果然沒有再哭泣，一會，她仰起臉來，深情地瞧着齊功啓，伸手在他臉上輕撫着。「齊郎，我不是做夢吧？」

「怎會是夢！」齊功啓搖搖頭。「妳看清楚，我不是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嗎？」

「齊郎，你眞的沒有死！」喬雪心像夢囈一樣。

「雪心，我要是死了，又怎能在這裏見你。」齊功啓輕撫着她的秀髮。

「齊郎……我以爲今生今世也見不到你……你知道嗎？我聽聞你的……多傷心……看到你無恙，彷似隔世一樣……」忽然間，她哽咽着說不下去。

齊功啓心裏一陣刺痛，他知道，這一次相見，就是他與喬雪心的生離死別。「雪心，不要哭，我要看到你笑，妳笑起來好美啊！」

喬雪心果然破涕爲笑。

齊功啓輕輕替她抹去臉上的淚痕。

「齊郎，你會永遠想着我嗎？」喬雪心悽然問。

「一生一世，此情不渝。」齊功啓忍不住緊執着她的玉手。

「齊郎……」喬雪心哽咽着，說不出話來。

「齊功啓，你已見到喬姑娘，該心息了吧！」一聲說話，驚醒了兩人的纏綿緋惻，哀傷銷魂。

眞箇是相見爭如不見。

「齊郎！」喬雪心哀叫一聲，緊緊地偎在齊功啓的懷中。

齊功啓此刻眞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黯然魂銷。「雪心！」他也忍不住緊緊地摟住喬雪心。

兩人都顧不了矜持。

項鐵城看到兩人那種痴情纏綿的樣子，心裏酸溜溜的，恨不得一刀將齊功啓殺了。但是，爲了喬雪心，他只好將那口烏氣吞下去。

「喬雪心，該完了吧？」項鐵城將頭別過去，語聲很嚴厲。

喬雪心震抖了一下，哀叫一聲：「齊郎，別了。」一副難捨難離的樣子。

「雪心！」齊功啓心如刀割，緊緊地執住她的一雙玉手。

「本樓主已經看夠了。」項鐵城冷酷地道：「喬姑娘，妳不想本樓主反悔吧？」

喬雪心身子又一震，急急掙脫被齊功啓執着的雙手，「齊郎，保重。」一擰身，傷心欲絕地奔出亭外。

齊功啓先是一呆，繼之激動地道

：「雪心，妳何苦如此……」一句話未說完，吐出一口血來，身子晃了一下，忙伸手扶住亭欄。

喬雪心扭頭瞥到齊功啓吐血，驚呼一聲：「齊郎！」不顧一切，反身奔入亭內。

項鐵城沉喝一聲：「喬姑娘，妳不是想齊功啓死吧？」

喬雪心嬌軀猛震了一下，頓時止步，哀傷地看着齊功啓，眼中流出淚來。「齊郎……不要怪我……」

「雪心……」齊功啓一句話未說完，暈倒在地。

「齊郎！」喬雪心再也顧不了項鐵城的警告，奔入亭內。

項鐵城正想喝止喬雪心，驀地，傳來一聲急呼。「樓主，剛接到一個壞消息……」

項鐵城心頭一震，扭頭望去，只見赫連破軍急匆匆奔來，忙喝問：「甚麼事慌慌張張的？」

赫連破軍奔到項鐵城面前，急急道：「樓主，屬下剛接到礦場送來的消息……」

項鐵城雙眼倏睜：「可是發生了甚麼事？」

赫連破軍點點頭，將手上一張紙條遞給項鐵城。

項鐵城一把接過，展開來，匆匆看了一遍，登時臉色大變，霍地將那張紙條揑成一團，疾聲道：「快跟我回去！」但馬上又道：「先將姓齊的關起來。」話未說完，立刻大步往外走。

赫連破軍忙高聲召來幾個守在園外的漢子，吩咐他們將喬、齊兩人帶走。

＊　＊　＊

大廳內，坐滿了霸王樓的重要人物。

項鐵城高坐在當中一張虎皮大交椅上。

左右兩邊，是呈八字排開的八張椅子。

但却只坐了六個人。

項鐵城掃了左右兩邊的下屬一眼，沉聲道：「各位，本樓的命脈所在，被秦活一伙人佔據了。」

那六個人一聽，震驚不已。

「樓主，金礦場固若金湯，防守嚴密，怎會被秦活那傢伙攻奪了？」坐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的中年人變色道。

此人姓張，名謀，外號怒金剛，乃是項鐵城手下一員猛將。

項鐵城一雙濃眉皺得緊緊的。「詳細的情形本樓主也不清楚，據送來的消息上說，秦活他們是從天而降的。」

「烏石山足有百多丈高，猿猴難攀，他們從天而降，莫非會飛不成？」說話的是坐在右邊第二張椅子的孫大將。

此人外號石破天驚，一雙鐵掌可以開山裂石，勇悍過人。

坐在孫大將下首的樂無愁接口道：「樓主，礦場乃本樓根本重地，俗語有謂：無糧不聚兵。如今首要之務是先別追究秦活等人是如何攻佔礦場，先奪回礦場再說其他的。」

其他四人立刻附和。

項鐵城也點頭道：「本樓主召集你們來此，正是要商議如何奪回礦場。」

「樓主，秦活他們有多少人？」坐在右排第一張椅子上的屈權問。

項鐵城道：「消息上說，只有十數人，但身手高明。」

「樓主意下如何？」屈權問。

項鐵城沉吟道：「咱們用以卵壓石的方法，奪回礦場。」

「樓主，萬一那是他們聲東擊西之計，那豈不是……」坐在右排末尾那張椅子上的田壯開口道。

「這一點麼，本樓主早有安排，」項鐵城充滿自信地道：「管叫他們有來無回。」

「樓主英明。」田壯奉承地道：「請恕屬下愚鈍，樓主可否明說，令屬下茅塞大開。」

「空城計！」項鐵城道：「田壯，現在你明白了吧？」

田壯佩服地道：「樓主英明神武，屬下佩服。」

項鐵城被田壯奉承得有點飄飄然的，「屈權、田壯、張謀、大將，立刻帶人去奪回礦場。其餘的，跟本樓主留守在此。」

田壯等人馬上站起來，朝項鐵城抱拳，齊應一聲：「屬下遵命！」

＊　＊　＊

項鐵城匆匆來到蘭苑。

他揮退了侍候喬雪心的丫環秋葉。

喬雪心不等他開口，焦慮不安地道：「他怎樣了？」

項鐵城帶點惱意地道：「他死不了。」一頓，又道：「這時候，妳心中仍想着他？」

喬雪心抿抿嘴。「他要是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要活。」

項鐵城眼中閃過一抹怒意，但馬上便抑制住，他實在太愛喬雪心。

愛，有時候是會令人失去理智的，這是無法理解的。

就拿他對喬雪心來說吧，他明知喬雪心愛的是齊功啓，但他愛她，他要得到她，便不理會她根本不愛他。

他要得到她的人。

他是一個佔有慾很強的人。

但是，正是由於他太愛她，所以，他不想用強硬的手段得到她。

他要她自願嫁給他。雖然他明知道，她愛的不是他。

「本樓主擔保他死不了，而且，還會活得好好的。」項鐵城壓下心中的醋意。「本樓主已請了最好的大夫診治他。」

「我要去看看他。」喬雪心咬着嘴唇。

「不行！」項鐵城堅決地道：「待他復原後，本樓主自會再讓妳見他一面。」

喬雪心不再說話。

項鐵城定定地瞧着她，又愛又恨，有時候，他問自己，為何偏偏愛上她，他却無法解答。

「妳不會改變主意吧？」項鐵城忽然問。

喬雪心怔了一下，繼之搖搖頭。「只要你放了他，不再傷害他，我不會改變主意。」

項鐵城又定定地瞧了她好一會，忽然提出一個問題。「妳會愛我嗎？」

喬雪心這一次的反應好快。

「不！」

項鐵城陡地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喬雪心莫明其妙地瞧着他。

大笑了好一會，項鐵城才道：「妳愛不愛我，我根本不在乎。我只要得到妳，便心滿意足。」一頓，接着又道：「妳與齊功啓相愛又怎樣？妳得不到他，他也得不到妳。妳雖然不愛我，但却會替我生兒子，這已足夠了，哈哈哈……」大笑着走出精舍。

喬雪心切齒叫道：「項鐵城，你不是人！」

「是甚麼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我會得到妳。」項鐵城頭也不回。

喬雪心氣憤得無法抑制，撲倒在床上哭起來。

＊　＊　＊

屈權、張謀、田壯、孫大將四人帶着霸王樓的精銳人手，日夜兼程，終於趕到烏石山。

他們並沒有立刻對佔據了礦場的秦活等人展開攻擊，先派人在附近探查過，知道秦活等人仍佔據礦場，而且人數只有十幾人，自恃己方在人數上佔了絕大的優勢，有把握奪回礦場，這才部署進攻。

負責守在谷口的洛南陽等人發現霸王樓的人蜂湧而來，立刻發出示警的嘯聲。

秦活等人馬上趕到谷口，嚴陣以待。

屈權這方面的人將谷口圍得水洩不通。

雙方對峙着。

「衝！」孫大將舉手一揮，大喝一聲。

前排二十個霸王樓的精銳人手吶喊一聲，揮動手上的竹竿，衝前去。

秦活他們看到霸王樓那二十個精銳手下持着竹竿衝過來，無不感到奇怪，竹竿怎能當兵器？不過，他們沒有時間去猜謎，秦活喝一聲：「放！」其他人立刻將擋着石頭的木幹抽出來，那些大石便「轟轟」地從坡上滾下去。

那些大石滾動之勢有如奔馬，其勢莫可擋禦，就算是金剛下凡，只怕也抵擋不了。

那二十個霸王樓的精兵竟然不閃不避，直衝過去。

莫非他們是鐵鑄銅澆的？

就算是，也抵擋不了滾下的石頭。

驀地，那二十個持竿漢子用手上的竹竿點地，就像現今的持竿跳那樣，藉那一撐之力，飛了起來。

秦活等人終於明白那些漢子手上那根竹竿的妙用。

那些有如奔馬般疾往前滾的大石頭，刹那從那些漢子的身下滾了過去。

當然，有些石頭會滾撞在一些竹竿上，將之撞斷或是撞飛，但却沒有影响到那些漢子。

原來，那二十個漢子撐跳起來後，立刻鬆開那根竹竿，飛掠向谷口的兩邊。

他們飛掠至兩邊的斜坡上，脚往坡壁上一點，掠撲向谷口上面。

這一來，秦活他們就算再放下滾石，也阻擋不了那些漢子的撲攻。

秦活他們馬上隨機應變，撿起一些碎石，運勁向那些凌空掠前來的漢子擲去。

那些漢子在棄竿的時候，已抽出身上的鋼刀，眼見石子射來，急忙舞刀封擋。

一陣錚錚噹噹聲中，石如雨下，有幾個漢子被射中，痛叫聲中，自空中跌落地上。

但其餘的，紛紛掠到坡壩上，與秦活他們動上手。

那邊的屈權等人眼見手下成功攻上谷口，立時發一聲喊，率領其餘的手下，往谷口衝去。

這時候，秦活他們已無暇放出滾石，只顧對付那些掠上坡壩的漢子。

掠撲上坡壩上的漢子一個個如虎似狠，而且身手不俗，秦活他們在三招式之中，竟然奈何不了對方。

原來，那些漢子是由項鐵城一手調教出來的，怪不得身手不錯。

不過，秦活他們畢竟是江湖上一流的成名高手，五招過後，他們已佔了優勢。

但是，那些漢子却悍不畏死，毫不退縮。

秦活他們紛施殺手，雖然擊殺了七八個漢子，但也被屈權他們衝到來。

秦活他們立刻陷入屈權四人及其手下的圍攻中。

秦活他們咬牙與屈權那伙人激戰。

他們雖然身手高明，但在寡不敵衆的情形下，漸呈不支。

有幾個高手已受了傷。

秦活眼見若是苦撐下去，只會全軍盡墨，於是當機立斷，大喝一聲：「衝！」當先往外狂衝。

屈權他們全力堵截。

但秦活他們拚死外衝，一個個有如出柙猛虎，屈權、張謀、孫大將、田壯四人及其手下竟然阻擋不了，被秦活等人浴血殺出重圍，衝出谷口外

面。

田壯欲追，屈權却道：「窮寇莫追，日後總有機會收拾他們。」

田壯這才作罷。

秦活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受了傷，數一下，他們本來一共有十六個人的(連吉大壽在內)，如今却只剩下十四個人。

經點算，不見了吉大壽與賀重章。

莫非兩人戰死了？

秦活他們衝出谷外後，並沒有回顧，落荒飛奔。

屈權他們終於奪回礦場。

他們付出頗大的代價。

一共死傷了二十一個人。

* * *

屈權、孫大將、田壯、張謀四人對於死傷了那麼多人，並不放在心上。

能夠奪回礦場，就算再死傷多一倍的人，他們也認爲值得。

失去了礦場，等如斷了他們的命脈，霸王樓很難支撐下去。

霸王樓人手那麼多，每日的開銷浩大，若是沒有充裕的財源支持，是沒法支撐下去。

臨行的時候，項鐵城曾對屈、張、孫、田四人一再嚴囑，不惜犧牲，也要奪回礦場。

他們奪回礦場，那就可以向項鐵城邀功。

只要有功可邀，管他死多少手下，只要死的不是他們自己。

屈權四人指派一部分手下守着谷口，其餘的跟他們到谷內查看，看看秦活他們可有將礦洞破壞了。

屈、田、孫、張四人站在谷地的正中，分派手下到礦洞及各處查看。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候捷如猿猴，攀着一根繩索，飛登上山頂上，一閃不見。

屈權等人只顧着查看谷地內各處的情形，並沒有留意三面山壁上的情形，因此，他們沒有發現飛登上山頂上的人影。

三面的山壁有如刀削一樣陡峭，就算輕功高明的武林人，也難攀登，他們又怎會想到，居然有人攀上山頂，自然不加留意。

驀地，轟然一聲巨响，緊接着是連串的爆炸聲，硝烟塵霧遮蔽了整個山谷，彷似山崩地陷。

守在谷口的那幾個漢子最幸運，並沒有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也被震得魄散魂飛，慌亂地往谷口外面竄奔。

爆炸聲過後，仍然响起轟轟隆隆的聲响，好一會，仍然斷斷續續。

那幾個僥倖逃過一命的漢子沒命地竄奔出老遠，才敢停下來，喘口氣，扭頭回望。

硝烟塵霧漸散，隱約可以看到山谷內的情形。

那幾個漢子喘息稍定，慢慢地向谷口走回去。

山谷內沉寂得嚇人，與剛才那種山崩地裂、驚心動魄的情形相比，是兩個相反的極端。

那幾個漢子提心吊膽地走到山谷口，這時候，硝烟塵霧已完全消散，可以看到谷內的情形。

那幾個漢子往谷內望去，只見地陷山崩，佈滿血肉殘骸以及大大小小的石塊，所有的屋子都消失了，那邊山壁下的幾個洞坑，也不見了——被炸塌了。

谷內沒有一絲聲响，也沒有一個活人。

一陣急風從谷口吹進去，吹起一片塵烟，發出嗚嗚的呼嘯聲，幾個漢子不禁打了個寒顫，只覺手足一陣冰冷。

互相看了一眼，幾個漢子壯着膽，走入谷內。

谷內所見，令到那幾個漢子觸目驚心，那種死寂，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終於，他們忍受不了，也不知是誰發出一聲怪叫，轉身往谷外飛奔，其餘的人馬上跟着，向谷外奔去。

* * *

霸王樓樓主項鐵城視之爲命脈所在地的烏石山金礦場，被徹底炸毀了。

那是秦活他們的傑作。

他們利用礦場內存放的火藥，毀了金礦場，切斷了霸王樓的命脈。

點燃炸藥的是賀重章。

吉大壽在攻佔了金礦場的當天，便離去了。

他們爲了不引起屈權他們的思疑，於是全力抵抗他們的進攻，甚至不惜傷亡，結果，他們成功了。

這一役，對霸王樓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他們不但毀了霸王樓的財源，也毀了霸王樓大部份的精銳。

他們已動搖了霸王樓的根基。

* * *

項鐵城這一日很高興。

因爲，就在一盞茶時分之前，喬雪心答應嫁給他。

喬雪心之所以答應嫁給他，是因爲她親眼看到齊功啓被放走了。

但齊功啓却沒有看到她。

那是項鐵城的主意。

他不想再看到喬、齊兩人見面時那種情意綿綿的情景，免得妒火中燒，所以，他將齊功啓帶到蘭苑，讓喬雪心登上苑中的一座小樓，遠遠地看到齊功啓被放走，離開蘭苑。

喬雪心在小樓上清楚地看到齊功啓無恙地走出蘭苑，一步一回頭地往前走。

她看着，一陣心傷，幾乎忍不住張口高聲呼叫。

項鐵城及時重重地咳了一聲。

喬雪心張開的口頓時啞然無聲，眼中流下淚來，心裏在默叫：「齊郞，

齊郞，今生不能相守，來世再續前緣。」

項鐵城輕輕咳了一聲，開口道：「妳若想齊功啓長命百歲，便乖乖地跟着我，妳一日不離開我，他一日不會死，聽清楚了沒有？」

喬雪心渾身一震，「你在他身上動了甚麼手脚？」

項鐵城冷笑一聲，「我給他吃了一種藥，每隔一段時日，便要吃一顆我送給他的藥丸，否則，在十日之內，便會全身爆裂而死。」

「你……你好卑鄙！」喬雪心氣得渾身發顫。

項鐵城冷冷道：「爲了提防妳會在我放了齊功啓後改變主意，我只好做一次小人，這樣，妳爲了齊功啓，不會自尋短見，只好永遠跟着我。」

「你……你……」喬雪心臉色煞白，身子一晃，暈了過去。

項鐵城急忙將她扶住，扶到一張敞椅上，讓她坐下來，經過一番急救，終於將她救醒。

喬雪心醒過來後，一眼看到項鐵城，切齒道：「項鐵城，我恨透你，一輩子都恨你！」

項鐵城冷冷道：「妳恨吧，妳恨我，這一輩子却要與我在一起，這不是很好玩嗎？哈哈哈……我要好好地瞧瞧，與一個恨自己的人在一起，是一種怎麼樣的滋味？」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

喬雪心用力咬着嘴唇，閉上眼睛。

項鐵城哼了一聲：「爲了齊功啓，妳不會不答應嫁給我吧？」

喬雪心不理會他。

「妳到底嫁不嫁給我？」項鐵城聲音轉厲。

喬雪心仍然不理會他。

「妳再不說話，我馬上派人去殺了他！」項鐵城兇厲地道。

喬雪心身子震了震，張開眼，道：「我還能夠不嫁給你嗎？」

「能夠！」項鐵城道：「只要妳忍心看到齊功啓的屍體。」

喬雪心沒作聲，下唇因爲咬得太用力而滲出血來。

項鐵城毫不動容，冷酷地道：「既然妳要嫁給我，我要妳對我說，願意嫁給我，否則……」下面的話，他用一聲冷哼來代替。

喬雪心的淚水在眼眶中打轉，要不是爲了齊功啓，她怎也不會忍受項鐵城對她的侮辱，但是，爲了齊功啓，甚麼屈辱也要忍受下去。

吸口氣，她啞着聲道：「你要我怎麼說？」

項鐵城露出一種猫戲老鼠的神情。「我要你清楚地對我說，妳願意嫁給我。」

喬雪心用力咬咬嘴唇，正咬在破了的地方，却一點也不覺得痛。

「我……願意嫁給你。」

「我聽不清楚。」項鐵城臉上露出殘忍嘲弄的表情。

喬雪心忽然抬起眼，看了項鐵城一眼，語聲平淡，清晰地道：「我願意嫁給你。」

項鐵城被喬雪心那一眼看得心裏打了個冷顫。那一眼，有如利刃冷箭，毒蛇噬心，冷得敎人打從心裏寒顫出來。

吸口氣，項鐵城打了個哈哈，掩飾心中的虛怯，「妳既然願意嫁給我，三日後成親。」

說完，他掉頭大步走下小樓。

* * *

齊功啓才走到半路，便遇上吉大壽。

吉大壽看到齊功啓，大感意外，忙問道：「齊老弟，你逃出來了？」

他以爲，項鐵城既然將齊功啓擄走，必會置他於死地，絕不會放他走。

齊功啓神情萎靡，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吉老哥，是項鐵城放我走的，你怎麼會在這裏？」

吉大壽睜大眼，以爲自己聽錯。「項鐵城欲殺你而後甘心，他又怎會放你走？這其中不是有甚麼陰謀吧？」

齊功啓悽然道：「陰謀倒沒有，但却有條件。」

「甚麼條件？」吉大壽疾聲問。

齊功啓臉上頓時露出痛苦的表情。「吉老哥，他不但以我的生死來脅逼雪心嫁給他，亦以雪心的生死，脅逼我服下一種藥，據他說，服下那種藥後，不可妄動眞氣，每隔一段日子，便會發作一次，除非服下他送來的解藥，否則，十日之內，便會全身爆裂而亡，我爲了雪心，只好服下那顆藥丸……」

吉大壽二話不說，一把抓住齊功啓的手腕，把起脈來。

一會，他神色沉重地道：「老弟，你的脈象表面上無異，實則却有點沉滯，一時間，老哥也無法查出你服下的是甚麼藥，走吧，待回去後，老哥我詳詳細細地替你檢查一番，看看可能找出解救之藥。」

齊功啓點點頭，與吉大壽往回走。

一路上，他像是滿懷心事，默不作聲。

吉大壽很明白他此刻的心情，因此，他也沒有說甚麼，快走到雲園的時候，他終於忍不住，問道：「老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霸王樓的命脈所在——烏石山金礦場，已被我們佔據了，並在谷內佈置了火藥，項鐵城不派人來則已，若派人來奪回礦場，管叫他們與礦場同歸於盡。」

齊功啓聽着，似乎振作了一點。

「咱們可有人傷亡？」

「老哥我離開的時候，秦老弟他們沒有傷亡。」吉大壽道：「待到我趕回雲園，聽小秀說，你被項鐵城擄走，

我擔心死了，便馬上趕去霸王樓，欲查探你的消息，沒想到會在路上遇上你。」

「老哥，你對我……」

吉大壽截斷齊功啓的話。「老弟，別說下去，我平生最怕聽別人說感激甚麼的話，一聽，我會頭皮發麻，渾身直起鷄皮疙瘩。」一頓，又道：「老弟，你不用灰心喪氣，老哥我一定會替你化解那種鬼藥的。」

齊功啓眼中光芒頓現，「老哥，指望你了。」

吉大壽拍一下齊功啓的肩頭。「老弟，一個人無論在任何艱難困阻、危殆險絕的情形下，都不要灰心喪氣，否則，別人想幫忙也幫不了。」

「老哥，我明白。」齊功啓眼中盡是感激之色。

* * *

經過一番診治，也給齊功啓服下不少藥，吉大壽始終無法查驗出，齊功啓服下的是甚麼藥。

這一次，似乎難倒吉大壽這個怪醫。

齊功啓看到他忙得滿頭大汗的，心裏大是過意不去。「老哥，我很累，明天再查驗吧。」

吉大壽口一張，看到齊功啓疲倦的樣子，忙改口。「老弟，那就明天再查驗吧。」

齊功啓站起來。「老哥，失陪了，我想回房間躺一會。」

吉大壽拍拍他的肩頭。「不要灰心喪氣，也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地休息一會，明天，老哥我一定可以替你驗出，項鐵城那廝給你服下的是甚麼鬼藥。」

齊功啓點點頭，往房間走去。

吉大壽看着齊功啓那有點萎靡的背影，感嘆地搖搖頭。

齊功啓返回房間，躺在床上，才合上眼，便看到喬雪心那淒傷欲絕的臉容。

他心中感到一陣刀刺般痛。

「雪心！」他忍不住叫出聲來。

他不敢再閉上眼睛，免得再看到喬雪心那淒傷欲絕的臉面。

——項鐵城，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決不會罷休。

他用力咬着嘴唇，緊握着拳頭。

但他隨即便像洩了氣的皮球般，鬆開緊握着的拳頭和緊咬着的嘴唇。

「我這個樣子，生不生死不死的，不甘休又能如何？他只要用一根手指頭，便可以戳死我。」他消沉地在心裏對自己說。

「要是吉老哥查驗不出我服下的是甚麼藥，那……我豈不是一個要向項鐵城乞討求生的可憐蟲？那活着有甚麼意思？」

一念及此，他心裏升起一個念頭——與其苟活，何不痛痛快快地死。

但他馬上便想到喬雪心。

不，我不能死，雪心為了我，受了那麼多的苦，我要是死了，怎對得起她？她為我犧牲那麼多，我為甚麼不能為了她而忍辱負重活下去？

只要有一絲希望，我也不能死。

想到這裏，他霍然坐起來，眼中光芒閃爍。

但很快，他又頹然躺下。

與其讓雪心忍辱痛苦地活下去，那何不讓我與她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得到解脫，我與雪心今生不能結合，死後也總該在一起吧！

「對！」他霍然挺坐起來。「既然不能保護她，至少，也要免得她為我而受辱、痛苦，我若是活下去，豈不是太自私了？」

咬咬牙，他舉起右手，翻掌向自己的天靈蓋拍下去。

就在這刹那，房門「呀」地一聲被推開了，一聲驚叫亦陡然响起。「公子，不要。」一個人搶入房中。

齊功啓欲拍下的手掌頓時窒住。

搶入房中的是小秀。

她搶到床前，舉起雙手，哭叫道：「公子，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好好的，為何要尋死？」

齊功啓被小秀哭得心中一軟，嘆口氣，頹然將手放下。「小秀，螻蟻尚且貪生，我又怎會輕易求死，實在……實在……生不如死啊！」

「公子，我明白你的心情！」小秀抹去眼淚。「你看到喬姑娘被項鐵城搶走，還要被迫嫁給他，你很痛苦，是不是？」

齊功啓點點頭。

「公子，你服下項鐵城給你的藥後，生不如死，要向他乞討苟活，因此，你感到與其苟活，何不痛痛快快地死去，以求得一個解脫，是不是？」小秀似乎看透齊功啓心中的想法。

齊功啓點點頭，訝異地看着小秀。

小秀仍然是那個小秀，但此刻在齊功啓的眼中，小秀彷彿一下子長大了，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小女孩。

小秀又道：「你以為一死，便可以解除項鐵城加諸於你與喬姑娘身上的屈辱與痛苦，是不是？」

齊功啓又點點頭。

小秀一正臉色。「公子，那你就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齊功啓沒有說話，等小秀說下去。

小秀果然說下去。「公子，項鐵城那麼做，其實是想你死，你若是死了，他便可以除去一顆眼中釘，他就可以高枕無憂，繼續實現他的野心！你的死，不但便宜了項鐵城，也害死了喬姑娘。」跟着，她又說道：「你可想到，喬姑娘之所以忍辱偷生，就是不想你死，你只要一日不死，便有機會報仇雪恨，你若是自己求死，那豈不是辜負了喬姑娘的一番苦心？喬姑娘死也不會瞑目的。」

齊功啓聽得渾身冷汗直冒，汗顏不已。

他在心裏自問：我怎麼想不到這些？

「公子，小婢只是將心中想到的說出來，要是說錯了，你不要責怪小婢。」小秀忐忑地看着齊功啓。

話說完，她才發覺到剛才那麼說，逾越了自己的身份。

齊功啓忙愧言溫聲道：「小秀，妳沒有說錯，妳剛才說的話，有如當頭棒喝，謝謝你喝醒我。」

小秀靦覥地垂下頭。「公子，小婢甚麼也不懂……」

「小秀，妳已長大了，妳比我懂的還要多，我好慚愧。」齊功啓輕輕拍拍小秀的手臂。

小秀抬起頭，天眞地問：「公子，你不會再尋死了吧？」

齊功啓正容道：「我若是再尋死，豈不是比妳還不如？」

小秀吁口氣，高興地道：「公子，你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吉前輩一定可以解除你服下的那種毒藥的毒性的。」

「那當然了。」齊功啓笑笑。「要不，吉老哥怎稱得上是神醫。」

「公子，你歇息一下，待小婢去拿碗參湯來給你喝。」小秀看着齊功啓躺下，才走出房間。

* * *

時光流逝，三日很快便過去了。要來的日子終於來到。

這一日，是項鐵城與喬雪心成親的日子。

霸王樓內外喜氣洋洋，到處張燈掛彩，進進出出、忙忙碌碌的人，都穿着新衣服，只等時辰一到，一雙新人便交拜天地。

項鐵城身穿一套吉服，臉上卻一點喜意也沒有。

不過，他的嘴角邊，卻噙着一抹冷酷的笑意。

對喬雪心，已由愛意轉為恨意，他所以仍然與喬雪心成親，那是出於一種報復，他要佔有她，傷害她，令到喬、齊兩人這一輩子也痛苦不堪，鱉在心中的那口氣才消解得了。

他氣不過喬、齊兩人的情深愛重。

他妒忌他們的相愛。

所以，他要報復。

神醫妙藥　巧佈奇局

距大喜的時辰越來越近。

他已派人去催促侍候喬雪心上粧穿衣的喜娘僕婦，儘快將喬雪心扶出來。

他在內堂不耐煩地踱着步，突然，一個親信急匆匆走入來，他一眼看到是赫連破軍，不由愕了愕，忙問道：「破軍，甚麼事？不是有人來搗亂吧？」

原來，赫連破軍負責招待來賓及賀客，正因為這樣，他才會那麼問。

赫連破軍神色慌張，急急道：「樓主，礦場有消息傳來。」

項鐵城色然喜道：「破軍，可是奪回了礦場？」

赫連破軍遲疑了一下，搖搖頭。

「……」

項鐵城心頭一震，疾聲道：「快說，可是失敗了？」

赫連破軍身子抖顫了一下，囁嚅道：「消息說……奪是奪回了……礦場……但是，却中了……他們的詭計……屈權……還有大部份人手，都被炸死……礦場……也被炸毀了……只……只幾個……僥倖沒有被炸死……」

「誰送消息回來的？」項鐵城臉色鐵青，兇暴地一把抓住赫連破軍的胸衣。

赫連破軍臉色大變，慌忙道：「是僥倖沒有被炸死的人兼程趕回來……」

「他們在那裏？」項鐵城吼叫。「快帶他們進來。」

赫連破軍連聲應是，却走不得。

「還不去！」項鐵城惡狠狠地吼叫。

赫連破軍驚惶地看着項鐵城抓住他胸衣的那隻手。「樓主……請……放開……手。」

項鐵城這才發覺自己仍然抓着赫連破軍的胸衣，哼了一聲，鬆開手。

赫連破軍急忙轉身往外奔去。

項鐵城抬起手，將頭上那頂簪了花的喜帽扯下來，狠狠地摔在地上。

驀地，他吐出一口血來。

那個消息，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礦場被炸毀，精銳損失了大半，霸王樓的根基已被動搖，有可能無法再支撐下去。

「秦活，好可惡的秦活，我要將你碎屍萬段！」項鐵城一拳擂在身旁的一張几子上，「砰」地一聲大响，那張几子粉碎。

身子晃了一下，他幾乎站不穩，忙伸手扶住桌子，坐下來。

未幾，只見赫連破軍帶着三個漢子匆匆走進來，他忙抹去嘴角的血漬。

「樓主，他們就是僥倖不死，趕回來的弟兄中的其中三個。」

項鐵城嗯了一聲，目光一直望着那個漢子。

那三個漢子早已屈膝跪下，赫連破軍才說完，他們便逐一報上姓名：

「屬下黃茂。」

「屬下李培。」

「屬下何大海。」

「起來。」項鐵城揮揮手。「事情是怎樣的，說一遍。」

那三個漢子互相看了一眼，由李培叙述他們攻佔礦場後，發生爆炸的情形。

末了，他猶有餘悸地道：「樓主，除了咱們幾個守着谷口的弟兄僥倖沒

有被炸死外，屈令主等人全都被炸得血內橫飛，慘不忍睹。」

項鐵城緊握着拳頭，直握得指節咯勒作响，緊閉着嘴沒有作聲，胸膛急劇起伏。

赫連破軍忙示意何培三人退出去，不安地看着項鐵城。「樓主……」

「不殺秦活這斷，本樓主誓不甘休。」一拳擂在那張紫檀木造、雲石面的圓桌上。

一聲震响，那張紫檀木桌碎裂塌下。

項鐵城也「哇」地張口吐出一口血來，臉色煞白。

「樓主。」赫連破軍驚叫，搶前去想扶住他。

項鐵城擺擺手。「沒事，你快出外替本樓主招呼賓客。」

赫連破軍放心不下，陪着小心道：「樓主，屬下擔心……」

「別擔心。」項鐵城吸口大氣。「婚禮依時舉行。」

赫連破軍張口欲言，却收住了，應了聲是，轉身往外面走去。

項鐵城口一張，又吐出一口血來。

從裏面傳來一陣急促細碎的脚步聲，項鐵城皺皺眉頭，忙將嘴角的血漬抹去，扭頭往裏面望去。

這一望，他憑感覺，猜到又有事發生。

因爲，急促地走出來的那個人，是陪伴着喬雪心的那個喜娘，只見她一臉慌張的神色。

「發生了甚麼事?」他朝那個喜娘喝叫。

那個喜娘脚步一窒，看到那張碎塌了的紫檀木桌，眼中閃過一抹驚色，張惶地道：「樓主，不好了……」

「本樓主有甚麼不好?」項鐵城吼喝一聲，嚇得那個喜娘雙脚一軟，幾乎站不住，一張臉煞白，馬上噤聲。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項鐵城發覺嚇着那個喜娘，怒態稍斂。

那喜娘哆嗦了一下，顫聲道：「回樓主，新娘子……她……她……」下面的話，就是說不出來。

「她怎麼了，快說。」項鐵城心裏閃過一絲不祥的感覺，霍然站起來，抓住那喜娘的雙臂，用力搖晃。

那喜娘眼一翻，身子一軟，嚇暈過去。

項鐵城將那喜娘推倒在地，飛一樣往裏面奔去。

* * *

新房內，那些丫環僕婦驚恐得手足無措。

項鐵城一頭衝入新房內，吼叫一聲：「新娘怎樣了?」

那些丫環僕婦嚇得一個個軟倒下去，跪在地上，渾身直打哆嗦。

項鐵城目光一掃，馬上知道是怎麼回事。

喬雪心歪歪斜斜地躺在床上，身上穿着一套大紅綉金描鳳的裙褂，可是，她的七孔却流出血。

這情形，不用說，喬雪心是毒發身亡。

「怎會這樣的?」他嘶叫一聲，撲到床前。

那些丫環僕婦沒有一個人敢答他。

他一把抓起喬雪心一隻擱在床邊的手腕，只覺入手冰冷，他的心不由一沉。

他忙把着她的腕脈。

沒有脈博。

再探探她的鼻息。

一絲氣息也沒有。

喬雪心確是死了。

是毒發身亡的。

「說啊！她怎會這樣的。」項鐵城像瘋了一樣狂叫。

事實上，他的神經已接近崩潰的邊緣。

接連而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第一個打擊，就算是鐵人，只怕也抵受不了。

一個僕婦壯着膽，囁嚅道：「樓主……夫人是……不……她忽然七孔流血……不知她是甚麼時候服的毒……死了。」

「你們不是全都看着她的嗎?怎會看不到她服毒?妳們都瞎了眼的嗎?」

項鐵城眼中噴出火來，狂吼大叫。

那些丫環僕婦嚇得臉無人色，誰也不敢答話。

「答啊!」項鐵城一脚踏碎床前那塊踏脚板。

那些丫環僕婦都嚇得瑟縮顫抖，那裏說得出話來。

仍是剛才那個說話的僕婦夠膽量，鼓起勇氣說道：「樓主，小的們一直在看着……夫人，誰也看不到她……吞服毒藥……」

「廢話，她怎會服毒身亡的!」項鐵城截斷那個僕婦的話。

那個僕婦窒了一窒，突然大叫起來。「樓主，小的想起來了，小的們侍候夫人上粧的時候，夫人忽然說要去小解……小的猜想，夫人大概是在那個時候服下毒藥的。」

其他的丫環僕婦紛紛開口，附和那個僕婦的說話。

項鐵城眼珠轉了一下，不再理會那些丫環僕婦，扭頭看一眼死狀頗慘的喬雪心一眼，突然狂笑數聲，跟着連聲說：「死得好，死得好，死得是時候，妳這個賤人給了我一個殺齊功啓的機會與藉口。哈哈……不殺齊功啓，難洩我心頭之恨。」

狂笑聲中，他大步往外走。

才走到門口，他倏地止步，扭頭對那些丫環僕婦道：「將那賤人的屍體放好，不要抹去她臉上的血漬，知道嗎?」

那些丫環僕婦惶聲道：「樓主，遵命。」

* * *

項鐵城大步走出外面，恰好遇上赫連破軍匆匆走入來，瞪眼喝道：「甚麼事?」

赫連破垂重手道：「樓主，吉時到了。」

項鐵城突然大笑起來。「你去對外面的人說，婚禮取消。」

赫連破軍一愕，「樓主……爲甚麼?」

「那賤人死了!」項鐵城厲聲吼叫，雙手揮舞。

赫運破軍又是一怔，鼓起勇氣問：「樓主，夫人好端端的……怎會……」

「那賤人服毒死了!」項鐵城狂叫。「她根本就不想與我成親……哈哈哈……我根本就沒有愛過她。我不過要佔有她，利用她作藉口，除去齊功啓，那知道那賤人爲了齊攻啓，居然忍辱嫁給我，逼得我只好以她來要脅齊攻啓……如今可好了，我可以公然殺死齊攻啓，再無顧忌。」

「樓主，這……怎樣向外面的賓客說……」赫連破軍有點不知所措。

「怎麼說也成。」項鐵城揮手。「總之，你將他們全部打發走。」

赫連破軍答應一聲，急急往外走。

項鐵城又放聲狂笑起來。

他已近乎瘋狂狀態。

突然間，才奔出去的赫連破軍又折返回來，神色張惶。「樓主，不好了……」

項鐵城倏地止住笑聲，兇狠地厲聲道：「甚麼事不好了，大驚小怪的。」

赫連破軍吸口氣，慌惶地道：「樓主，外面有很多人將總壇包圍起來。」

「是甚麼人那麼大膽?」項鐵城一雙眼紅了。

「是以金劍門爲首的十多個門派……」赫連破軍道。

「他娘的。」項鐵城暴吼。「趙崇武那些縮頭烏龜居然想趁火打劫，撿便宜的，教他們永遠記住今日。」跟着對赫連破軍道：「破軍，傳我命令，全力出擊。」

赫連破軍答應一聲，轉身往外奔。

項鐵城大吼：「快拿本樓主的雙戟來……」

吼叫聲未歇，已有兩個漢子雙手捧着他的兵器——一雙爛銀戟，自裏面走出來。

項鐵城從那兩個漢子手上取過爛銀戟，舞動一下，撮口發出一聲厲嘯，大步往外走。

* * *

將霸王樓圍困起來的，果然是以金劍門爲首的近十個門派幫會及堂口。

金劍門門主趙崇武與鐵馬堂堂主岑一笑、鐵槍門門主楊烈、快活幫幫主任我行、太極門門主王上盧五個人，站在霸王樓大門正面處，左右兩邊，是五人門下的門徒幫衆，黑壓壓的，將霸王樓圍困起來。

另外三面則由其他三個門派幫會的掌門人或幫主率領門下幫衆，圍堵霸王樓。

數一下，他們一共是八個門派及幫會堂口。

這八個門派幫會，都在霸王樓一百五十里方圓範圍內討生活的，一向相安無事，自從霸王樓崛起後，他們懾於霸王樓的兇威，雖然不至於歸附於霸王樓的麾下，但也不敢吭聲，都做了縮頭烏龜。

霸王樓之所以容忍他們，沒有將他們兼併或是除掉，全因爲項鐵城不將他們看在眼內的原故。

原來，項鐵城有他的打算，準備在懾服了武林中幾個幫派門戶後，才收拾他們，因此，暫時沒有動他們。

想不到，他們竟然吃了豹子膽，反過來動霸王樓。

項鐵城氣怒得幾乎肺也炸開。

所以，當他大步走出霸王樓大門外，一眼看到趙崇武等人，一雙眼紅了，像要噴出火來。

趙崇武等人看到項鐵城出現，立時出現一陣不安，但很快便鎮定下來。

畢竟，霸王樓的威名，對他們仍有一種威懾的力量。

霸王樓的氣勢，與對面的趙崇武等八個門派相比，現在是弱多了，單是在人數上，最少比對方少兩倍有多。

大概是一與四之比。

霸王樓經過兩番挫敗之後，其實力已十去其六。

如今，站在項鐵城左右的，只有赫連破軍、樂無愁等四五個令主，與霸王樓全盛之時，猛將如雲，遜色多了。

不過，虎死威猶在。

何況，虎仍未死。

項鐵城將牙齒咬得格格有聲，一雙眼兇光四射，狠狠地掃了趙崇武五人一眼，厲聲道：「趙崇武，楊烈、岑一笑……你們好大的膽量，敢來侵犯本樓！哈哈哈……活膩了麼?」

趙、楊、岑等五人互相覷看了一眼，這才由趙崇武開口說話：「項鐵城，你已今非昔比，別再拿話唬咱們了，你自己瞧瞧，在你身邊還剩下多少人，與昔相比，差了一大截，咱們這口氣蹩得太久了，如今正好趁這個機會出這口氣。」

「趙崇武，你眞有種啊！」項鐵城怒叫。「想趁火打劫。」

楊烈憤然叫道：「項鐵城，不怕告訴你，咱們以前之所以忍氣吞聲，就是要等機會，今日，咱們終於等到可以出一口氣的機會，霸王樓今日已變成一隻被斬去螯爪的螃蟹，咱們何懼之有?」

「是誰慫恿你們對付本樓的?」項鐵城極力壓抑下心中的狂怒。「是不是秦活、齊功啓他們?」

「咱們要對付你，何需人慫恿?」岑一笑冷笑道。「咱們早有此意，如今機會來了，咱們自然不會放過。」

事實上，他們是得到吉大壽送給他們關於霸王樓的精銳在烏石山折損了大半的消息，他們才敢聯手對付霸王樓。

說穿了，他們這一次對付霸王樓，都存了私心。

若是能夠在這一次的行動中，摧毁霸王樓，那麼，他們的名聲便會頓時暴漲，在武林江湖中大大地出頭露面，水漲船高之下，誰還敢小覷他們?只怕武林中的大門大派也要對他們另眼相看。

他們是經過一番商議後，認爲這一注值得押下去，才聯手對付霸王樓的。

＊　＊　＊

在江湖上混，一樣講求名與利。

項鐵城聽岑一笑那麼說，再也按捺不下心頭的狂怒，右手爛銀戟往上一揮，叱喝一聲：「殺。」當先往趙崇武等五人衝去。

赫連破軍、樂無愁等幾個令主，緊跟着衝殺過去。

那些手下亦吶喊着衝過去。

趙崇武等五人立刻齊喝一聲：「殺!」亦率領門下幫衆衝殺上去。

刹那間，雙方迎上，厮殺起來。

項鐵城舞動爛銀戟，力戰趙、楊、岑、任、王五個掌門人及幫主堂主，自己攻多於守。

對於趙、楊、岑、王、任五人，他恨不得將他們碎屍萬段。

這一戰，激烈兇猛異常，慘叫聲、倒地聲、喊殺聲、兵器交擊聲不絕於耳。

楊烈、魯達都受了傷。

項鐵城渾身是血，分不清那些是從自己身上流出來的，還是別人濺在他身上的。

項鐵城突然狂吼連聲，削掉趙崇武頭上一縷髮絲，搠穿霍放左臂膀，雙戟接着一蕩，逼開所有的人，殺出重圍，當者披靡，狂奔回霸王樓。

沒有人能夠阻擋得了他。

趙崇武等人當然不會放他走，正所謂放虎歸山，終留後患，他們咬着牙，追着項鐵城。

可惜，無法將他截住。

項鐵城終於衝入霸王樓內。

趙崇武、楊烈、魯達也追入霸王樓，但却失去了項鐵城的影踪。

他們在霸王樓內四處搜尋項鐵城。

驀地，霸王樓的一角起了火。

趙崇武等人看到，知道是吉大壽帶人來接應他們。

吉大壽在將消息分別送給他們的時候，曾向他們保証，若他們敢聯手對付項鐵城，他屆時一定會帶人手來接應，於霸王樓外放火，擾亂項鐵城及其手下的心神，如今，霸王樓的一角起了火，吉大壽並沒有失約。

天地間彷彿爲之變了顏色。

項鐵城確是神勇過人。

他力戰五個掌門人，雖然身上受了兩處傷，但却重創了任我行、岑一笑，殺了王上盧。

趙崇武與楊烈不禁有點心怯，但既已騎上虎背，只好咬着牙硬撐下去。

幸得神斧幫幫主魯達、天馬堂堂主霍放及時趕到來相助，要不，只怕趙崇武與楊烈支撐不了多久。

突然間加入了兩個生力軍，趙、楊兩人頓感壓力大減，忙抖擻精神，與魯、霍兩人聯手對付項鐵城。

霸王樓雖然人人如狠似虎，畢竟寡不敵衆，開始的時候，對方被他們斬殺了不少人，但厮殺下去，他們便漸呈不支，結果，死傷的多是霸王樓的人。

樂無愁戰死了。

他是死在金劍門三個高手的劍下的。

赫連破軍連殺七個人，最後，也重創在鐵槍門的副門主及三個高手的槍下。

逐漸的，八個門派的門下及幫衆的喊殺聲，壓過了霸王樓那些漢子的喊殺聲。

項鐵城在浴血奮戰。

楊烈、趙崇武、雷達三人大爲興奮，更加緊在霸王樓內搜尋項鐵城的下落。

驀地，一聲「轟」然乍响，跟着，是連串的爆炸聲。

所有在霸王樓內的人都被爆捲飛揚的硝烟、塵霧以及四散飛射的磚木瓦礫所吞噬了。

僥倖沒有衝入霸王樓內的人，都被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震得驚呆住了。

那恍似是一場浩劫。

偌大的霸王樓，在那一連串地動山搖的爆炸聲中，灰飛烟滅，化作一片廢墟。

凡是在霸王樓內的人，相信沒有一個生還。

誰也看不到有一個活人從瓦礫碎磚斷樑堆中走出來。

他們全都消失了——應該說是被炸得粉碎。

楊烈、趙崇武、魯達三人，還有三四十個各門派的門下及幫衆，全都被炸得粉碎。

項鐵城相信也被炸死了。

因爲，沒有人看到他逃出來。

那一連串的爆炸，應該是項鐵城引爆的。

這個人眞夠狠毒兇殘、死也要找那麼多人陪葬。

若加上霸王樓屬下的男女在內，被炸死的人，恐怕在一百之數。

項鐵城這個梟雄，心腸何其惡毒。

霸王樓崛起得快，倒下也快。

就這樣，霸王樓烟消雲散了。

「霸王樓」這個名號，從此在江湖武林中消失。

＊　＊　＊

金劍門等八個門派幫會，終於摧毁了霸王樓。

正確一點說，是項鐵城自己摧毁了一手建立起來的霸王樓。

金劍門等八個門派這一戰雖然勝了，却是慘勝。

事後，他們經過點算，除了被炸死的趙崇武、楊烈、魯達外，死在項鐵城戟下的還有王上盧，加上受傷的岑一笑、任我行、霍放，八個領頭人一共死傷了七個，只有一個牡丹堂的女堂主花中艷沒有任何損傷。

再加上死傷的門下及幫衆，八個門派的人都死傷過半，元氣大傷。

這一戰，對他們來說，確是損失慘重。

不過，他們都很興奮。

滅了霸王樓，他們都在江湖武林中大大地露了臉，名聲大噪。

更何況，有些人還可以因爲這一戰的關係，終於可以坐上掌門人或是幫主堂主的寶座，那可說是垂手而得，怎會不興奮。

無論如何，死者已矣，能夠滅掉霸王樓，這一戰是値得的。

＊　＊　＊

齊功啓聽聞喬雪心服毒身亡、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消息後，悲痛得暈死過去。

小秀急忙將他救醒，齊功啓却痴痴呆呆的，口裏一直唸着喬雪心的名字。

小秀眼見主人那樣，慌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幸好，吉大壽趕回來了。

原來，霸王樓的一角忽然起火，確是他帶人去放火的。

那十多個人，都是齊功啓在養傷時，聯絡上的武林同道。

至於秦活他們仍未趕回來，但早已用飛鴿傳書，將摧毁烏山石金礦場的消息，傳送回雲園。

小秀看到吉大壽回來，像遇到救星一樣，鬆口氣，急忙道：「吉大俠，公子聽聞喬姑娘的死訊後，變得痴痴呆呆的，您快來瞧瞧他。」

吉大壽忙走前去，仔細地察看了齊功啓一會，嘆口氣道：「情之爲物，眞是害人不淺，老弟你太多情了。」跟着對小秀道：「沒事的，他不過是傷心過度，吃下我老人家這顆藥，睡一覺，便會沒事。」

小秀接過吉大壽遞給她的那顆藥丸，擔心地道：「吉大俠，若是公子醒過來後，尋死覓活的，那怎辦?」

吉大壽擺擺手，滿有信心地道：「妳放心吧，我老人家擔保他不會再尋死覓活的做傻事。」

小秀瞧了吉大壽一眼，不再說甚麼，倒了碗水，與吉大壽合力將齊功啓扶到床前，按他躺下，然後捏開他的牙關，將藥丸放入他的口中，再往他口裏灌水，令他吞服下去。

齊功啓沒有掙扎，一任他們擺佈，像個痴人。

服下藥丸不久，齊功啓便沉沉睡過去。

＊　＊　＊

齊功啓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翌日早上。

他一共睡了六個時辰。

吉大壽並沒有騙小秀，齊功啓醒過來後，並沒有尋死覓活，而是顯得很安靜，安靜得令小秀心裏惴惴不安。

因爲，那太反常了。

齊功啓自醒來後，一直沒有開口說過話，默默地下床，默默地洗臉，默默地吃早點，默默地走到樓廊外面，默默地恁欄遠眺。

小秀看到他那樣子，忙去找吉大壽。

吉大壽馬上去見齊功啓，看見他那樣子，兩道略顯花白的眉毛竟皺攏起來。

他輕輕地走到齊功啓的身邊，輕輕拍拍他的手臂，溫聲道：「老弟，老

哥我很明白你此刻的心情，但你可有想到，你這個樣子，喬姑娘在泉下有知，她一定不會安樂，你難道想讓她死後也不安樂嗎？」

木無表情的齊功啓渾身一震，啞聲道：「老哥，我好傷心。」

吉大壽拍拍他的手臂。「老弟，老哥我知道你很傷心，但是，齊姑娘已經死了，你怎麼傷心也於事無補，那何不振作起來，好好地幹一番事業，以慰喬姑娘在天之靈？老哥我想，喬姑娘一定不想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

齊功啓霍然動容，雙眉一揚，昂然道：「老哥，你的金石良言，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我不會讓雪心爲我白死的，我一定要創一番事業，以慰她在天之靈。」

小秀在樓內聽到兩人的說話，一顆心才放下來，高興得自己拿主意，去拿酒來。

長長地吁口氣，像是要將積鬱在心中的悶氣盡吐出來，再深吸一口氣，齊功啓問道：「老哥，霸王樓眞的被炸得變成一片廢墟？」

吉大壽連點幾下頭。「霸王樓確是徹底毀了，那一連串的爆炸聲驚天動地，幸好老哥我與史老弟他們沒有潛入裏面放火，要不，老哥我與史老弟等人不被炸得血肉橫飛才怪。」說時，作出驚怕的神情。

吉大壽口裏的史老弟，就是史務本，乃是跟隨吉大壽去接應八個門派的十多個武林同道的其中一個。

齊功啓神色一黯，「可憐雪心死後，還被炸得屍骨無存，令我不能見她最後一面……」一頓，跟着切齒道：「項鐵城那傢伙好狠毒的心腸，死也要拉那麼多人陪他。」

「老弟，項鐵城下到地府後，一定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的……」

正說到這裏，小秀捧了一壺酒上來，朝兩人叫道：「公子，吉大俠，快來坐下喝杯酒，邊喝邊說話啊。」

吉大壽聽說有酒喝，馬上一拉齊功啓。「有酒喝，當然先喝酒，有話慢慢再說。來，老弟，喝兩杯提提神吧。」

齊功啓笑了，與吉大壽走回樓內，在桌子前坐下來，小秀早已替他們斟了兩杯酒。

吉大壽拿起酒杯，「老弟，來，乾了這一杯。」不等齊功啓拿起酒杯，他已經移杯就唇，一口喝光了杯中的酒。

小秀馬上替他斟酒。

結果，齊功啓一杯酒還未喝完，吉大壽已連喝了幾杯酒。

酒下肚，吉大壽的說話也多起來。「老弟，老實對你說，喬姑娘之所以服毒身亡，是老哥我日前偸入霸王樓，暗中給了她一顆毒藥……」

話未說完，齊功啓霍地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疾聲道：「老哥，你爲何不救她出來，却要她服毒而亡？」

吉大壽先不答理齊功啓，喝掉一杯酒後，才對齊功啓噴口酒氣，說道：「我給她服毒，是要救她。」

齊功啓一時無法聽懂吉大壽所說的話的意思，不免驚異地失聲道：「老哥，你要她服毒身亡，爲何却說是爲了救她？眞教人難以明白。」

吉大壽道：「老弟，老哥給喬姑娘的那顆毒藥，其實是一顆老哥我窮十年才研制成，表面上是毒藥，實則根本毒不死人，用來騙人的把戲，凡是服下那種毒藥的人，在一刻鐘後，便會七孔流血，好像是毒發而亡。在表面上看去，服藥的人『死』後的『死狀』與眞的死亡無異，全身冰冷僵硬，氣息與脈象全無，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已經死了，但是，服藥的人不是眞的死去，只是假死，在三十六個時辰後，便會自動甦醒過來。老哥我本來想令到喬姑娘假死，以便救回她，可惜，項鐵城居然與霸王樓同歸於盡，以至喬姑娘不幸罹難，唉，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喬姑娘也被炸得粉碎，都是老哥我不好，害死了喬姑娘。」

齊功啓黯然神傷。「老哥，別自責，我相信，雪心泉下有靈，也不會怪你的。」頓一下，又道：「有誰想到，項鐵城早在霸王樓內埋下炸藥，死也要拉人墊背，就算是雪心，也不會怪你。」

「但是，老哥我總覺得，是我害死了喬姑娘。」吉大壽極之不安。「要是我不給她那顆藥丸，喬姑娘就不會被……」

「吉老哥，就算你不給她那顆藥丸，她一樣要死！」齊功啓道：「項鐵城一定不會放過她，她一樣無法倖免，而且，會死得很痛苦。」

「老弟，對於喬姑娘的死，我總覺得心裏不舒服。」吉大壽內疚不已。

「老哥，別再那麼說，」齊功啓忙道：「那根本不是你的過錯。」跟着拿起杯子。「老哥，來，乾了這一杯。」與吉大壽的杯子碰了一下，一飲而盡。

吉大壽果然不再說話，亦一口喝掉那杯酒。

* * *

秦活、賀重章他們那批人在霸王樓被毀的翌日，趕回雲園。

看到秦活等人沒有少一個，吉大壽與齊功啓高興不已，馬上吩咐小秀到廚下弄兩桌酒菜，替他們慶功。

小秀馬上去廚下吩咐。

秦活對齊、吉兩人再說一遍炸毀礦場，重創項鐵城那批精銳手下的精彩經過，說到精彩處，興奮得眉飛色舞。

跟着，賀重章問：「齊兄，吉大俠，霸王樓眞的灰飛烟滅了。」

齊功啓用力點一下頭。「千眞萬確，霸王樓昨天受到金劍門等八個門派的聯手攻擊，結果，霸王樓在元氣大傷的情形下，寡不敵眾，項鐵城眼見

大勢已去，便引爆了預先埋在樓內的炸藥，與霸王樓同歸於盡。」

「項鐵城終於自食其果，」洛南陽撫掌道。「應有此報。」

「那他豈不是屍骨無全？」秦活解恨地道。「昨天在路上聽聞他的死訊，秦某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說着話，小秀已帶着幾個在廚下做工的漢子，捧着酒菜走上來。

當下，他們待那幾個漢子將酒菜擺放在兩張桌子上後，才圍坐着吃喝談說。

齊功啓首先敬秦活等人一杯。

接下來，吉大壽也敬秦活等人一杯。

秦活他們自然亦先後敬了齊、吉兩人一杯。

眨眼間，他們接連喝了五六杯酒。

秦活開口說道：「老哥，今次能夠扳倒霸王樓，全仗老哥你的大力襄助，論到今次倒項之功勞最大者，非老哥你莫屬，來，咱們再敬吉老哥一杯。」

眾人齊聲附和，舉杯向吉大壽敬酒。

吉大壽忙謙虛幾句，與秦活等人連盡三杯。

忽然，有人道：「各位，在未查明項鐵城確實被炸死之前，咱們不要太過深信不疑項鐵城已被炸得屍骨無存，免得後悔便遲了。」一頓，又道：「像項鐵城這種梟雄，簡某不大相信他會就那樣認輸，甘願與霸王樓同歸於盡。」

這姓簡的大名愼思，外號武諸葛，是個心思靈活的人。

吉大壽皺皺眉頭，「簡老弟，老哥我親眼看到那場爆炸，就是鐵鑄的人，也會被炸得粉碎，何況是人？再說，我們上百人都沒有看到有活人從霸王樓中逃出來，若非項鐵城會飛，老哥我想不出他能夠倖免於難。」

簡愼思眼珠一轉，笑說道：「吉老哥，簡某不過將一點所疑說出來，讓各位思想一下，簡某並沒有懷疑吉老哥你所看到的情形。」一頓，又馬上道：「不過，吉老哥，人雖然不會飛，但却可以遁的。」

「簡兄，你是說，姓項的可能在霸王樓內，預先挖了地道？」齊功啓心思敏捷，馬上便猜到簡愼思話中之意。

簡愼思點點頭。「在未弄清楚霸王樓內是否有地道之前，不能排除這個可能。」

「那還不簡單，」秦活接口道：「明天，咱們到霸王樓去看一下，將地皮翻過來，不就知道霸王樓的地下是否有地道了麼？」

賀重章、洛南陽等人紛紛贊成。

各人正在眾說紛紜的時候，一個中年人忽然急匆匆地走上來，齊功啓認出他是看守大門的丁健，忙問道：「老丁，甚麼事？」

各人聽齊功啓那麼說，都停止了說話，看着丁健。

丁健垂手道：「回公子，有人交了一封信給小的，要小的送給公子。」

「拿來。」齊功啓離座，走向丁健。

丁健將手上拿着的一封信函，遞給走過來的齊功啓。

齊功啓接過，看一眼，封面上一個字也沒有，心裏有點奇怪，將封套撕開，將信紙抽出來，展開，入目的赫然是二十多個血紅的大字。

齊功啓隱隱嗅到一股血腥味。

信上那二十幾個血紅大字，絕無疑問是用血寫出來的。

齊功啓也不理會那股血腥味，急看那十幾個血字寫些甚麼。

——明日日出後，若不到獅吼崖決一死戰，本樓主會將喬雪心碎屍萬段。

就這麼簡單，既沒有稱呼，也沒有具名，但是，這已經夠了……喬雪心三個字已經教齊功啓明白，寫這封血書給他的，是項鐵城。

項鐵城並沒有被炸死。

喬雪心的屍體也沒有遭劫，仍然完好無損。

也就是說，她仍有「復活」的機會。

* * *

齊功啓興奮激動得雙手抖起來！

「各位，鐵霸王項鐵城仍然活着！」他激動地向眾人大叫。

眾人頓時嘩然叫起來。

吉大壽看到齊功啓那種抑制不了的興奮激動，他馬上猜到他之所以如此興奮的原因。「齊老弟，可是項鐵城在爆炸前，帶走了喬姑娘的屍體？」

齊功啓用力點一下頭。「老哥，他以雪心的屍體，脅逼我與他決一死戰。」說時，走到吉大壽身旁，將手上的信紙遞給吉大壽。

吉大壽接過，看了一遍，嘖嘖兩聲，道：「項鐵城居然以血書信，看來，這一戰，齊老弟你免不了。」邊說，邊將「血書」遞給坐在他旁邊的秦活。

秦活看完，遞給下首的洛南陽，如是者，傳遍了所有在座的武林同道。

「齊兄，項鐵城那廝極有可能是從地道逃走的，他既然逼你決一死戰，咱們明天一起去，殺了他。」秦活握拳道。

眾人齊聲叫好。

吉大壽却連連搖手，示意各人安靜下來，跟着站起來，大聲道：「各位，老哥我知道各位對項鐵城這廝恨之入骨，但是，爲了喬姑娘的生死，老哥我勸各位冷靜點，就讓齊老弟一個人去解決他與項鐵城之間的恩怨情仇吧！」

眾人聽吉大壽那麼說，都不反對。

雖然，他們都很想親手殺死項鐵

城。

不過，秦活却提出他的疑問：「吉老哥，喬姑娘既然已經……身亡，那何需要顧慮她的……生死？」

衆人聽秦活那麼說，紛紛看着吉大壽。

吉大壽遲疑了一下，看着齊功啓。

齊功啓向他點點頭：「老哥，都是自己人，你說吧！」

吉大壽這才掃了衆人一眼，說道：「各位，老實對你們說，喬姑娘的死，是一種假死，她仍可以活過來的。」

衆人一聽，大感詫異，秦活道：「老哥，到底是怎麼回事，可否說得清楚一點。」

吉大壽輕輕嘆了一聲：「各位，老哥我給喬姑娘服下了一顆藥丸，名叫夢遊太虛丸，是老哥我窮了十多年的苦研，才製造出來的，百試百靈，服下太虛丸的人，會七孔流血，表面上看上去是毒發身亡，全身冰冷，氣息全無，與死人無異，就算是再精明的人，也找不到破綻，但服藥的人在三十六個時辰後，便會自動醒過來。」

衆人聽吉大壽解說完，對吉大壽的神奇醫術讚嘆不已。

秦活開玩笑地道：「吉老哥，那種太虛丸原來有如此妙用，何時送一顆給我，留作救命之用？」

吉大壽也開玩笑地道：「老哥我煉製了一百顆，就只有五顆有那種靈效，可惜都用光了，待老哥我十年後再煉製成功，不要說一顆，送你十顆。」說得秦活等人都笑起來。

「齊兄，你眞的單獨赴約？」秦活正色問。

齊功啓用力點一下頭。

「你的傷口痊癒了麼？」

「完全痊癒了。」齊功啓用力拍一下胸口。「全拜吉老哥所賜。」

「齊兄，你有信心擊敗項鐵城嗎？」一個名叫包亮的高手接口說道。

「爲了……雪心，齊某拚死也要擊倒他。」齊功啓決然道。

衆人聽他那麼說，都不再說甚麼。

*　*　*

獅吼崖因其形似一頭獅子昂首長嘯而得名。

東邊天際，突然露出一綫曙光。

晨風獵獵，曙光曦微，顯現出崖上一條高大的身形。

那身形散髮飄飛，有如木雕泥塑一樣。

在那人影的脚下，是一具棺木。

一綫陽光透射在崖上那人的身上，那人手上的一對兵器，閃爍出耀人眼目的銀芒。

那是一對爛銀戟。

不用說，那人就是鐵霸王項鐵城。

晨光吐艷，金光萬道，崖上的項鐵城完全暴露在陽光下。

只見他一身衣衫破碎染血，面目猙獰，有如一個惡煞。

一條人影就在朝陽吐艷的時候，走上崖頭。

那人是迎着朝陽而來的，全身浴在朝陽中，恍似是一個來自世外的異人。

那人手中有劍，英挺神俊，好一個男兒。

那人迎着陽光，一直走向項鐵城！

項鐵城看到那人，眉毛聳動了一下，張口厲聲叫道：「齊功啓，你來了。」

那人正是齊功啓。

「項鐵城，你以血書相約，齊某怎敢不來。」齊功啓在項鐵城對面丈外站下來。

當他看到項鐵城脚下那具棺木的刹那，一陣激動，但很快便壓抑下來。

「齊功啓，你果然是個情種。」項鐵城冷冷道。「爲了一個死了的女子，不惜來送死。」

齊功啓道：「項鐵城，你也是一條漢子，想不到你連一個死人也不放過，以之要脅齊某與你一死戰。」

項鐵城陡地狂笑起來。「姓齊的，本樓主從來都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本樓主若不以她作質，你會來送死麼？」

「齊某如今已來了，可否讓齊某看看……她？」

項鐵城好爽快，「讓你看她最後一面又何妨。」說着，脚尖一挑，踢開棺蓋。

棺蓋飛開，齊功啓立時看到躺在棺中的喬雪心。

齊功啓雖然早已知道喬雪心只是假死，但看到她那七孔流血的樣子，仍然不免一陣激動，嘶叫一聲：「雪心。」欲撲過去。

項鐵城就在那刹那疾撲向齊功啓，雙戟幻起一片銀芒，往齊功啓的身上罩去。

齊功啓就在那刹那劍出鞘，身形一挫，抖起一蓬劍光，迎向罩來的銀芒。

只聽叮叮錚錚一陣激响，光芒迸散，齊功啓化解了項鐵城那一招殺着。

項鐵城極之驚詫，身形一退，疾聲道：「姓齊的，你怎能動眞氣內力？」

齊功啓冷冷一笑。「吉老哥窮一日一夜時間，終於找出化解你給我服下的那種藥的解藥，你想不到吧！」

項鐵城切齒恨道：「又是吉大壽那個老鬼！」跟着又獰聲道：「齊功啓，縱使那老鬼解去你服下的毒藥，你仍然免不了一死。」

兩人立時激戰起來。

朝陽漸升，柔柔的金光照射在棺內的喬雪心身上，漸漸地，她那蒼白

的臉上，泛起微微的血色。

齊功啓與項鐵城縱高掠低，激戰不休。

兩人交手已過五十招。

漸漸地，齊功啓落在下風。

但他仍然咬牙苦撐。

嗤地一聲，他的左臂膀被項鐵城的爛銀戟劃出一道血口來，衣破肉裂血流。

齊功啓痛得臉肉抽搐了一下。

「姓齊的，你死後，本樓主會將你拋下崖餵狼，將喬雪心帶到遠遠的地方，拋下海，令到你們死也不能相聚在一起。」項鐵城狂笑起來，手上的雙戟卻一點也不慢，逼得齊功啓喘不過氣來。

驀地，他的左戟奇幻地勢式一變，搠向齊功啓的胸膛。

齊功啓的長劍被項鐵城的右戟鎖住，無法封擋。

他只好閃避。

「嗤」地一聲，他的左胸被戟刃劃出一道血口來。

他痛哼一聲，左掌疾拍向項鐵城的胸腹。

項鐵城「嘿」了一聲，向後暴退。

齊功啓忍痛緊逼前去，長劍閃刺向項鐵城的咽喉。

項鐵城又「嘿」地一聲，身子一個偏閃，左手戟奇妙地鎖住了齊功啓的長劍。

齊功啓一掙不脫，項鐵城倏地暴喝一聲：「去！」右手銀戟一扭一甩，齊功啓竟然握劍不牢，硬生生被其甩脫出手。

項鐵城左手戟電閃般搠向齊功啓的腰眼。

齊功啓閃避不了。

項鐵城左手戟勢道實在太快了。

齊功啓這一次似乎逃不過一死的厄運。

驀地，棺材內响起一聲悽厲的呼叫：「齊郎！」

項鐵城聽出，那是死去了的喬雪心的聲音。

死去的人居然會發出叫聲。

這太不可思議了。

莫非喬雪心變成了厲鬼？

在這情形下，無論是誰都會心頭發毛，驚駭莫名，甚至魄散魂飛。

項鐵城也是人，他也禁不住心頭發毛，驚震莫名，忍不住扭頭往後瞥望。

那刹那，他因爲驚震的關係，左手戟因而一窒。

這一窒，已經給了齊功啓死裏逃生，反敗爲勝的機會。

齊功啓在那刹那，身子往後一仰，飛起一脚，踢在項鐵城的丹田上。

那一脚，他使出了七成功力道。

項鐵城扭頭回望的刹那，恰好看到躺在棺中的喬雪心坐起身來，那霎間，他全身汗毛直豎。

那太詭異了。

齊功啓那一脚就在那霎間踢中他的小腹要害——丹田部位。

他張口大叫一聲，往後飛跌出去，他恰好又瞥到喬雪心從棺中站起來，走出棺外，奔向撲過去的齊功啓。

他還聽到齊、喬兩人互相呼一聲：「雪心。」

「齊郎！」

齊、喬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喬雪心喜極而泣。

齊功啓也激動得邊低呼她的名字，邊不斷地親吻她的秀髮、臉額。

兩人都渾忘了趺倒在地的項鐵城。

項鐵城這時候若是向他們出手，兩人一定避不過。

幸好，項鐵城受傷極重，眞氣渙散，無法掙扎起來。

「妳……妳死了……怎會活過……來的？」項鐵城大惑不解，一句話未說完，吐出幾口血來。

齊功啓聽到他說的話，頓時從狂喜激情中回過神來。「項鐵城，雪心根本就沒有死……」他嘲笑地瞧着錯愕不已的項鐵城。

「又是老鬼的傑作？」項鐵城雙眼一睜，一副恨怒的神色。

齊功啓輕笑一聲：「可笑你如此精明，居然想不到。」

「氣煞我也。」項鐵城嘶吼一聲，口中又噴出一道血箭來，反手提戟，奮力插入自己的胸膛上。

齊、喬兩人看着，大感意外。

兩人確是想不到，項鐵城這麼一個梟雄人物，居然會自絕。

兩人怔怔地看着死相猙獰的項鐵城，好一會，齊功啓才道：「他以這種方法了結自己，不愧是一個人物。」

喬雪心輕輕嘆口氣。「他其實是一個孤獨的人，死也這麼孤獨。」

「雪心，從這一刻開始，咱們永不分離。」齊功啓感觸地道。「我不要像他那樣，死也那麼孤獨。」

喬雪心輕輕點點頭，溫柔地偎入齊功啓的懷中。

兩個人相偎相擁着。更顯得死去的項鐵城孤獨悽涼。

山崖邊沿下，忽然悄沒聲息地冒起一堆腦袋。

其中一個「腦袋」發出「噓」的一聲，所有的腦袋都悄沒聲息地往下縮回去。

發出噓聲的不是別人，正是吉大壽。

其他人當然是秦活、洛南陽等一衆武林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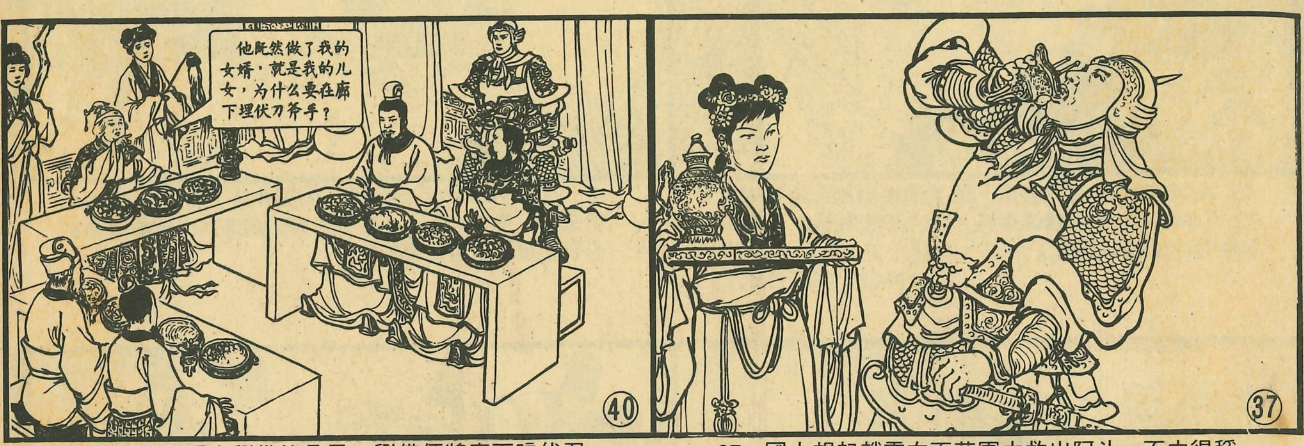
齊、喬兩人毫無所覺。

兩人此刻正陶醉在甜蜜的情意中。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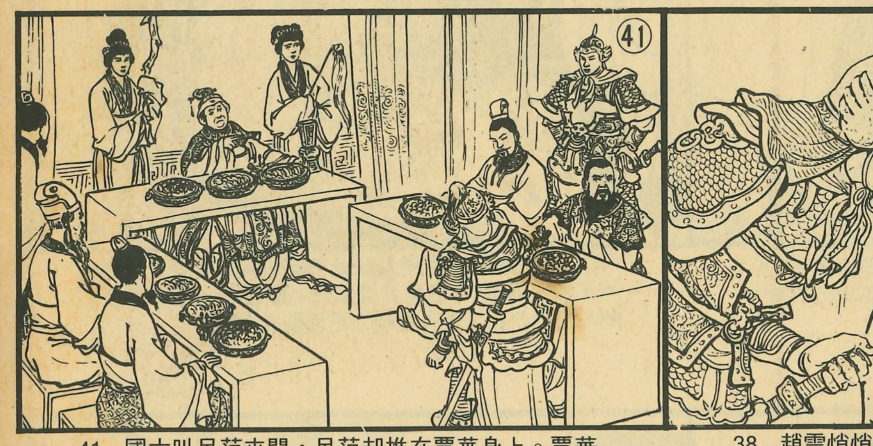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五　　徐正・編繪

甘露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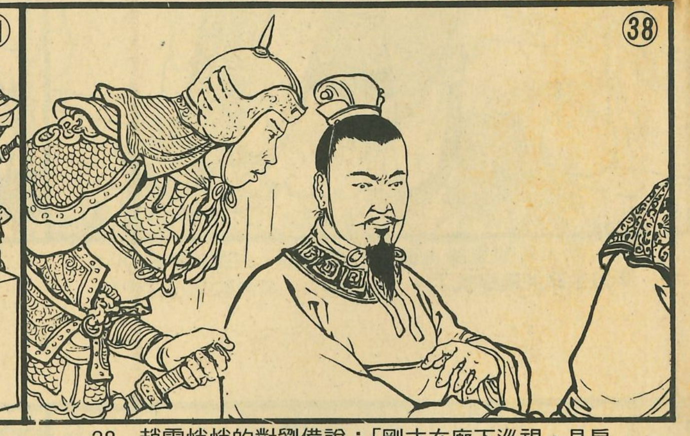


40　國太不明白劉備的意思，劉備便將廊下暗伏刀斧手的事告訴了她。國太大怒，責罵孫權。孫權只推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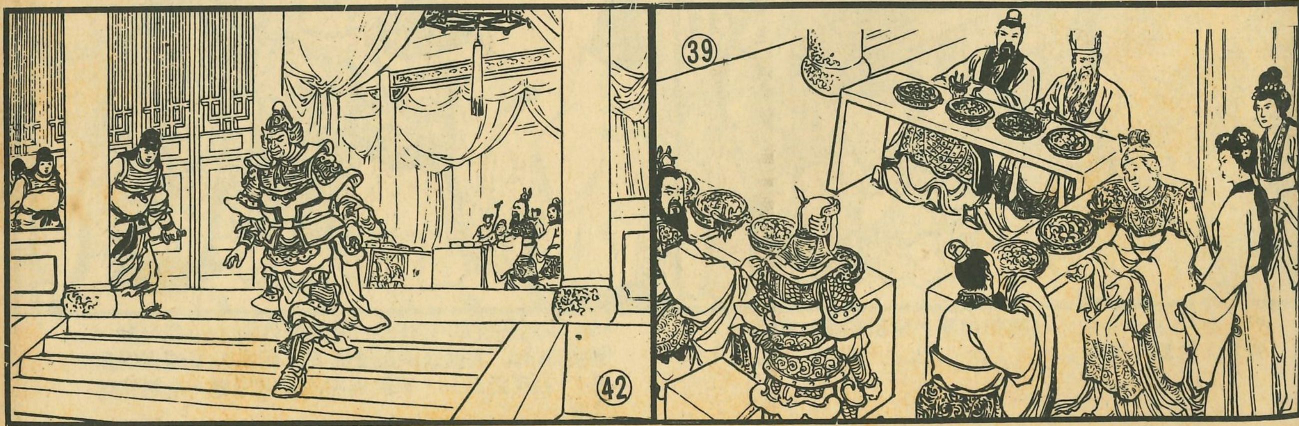
37　國太想起趙雲在百萬軍中救出阿斗，不由得稱讚他說：「眞是一員虎將！」便賜酒給他喝。



41　國太叫呂范來問，呂范却推在賈華身上。賈華呆在國太面前，望望孫權，又不敢開口。國太越加氣惱，喝令把賈華斬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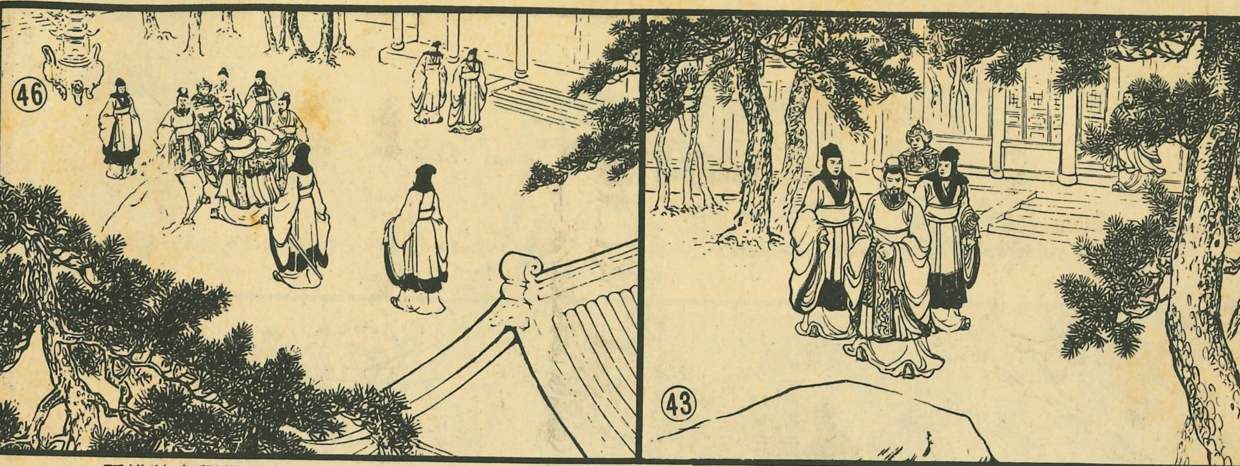


38　趙雲悄悄的對劉備說：「剛才在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劉備吃了一驚。



42　劉備忙代賈華求情；喬國老也竭力相勸。國太才叱退賈華。孫權侷促不安，眼看賈華領着刀斧手，垂頭喪氣的出去了。

39　劉備連忙站起來跪在國太面前說：「國太要殺劉備，就請動手。」說着，掉下眼淚來。



43　劉備勉强喝了一會酒，向國太告了便，走出大殿來。只見古木參天，庭中央有一石塊突出地面。他心事重重，瞧着石塊站住了。



44　他心裡想：「我身入險地，不知何日得能重回荆州，建立霸業！」劉備又恨又急，隨手取過隨從的佩劍，使勁砍石，火光迸濺，石塊裂成兩截。



45　正巧孫權隨後出來，見劉備砍石，心裡一動，便笑着說：「玄德公爲甚麼恨這塊石頭？」劉備遲疑着說：「我年近五十，不能爲國家除滅賊黨，心裡常常自恨。」

46　孫權猜中劉備的心事，微笑着接過劍，心裡在說：「你如不把荆州歸還東吳，我決不放你回去。」手起劍落，石塊也裂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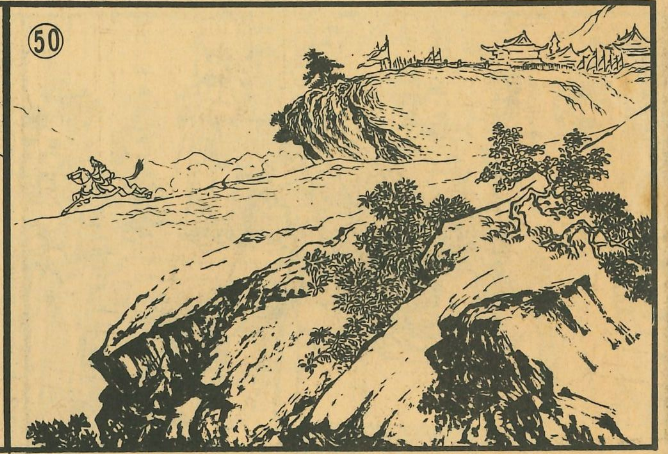


47　兩人各懷鬼胎，彼此心裡明白。大家扔去劍，牽着手說笑着進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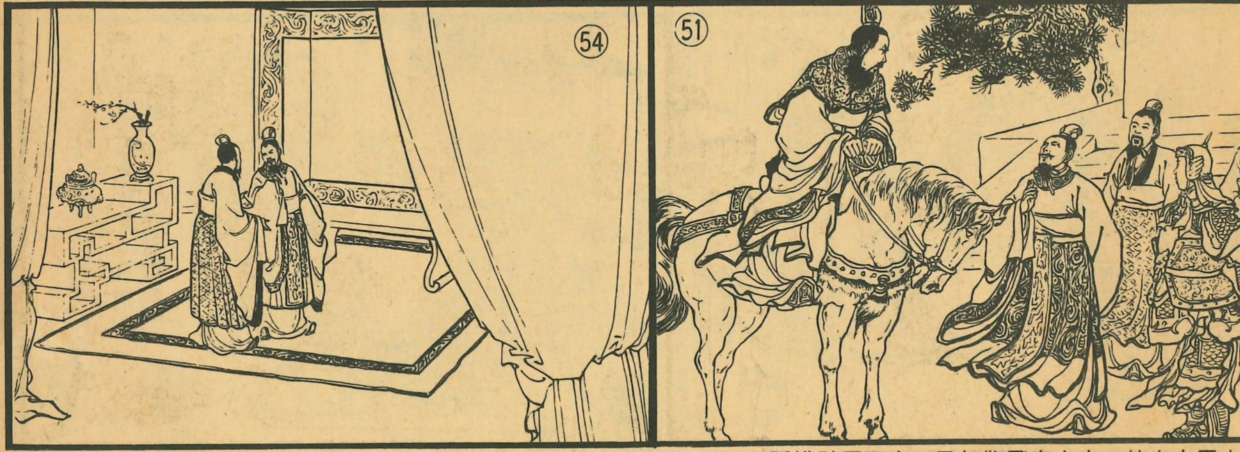
48　又喝了一會酒，孫乾怕出事，望望劉備，劉備會意，便起身告退。



49　孫權送劉備出來，兩人並立寺前，觀看風景。只見江中波濤滾滾，江面上有只小船逐浪行駛，非常平穩。劉備指着小船說：「南人駕船，北人乘馬，這句話眞說得不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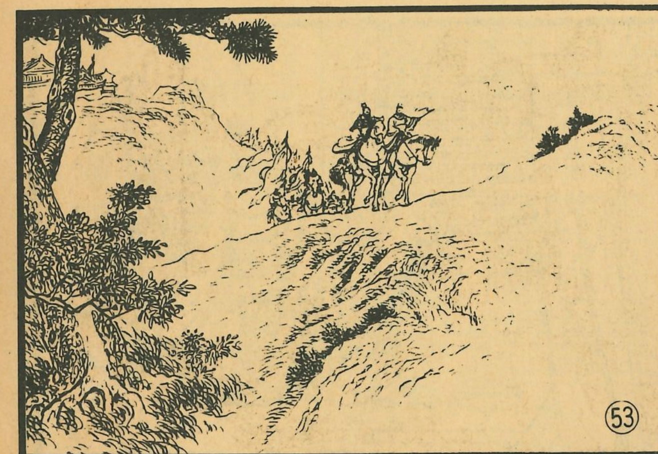


50　孫權心想：「劉備這話，明明笑我不會騎馬。」便令左右牽過馬來，一躍上馬，飛一般的跑下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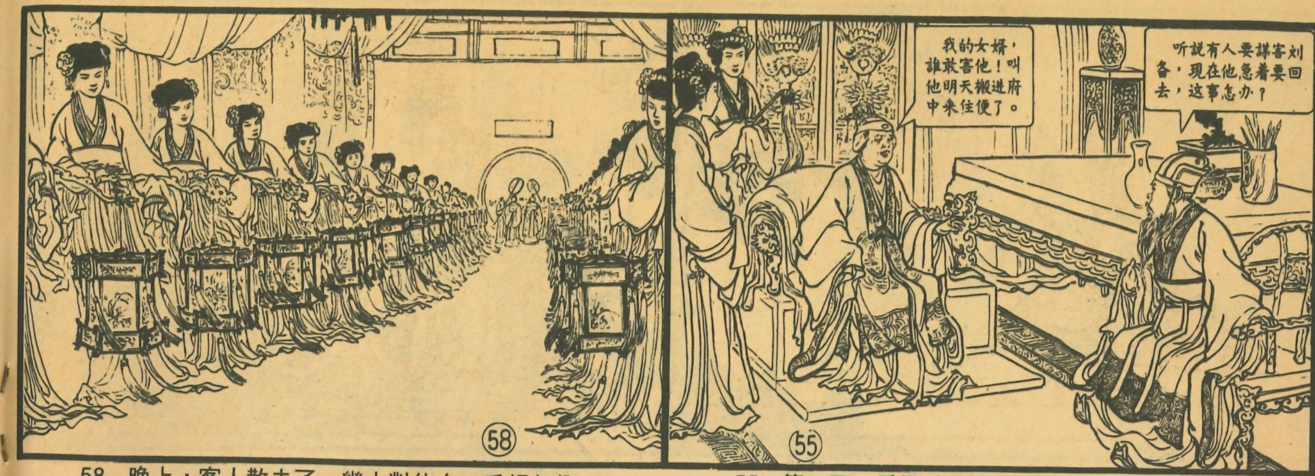
51　孫權馳馬下山，又加鞭飛奔上來。他坐在馬上笑着對劉備說：「你看，南人不能乘馬麼？」

52　劉備一聽，也不答話，撩起衣服，跳上馬背，兩腿輕輕一挾，那馬就飛奔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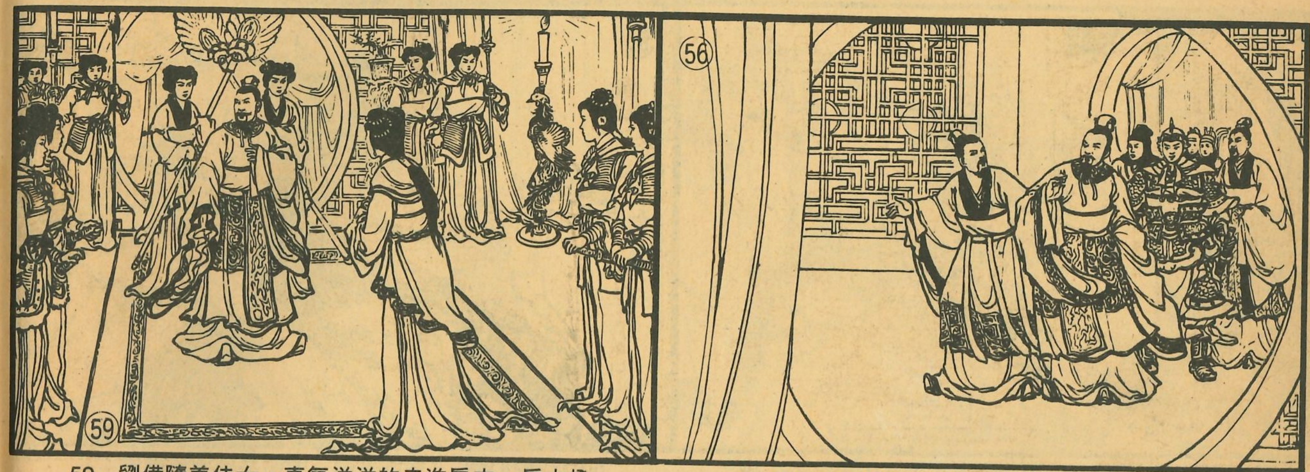
53　一會，又跑上山頭。兩人立馬在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誰也不肯服輸。

54　劉備回到館驛，想起剛才情形，又愁又急。他與孫乾商議，孫乾說，只有去懇求喬國老，早早成親，免生別事。



55　第二天，喬國老受了劉備的囑托，來見國太。國太聽了喬國老的話，又動起火來。

58　晚上，客人散去了。幾十對侍女，手提紅燈，接引劉備進房。



56　劉備奉了國太的命令，搬入府中暫住，擇日成親。趙雲和五百兵士也搬入府中安歇。劉備暗暗高興。

59　劉備隨着侍女，喜氣洋洋的走進房來。房中燈燭輝煌，燈光之下，但見兩邊閃閃發光，仔細一看，擺列的全是兵器，又見許多侍女身佩刀劍，站立兩旁。劉備嚇得臉上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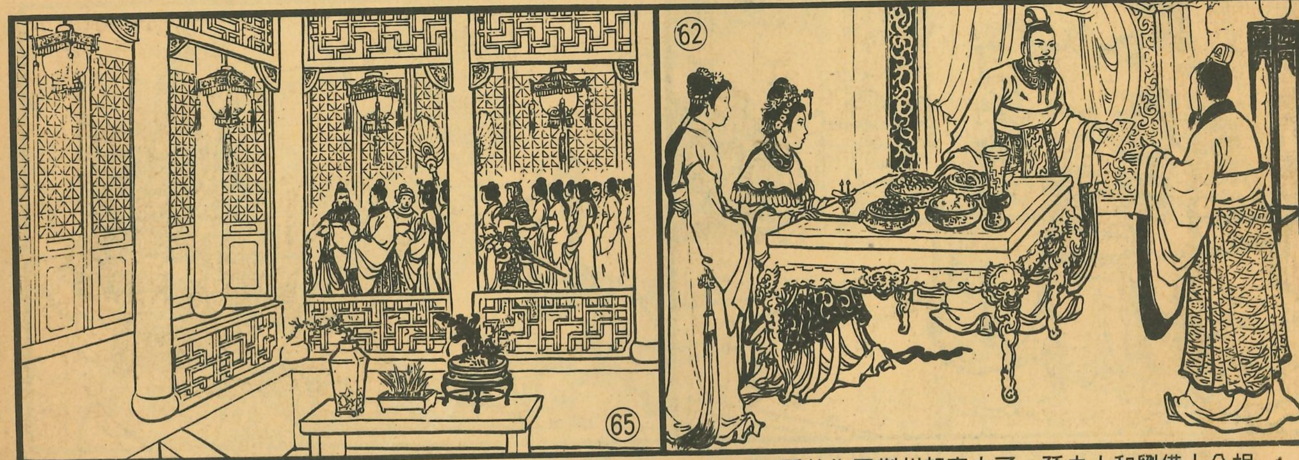
57　過了幾天，喜期到了。府中到處張燈結彩，大排筵席，慶賀孫尚香與劉備結親。劉備滿面春風，心裡很高興。孫權有苦難說，勉强應酬。

60　侍女見劉備驚慌失色，對他說：「貴人不必驚慌。夫人從小就喜愛習武，所以在房中擺列兵器。」劉備還是不安，要將兵器搬掉。



61　侍女報告孫夫人。孫夫人笑着說：「打了半世仗，還怕兵器麼？」便命侍女搬去兵器，並解去身上的刀劍。劉備方才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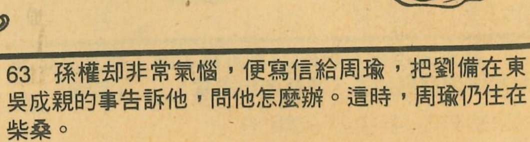
64　不幾天，周瑜的覆信到了。信裡勸孫權把劉備軟困在東吳，讓他過安樂生活，使他與諸葛、關、張疏遠。然後出兵攻荆州，大事可定。孫權問張昭，張昭說是好計。



62　孫乾先回荆州報喜去了。孫夫人和劉備十分相愛，國太也很喜歡女婿。劉備與孫夫人連日飲酒，心裡再沒有甚麼恐慌了。

65　孫權便修建好一座府第，請劉備和他妹子去居住。但見華堂大厦，十分富麗。劉備自然感激，國太以爲是孫權的好意，也很高興。





63　孫權却非常氣惱，便寫信給周瑜，把劉備在東吳成親的事告訴他，問他怎麼辦。這時，周瑜仍住在柴桑。

66　孫權又派幾十名女樂，並盛設器用和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劉備果然天天與孫夫人喝酒作樂，把荆州忘得一乾二淨了。

67　趙雲與五百軍士閑着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趙雲便按照孔明的計策，急匆匆的闖入內堂來見劉備。



68　他裝出驚慌的樣子說：「主公住在這華麗的大厦裡，不想荊州了麼？」劉備一聽，却懶懶的說：「有甚麼了不起的事情，這樣大驚小怪？」

我与夫人商量了再說。

69　趙雲大聲的說：「軍師差人來報，說曹操要報赤壁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事情很急，請主公回去。」劉備心裡雖然着急，却捨不得與孫夫人分離。

你且退去，我自有道理。

70　趙雲故意催逼：「倘然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去。不如瞞着她，今晚便好起程。遲誤不得。」這時，孫夫人站在屏後，都聽到了。

71　劉備回到房中，愁眉不展，十分煩惱。孫夫人問他，劉備還想隱瞞。孫夫人說：「方才趙子龍說荊州危急，催你回去，我都聽到了。你還瞞我？」

我因为舍不得夫人，所以不敢直說。但是我不去，万一荊州有失，被天下人耻笑，这事怎办？

你放心！我去苦求母亲，跟你一同回去。

72　劉備只得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她。孫夫人却願意跟劉備回荊州去，還替他出主意。　（待續）



兩期完短篇故事

吳剛·文
可飛·圖

雛虎遊龍

美樂園不速之客　小妞兒奉命暗查

這兒既是客棧，也是酒樓，亦是勾欄妓院，更是個賭場飯館。

這兒是當地首屈一指的最好住處，也是第一等最好的吃喝地方。

是個找樂子的溫柔鄉，也是個找刺激的銷金窩。

這兒能讓你住得舒舒服服，包你食得極爲寫意，保證你玩個淋漓盡興，也能讓你賭個痛痛快快。

這兒你要甚麼有甚麼，住、吃、喝、嫖、賭，樣樣俱全，而且全是第一流，最高級的。

講住，單是房間那張床，不用躺下去，光是看上一眼，就能讓你覺得打心眼兒裡舒服起來，躺上去，那就更不用說了，眞能讓你渾身舒服得不想起來，那怕你是睡不着，睜着眼睛躺着，也會不願意起來。

講吃，天下的名菜，這裡沒有一樣做不出來的，只要你能說出個名堂來，厨房就能替你做出來。

講喝，天下各地的名酒，這裡是應有盡有的。

說嫖，這裡的姑娘，個個都是花一般的嬌美，無一不是人間絕品，而且都是經過訓練的，一顰一笑、一擧一動，莫不嫵媚動人恰到好處。多一分則嫌做作，少一分不夠味兒。

至於賭，這裡是牌九、骰子、單雙、押寶，甚麼都有，而且賭注沒有限制，你想賭多大都可以。

據說年多以前，曾有一位豪客在這兒賭了三把，第一把他是贏了，只不過輸了兩把，就輸掉了每顆價值千兩的百顆明珠。

總之，這裡的一切保證包君滿意，決不讓走進這裡來的客人稍皺一下眉頭，掃了興頭。

不過，這兒雖然是甚麼都有，樣樣都是第一等、最好的，但是你要捨得花銀子，而且大把大把的花，才能玩得寫意痛快。

*　*　*

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這地方叫甚麼名堂？

這地方是在長安城外未央宮對面，距離未央宮大約半里路多，與未央宮遙遙相對。

這兒的名字既不叫甚麼樓，也不叫甚麼棧，這兒的名字很特別、很怪，叫做「三美一樂的美樂園」。

三美，是酒美、菜美、姑娘美，一樂，是賭樂。

「美樂園」不但是長安地方首屈一指，最好最高級的地方，且是方圓千里無人不知的地方。

「美樂園」的一切都很講究，很有氣派，連伙計及下人也都穿着得齊齊整整、乾乾淨淨的。

「美樂園」已經開了將近有十年歷史了，但是「美樂園」的東家是誰？不要說是外人不知道，就是「美樂園」各部門的負責人和賬房先生也都不知道。

因爲他們從未見過東家，這「美樂園」上上下下，見過東家的只有一位，也就是負責這裡一切事務的總管——陳劍飛。

陳劍飛是出身關外武林，外號人稱「閃電手」，是個亦俠亦盗的响噹噹人物。

他一身所學不俗，功力高絕，在關外武林道上提起陳劍飛三個字，幾乎是無人不知。

以陳劍飛那等在關外武林中身份的人物，竟會在這「美樂園」幹上了總管一職，而且是開張幹到現在，這實在不得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美樂園」的基業雖然是不少，總管的身份也雖然是不低，但却是委屈了陳劍飛那一身十分不俗而且高絕的武學功力。

由此，一些武林中人便不由聯想到了「美樂園」的東家，必定是位十分不凡的人物，不然，陳劍飛不會待在這兒幹這個總管。

* * *

「美樂園」的對面，有一片很大的馬棚。

說這馬棚很大，一點兒也不誇張，它足足可以容納一百匹馬。

管這馬棚的一共有五個人，一個是領班，都是三十多四十歲不到的中年粗壯漢子。

不！該說是只有四個粗壯漢子，其中一個應該除外才是。

那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看起來約有二十六七的年紀，可是，其實他今年只不過是剛剛滿二十一歲。

他名叫小虎子，也是來自關外。

據他自己說，他從小就是孤兒，由一位老野藥郎中把他帶大的，他只知道自己姓羅，其他的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三年前，那位把他帶大的老郎中去世了，他就揹着那老郎中的藥箱子，在關外混了兩年。

因爲他不懂得採藥，老郎中留下的藥料用完了，他也就混不下去，於是他就把那藥箱子丟了，進了關，來到這兒來。

小虎子的皮膚黑黑的，身材不大高，體格壯壯的，長得很結實。

臉孔不算俊，但却稱得上英挺，懸膽般的鼻子，端端正正的一張口，嘴唇兒不薄不厚，一口牙齒很潔白。

他性情忠厚、坦白率直，似乎有點兒傻氣，見了人總愛傻傻地咧嘴而笑。

管馬棚的也是關外人，名叫何大光，也是一個爽直的漢子，就是脾性躁一點兒，練過兩三年拳脚功夫，手底下馬馬虎虎算是過得去。

小虎子剛來的時候，馬棚裡剛好是少了一個人手。

何大光見小虎子有點傻兮兮的，樣子很老實，在問清楚了小虎子是個孤兒，沒有地方去之後，便要小虎子留下來。

別看那小虎子有點傻氣的樣子，見了人總是愛咧嘴傻笑，可是，有時却是挺聰明的，聰明得簡直令人驚訝、歎服。

小虎子雖然沒有練過功夫，身材沒有何大光他們四個高大，體格也沒有他們四個那麼粗壯，但是却有些傻力蠻勁。

有一次，有匹馬發了狂性，一個管馬的漢子與何大光一齊動手，二人使出了吃奶的氣力，結果仍是不行，降伏不住。

小虎子上去，一隻手扣住馬轡頭，一隻手按住馬頭頂，使上了蠻力，硬把那匹馬按得抬不起頭，兩隻前蹄彎曲跪在地上，出奇的貼服。

這情形，看得何大光和那三個管馬的粗壯漢子豎起了大拇指頭，佩服地道：「小虎子，你眞行！」

小虎子咧着嘴，露出了他那一口又整齊又潔白的牙齒，傻兮兮地笑道：「何大哥，我眞的很行麼？」

何大光臉容正色地道：「小虎子，我和張成兩個用盡力都制不住牠，你一個人就降得牠貼貼服服的，不是眞行是甚麼？」

何大光說的雖然是眞心話，也是事實的情形。

可是，小虎子他却突然地一搖頭道：「何大哥，你完全錯了，這根本不是我行，我只不過是利用機會取了巧，而這機會也是你和張大哥給我的。」

何大光一怔，凝目問道：「小虎子，你這話有道理麼？」

小虎子傻傻的咧嘴一笑道：「有，那匹馬經你和張大哥合力降治，牠已經無力了，所以我一上去，牠便沒了法兒，不得不服貼了，這看起來好似是我降伏的，事實上完全是你和張大哥的功勞。」

這番話說得頭頭是道！確實是有點道理，何大光本是個忠直的粗豪漢子，聽後竟然覺得不錯的點頭哈哈大笑了起來。

何大光待小虎子本來就很好，自此以後，他待小虎子更好，就似親兄弟一樣，他有甚麼好吃好喝的，總是少不了小虎子那一份。

馬主人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看樣子和陳總管好像是熟人，但又好像並沒有甚麼深厚交情，要是有交情，大姑娘就不會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了。

那大姑娘生得很美，黛眉、美目、烏黑的眸珠子，明亮照人。

瑤鼻、檀口，一口貝齒又白又齊整，背後梳着一條烏油油的大辮子。

事後那姑娘聽說了這件事，那姑娘嘴裡雖然沒有說甚麼，但心裡却很驚詫，一雙美目不由十分地注意，深看了小虎子一眼。

* * *

小虎子來到了「美樂園」已經有七八個月了，大夥兒都知道他有點兒傻氣以外，人很隨和，人緣也很好，就是不會武功。

馬棚旁邊有二棵大榆樹，小虎子沒有事的時候，總喜歡靠着那大榆樹懶散的躺在這裡。

他，就是那麼個人，沒有事的時候，總是一副懶洋洋的勁兒。

不過，你如果因爲他沒有事兒而懶洋洋的，想找點事情讓他提提精神的話，除非是他應該做的事情，你最好是免開尊口。

否則，他是會給你一個不理不睬，就是天塌了下來他也不管了。

* * *

午後。

今天午後和往常的午後一樣，小虎子正在忙完了他自己該做的事情以後，便跑到那株大榆樹下，背着樹幹，閉上眼睛，懶洋洋地躺着。

可是，他剛躺着沒有一會兒，有人朝着小虎子走了過來。

小虎子雖然閉着眼睛躺着，但是並未睡着。

從那走過來輕盈脚步聲音，從空氣裡傳過來的那淡淡的香味，小虎子不用睜開眼睛看，已經知道是甚麼人走過來了。

小虎子心內不禁一跳，在希望地：「最好是不要來找我的……」

他希望雖然是如此，但事實却是不然。

朝他走過來的正是那位大姑娘，大姑娘走到他面前停步站立，開了口，响着她那甜美的聲音：「喂！小虎子，去把我的馬兒牽過來！」

小虎子沒有睜開他的眼睛，也沒有開口，仍然是懶洋洋地躺在那裡，沒有動。

大姑娘黛眉微微一揚，小蠻靴在地上蹴了一蹴，蹴得小虎子一頭一臉的灰土。

小虎子眞好修養，他仍然閉着眼睛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也沒有開口。

大姑娘兩道黛眉微微一皺，倏又一揚聲地說道：「小虎子，你再不睜開眼睛說話，我可要給你再來一下子了。」

小虎子一聽這話，知道再不睜開眼睛是不行了。

於是，他睜開了眼睛，但躺在那兒仍然是沒有動，也沒有開口說話。

那大姑娘穿着一身翠綠色的衫褲，嬌臉兒薄施脂粉，模樣兒顯得既美又俏又動人。

大姑娘是存心找小虎子的痲煩，小虎子不開口說話，也不替她把馬兒牽過來，她自然是不會就此罷休。

大姑娘說道：「小虎子，我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小虎子道：「我聽到了。」

大姑娘微嗔道：「那你爲甚麼還躺着不動，不去替我把馬兒牽過來？」

小虎子道：「那不該是我的事。」

大姑娘道：「但是，我却要你去牽出來。」

小虎子翻翻眼睛道：「爲甚麼一定要我牽過來？」

大姑娘道：「我高興！」

小虎子搖搖頭道：「我不高興。」

大姑娘道：「我偏要你去牽！」

小虎子像是在犯傻勁兒，道：「我偏不去！」

這一來，大姑娘可有點下不了台了，生氣地高高地揚了一揚那雙黛眉兒。

剛巧，何大光過來了，連忙打圓場地說道：「姑娘，請別生氣，這不該是小虎子的事兒，我去替你把馬兒牽出來好了。」

大姑娘忽地一搖頭，道：「不行，你不能去牽！」

何大光一怔道：「爲甚麼？」

大姑娘道：「你降不住牠，你去牽一定會被牠踢傷的。」

小虎子却飛快的接口道：「我說不會。」

大姑娘道：「要是會呢？」

小虎子道：「我說不會，就是不會。」

大姑娘道：「萬一會呢？怎麼辦？」

小虎子道：「絕不會有萬一。」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你憑甚麼說絕不會萬一？」

小虎子道：「憑我的直覺。」

大姑娘道：「你敢保證嗎？」

小虎子瞪眼道：「這是甚麼意思？」

大姑娘忽然微微一笑道：「只要你敢保證，我就讓他去牽。」

小虎子有點無可奈何的，懶洋洋地道：「好吧！如果妳一定要我保証，那麼我保証就是了！」

大姑娘沒有多說甚麼，轉身朝站在旁邊的何大光揮揮手道：「你去牽馬吧！」

何大光略微猶豫了一下，便大踏步的向馬棚走過去。

那匹馬拴在的地方，距離小虎子大約有三四丈那麼遠。

何大光走向馬棚，大姑娘站在那兒，一雙美目却眨也不眨的望着小虎子。

小虎子暗暗直皺着眉頭，可是却又不便說甚麼。

馬棚裡傳過來馬嘶聲和何大光喝叱的聲音。

大姑娘的嬌臉兒上泛起了一絲淡淡的笑意，小虎子却霍地坐直了身子，抬手朝馬棚裡一揚，神情有點緊張地道：「姑娘，妳看！」

倏地，大姑娘的嬌面上那一絲笑意消失了，美目中異采飛閃，語帶雙關的道：「小虎子，你眞行！」

對於這句「雙關語」的意思，不知道小虎子是根本沒聽懂，還是成心裝

傻，他朝大姑娘咧着嘴，傻傻地笑了笑，沒有接話。

何大光牽着大姑娘那匹馬走了過來，大姑娘伸手接過馬韁繩，看也沒看何大光一眼，却望着小虎子笑道：「你自己去牽匹馬出來，跟我走！」

小虎子一怔，道：「去那裡？」

大姑娘道：「陪我去溜馬去！」

小虎子身子在那大榆樹上一靠，懶洋洋地道：「姑娘自己去吧，我沒有興趣！」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你不願意陪我？」

小虎子道：「我小虎子雖然是傻，但是還知道自己是個甚麼樣的人，我沒有那個福份。」

何大光在旁輕咳了一聲，正要開口，小虎子似是已經明白了他的心意，連忙攔阻地道：「何大哥，你別開口，你開口也是沒有用的。」

何大光皺了皺眉頭，只好轉朝大姑娘說道：「姑娘，我看算了，你就別要他陪妳……」

大姑娘突然一搖頭，道：「不行！你別管，今天我非要他陪我去溜馬不可！」

小虎子兩道濃眉微微一挑，道：「姑娘，你憑甚麼非要我陪妳去溜馬不可？」

大姑娘道：「就憑我看出你不是看馬管馬的料子！」

小虎子道：「姑娘以為我是個甚麼料？」

大姑娘突然一笑道：「你是個怎麼樣的料，你自己心裡應該比別人明白，我這個人可從來不大願意揭人家的私隱。」

小虎子心神不由暗暗的一震，道：「姑娘，妳……」

大姑娘接口道：「我怎麼樣？我一個女兒家，讓你陪我去溜馬，我都不怕，你一個大男人，又有甚麼好怕？怕我坑你謀害你不成？」

大姑娘那張小嘴兒可眞厲害，眞會說話。

小虎子眉峯皺了皺，道：「姑娘我這不是怕甚麼，而是……」

大姑娘截口道：「既然不是怕甚麼，你還說個甚麼而是的？七尺昂藏，鬚眉大漢，別不如我一個女兒家般豪爽，快去馬棚牽馬出來吧！」

這話說得小虎子揚起了眉，倏然一點頭道：「好吧！姑娘既然這麼說，小虎子就陪姑娘溜一回馬吧！」

大姑娘美目異采一閃道：「早些答應豈不更乾脆？」

小虎子深看了大姑娘一眼沒有接話，站起身子邁步走向馬棚，牽了馬匹出來。

* * *

這是個視野廣闊的荒野地方，週圍百丈以內一片空蕩蕩，所有的景物一目了然。

大姑娘忽然勒住馬停步，望着小虎子嬌柔地一笑，說道：「小虎子，你看這地方清靜麼？」

小虎子朝四方八面的望了一眼，點點頭道：「都算頗清靜。」

大姑娘道：「我們就在這兒談談，如何？」

小虎子眼睛一直，傻傻地道：「談甚麼？」

大姑娘微微一笑道：「小虎子，俗語說得好，『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要不是已經看出了你，就決不會費那麼多唇舌，要你陪我出來溜馬。」

她擰腰下了馬背，將馬拴在一株小樹幹上，矮身在草地上坐下，望着小虎子一笑道：「下馬坐下來，好好的談談吧！」

這時，小虎子只好翻身下馬，將馬拴在那小樹幹上，走近大姑娘對面，懶洋洋地坐了下來，仍是一面的傻氣，望着大姑娘翻翻眼睛問道：「姑娘，妳看出我甚麼來了？」

大姑娘嬌臉上神色忽然一正，說道：「閣下，別再反穿皮襖裝下去了，我已經看出了你是個身懷絕技奇學的武林高人。」

小虎子心頭暗暗一震，兩道濃眉暗暗微揚了一揚，口齒微動，看樣子他似乎要說些甚麼似的，但却又忍了下去未有說出。

大姑娘眨眨美目道：「你想說甚麼，為甚麼不直接說出來？」

小虎子心中暗暗吸了口氣，道：「姑娘，我承認我練過幾天功夫，但那只是一些防身的莊稼把式，不能說是甚麼奇學絕藝，我更不是甚麼武林高人。」

大姑娘微微一笑，道：「是莊稼把式也好，是奇學絕藝也好，那都是沒有甚麼重要。」語聲一頓，美目一凝，問道：「你願意坦白的跟我談談麼？」

小虎子道：「那得要看姑娘談些甚麼事情。」

大姑娘道：「就談談你自己的事情，如何？」

小虎子那平常的那副傻裡傻氣的樣子消失了，微一沉思道：「姑娘可是想知道我的出身來歷？」

大姑娘道：「不錯，還有你的尊姓大名。」

小虎子道：「我名叫小虎子。」

大姑娘道：「我知道你叫小虎子，但是，我不以為這是你的眞名。」

小虎子道：「事實上，那是我的眞名。」

大姑娘道：「妳貴姓？」

小虎子道：「我姓羅。」

大姑娘美目凝注地道：「你可有別的名字？」

「沒有。」小虎子搖搖頭的道。

大姑娘道：「這麼說，你應該叫羅小虎子了？」

小虎子道：「不錯。」

大姑娘道：「請問出身來歷？」

小虎子道：「從小就是個孤兒，父母雙亡，由一位好心的老野藥郎中把我帶大的。」

大姑娘道：「這個我知道，我是在問你的師承。」

小虎子搖搖頭道：「我沒有師承，也未拜過師父。」

大姑娘道：「那你的武功是跟甚麼人學來的？」

小虎子道：「就是把我帶大的老野藥郎中，他老人家也是我的義父。」

大姑娘話題一改，問道：「你來『美樂園』有甚麼目的？」

小虎子道：「姑娘可是認為我必是有目的而來？」

大姑娘道：「難道沒有？」

小虎子搖搖頭道：「的而且確是沒有。」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沒有目的，為何要隱瞞一身武功裝傻勁，幹那刷馬看馬的粗活兒？」

小虎子道：「姑娘這是要我說出個理由來嗎？」

大姑娘道：「你要是願意說的，我當然願意洗耳恭聽。」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我不想在江湖上討生活，與人爭强鬥狠，爭名奪利，如此而已。」

大姑娘問道：「你這是實話？」

小虎子答道：「我句句由衷之言，都是實話實說。」

大姑娘搖搖頭，道：「但是，我却不相信。」

小虎子道：「要是姑娘不信，我也無可奈何，只好聽由姑娘怎麼去想了。」

大姑娘眨眨美目，話題突又一變，問道：「對於『美樂園』的生意，你認為怎樣？」

小虎子道：「姑娘的問題我不太明白，不知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大姑娘道：「我是指經營方面，是好是壞？」

小虎子微一沉思，說：「好與壞兩者都有。」

大姑娘道：「好在何處？」

小虎子道：「好在不論吃喝玩樂，都能使人盡興，未人有舒服快意的感覺。」

大姑娘又問道：「那壞處大概是在『色』與『賭』上，對不對？」

「不錯，」小虎子點點頭道：「色能令人沉迷傷身，賭能令人傾家蕩產淪為奸盜，因而喪命。」

大姑娘聽了點點頭，美目又一凝的問道：「你知道『美樂園』的東家是誰？」

小虎子搖搖頭道：「不知道。」

大姑娘道：「你想不想知道？」

小虎子目光一凝的問道：「姑娘是誰？」

大姑娘道：「要是不知道，我就不會這樣問你了。」

小虎子神色淡淡地輕「哦」了一聲，道：「姑娘說的是……」

大姑娘美目一眨，道：「你怎麼不問？」

小虎子道：「問甚麼？」

大姑娘道：「你不想知道東家是誰人麼？」

小虎子搖搖頭道：「東家是誰都是一樣，與我也沒有關係，我何必要問，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

大姑娘突然一笑道：「你這人也眞怪，別人都想知道美樂園的東家是誰，並且不惜想盡辦法探聽這個秘密，而你竟然不想知道。」

小虎子淡淡地道：「別人是別人，我是我。」

大姑娘道：「我沒有看錯你，你果然是與衆不同。」

小虎子道：「謝謝姑娘誇獎。」

大姑娘笑了笑，又問道：「你覺得你現在的環境工作怎麼樣？」

小虎子道：「很好。」

大姑娘道：「想不想轉換一個環境工作？」

小虎子搖搖頭道：「目前我還不想，對於目前的環境工作我很滿意。」

大姑娘道：「你不覺得在這環境工作太委屈你自己嗎？辜負你一身所學？」

小虎子道：「我不以為是。」

大姑娘又眨眨美目道：「難道你願意就這樣幹一輩子這種刷馬看馬工作？」

「當然不是。」小虎子搖搖頭，道：「我只是目前還不想換，不想動而已。」

大姑娘道：「你倒是個很能安於現狀的人。」

小虎子淡淡地道：「我這個人向來都是很知足，安於現狀也就是知足，俗語說得好，知足常樂。」

大姑娘深深地看了小虎子一眼，默然未有再說話。

小虎子也默然的沒有開口，不過，他心裡却在猜測着那大姑娘的身份，和那「美樂園」有甚麼關係？她和他談這些話的用意是甚麼？是善意還是惡意？

他正自在暗猜想間，大姑娘又美目一凝，望着他道：「小虎子，你怎麼不問我？」

小虎子一怔，眨眨眼睛道：「問妳甚麼？」

大姑娘道：「難道你不想知道我是甚麼人？」

小虎子道：「姑娘如果願意告訴我，我當然求之不得，不過……」

大姑娘接口道：「如是不願意告訴你便算了，是不是？」

小虎子點點頭道：「不錯，姑娘如是不願告訴我，那便是有甚麼難處，我又何必强人所難呢？」

大姑娘美目不由異采閃了一閃，說道：「小虎子，我就憑你這兩句話，足見你的胸襟氣度之不凡，實在令人由衷的佩服。」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謝謝姑娘的誇獎。」

大姑娘說道：「我姓楚名香芸，家住楚樓堡。」

小虎子淡然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楚姑娘，我失敬了。」

楚香芸道：「以後就叫我的名字香芸好了。」

小虎子搖搖頭道：「承蒙姑娘錯愛，不過，我還是叫你楚姑娘的好。」

楚香芸凝目道：「爲甚麼？」

小虎子道：「我請問姑娘，楚樓堡的楚堡主是姑娘的甚麼人？」

楚香芸道：「那是我爹。」

小虎子道：「楚樓堡名滿武林，令尊乃是當代武林大俠，姑娘則是名門千金身份，而我却只是個替人刷馬管馬的小伙計，身份相差懸殊，我怎能直呼姑娘芳名，讓人誹議呢？」

楚香芸黛眉微微的一皺，道：「小虎子，我爹雖然是武林當代大俠，但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並不計較你是甚麼身份。」

小虎子道：「姑娘雖然不計較我的身份，可是，妳總是妳爹的女兒，令尊爲了他在武林的威望顏面，他不可能不計較，也決不容許姑娘結交我這麼一個朋友，這是有損他的顏面。」

楚香芸美目一凝的道：「小虎子，你不是不願意交我這個女兒家的朋友？」

小虎子搖搖頭道：「那怎麼會，以姑娘的人品才貌，我小虎子只有自慚形穢，不敢高攀！」

楚香芸道：「你這是眞心話？」

小虎子道：「我句句由衷之言，皆發自肺腑。」

楚香芸甜美的一笑道：「那麼你爲何還要顧慮……」

小虎子接口道：「姑娘，我顧慮的乃是事實，現在我們別再談這個問題了，承蒙姑娘看得起我小虎子，只要我將來稍有成就，我絕不會忘記姑娘這份珍貴情誼的。」

楚香芸凝目注視他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小虎子濃眉一軒的道：「楚姑娘，妳既然看得起我，就應該相信我是個言出必行的昂藏七尺男子漢。」

楚香芸美目異采一閃地道：「小虎子，請原諒我一時失言。」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姑娘無須客氣。」

話鋒一轉，說道：「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是應該回去了。」

楚香芸抬頭的看看天色，辰光果然不早了，就這麼一會兒工夫，太陽已經快將西下了。

她深看小虎子一眼，嬌軀站起，走向拴馬的地方解開馬韁，擰身上了馬背。

小虎子也去解開馬韁繩，騰身上馬隨後而去。

* * *

晚上，初更正半。

楚香芸獨個兒坐在房間裡的桌前，一隻玉肘擱在桌上，玉手托着粉腮，一雙美目怔怔地凝望着桌上的燈花兒出了神。

突然，門上起了「篤篤」兩聲輕响，楚香芸放下托着香腮的玉掌，說：「是三叔麼？請進來吧！」

門推開了，竟是「美樂園」的總管陳劍飛。

楚香芸坐着沒動，淡淡的笑道：「三叔請坐。」

陳劍飛跨步拉開一張椅子，在楚香芸對面坐下，問道：「怎麼樣？有收穫沒有？」

楚香芸道：「三叔，他看來像是傻傻的樣子，其實心機才智皆高明得很。」

陳劍飛微笑道：「這才眞是『大智若愚』！」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問出他的來歷沒有？」

楚香芸搖搖頭道：「他告訴我的和三叔所知道的完全一樣。」

陳劍飛道：「關於他隱瞞武功裝傻傻的，隱身在此地的目的是甚麼？他怎麼說的？」

楚香芸道：「他說，他只是不願在江湖上討生活，不願與人争强鬥狠、爭名奪利。」

陳劍飛微一沉思道：「他的武學功力如何？很高麼？」

楚香芸道：「應該稱得上高絕二字。」

陳劍飛道：「妳可曾試過他？」

楚香芸道：「沒有。」

陳劍飛道：「那妳怎麼知道他武學功力該稱得上高絕二個字？」

楚香芸道：「我是猜想的。」

陳劍飛忽然一笑道：「光是猜想豈能作準，必須試試他才能確定。」

楚香芸眨眨美目道：「三叔打算讓誰去試他？」

陳劍飛道：「我自已去試他？」

楚香芸道：「三叔，我希望你最好別去試他。」

陳劍飛微微一怔，問道：「爲甚麼？」

楚香芸道：「三叔別問爲甚麼，我敢說他不是個奸人惡徒。」

陳劍飛道：「萬一是個奸人惡徒，那是爲了打我們『美樂園』主意來的，那時怎麼辦？」

楚香芸搖搖頭道：「三叔，我想他不會是。」

陳劍飛道：「他也許確實不是，但是凡事不能不預防萬一。」

楚香芸道：「三叔，他隱在這園子裡已經是七八個月了，要是有甚麼圖謀目的，早該動手了。」

陳劍飛笑笑道：「香芸，妳這話雖然不錯，但是卧榻之旁睡了一隻老虎，三叔怎能放心呢？」

楚香芸眨眨美目道：「三叔所言雖是有理，但是我不要三叔試他，還有另外的原因。」

陳劍飛目光一凝，道：「還有甚麼原因？」

楚香芸道：「三叔如果試他，很可能會遭至難堪。」

陳劍飛道：「香芸，妳的意思可是說三叔可能不是他的敵手？」

楚香芸微微一點頭道：「可能不是他十招之敵。」

陳劍飛臉色不由突然一變，道：「香芸，妳這麼說，必是已有所見，妳該對三叔說實話。」

楚香芸便把午後要小虎子去馬棚替他牽馬的經過述說了一遍，問道：「三叔，你知道那是甚麼回事嗎？」

陳劍飛微一沉思道：「可是他突然抬手一指之間，暗發指力，點向了馬的穴道？」

楚香芸點頭道：「一點不錯，當時距離馬棚將近有五丈之遠。」話聲一頓，問道：「三叔有那等功力，辦得到麼？」

陳劍飛聽得神情不禁一呆，搖頭道：「妳爹或者能辦得到，三叔可沒有這份功力。」

語鋒一頓，凝目又問道：「香芸，妳問過他的武功是跟甚麼人學的沒有？」

楚香芸道：「據他說是跟那位把他帶大、也是義父的老野藥郎中學的。」

陳劍飛雙眉緊皺，沉思自語地道：「那會是武林中的那一位？」

楚香芸道：「三叔生長在關外，難道沒有聽說過麼？」

陳劍飛搖搖頭道：「要是聽說過，三叔就不會不知道是那一位了。」

楚香芸美目眨了一眨，問道：「三叔，你還要試試他麼？」

陳劍飛默然了片刻，道：「香芸，這『美樂園』的生意，雖然不是甚麼大生意，但是每月的收入甚爲可觀，咱們每年捐出的賑災銀子，有半數是靠這裡的收入，妳爹把這裡交給三叔，這裡要是出了甚麼事，三叔拿甚麼臉去見妳爹爹啊！」

楚香芸道：「這麼說，三叔還是要試試他？」

陳劍飛想了想道：「三叔想安排個機會和他談談，探出他的來歷。」

楚香芸搖搖頭道：「我看用不着了，三叔也決不可能會從他口中探出甚麼來的。」

陳劍飛劍眉不禁微微一緊，說道：「那麼……」

楚香芸含笑接口道：「我已經決定在這兒多留幾天，這件事還是由我來處理好了。」話鋒一頓，道：「三叔，你放心回房休息吧，我也要休息了。」

陳劍飛點點頭站起身來道：「那麼妳休息吧！」

話落，便邁開大步出房而去。

* * *

楚香芸來到了「美樂園」已經是第七天了，自從第三天的午後開始，這幾天來，她每天午後都要小虎子陪她出來溜一回馬。

「美樂園」的上上下下，除了總管陳劍飛以外，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楚香芸的身份，也沒有人知道小虎子身懷高絕的武功絕技。

「美樂園」所有的人都很羨慕小虎子，都說小虎子交上了桃花運，有這麼一位美麗的大姑娘看上了他。

就拿何大光說吧，他就私下對小虎子說道：「小虎子，聽說那位大姑娘是個很有來頭的千金小姐，她對你挺不錯，你可得要好好的對她，順從她，對你的將來前途，會有很大的幫助。」

七、八個月的相處，小虎子已經十分了解何大光的性情爲人，是個心腸極好的粗豪漢子。

對於何大光的這種勸勉，他只有傻笑的點點頭。

* * *

今天正是楚香芸來到「美樂園」的第七天。從早上開始，天色就陰沉沉地下着毛毛細雨。

午後，在馬棚旁邊的一間屋子裡，何大光和另外三個粗壯漢子在聊天，小虎子則獨個兒躺在炕上閉目養神。

他心裡在暗想：「今個兒大概可以休息休息，她大概不會來找自己了。」

突然，酒樓的伙計大順子，像一陣風的走了進來，道：「嗨！小虎子，別躺着啦！快起來吧！」

小虎子懶洋洋的睜開眼睛道：「甚麼事？」

大順子道：「大姑娘要我叫你。」

小虎子皺皺眉頭道：「今天外面下雨，又不能溜馬，她要你來叫我做甚麼？」

大順子道：「我這怎麼知道，她要我來叫你，我就來了。」

小虎子道：「她在那裡？」

大順子道：「在樓上雅座裡等你，看來今天你會有頓好吃好喝的了。」

小虎子咧嘴一笑，翻翻眼睛，忽地搖搖頭道：「你去告訴她，就說我不去。」

大順子不禁一怔，道：「小虎子，你這是怎麼了？」

小虎子道：「沒有甚麼，只是我不想動。」

大順子瞪着眼睛道：「小虎子，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小虎子道：「爲甚麼不可以這樣，我又不是替她幹活，難道她叫我我就得聽她的，非去不可麼？」

大順子道：「小虎子，你雖然不是替她幹活，可是咱們的賬房先生和管事，對她都巴結得不得了，你要是不去，賬房先生和管事的一定不高興。」

小虎子道：「他們巴結她，那是他們的事，他們不高興也是他們的事，與我何干？」

大順子道：「與你雖然無關，但却

與我有關。」

小虎子道：「我不去是我的事，與你又有甚麼關係？」

大順子道：「賬房先生和管事的一定會怪我不會說話，必是說我說話不小心把你開罪了，所以你才不去，而且大姑娘她還……」

小虎子接口問道：「大姑娘她還會怎樣？」

大順子遲疑了一下，說道：「大姑娘要我來叫你，她還特地賞了我五兩銀子，我已經收了下來，你要是不去，那我這五兩銀子……」

小虎子淡淡地道：「那還不簡單，你要是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就退還給她好了。」

大順子雙眉皺了一皺，說道：「小虎子兄弟，看在五兩銀子份上，你幫幫我的忙，我大順子決不會忘了你小虎子的好處的。」

何大光在旁也在勸說道：「小虎子，大順子既然這麼說，你就幫幫他的忙去一趟吧！」

小虎子默然了刹那，懶洋洋地由炕上坐了起來，道：「走吧，大順子。」

說罷，脚下已大踏步的往屋外走了出去。

「美樂園」的這座酒樓，有個頗爲不俗的名字，叫做「不醉居」。

小虎子來到了「美樂園」雖然是七八個月了，今天還是第一回登上這個「不醉居」。

樓上，地方可眞夠大的，光是普通座位，就有十多張桌子，另外還有七八個廂房雅座。

大順子帶着小虎子上了樓，走到一間門帘垂放下來的房間門口，大順子輕咳了一聲，說道：「姑娘，小虎子來了。」

雅座裡面傳出楚香芸那甜美的聲音說道：「快請進來吧！」

大順子伸手掀開了門簾兒，楚香芸已經站起了嬌軀，一抬玉手，含笑說道：「請坐。」

大順子在旁看得不禁目露羡慕之色，暗道：「她對小虎子可眞客氣得很。」

小虎子跨步走進雅座，拉開一張椅子坐下，問道：「姑娘找我有甚麼事呢？」

楚香芸眨眨美目道：「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閒着無聊，悶得發慌，找你來陪我聊聊。」

語聲一頓，美目望着小虎子問道：「要吃點甚麼？」

小虎子搖搖頭道：「我剛吃過午飯不久。」

楚香芸微笑道：「那就隨便吃一點好了。」

小虎子道：「姑娘要吃甚麼自己吃吧，我甚麼也不要。」

楚香芸微一沉吟道：「那麼你陪我到樓下各處走走吧！」

小虎子猶疑道：「姑娘，外面還下着雨哩！」

楚香芸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在這『美樂園』裡走走，並不是要到外面去。」

小虎子道：「姑娘可知道這『美樂園』裡地方雖然很大，但是有些地方却很不適合姑娘去的。」

楚香芸道：「這個我也知道，我想到『人性館』去開開眼界。」

小虎子再沒有說甚麼，站起身來走出了雅座。

＊　＊　＊

「人性館」是吃、喝、嫖、賭，四個字中最尾的一個「賭館」。

「人性館」這名字似乎很別緻，但却是個切合實際的名字。

因爲從這一個「賭」字上面，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好貪、豪放、善與惡的本性。

「人性館」就在「不醉居」樓下的隔壁，穿過一座院子就是，地方比「不醉居」更大。

一座寬敞大廳包羅萬象，凡是賭的花樣也無所不有。

在大廳後面，另有幾個大房間，那些房間也是供賭用的，不過，凡是進入那些房間的賭客，都是穿着整齊、斯文的一些人物，不像大廳裡亂哄哄的，龍蛇混雜在一起。

楚香芸與小虎子走進大廳，跟小虎子認識的一些人立刻朝小虎子投以驚訝的目光。

他們驚訝的不是因爲小虎子和大姑娘走在一起，而是驚訝從來不願踏進「人性館」一步的小虎子，今天竟然跑了進來。

平常這一帶做販馬生意的劉二，一面把莊家賠給他銀子，往小皮口袋裡塞，一面高興的與小虎子開玩笑道：「小虎子，怎麼啦，你想桃花運與發財運一起抓！」

這話楚香芸與小虎子都聽得懂是甚麼含意。

楚香芸沒有在意，小虎子則習慣地咧嘴一笑說道：「劉二哥，別開玩笑了，我那兒有那麼好的福份。」

劉二哈哈大笑道：「小虎子，別說那麼洩氣的話，來，試它兩把看看！」

小虎子笑道：「劉二哥，你這麼說，我倒眞想試它兩把看看，可惜……」攤攤雙手，道：「我沒本。」

劉二揚眉笑道：「沒本沒有關係，我這裡有，今天我的運氣不差，贏了不少。」

拍拍手裡的小皮口袋，說道：「你要多少自己拿好了。」

小虎子搖搖頭道：「謝謝你，你劉二哥又不是不知道我小虎子沒錢，輸了，我拿甚麼還給你，你還是留着自己慢慢的玩吧！」

劉二粗豪地笑道：「小虎子，別盡是說洩氣話了，來，玩兩把試試看，反正我是贏來的，輸了決不要你還，

靠着大姑娘的鴻福，說不定你大贏特贏呢！」

目光一瞥楚香芸，又道：「大姑娘，你說對嗎？」

楚香芸點點頭，望着小虎子嫣然一笑，道：「我們就玩兩把試試運氣如何！」

說着移步走向賭桌旁邊，抬起一隻玉手，自懷中取出一隻銀盒子，美目一眨，望着小虎子問道：「下多少？你說個數目吧！」

小虎子心念暗轉了轉，道：「我不知那銀盒子裡面是甚麼東西，值多少錢？我怎好說數目，還是妳自己決定吧！」

楚香芸微微一笑道：「沒關係，你隨便說好了。」

小虎子沉思，翻了翻眼睛，抬手伸出一根指頭，說道：「就這個數目如何？」

楚香芸道：「一千兩？」

「不是，」小虎子道：「是一萬兩。」

圍在四週的人一聽，立時全都不禁瞪大了眼睛，驚訝地望着小虎子。

楚香芸似乎還沒料到小虎子會說出這個驚人的數目，神情不由微微呆了一呆，但旋即點頭問道：「下在甚麼地方？大小還是單雙？」

劉二定了定神，道：「小虎子，你眞要賭那麼大？」

小虎子淡淡的道：「要賭嘛就要賭大些才夠刺激，要不就乾脆不賭好了。」

劉二點點頭道：「上一把開的是單。」

小虎子轉向楚香芸毫不思索地說道：「那就下在單上好了。」

他說來神情輕鬆，對於一萬兩銀子就像是一兩銀子的一樣滿不在乎。

楚香芸絲毫沒有猶豫，將手裡的銀盒子往單上一放，朝莊家的說道：「一萬兩。」

「人性館」的賭注雖然沒有限制，但是一注下一萬兩的賭客實在是不多見的。

何況賭的又是一個賭三個雙單，押中了，莊家就得賠三萬兩銀子，這數目太驚人。

當莊的不由微微一怔，神情略微遲疑了一下，望着楚香芸問道：「姑娘，妳這銀盒子裡面是甚麼東西？」

這難怪莊家有此一問，一萬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銀盒子裡面是甚麼寶貝，值不值一萬兩銀子？當莊的又沒有看到，他怎能不問呢？

楚香芸黛眉一沉又微揚了一揚道：「你不會先看看麼？」

當莊的沒有再說話，一伸手就去拿銀盒子。

這時，一個清朗的聲音傳來，說道：「程立，不用看了，那銀盒裡的東西可值十萬兩以上。」

當莊的程立抬眼望去，大廳門口站着的是總管事陳劍飛。

程立心中雖有點好奇，很想打開銀盒子看看裡面究竟是甚麼寶貝，竟值十萬兩以上的銀子？

但是，總管已然說明了，叫他不要看，他只好放下了那銀盒子，雙手捧起寶缸，高舉着連搖了三下，輕輕地放了下來。

揭開寶缸蓋，站在程立旁邊的助手大妞兒，立刻張開了櫻桃小嘴兒揚聲道：「么三五六，十五點，大！單！」

劉二高興得眉飛色舞的伸手一掌拍在小虎子的肩胛上，大笑道：「小虎子，怎麼樣，咱說得沒錯吧，你的財運來了。」

小虎子咧嘴笑了一笑，道：「謝謝你劉二哥，待會兒準請你吃紅。」

當莊的助手大妞兒，把一堆三萬兩的銀票跟銀盒子一起推到楚香芸的面前，楚香芸伸手收起了銀盒子，望着小虎子問道：「現在押甚麼？」

小虎子眨了眨眼睛，忽然一搖頭道：「算了，俗語說得好，得些好意須回手，贏了這一把已經很夠了！」

楚香芸含笑地拿起那一堆銀票，往小虎子手裡一塞，說道：「這是你贏的，你收起來吧！」

小虎子沒說一個「謝」字，便把銀票揣入懷內，說道：「我們走吧！」

楚香芸道：「去那裡？」

小虎子道：「贏了三萬兩銀子，到隔壁樓上喝兩杯，慶祝慶祝去！」

楚香芸點首一笑，便和小虎子往大廳門外走去。

這時，一衆賭客中，正有兩雙灼灼的眼睛注視小虎子和楚香芸二人的背影，嘴角掛着陰森的冷笑。

＊　＊　＊

小虎子和楚香芸上了「不醉居」，大順子連忙迎上來招呼二人進入五號雅座，奉上香茗。

大順子退出了雅座，小虎子伸手端起面前的茶喝了一口，說道：「楚姑娘，妳惹了禍了！」

楚香芸一怔，問道：「我惹了甚麼禍了？」

小虎子目光突然一凝，問道：「妳那銀盒子裡面藏的是甚麼東西？」

楚香芸眨眨雙眼道：「可是有人看上了我的銀盒子麼？」

小虎子點點頭道：「總管那句值得十萬兩以上的話，實在是夠讓人動心垂涎。」

楚香芸黛眉一揚，道：「是甚麼人？」

小虎子道：「我不認識他們。」

「他們？」楚香芸雙目一眨，道：「他們是幾個人？」

小虎子道：「起碼有兩個。」語聲一頓，說道：「楚姑娘，妳還沒有告訴我，那銀盒子裡面是甚麼東西？」

「我眞糊塗！」楚香芸說笑着，伸手從懷中取出那隻銀盒子朝小虎子面

前桌上一放，說道：「你自己打開看看吧！」

小虎子沒伸手去動那銀盒子，淡淡地道：「姑娘自己告訴我好了。」

楚香芸雙目凝注地道：「你不想親眼看看嗎？」

小虎子搖搖頭道：「姑娘告訴我也是一樣。」

楚香芸嫣然一笑，說道：「是一面令牌，你相信嗎？」

「相信。」小虎子點點頭道：「是甚麼令牌？」

楚香芸道：「是這兒『美樂園』的美樂令牌。」

小虎子有點意外地一怔，道：「總管知道麼？」

楚香芸道：「當然知道。」

小虎子濃眉微微一皺，道：「他既然知道，那爲何要說出那種引人動心的話？」

楚香芸沉思的眨眨雙眼，道：「他大概不願讓人知道我的身份。」

小虎子目光微凝，道：「這裡沒有人知道妳的身份？」

楚香芸道：「除了他之外，是沒有人知道的。」

小虎子默然沉思了片刻，問道：「這裡的東家是令尊麼？」

楚香芸點頭道：「正是我爹。」

小虎子雙目中掠過一絲異色地道：「據說楚樓堡爲當今武林富豪之家，令尊又是名滿武林的當代大俠，爲何要做這種生意？」

楚香芸忽然嘆了口氣，道：「那是過去之說，現在已經不同，情況一年不如一年了。」

小虎子問道：「爲甚麼？」

楚香芸眨眨雙目問道：「你聽說過十年前那次轟動天下武林的大劫鏢案麼？」

小虎子道：「聽說過，據說那件案子做得極爲乾淨俐落，十六名一流護鏢好手、三十二名車伕、四名趟子手，五十二人全部被殺，無一生還，可說是武林近百年來最大的一件劫鏢血案。」

楚香芸點點頭，道：「你知道那次的鏢銀總數有多少？」

小虎子道：「聽說總數達百萬之鉅。」語音微微一頓，突然凝目問道：「那與府上有甚麼關係？」

楚香芸道：「那被劫的百萬鏢銀，和五十二位死難者家屬的撫卹金，全是我爹賠了出去的！」

小虎子微一沉思道：「這麼說，當年名震北六省的四海鏢局實際上的東主該是令尊，不是那位『閃電劍客』龍吟風了。」

「不錯，」楚香芸點頭道：「我爹正是四海鏢局的眞正東主，不過此事至今，武林中還沒有人知道。」

小虎子道：「這兒的總管，他可知道？」

楚香芸道：「知道，他是我爹的拜弟。」

突然，小虎子話題一變，說道：「楚姑娘，我想明天就離開這兒，到江南去。」

楚香芸不禁怔了一怔，隨即會意地道：「這兒不是很好嗎？爲甚麼要到江南去？」

小虎子道：「我想換個環境，到江南去找別的幹活。」

雅座門外响起了一聲輕咳，說道：「楚姑娘，老朽可以進來嗎？」

楚香芸聞聲知人，立刻說道：「請進來吧！」

門簾兒一掀，陳劍飛含笑地跨步進來。

小虎子連忙站起身子來，神情故作侷促的樣子道：「總管請坐。」

陳劍飛含笑擺手道：「別客氣，小虎子你贏了三萬兩銀子，我特地來向你道賀的。」

小虎子咧嘴一笑道：「謝謝總管，其實這完全是靠楚姑娘的鴻福。」

陳劍飛笑了一笑，目光忽地一凝，道：「聽說你明天就要離開這兒到江南去，是麼？」

小虎子訕訕地道：「總管已經聽到了？」

陳劍飛答道：「我趕來可巧了些。」語鋒微微一頓，問道：「江南可有熟朋友？」

小虎子搖搖頭道：「沒有。」

陳劍飛道：「在江南我倒有幾個熟朋友，你要是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你寫幾封介紹信，明天你臨走的時候到賬房裡去拿好了。」

小虎子道：「謝謝總管。」

陳劍飛道：「別客氣，你和楚姑娘談談吧！我不打擾二位了。」

說罷朝二人擺擺手，轉身走了出去。

陳劍飛剛剛走出去，楚香芸正要開口說話，小虎子突抬手朝她一擺，壓低聲音道：「有話等會兒到外面談吧！」

＊　＊　＊

申正時分，小虎子和楚香芸下了「不醉居」。小虎子臉色沉沉的，楚香芸的嬌面也是紅紅的，二人都帶着些酒意。

天色雖然仍是陰氣沉沉，但毛毛雨早已停止了，一下了「不醉居」，楚香芸竟又要去溜馬了。

小虎子心裡明知她是借題發揮，找機會和他繼續談那未完的話題，但是神色上仍故作一副滿不願意、無可奈何的樣子走向馬棚。

這時，小虎子贏了三萬兩銀子的消息，早已傳了開去。

何大光和另外三個粗壯漢子都在馬棚旁邊聊天，小虎子走了過來，不待何大光開口，搶先說道：「何大哥，我叫了一桌好酒菜，要大順子傍晚時候送過來，現在我陪楚姑娘去溜馬。如果我還沒回來，你們只管吃喝你們的，不必等我了。」

何大光點頭道：「小虎子兄弟，你最好能趕得及回來，大夥兒一起吃喝熱鬧些。」

小虎子答道：「我知道，我會盡量趕快回來的。」說話間，另外兩個壯漢已經走進馬棚，將楚香芸的馬和另一匹黑馬上好了鞍，牽了出來。

小虎子接過了馬轠繩，說了聲「謝謝」和楚香芸各自上馬背，抖轠往北而去。

＊　＊　＊

地方是小虎子陪同楚香芸的第一次溜馬的那片視野廣闊的荒野地方，兩匹馬仍拴在那兩株小樹幹上，只是這一次，楚香芸和小虎子都沒有在草地上坐下。

剛下過雨，草地上都是雨珠子和泥濘，當然坐不下。

於是，二人像一對小情人雨後出來散步似的在草地上默默地緩步並肩的走着。

不！不是默默地。

只不過是二人談話的聲音都是很低很低的，非距離很近是不容易聽到的。

楚香芸道：「羅大哥。」

小虎子淡淡地道：「楚姑娘，妳這羅大哥的稱呼我實在不敢當，有甚麼話想說，妳只管說好了。」

楚香芸微微遲疑了一下，問道：「你不會是眞的要離開這裡吧？」

小虎子道：「本來是隨便說說，但是現在都成了眞，非離開這裡不可的了。」

楚香芸道：「爲甚麼？」

小虎子答道：「因爲已經有人不歡迎我在這裡了。」

楚香芸詫異的問道：「是誰？」

小虎子眨眨眼睛，話題忽地一轉，問道：「令尊結拜兄弟有幾位？」

楚香芸道：「四位。」

小虎子問道：「陳總管排行第幾？」

楚香芸道：「第三。」

小虎子道：「令尊呢？」

楚香芸道：「我爹年紀最大。」語聲一頓，雙目一凝，道：「你問這些做甚麼？」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我不是個喜歡向人問東問西的人，我問這些自然是有我的理由，妳如果不願答，那麼我們談話就到此爲止。」

楚香芸秀眉皺了皺，道：「你實在令人莫測高深得很。」

小虎子笑笑道：「姑娘現在不妨考慮一下，願意答我的問題嗎？」

楚香芸心念電轉，道：「你只管問好了。」

小虎子問道：「姑娘的二叔和四叔是那兩位？」

楚香芸答道：「我二叔是龍吟風，四叔外號『鐵扇無影』。」

小虎子又問道：「他們二位現在在甚麼地方？」

楚香芸答道：「二叔自當年外出追查劫鏢殺人兇手以後，就沒有了消息，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我爹猜想他必是已經遭了毒手，被人暗算。」

小虎子道：「妳四叔呢？」

楚香芸道：「現在堡中，和我爹在一起。」

小虎子道：「十年來，那劫鏢殺人的兇手究竟是甚麼人，難道一直沒有查出一點兒蛛絲馬跡？」

「沒有。」楚香芸搖搖頭，說道：「我爹和四叔一直在外查訪了六七年了，直到三年前，才先後返堡內，不再外出追查。」

小虎子道：「是心灰意冷了？」

「不是。」楚香芸忽然神色黯然地說道：「我爹在江湖查訪兇手，心中既悲痛那被殺的五十二名死難無辜者，更悲痛二叔的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六七年來，他老人家已經心力交瘁了，鬢髮全都白了，雖然只是五十多的年紀，看起來却像是個七十開外的老人，蒼老得超過了他的本身年紀很多，人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而且由於成年在江湖上東奔西跑，受盡風霜日晒雨淋之苦，加以吃喝無定時。」

語聲微微頓了一頓，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又說道：「人總是血肉之軀，那經得起如此折磨，他老人家終於病了，一身功力也在一天一天的退減。」

小虎子眉頭緊緊的皺了一皺，又問道：「是甚麼病？」

楚香芸道：「氣喘，據大夫說，這是種無法治癒的病症。」

小虎子眨眨雙眼道：「妳四叔呢？他大概也難逃病劫吧？」

楚香芸忽然幽幽輕嘆了一聲，道：「我四叔雖然沒有病，但是情形並不比我爹好得了甚麼，他中了暗算，雙腿已殘。」

小虎子道：「斷了？」

楚香芸道：「不是斷了，而是癱瘓。」

小虎子話題忽又一轉地問道：「開設這『美樂園』的生意，可是令尊的主意？」

楚香芸答道：「不是，是我四叔的主意。」

小虎子道：「令尊沒有反對？」

楚香芸道：「我爹本來是不同意的，但是四叔說得很有道理，我爹便同意了。」

小虎子問道：「妳四叔說的是甚麼道理？」

楚香芸道：「我四叔說，堡中人口衆多，開支浩大，必須要有鉅大的財源收入才能維持下去，而且又每年必須捐出十萬兩以上的賑災銀兩給太原府，那是我爹於劫鏢未發生前兩年答應太原府的，同時那被劫的鏢銀中，有一部份是稀世奇珍的珠玉翡翠瑪瑙，我四叔之意，開設這美樂園，一方面是爲增加財源收入，一方面是希望

那部份東西能在這兒出現。」

「好心智，這主意實在高明，」小虎子點頭含笑地讚美着說道：「可是事實却失望了，這多年來竟沒有一樣東西在這裡出現過，是不是？」

楚香芸點點頭道：「不過，也幸好我四叔想出了這麼個生意，這多年來，要不是有這裡的生意收入，楚樓堡早就沒落了。」

小虎子雙目奇異閃動着，默然了片刻，說道：「楚姑娘，我想到府上去拜見令尊和妳四叔，與他們兩位談談，妳意下如何？」

楚香芸不禁大感意外地怔了一怔，一時竟未能接上話。

小虎子笑笑道：「楚姑娘，妳很相信我，是不是？」

楚香芸點點頭道：「我要是不相信妳，就不會甚麼都告訴你了。」

小虎子道：「如此，妳還有甚麼好猶豫遲疑的？」

楚香芸搖搖頭道：「你誤會了，我不是在猶豫遲疑甚麼，而是感到太意外太高興了。」

小虎子道：「這麼說，妳是不反對我到府上拜見他們兩位了？」

楚香芸道：「我怎會反對，我歡迎還來不及呢！」

話聲一頓，黛眉微微一皺，道：「不過……」

小虎子凝目問道：「不過甚麼？」

楚香芸略一遲疑道：「我四叔雖然很愛護我，但他生性孤傲冷漠，自雙腿癱瘓以後，就不喜歡接近陌生人，更不高興接見在武林中沒有名望身份的人。」

「哦！」小虎子道：「妳怕妳四叔因我不是武林有名望身份之人而不高興？」

楚香芸點點頭道：「也怕我四叔會給你難堪。」

小虎子兩道濃眉微微揚了一揚，道：「如果我是武林有名望有身份之人，他便不會不高興麼？」

楚香芸道：「那雖然不會，但起碼他會留點面子，不會給你太多的難堪。」

小虎子眨眨眼睛道：「妳聽說過關外『天龍牧場』沒有？」

楚香芸點點頭道：「聽說過，天龍牧場威震關外武林，場主『金刀銀鞭』游天龍武學功力高絕，爲人好義，一身俠骨，有『大漠龍』之美譽。」

小虎子笑了笑道：「那妳就說我是『天龍牧場』的少主好了。」

楚香芸雙目突然一凝道：「你是麼？」

小虎子搖頭道：「他姓游，我姓羅，當然不是。」

楚香芸秀眉一皺道：「這麼說，你是要我幫你說謊冒充？」

小虎子微微一笑，陡即正容道：「楚姑娘，說謊雖然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對長輩更不該說謊，但是有時一句謊言於事却有益而無害。」

這話不錯，有道理。

世間事，有許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而論的，當利害得失、輕重兩相衝突之時，兩者應取其輕，只要於事有益，偶然說句謊話又何妨？

楚香芸不是一個普通的姑娘家，這道理，她當然懂。

不過，她心中仍然有着顧慮，她皺皺眉尖兒道：「可是，萬一我四叔向你盤問起『天龍牧場』的情形來，你都能回答得上？」

小虎子笑笑道：「姑娘應該記得，我從小生長關外，是關外人。」

楚香芸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你雖然是關外人，但是對於天龍牧場的一切情形，人和事，並不見得全都知道，萬一一個回答不來，那豈不露出了馬脚？」

小虎子道：「這個妳儘管放心好了，對天龍牧場的一切人和事，我知道很多很多，或許極少有我回答不來的問題。」

楚香芸眨眨雙目道：「你在天龍牧場待過麼？」

小虎子道：「我替游少主治過病，住過三個月。」

「啊！」楚香芸道：「我倒忘了，你義父是位大夫，你也會治病。」

嬌面兒神色突然一喜，雙目異采閃動着，問道：「你要去見我爹爹和四叔，可是要替他二位老人家治病？」

小虎子道：「我心裡雖然是有這個意思，不過令尊和妳四叔的病，我是不是能治，現在我還不敢說。」

語鋒微微的頓了頓，又道：「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動身，由這裡往南去，到藍田再轉道逕奔韓城，姑娘可於後天上午動身，我們在韓城關帝廟前會合，姑娘的馬快，我想在二更以前定能趕到了。」

楚香芸點點頭，雙目凝光深深的望着他。

小虎子朝她笑了一笑，話題忽然又是一變，問道：「楚姑娘，妳三叔已經知道我會武功麼？」

楚香芸道：「不知道。」

小虎子道：「這大概是姑娘告訴他的吧？」

楚香芸點點頭道：「是的。」

小虎子道：「姑娘告訴他時，大概把我捧得很高很高吧？」

楚香芸道：「我只是實情實說的告訴他。」

小虎子道：「他知道以後，是怎麼樣說？」

楚香芸道：「他說你隱瞞武功裝傻，藏身馬棚，不惜幹那刷馬看馬的粗活兒，必然是所圖謀，也必然是個奸詐之徒，說不定是打我們美樂園的主意來。」

小虎子濃眉微微一揚又垂下，口中輕哼了一聲，道：「他還說了些甚麼沒有？」

楚香芸道：「他本想親自試試你的武功所學的功力，却被我阻止了。」

至此，小虎子忽然完全明白了道：「如此說這一連六七天來，妳每天找我陪妳出外溜馬，不惜費盡心機，口舌試探我，該是完全出於妳三叔的授意了？」

楚香芸道：「對此我不否認，不過，從第一次溜馬之後，我已經看出了你不是我三叔所懷疑的那種人，你隱瞞武功裝傻隱身此間，也許確是有甚麼目的，但絕不是打我們美樂園的主意，否則，以你一身所學功力，何須在這裡七、八個月還不動手，這美樂園上上下下，根本無人是你手下十招之敵。」

小虎子道：「楚姑娘，妳把我看得太高了，也太抬舉我了。」

楚香芸嫣然一笑道：「我這是否抬舉你，還是實情實話，你自己心裡明白。」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第一次找你陪我出去溜馬，那雖然是我三叔的授意，但是，自那以後，便不是我三叔授意了。」

小虎子微笑道：「我謝謝姑娘的抬舉。」

楚香芸雙目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我可不稀罕你說甚麼『謝謝』，我只要你明白我……」

說至此處，嬌面突然地一紅，螓首微低，「我」字以下的話，竟未接說下去。

小虎子不是個糊塗人，他一見楚香芸那種粉首低垂，含羞答答的情意，那還有個甚麼不明白的，心神不由暗暗一陣激盪。

旋而，他深深的暗暗吸了口氣，說道：「楚姑娘，關於我要前往府上去見令尊的事，希望姑娘千萬守秘，別告訴任何人知道，包括妳三叔在內。」

楚香芸不禁一怔，凝視的問道：「連我三叔也不讓他知道，爲甚麼？」

小虎子道：「別問爲甚麼，姑娘如果確實的相信我，只記住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知道就行了。」

楚香芸雙目又是眨眨，心念忽然一動，道：「先前你說已經有人不歡迎你留在這裡，那人可是我三叔？」

小虎子道：「姑娘是應該看得出來，他要不是不歡迎我留在這兒，一聽到我要離開這裡的時候，他就不會連一句挽留的情面話都不說，而且這麼熱心的要替我寫介紹信，介紹熟人了。」

楚香芸雙眉緊皺地沉思道：「這麼說，三叔他替你介紹熟人的意思，是恐怕你不離開了？」

小虎子點點頭道：「不止是這個意思，並且希望我越快離開越好。」

楚香芸詫異地問道：「這是爲甚麼？你又沒有得罪他。」

小虎子道：「我雖然沒有得罪他，但是他心中對我起了驚恐。」

楚香芸心中由目光露出異惑之色，道：「羅大哥，你這話我就不懂了，也糊塗了，他驚恐的是甚麼？」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些事情明白反不如糊塗的好，不懂也比懂的好。」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我們不談這些了，天已快黑，我必須趕回去跟何大光他們喝二杯去，走吧！」

楚香芸心中雖然有着疑問，但是這幾天相處交談以來，她已經了解小虎子的個性，凡是他不願明說的問題，最好別要多問，問也是白費。

於是，她沒有開口，默默地走向馬旁，解開了繩韁。

突然，小虎子兩道濃眉一揚，說道：「姑娘，我們恐怕要躭擱一會兒，再回去了。」

楚香芸一怔的問道：「爲甚麼？」

小虎子道：「找痲煩的來了。」

說話間，楚香芸已經聽到了馬蹄聲，注目望去，百丈開外，有兩騎疾飛而來。

小虎子把解開的馬韁繩又拴在小樹上，楚香芸也把馬韁繩重行拴好，雙目一凝，問道：「你認爲那確是來找我們痲煩的？」

小虎子點頭道：「八九不離十，不過，希望是我料錯了。」

片刻工夫，兩騎已奔近十丈以內，勒韁掠身下馬，是兩個四十開外的黑衣人。

（未完・一）

上文提要：鳩盤婆、逍遙公子應付白蓮教聖母、四嫘嫦的突襲，老神仙將秦娥、艾芙等人救出，文匡宋早已離開去救丹鳳五傑安全脫險，艾芙只根據妖眼說是老神仙將她們救走，又不見老神仙出現，心裡狐疑，提出質問，妖眼却說得頭頭是道，一問一答，頗是熱烈，到底是眞是假，使艾芙半信半疑，尤其是收自己爲徒，更是患得患失，秦娥更說得天花亂墜，口沫横飛……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老神仙演道指點　鳩盤婆妙語横生

艾芙不聽話也不行了。

只聽一個顯然剛回來的宮女道：「稟公主，那聖母與四嫘嫦已離開長安，往東去了，却不見崆峒老人護送。」

鳩盤婆顯然不關心那聖母與四嫘嫦，環掃了四處的宮女一眼，道：「我只問我那徒孫的去向。」

只見那八個宮妝女子面面相覷，一個宮女遲疑道：「却知公子受傷不重，崆峒老人顯然手下留情，現已由逍遙宮的姬妾嬪妃護送回宮去了。」

鳩盤婆厲聲喝道：「我只問我那徒孫！」艾芙也打了個寒顫，山坳黑暗，倏地寒芒陡現，嚇得那八個宮女齊退了一步。

艾芙心想：不好，祖師婆婆怎能爲了我，難爲這些宮女？那料她身子才一動彈，秦娥像早防到這一着，早已把她的手腕扣住：「就有好戲看了，休得動彈。」

只見一個宮女上前一步，道：「公主請放心，公主的乖徒孫，怎會捨得她的祖師婆婆，我想起來了，我見到了那一男一女，也在到處尋找鳳凰仙子，還有，和一男一女一直在一起的小妖眼，也失去了踪跡。」

另一個宮女也大着膽，說道：「和那小妖眼一直在一起的不是那一對年輕的男女，而是鳳凰仙子，你說的不過是晚半天的事，這小妖眼詭計多端，又專門和我們黑水潭作對，今晚眼見公主寵愛乖徒孫，必是……」

那宮女忽然一停口，一時間都不言語，艾芙感到緊挨着的秦娥的身子抖了一下，看時，只見秦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鳩盤婆。

月亮落下去了，落在兩人背後的山下，山坳原該是更黑暗的，此時倒迎來了曙光，東方的天際，已出現了魚肚白色。兩個姑娘得天獨厚，內功已深厚，是以看得清清楚楚。

艾芙的嘴兒張大了，幾乎笑出聲來，因爲她祖師婆婆的耳朵在煽動，耳朵竟會煽動，好玩又好笑。

忽然間，她明白了，妖眼連傳音也不敢，甚至不敢動彈一下。心想：這必是崆峒聽音功夫，能聽出老遠。

會是她們溜上樹時，發出了聲响嗎？

她從沒見妖眼說話那麼嚴厲過，現下艾芙最怕的是秦娥不帶她上崆峒，是以不言語，也不敢動彈。

只見鳩盤婆的眼睛閉了起來，不言也不動，艾芙大大的鬆了口氣，好不得意，在秦娥的耳邊說道：「也有你這妖眼不曉得的，咦……」

晨曦已露，何況那麼近，如何更看得清楚，秦娥的耳朵，啊呀！也同樣在煽動？

「師傅！」秦娥的語音帶歡呼：「你的老神仙，來啦。」

「老神仙！」

鶴鳴山上的老神仙，連妙玄仙姑也恭聆他演道，執弟子之儀的老神仙，她從不敢奢望，連做夢也不敢奢望能列其門墻的老神仙，而今竟成了可能，妖眼說得那麼肯定，而又是她的願望，如何不相信？

「你的老神仙，來啦！」秦娥語音帶歡呼，艾芙聽來，也在心裡發出一聲歡呼。

「你這老不死的，滾出來。」

鳩盤婆厲聲吼叫！

陡然間，四面八方，也在歡呼起來，像是天地、山岳、草木，皆在歡呼。其實，是艾芙在心裏歡呼，天色欲明未曙，風也颯然倍加遒勁，只不過同樣遒勁的晨風，此時聽來，成了歡呼而已。

從不知何謂恭敬的艾芙，此時也肅然生敬，再也不用秦娥吩咐，也不敢言語了。

鳩盤婆喝聲未落，只聽呵呵笑聲來自四面八方，似遠在千里外，又似近在咫尺。

爲何只聞笑聲，笑聲不絕於耳，老神仙！老神仙呢？爲何不現身？

秦娥在艾芙的耳邊說道：「師傅在證道，在考驗這魔婆。」

鳩盤婆不再喝叫，連耳朵也不煽了，那不時如電閃的精芒也不再見，是她的眼也閉上了。

「牝常以靜勝動，祖師婆婆，難道也是在證道？」

秦娥未答言，却是那鳩盤婆開口了，只見她乾癟若無的嘴唇微動，但有聲清越，卻似在艾芙耳邊响起，聲也朗朗，說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

艾芙一怔，道：「祖師在說甚麼啊？」

「證道。」秦娥說：「證明她已能做到不皦、不聞、不摶、別出聲、未入門，你已聆道，這可是你的大造化。」

艾芙忙不迭澄心淨慮，老神仙，眞是老神仙的聲音在說了：

「何謂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摶之不得曰微？此三者，又如何混而爲一？」

鳩盤婆兀自垂目，其聲清越，道：「道無色，視之不可見，故曰夷；道無聲，聽之不可聞，故曰希；道無形，摶之不可得，故曰微，此三者，皆不可推致，不可識問，故合而爲一。」

老神仙的聲音仍然傳自四面八方，不僅充塞於欲明未曙的夜空，簡直像充塞於宇宙。說道：「好好，你終於近道了，且再演道。」

鳩盤婆道：「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摶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摶也，故有可說，有可聽，有可摶，使其無之，將其莫之視、莫之聽、莫之摶，此之謂夷希微也，之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艾芙一聲歡呼，因爲晨光曦微中，由淡而濃，鳩盤婆身前，現出一人來。

老神仙，正是那晚艾芙在鶴鳴山上所遇的老神仙。

鳩盤婆仍盤膝端坐如故，只把眼睛睜開來，但那目中却無懾人的精芒。說道：「陳摶，你那個摶，所謂摶字者，本就是摶字之誤，你字希夷，不也是取義於此麼？」

艾芙猛可裡吸了一口大氣，以致窒息起來。

陳摶！老神仙眞是道家尊稱的陳摶老祖，那宋太祖趙匡胤，未黃袍加身之前，曾與陳摶對弈於黃山，並把黃山輸給了他。

老神仙眞是陳摶，只聽他呵呵笑道：「我不僅可名，且有名，現在我站在你面前了，你可見，何能曰夷，亦可聞，又何謂希。只不過你竟敢違我的禁令，膽敢遠出六盤山，必是你自以爲我亦可摶了。」

陡然間，寒芒陡閃，是那鳩盤婆的雙目大睜，怒道：「只道你這老不死的躲去你那華山老窩兒了，崆峒神山聖地，原是屬於我，被你强佔了多年，常言道得好：鳩佔鵲巢……」

那陳摶又呵呵笑道：「而今，你這鳩盤婆的巢穴，却被我這鵲佔了，是不是？成語出自然，雖說巧合，可惜你用之不當，你若不是離經叛道，嗜殺成性，偏又看在先師份上，不忍滅你神形，只對你嚴加看守禁錮，我早回去我那華山，醉卧松雲了。」

「住口！」鳩盤婆怒喝一聲，眞不可思議，那麼乾癟如骷髏，竟還有一副好牙兒，只聽她的牙兒咬得格格作响，入耳令人不寒而慄。

怒不可遏的鳩盤婆的耳朵又在煽動起來，那有如骷髏的頭，在從左到右，緩緩擺動，厲聲道：「我本是嫡系傳人，崆峒神仙聖地，被你竊據已近百年……」

陳摶道：「你若不是嗜殺不仁，胡作非爲，那倒是的，偏你不能清靜自正，無爲自化，不順天地自然之氣，不察天道自然之理，知其雄，而不能守其雌。」

艾芙實在忍不住了，在秦娥耳邊低聲問道：「守其雌？何謂守其雌啊？」

秦娥道：「師傅這裡所說的雄，是指剛强，雌是柔順之意，以天地之心爲心，柔順才能虛下，虛下才能容納眞理，入我門來，你就會懂，快聽，別出聲。」

「住口！」鳩盤婆又喝道：「我那崆峒神仙聖地，不但被你竊據，更竊據秘奧玄宗，並將它强加於我，把我禁錮在六盤山中。」

那陳摶始終面露笑容，道：「你錯了，玄宗藏天心，何來秘奧，你不能進入妙玄之門，不自化，不能守其雌，故爾以奧秘視之，自從把你禁錮在山中，不是已窺秘奧了麼？今日你敢違我禁令，闖關下山，不正是你以爲

牝能以靜勝牡，一旦你明靜的眞諦，便已近道了，你不感激我，反而怒不可遏。」

鳩盤婆道：「不錯，牝能以靜勝牡，本是要你知曉，你已再不能禁錮我了，而你却一再令我惱怒。」

陳摶道：「你惱怒白蓮敎的四嫘嫦殺了你逍遙宮人，我竟不許你傷害她們，並護送她們東去？」

鳩盤婆道：「正是要你還我公道。」

陳摶道：「白蓮敎今晚的來人，除了這四嫘嫦與那聖母，死亡殆盡，全死在逍遙宮人手中，公道何在？」

鳩盤婆怒道：「白蓮敎妖言惑衆，塗炭生靈，今晚更是他來犯我不說，更妄想擄劫我那乖徒孫爲后，難道不是死有餘辜！」

陳摶道：「果然那股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是以我袖手不理，但這四嫘嫦與聖母，却是殺不得的，那劉福通與韓山童雖妖言惑衆，却因而擁有了數十萬抗元之師，守衛了黃河，阻遏了元兵南下，否則江淮的抗元羣雄，就會土崩瓦解，那成吉思汗滅你西夏，黑石城玉石俱焚，你不也有復仇復國之恩麼？之所以你那孽子盤據逍遙宮，雖令無數家庭破碎，却也保障了陝中安寧，我才不聞不問，因功能抵過，是以任你那孽子胡作非爲。」

艾芙這才明白，逍遙公子在他眼前爲惡，這老神仙竟然不聞不問之故，當眞，這些日來所見所聞，秦地之所以能小安，正因有逍遙宮在。

那鳩盤婆仍然怒不可遏，道：「但你却容許那四嫘嫦殺我四婕衛？」

陳摶道：「今晚那白蓮敎的來人，不過是奉命而來，豈盡皆死有餘辜，却被逍遙宮人趕盡殺絕，我要你們知道，殺人者，人亦殺之，也敎訓你們，今後休得狂妄驕橫，目中無人，才知道人外有人。但這四嫘嫦與那聖母若被你殺害，白蓮敎便再不能妖言惑衆，韓山童的人馬首先就會土崩瓦解了。若容蒙古人重整兵馬，豈僅江淮，天下也將無噍類了。看來你仍不能守其雌，你想牝能以靜勝牡，你還得在這個靜字上多下功夫，也才能進入妙玄之門。」

只說得那鳩盤婆一時啞口無言，陳摶老祖的話聲也更柔和了，道：「我已考查了你一日夜，你那暴戾之氣，確已解化了不少，嗜殺之性，亦有所壓抑……」

艾芙驀地被秦娥一推，那還能坐穩，啊呀！頭下脚上，栽倒下來。

那是秦娥哎唷一聲，叫道：「師傅，休得放走這魔婆，哎唷，好痛，魔婆死性不改，昨日在華淸宮，我若不是溜得快，就不僅是傷在她手中，差點沒了命兒。」

秦娥飛落在她師傅面前，脚下一跟蹌，眞像要栽倒在地。

那老祖呵呵笑道：「看來你也死性不改，差點沒命的是這女娃娃。」

她一拂袖，艾芙離地尚有兩丈，只見霧湧雲推，身子已被托着了，身子已翻了過來，成了頭上脚下，啊呀！眞是騰雲駕霧，不是落地，而且飄向老祖身邊，落在秦娥傍邊。

秦娥叫道：「師傅，你偏心，人家要是樹上跌下也沒命，也就不是跺跺脚，西蜀也亂顫的鳳凰仙子了。我被魔婆打傷了，你也不扶我一把。」

天已黎明，黃土高原，雖然草不深、林不密，那山坳中晨霧也冉冉飛騰。

只聽鳩盤婆叫道：「乖徒孫，快過來，我派出人去，那兒沒找到，我就知你捨不得的祖師婆婆，乖徒孫，你來找我，是不是？快過來。」

艾芙也叫道：「祖師婆，剛才原來是你……」

原來適才的霧湧雲托，那眞力來自鳩盤婆，但罡氣無象，老祖只一抬手，艾芙就斜刺裡飛落他身邊了。

秦娥叫道：「不要臉，魔婆，你已把胡姬趕出門牆，胡姬不再是你的徒兒，你那來徒孫。」

鳩盤婆道：「乖徒孫，別聽她的，她是個壞透了的小妖精，該死的小妖精。你師傅胡姬當年偸下黑石峯……」

「地獄門！」秦娥叫道：「因爲你那裡就是人間地獄。」

「你看，乖徒孫，」鳩盤婆急了，叫道：「看在乖孫的面上，我已饒恕你師傅了。」

秦娥偸偸地揑了艾芙一下，也叫道：「魔婆，你說謊，你恨得切齒咬牙，你們聽，這魔婆的牙兒可不是咬得格格响，你也聽到了。」

艾芙對秦娥的擠眉弄眼，竟視如不見，也叫道：「呔！妖眼，你敢再叫我祖師婆婆是魔婆，我可不饒你。」

秦娥一怔！艾芙是假裝不來的，是眞惱了。她也惱了，道：「只道你聰明，原來是最蠢最蠢的蠢鳳凰。」

艾芙道：「我們都聽到了，祖師婆婆已當衆言明，饒了我師傅，妖眼，你不僅蠢，而且是最壞最壞的妖眼。」

「乖徒孫，你眞是祖師婆婆的鳳凰，最最聰明。」鳩盤婆道：「這小妖精恨得我牙癢癢，我恨不得……」

「恨不得殺死我，」秦娥叫道：「今早我若不是溜得快，差點就被你殺死。師傅，你不是見到了，這魔婆兇殘成性，可別放過她，快把她押回地獄門，從此不准她出半步，啊？呀！你打我？」

艾芙惱得反手一嘴巴子，只聽脆生生一聲响，却不是打在秦娥臉上。

秦娥挫腰一滑步，接了艾芙那一巴掌，叫道：「你是眞打呀！」

「打你對我祖師婆婆不敬。」艾芙惱得跺脚。

「好親熱的祖師婆婆，」秦娥道：「我問你，要不要作我小師妹，難道你不想拜我師傅爲師？哎呀！師傅，你

究竟管不管？」

那陳摶捋鬚含笑，一直在傍莞爾，這才呵呵笑道：「我管甚麼？人家一個是慈愛的祖師婆婆，一個是乖徒孫，名份早定了。」

秦娥大急，叫道：「師傅，你不是爲了她，千里迢迢下西川，你不是說過她和你有緣，難道又不曾千里跟踪，暗中已對她詳加考查，費盡苦心？還有你，你這該死的蠢鳳凰，你那胡姬師傅怎麼吩咐你來？你難道又不是日盼夜盼，盼望拜老神仙爲師？而今老神仙已在你面前了，還不叩頭？」

當眞，她是怎麼了，秦娥所說句句是眞。

「我……我……」艾芙望望老神仙，又望望鳩盤婆，一時沒了主意，她既已認了鳩盤婆是祖師婆婆，若再拜老神仙爲師，那豈不是亂了倫常，眞不明白，怎生到了鳩盤婆面前，就那麼自然而然地和她親近起來。

鳩盤婆早已怒不可遏，叫道：「乖徒孫，過來。」

陡然那寬大的袍袖鼓風，揚手一抓，秦娥大叫一聲：「師傅，你還不阻止，啊！呀！」

秦娥搶上阻止，那料一股無形勁力，把她反彈出去，再看時，艾芙已在鳩盤婆懷中。

原來秦娥亦已在陳摶懷中，她明白，適才陡然窒息，眼前一黑，必是她師傅即時出手相救，不禁大駭，道：「這魔婆……已練成了玄天罡氣！」

「大象無形。」鳩盤婆道：「妖眼，算你命大，你這老不死的陳摶，讓你也見識見識，崆峒的玄微秘奧，終被我參詳出來了，多年受制於你，而今我再不怕你了。本來等候在此，等你前來送死的，而今，看在我那乖徒孫面上，不究既往，趁早滾回你那華山。」

「好好！」陳摶面露喜容，道：「恭喜師妹，罡氣玄天，大象無形，果然你參透玄微，從此崆峒已有了傳人，我也該回去我那華山，你不用禁錮，我也將在那一縷白雲下，莫知所終。」

「呸！」鳩盤婆冷笑道：「道德如老君，亦不能與天地同壽，你好大口氣，竟也敢說莫知所終。」

陳摶呵呵笑道：「有由無生，而又還於無，此無極而太極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所法者，自然也，我既由自然而來，而今回到自然去，不正是與天地同壽麼？」

那陳摶老祖忽然面容一肅，說道：「適才我這徒兒秦娥所言，句句皆眞，你懷中這女娃娃，姓艾名芙，我確實爲她而下蜀川，天性自然近道，有她在懷，你不也已見天心，你那暴戾之氣，不也化爲詳和了麼？正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我確曾想收其爲徒，而今你既已參透了崆峒玄微，從此亦有了傳人，我也不和你爭了。」

秦娥大叫道：「師傅，不可以。」

陳摶呵呵笑道：「不僅這女娃娃，便是你，我亦要將你交付與她了，只不過我尚要考查些日子。」

秦娥從他懷中跳了起來，叫道：「不，師傅……」

陳摶又復呵呵大笑，道：「一月之後，這女娃娃將前往芙蓉城，參與三聖一元大會，難道你不願與她同行，和她結伴麼？」

秦娥聞言大喜，道：「師傅，原來你是說把我交付給她呀！」

陳摶已轉向鳩盤婆，道：「師妹，你既已參透崆峒玄微，當知老君的天地不仁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何解。」

鳩盤婆把艾芙緊緊摟在懷中，像是怕被陳摶搶去，爲要說明她已參透了崆峒玄微，忙道：「這有何不可解的，天地生萬物，却又令其自生自滅，互相絕滅，强凌弱，衆暴寡，是天地之不仁。」

陳摶道：「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作何解？」

鳩盤婆一聲怪笑，道：「問得好，你這老而不的聽着了，正因你老而不死，故爾是爲賊。那孔子名丘，適周之日，往見老君問禮，我且問你這老不死的，老君曾作何言？」

「老君嘆道：此孔丘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那孔丘竟問禮於老君，」鳩盤婆道：「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所謂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正因智慧出，而有大傷。」

陳摶點頭道：「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而無憂。這麼說，你已近道了。」

鳩盤婆道：「天地生人，生萬物，却又任其相食相殺，豈非天地不仁？聖人以百姓爲芻狗，所指的聖人，尚不僅指那其人與骨皆已朽已的孔丘，亦指那治理國家的帝王，那專制的暴君，逞其私慾，淫其私利，護其權威與既得利益，順我者昌，逆我者死，視人民爲芻狗，殘殺百生，豈非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絕聖棄我，民復孝慈，大道廢，而有仁義。」

陳摶連聲道：「好好，這女娃可以交付與你了，我爲她千里迢迢下蜀川，又復千里躡踪，暗中考查，你可知她已盡傳儒、釋、道三教心法，難能可貴的却又嬰兒未孩，本欲收她爲徒，傳我崆峒玄微，如今你既已近道，我將她交付與你了。」

鳩盤婆道：「她本是我的徒孫，你休生妄想。」

陳摶道：「你盡一月之期，傳她崆峒武學，一月期屆，即遣她下山，前往蜀川。」

「這是爲何？」

陳摶仰天一聲浩嘆，道：「老君當年騎青牛，西出函谷關，著五千言，言道德而去，從此莫知所終，乃因老

君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眼看人慾橫流，道德淪亡，各國諸侯互相征伐，百姓慘遭殺戮，屍積遍野，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今天下大亂，繼蒙古人蹂躪我大好神州之後，黃河以南，江淮之地，羣雄併起，高擧抗元義旗，却又各爲權勢私慾，互相征戰，春秋之世，幾又復見於今日……」

鳩盤婆道：「那又如何，我這徒孫，爲何一月之後要下蜀川？」

陳摶道：「說來慚愧，師妹，我等却只知清靜自正，無爲自化，眼看神州血流成河，屍積如山，是豈僅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你我亦不仁了，却不料仁人有心，現在蜀川，便是你這乖徒孫的三位師傅，天下武林中人，尊稱的武林三聖，這三聖將於中秋月圓之夜，在芙蓉城郊的武侯祠，召開一元大會，詳情稍後你問你這徒孫便知，雖說那一元大會是爲消除武林門戶之見，却因私見的消除，萬衆一心，自然共赴國難，自也消弭權勢之爭。」

鳩盤婆點頭道：「果然仁義，却又與我這徒孫何關，要她前往何用？」

那秦娥睜大了眼睛，陳摶喜形於色，不料仁義兩字，竟出於這殺人不眨眼的鳩盤婆之口，當眞如佛家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陳摶道：「豈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麼？這三聖的一元大會，却召來了邪魔……」

艾芙啊呀一聲，從鳩盤婆懷中跳了起來，道：「祖師婆婆，我眞該死，竟忘了天都上人那魔頭。」

陳摶道：「那天都上人乃是蒙古國師，元朝以喇嘛敎爲國敎，奉天都上人爲國師，密宗功夫詭異，更兼得蒙古鐵騎重兵之助，那武林三聖的武功豈能獨力降魔？」

鳩盤婆道：「你那妖眼徒兒，不已得了你的眞傳，連我亦不放在她眼中，爲何不遣她前往相助。」

陳摶道：「師妹有所不知，你這徒孫自幼已拜南郭先生爲師……」

鳩盤婆怒道：「你胡說，她是我徒兒胡姬的弟子。」

艾芙忙道：「祖師婆婆，老神仙所說是眞的。」

鳩盤婆暴戾已成性，一時如何能改得了，怒道：「呸！老不死才是眞的。」

秦娥大笑道：「若非老神仙，如何能老不死。魔婆，老而不死，豈不就因此成了仙。」

陳摶呵呵笑道：「妖眼，休得無禮。」

艾芙也樂了，那瞬間，她可想到了殺千刀的醉菩提，也在對老神仙的尊敬中，增添了幾分親切。

鳩盤婆一把再將艾芙摟在懷中，像是怕被人搶去了一般，道：「胡說，你是胡姬的徒兒，我的乖徒孫，怎又鑽出個南郭先生來。」

艾芙道：「祖師婆婆，你有所不知，當年胡姬化身成了個又醜又啞的婆婆，我不但從小在她懷裡長大，我的功夫，多半也是她傳授的，只不過我從小當她親娘一樣，在我心中，比其他的幾個師傅都要親。」

鳩盤婆一怔，道：「其他師傅？胡說八道。」

艾芙攀着她的脖子，道：「是呀！祖師婆婆，難道敎過我功夫的，不就是師傅，除了南郭先生，還有那殺千刀的瘋和尚醉菩提，大巴山那個巴鼻雜毛老道，也傳了我奇門遁甲，但誰都比不上啞婆婆，啊啊！我是說胡姬師傅更親。」

陳摶道：「師妹，你明白了麼，只不過如今天下武林，盡皆知道她是武林三聖的傳人，那三聖天下武林莫不尊敬，因此也才尊爲三聖，那麼，不用三聖親自出手，只不過由她出馬，即能降伏那天都上人，那三聖豈不更望重德高，更能以德化人，且早晚天下武林中人必會知道，她之所以能降魔，乃是得了你的眞傳，師妹你豈僅功德無量，又是何等光采，你又豈僅可以，而是眞爲『天下母』了。」

鳩盤婆那有如骷髏的面上，喜怒雖不能形於色，却目射光采，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乖徒孫，我這就帶你回黑石峯。」

「地獄門。」秦娥道：「糟啦，師傅，我先前一直當她小哥哥，也叫她小哥哥，眼看要作我的小師妹了，如今……如今却下了地獄，從今以後，我怎麼叫她呀？」

陳摶笑呵呵，說道：「道法自然，入我門來，也就是回到自然，她不是較你年幼麼，就叫她小妹吧。」

「小妹子！」艾芙霍地又跳了起來，道：「當眞，還忘了小妹子？」

秦娥嘻嘻笑道：「今而後，你就是我的小妹子了，我知道你說的小妹子是誰，也知道你沒說出來的是誰，小妹子，你放心，我即去知會他們，要他們回去蜀川等候。」

艾芙道：「你對她說：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一月之後，後會有期。」

秦娥道：「你說甚麼呀？」

艾芙眉開眼笑，道：「你這麼說，我那小妹子就信了，相信眞是我的口信。」

鳩盤婆一把拉過艾芙去，用身子遮住她，陳摶道：「師妹，你放心，我不會和你爭奪的，因爲我也放心了，她能跟隨你，不也同樣傳我崆峒玄微。」

那鳩盤婆右袖一拂，登時幻出一片彩霞，原來旭日已從東山昇起，那八個白衣的宮妝女子飛身而起，竟幻出一片彩霞來，簇擁着鳩盤婆與艾芙，眨眼間，已越過山脊，向西而去，黃土地，綠樹搖風，旭日中幻出的朝霞，竟久久不散。

那陳摶老祖衣袂飄飄，白髯如銀

絲，也飄然幻彩，道：「嬰兒未孩，造化玄微，竟有如此威力，我多年不能降伏的鳩盤婆，不料竟被這女娃娃度化了。」

秦娥像陡然間失落了甚麼，道：「師傅，你不該任她下地獄。」

陳摶道：「你沒見適才那幻彩麼，得她前去，地獄從今以後亦幻異彩，也就再不是地獄了。」

秦娥噘起嘴來，怨道：「一月之內，她又豈能得傳崆峒玄微？」

陳摶道：「你錯了，這女娃娃之所以天性如嬰兒未孩，便是自幼在玄微中長大，你豈不聞她適才所言，自幼在胡姬懷中長大的麼？她實是得天獨厚，生具異稟，更兼得三聖垂青，自幼已得其薰陶，你自幼雖已跟隨我了，但一月之後，你亦有所不如了，那鳩盤婆甚麼人見她不是如見鬼魔？而她反而一見就倍添親切。」

「當眞？」秦娥道：「師傅，我仍迷惑不解？」

「道法自然，而她不法已自然。你且頌道德經天下皆知章。」

秦娥頌道：「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陳摶道：「道常無爲，初無美惡，才涉有爲，便有美惡，你有美惡，是你不能無爲，而這女娃娃無美惡，是她無爲了，枉你隨我修煉了多年，遠不如她自然近道。是以不出一月，她必能參透崆峒玄微，何況我豈能置身事外，暗中亦有指點，你去吧！」

「師傅，我……」

「你適才應承了她甚麼？」

秦娥啊了一聲，道：「去告訴那小妹子，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那還不快去，快去快回，我雖任由鳩盤婆把她帶回黑石峯，但仍得暗中去知會，讓她知道，師傅我時刻在她身邊，你亦常伴在她身邊。」

秦娥這才喜了，喜孜孜說道：「好，我這就去了。」

她轉身就跑，一口氣奔回長安。

＊　＊　＊

秦娥飛渡過渭水，不過才是晨初時候，水清清，那滔滔的清流上，仍見薄霧在冉飛，不錯，涇水濁，渭水清，那渡河仍遠在涇渭合流處的上流。

回頭一看，才知那是馬嵬坡，正是當年唐玄宗吊死楊玉環之處。

秦娥不該有感的，一時竟有了感觸，不禁在渭水河邊佇脚而有所思。

忽然間，她明白了，以往多次經過馬嵬坡，皆無所感，是她未與艾芙相遇，如今，她不僅感到孤單，心想：當眞是自古紅顏多薄命，三千寵愛在一身又如何，不也在這馬嵬坡前坭土上，輾轉娥眉馬前死。

不，小妹子却絕不會的，自古到今，沒有人比小妹子更美的了，但任他是誰，也不會傷害她，即使邪惡的逍遙公子，更殘暴的殺人不眨眼的鳩盤婆。

迎着朝陽，秦娥的臉兒上開了花，踩踩脚，西蜀亂顫，天下的英雄豪傑也盡低頭的火鳳凰，眞了不得，至今她甚至仍難相信，只在那魔婆懷中打個滾兒，只一陣搓揉，竟化去了那魔婆的暴戾之氣。

但秦娥親眼見，連她師傅多年費盡了苦心，規勸、禁錮，甚至懲罰，也不能做到，小艾芙，小妹子，只不過打滾一陣搓揉，竟能把殘暴成性的魔婆，也能化去的戾氣爲祥和。

迎着那昇起來的璀璨的朝陽，她笑了，難道她也不是如此，小艾芙一走，她就有了失落的感覺，以往那山中歲月，春去夏又來，即使寒冬白雪封鎖山林，她不曾有這寂寞的感覺，而今，她竟然有了，即使迎着朝陽，花開在臉上，她竟然初嚐了寂寞的愁滋味。若問愁多少，眞箇像那清又親的渭水，滔滔往東流。

那渭水如何不清又親，個多時辰前，她才和這小妹子並肩携着手兒，雙雙飛渡，而今，却只剩下她孤另另的一個人了。

現在，她再也不奇怪，江虹那小妹子爲何對她如是依戀，那文相公若不對她痴情，那才奇怪了。

走，不錯，趕快去知會他們，趕快回去崆峒。崆峒山原就是在六盤山脈中，既然鳩盤婆轉了性，她再無顧忌了。

過了咸陽，毫不遲疑，直奔長安。

不見了探馬赤軍，顯然龜縮了起來，驀然心中一陣劇跳，她師傅若一直跟隨在艾芙身後，不用說，那日她殺了數十個探馬赤軍，當然也見到了，師傅會責她殘暴不仁嗎？

她如何不仇恨韃子，師傅就是從道傍的橫屍堆中，把她抱上崆峒的，那道傍的橫屍，皆是被殘暴不仁的韃子殺戮，當然也就是這些該死的探軍。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她如何不恨，她連自己姓甚麼也不知道，父母是誰非但不知，而且曝屍路傍。

她毫不遲疑，來到長安，她相信，不見艾芙，江虹不會就此離去，那痴情的文相公，更不會了。

秦娥重循舊路，即使是太陽昇得更高了，頹敗的未央殿，仍然鬼氣森森，花圃原來滿蓬蒿，道上草深可沒脛，未央池畔未央柳，昔今青青今猶在，却不再是拂水婆娑，而是拂的滿池落葉。

不見小妹子，亦不見文相公，騰身高處，唯見殿閣鱗次櫛比，在悲風中，怨訴那昔日的豪華。

循舊路，一路尋去，啊呀！一顆大睜着恐怖眼睛的頭顱，直滾到她脚邊來。顯是被砍落的頭顱，落在一蓬棘荊上，被她帶動，滾落下來，滾在

她脚邊。

便是秦娥，便是大白天，也嚇了她一大跳。

她知道又回到了昨晚那白蓮教人馬全軍覆沒之處，往前走，必更恐怖。

是呀！那小妹子又豈會停落在這恐怖之地。何況還有文相公同行。

那文匡宋是這裡救出丹鳳五傑嗎？當然不是，明玉珍的人馬，又豈會與白蓮教的人馬會師，但必然見到了這場殘酷的殺戮，當然也不會來這屍堆中尋找小艾芙，赫！誰能動得了小艾芙。

驀然間，她聽到聲音了，有人在呼叫。

呼叫聲在遠處，隱隱傳來！

「姊姊，你在那裡呀？」

是江虹，小艾芙的小妹子，秦娥大喜，她眞蠢，早就該想到的，那小妹子當然在昨晚分手之處等待。

是的，那是江虹在呼叫，入耳，連秦娥心中也感到酸酸的。那聲音不但沙啞，而且酸楚。

她一連兩個飛掠，脚不沾地，再又騰身上了昨晚存身的那大樹。

她看見了，江虹淚汪汪，站在土坡上，正是昨晚那丹鳳五傑站立之處。

文匡宋呢？她也見到了，頹然坐在一株樹下，把臉埋在手中。

秦娥看得到，兩人憂心、焦急，從黑夜尋訪到天明，從天明又尋訪到此刻，必已疲憊不堪，絕望又憂傷。

那文匡宋緩緩抬起頭來，說了，未說先嘆了口氣，道：「江姑娘，走吧，艾姑娘到了此刻仍不前來，顯然是不會來的了。」

「不！」江虹叫道：「姊姊一定會來的，她怎會丟下我，又豈會不辭而別。」

驀然間，秦娥明白了，難怪艾芙任這文相公對她如何痴情，她念念不忘的，却只有這個小妹子，至少，她首先想到念及的，就是小妹子，原來兩人和她一個性相近，一個性相遠。

文匡宋嘆了口氣，道：「江姑娘，你忘了，你那姊姊身有一個……有一個……」

「妖眼，呸！」江虹提起妖眼，就怒上心頭，道：「連她自己要咱們叫她，妖眼，有甚麼叫不得，叫不出口的。」

文匡宋道：「若然只是艾芙姑娘一人，倒是會的，即使有事，也不會不辭而別，但有那妖眼在她身邊，那就難說了。」

「你是說妖眼阻止姊姊來和我們相會？」江虹道：「不，我本是和她們一道兒來的，只不過到了這裡，我見你在和丹鳳五傑說話兒，才走前一步，我相信，她們一定也聽到你們說的話兒。」

「啊！」文匡宋忽然站起身來，說道：「你是說，你們來到這林中，一道兒前來，江姑娘，你再說一遍。」

江虹煩惱極了，本已大大的眼睛，睜得更大了，跺脚道：「再說一遍，話兒也不會兩樣，你是怎麼啦，我還要說多少遍，從昨晚到現在，我一再說過多少遍啦。」

無數遍，爲何要她說同樣一句話？

只見文匡宋嘆了口氣，道：「你是說，她見到你出來和我會合，已來到我身邊！」

「還有，我記起來了。」江虹道：「我們從未央殿前來，竟脚不沾塵，身子像被無形動力托着！夜霧迷茫中，簡直像騰雲駕霧一般，落地已在前面林中。」

「那麼，我明白了，江姑娘，我們走吧，你那姊姊是再不會回來的了。」

「不，我不走，走了，姊姊回來就找不到我們。」江虹固執說。

文匡宋又嘆了口氣，道：「艾姑娘再不會回來的了，江姑娘，你且想想，昨日她原已見到了我們，却不現身相見，只打發那妖眼來吩咐我們上路，現在聽你一說，那就再明白不過了，昨晚你們前來，是一個有無邊神力的人，把你們送回來的，不，我應該說，是把你送來交付與我。」

「無邊……神力，那是誰呀！不錯，我們脚不沾塵，都像騰雲駕霧一樣，只因一到即聽到你的話聲，我就匆匆趕來，竟忽略了。」

文匡宋道：「當然就是艾姑娘口中的老神仙，現在，我更記起妙玄仙姑的話了。」

「說姊姊已有遇合，而我們……我們……」

「看我們的造化，當然，這就是說，艾姑娘已有了遇合，再不會回來了，而我們……」

「而却把我送來交付與你，與你會合，姊姊她就……放心地走了，再不理我們了。」江虹酸酸楚楚地說，淚光瑩瑩。

忽然間，一個若遠若近，忽東又忽西的聲音，說道：「小妹子，你說錯了。」

「啊呀！姊姊。」

江虹跳了起來，聲音清晰，分明是個女子的聲音，不，是個姑娘嫩嫩的聲音。

那文匡宋也精神一振，拱手道：「原來是秦姑娘，必有見教，何不現身相見？」

「是，眞是妖眼，妖眼呀，你就快滾出來。」

她一心一意全在艾芙身上，心中只有姊姊，是以一聞嫩嗓子的女兒聲，就以爲是姊姊來了。

「滾出來，你這該死的妖眼。」江虹跺着脚，轉着身兒罵，但她轉向東，妖眼的笑聲已在西面傳來了，如何不氣得她跺脚，罵道：「死妖眼，你把姊姊藏到那裡去了。」

只聽聲音飄落，或東或西，嘻嘻笑道：「看來你這位相公哥哥比你聰明，眞被他猜着了。」

「你這知害臊，不知羞耻的壞透了的妖眼，你把姊姊當作了小哥哥，藏了起來，你瞞不過我。」

江虹不轉了。暗暗摸着金絲軟鞭，分明那妖眼的笑聲自東面傳來，她却霍地一挫腰，向西邊撲去，陽光下，金霞暴閃，吼道：「滾出來，該死的妖眼。」

顯然那地方是皇城的御花園，多年荒棄，蓬蒿幾乎高與人齊，只見金霞閃處，枝葉騰飛，才那麼一愕，只道估計錯了，不料就在那瞬間，眼前陡然一暗，江虹啊呀一聲大叫，暴退一丈！摸着她的臉兒，嚇得當眞魄散魂飛！

原來，陡然間，一雙妖眼不僅像是懸在她面上，而且對着她一齜牙，那也還罷了，還在她臉兒上狠狠地擰了一把，啊呀！好痛！

她吃過瘋和尚的苦頭，也同樣嚇得她失魂少魄，但和尚可還沒擰她臉兒，人家要是被她罵惱了，她那還有小命兒！

聲音又傳來了，却已是高處，那妖眼的聲音像是天上來，說道：「我曾經當她是小哥哥，但現在，她可是我的小妹子了，你這小妹子的小妹子，還有你，我可沒功夫和你們鬧玩兒，趕早回去蜀川等候，你們大可算着日頭兒等，一月爲期，她必會回轉，此去蜀川還遠，若是你們走得慢了，說不定她會走在你們前頭了。」

文匡宋慌忙拱手，道：「秦姑娘，老神仙可是把艾姑娘帶去崆峒了？」

「管他是崆峒或是六盤山，那個妙玄道姑說得對，總之，有了仙緣遇合就是了，我得去追上她們，沒功夫和你們嗑牙兒。」

那話聲最後傳來，已幾乎不可聞，分明已去得遠了。

文匡宋怔怔的，不僅若有所失，而且駭然，這妖眼秦娥的功夫，從未見她出過手，從沒見她施展過一招一式，但却奇詭絕倫，而人家也多大點年紀，眞難相信，亦難比較，却又不自己比較起來，他的師傅巴鼻道人，在他心目中，已是天下第一人了，但比較起這秦娥，顯然亦有所不如。

適才秦娥一出聲，他只道妖眼在以聲惑其神，在故弄玄虛，那知任他如何凝其神，竟仍不能知其所在，而這却是大白天的陽光之下。

但總算又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無論如何，知道了艾芙的下落。

江虹却氣得要哭，跺脚道：「你怎麼啦，敢是傻了，適才你任這死妖眼欺負我，你也不幫我。」

文匡宋苦笑道：「我連人家的身影也沒瞧見，如何幫你，而且，江姑娘，人家原是好意，來替我們送信，你不該……」

「死妖眼，既是好意來送信，爲何又裝神弄鬼，賣弄玄虛。」

文匡宋道：「我倒明白了，江姑娘，她不是故弄玄虛，而是怕一現身，就被你歪纏，不讓她走了，你不是聽她說了麼，她要去追趕艾姑娘。」

「哼！賣弄倒是眞。」

「那也說明了一點。」文匡宋肅容道：「艾姑娘有了仙緣遇合，這妖眼的功夫已是如此奇詭絕倫，她師傅更可想而知了，江姑娘，我們應該替她高興才是，我們再見艾姑娘之日，她可眞是鳳凰仙子了。」

江虹兀自提着金絲軟鞭在手，也怔怔的出起神來，甚至摸着臉兒的手，也忘了放下。

「走吧！」文匡宋作了個無聲的嘆息：「既已有了艾姑娘的下落，我們倒是趁早離去爲是，時已近午了，不遠處的遍地屍骸，難免被人發現。」

那韃子視人命如草芥，殘暴不仁，在其統治之下，自不會人命關天，但死了那麼多人，必然轟動長安城，若被人發現他們，當眞麻煩多了。

江虹被他提醒，慌忙收起了軟鞭，道：「那妖眼說一月之期，姊姊必會回轉蜀川，我總不信。」

文匡宋道：「我却相信，一月之後，正是一元大會之期。」

江虹道：「走啊，但一月之期，姊姊怎能傳那老神仙所學。」

江虹倒急了，她生長在那三江口岸，人烟稠密之地，可知人命並非等閒，何況死人太多，是以急忙打前頭走了，飛掠出皇城頹敗的牆垣。

文匡宋騰身高處，略一停留，那皇城荒廢久了，白日亦顯得陰森，還幸罕有人來。

他追上江虹，道：「你忘了，艾姑娘的啞婆婆，本就是崆峒門下，艾姑娘的武功，我一直暗中觀察，也一直在迷惑，實是近於詭異！大異一般江湖武林，現在我才明白了，原來她自幼已得了崆峒心法，說不定連艾姑娘亦不知道。」

一言把江虹提醒，當眞！道：「不錯，我總覺得姊姊的武功身法，有些怪怪的，並不講究招式。」

文匡宋忽地一跺脚，道：「你倒提醒了我，不錯不錯，崆峒武學，玄微至精，不在招式，你想想，江姑娘，這妖眼可有招式麼，而應變之快，却無與倫比，簡直敵强她更强，敵快，她更快，敵詭，她更絕倫，可就是從沒見露過一招一式！」

「你！怎麼啦？」

文匡宋張大了嘴，像是傻了！喃喃的道：「一月之期，何用一月之期。」

江虹道：「你在說甚麼啊？」

「啊！」文匡宋避開她的目光，道：「我是說，艾姑娘絕頂聰明，你不覺得她一可反三，聞一而知十麼？」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 狐步創始人令狐慈，師弟徐起建立狐莊，高鴻創建狐堡，還有四師弟裴元度比較清貧，創始人失踪或傳亡故，一莊一堡閉門自守基業，小莊是令狐慈的弟子，爲了弄清師父的死因，和師妹裴蒂調查師叔有殺師父之嫌，經過深入調查，原來師叔是塞外雙魔喬裝冒充，小莊將雙魔殺掉，接管一堡一莊，尚未接收，小莊却將一堡輸給一個自稱高興的人……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誰屬正宗狐步　三怪信口開河

裴蒂心不甘情不願地取了來，小莊寫了一張讓渡書，還按上了斗記(手印)。

高興道：「從現在開始，這『狐堡』已變成我的了，歡迎二位在此作客，但有件事還要偏勞……」

小莊道：「甚麼事？」

「請你向下面的人交代一下，從此我是此堡之主。」

「可以，但我也有個要求。」

「請說。」

「『狐堡』是由本門武功的名稱而起，你今後不能再用此名。」

「有必要嗎？」

「當然，因爲你不是『狐步』門的人。」

高興笑笑，很怪，很怪，道：「可以，我馬上改名，而且把新堡名掛出去。」

小莊道：「你召集堡中的人，我來宣佈。」

鐘聲響了十二下，堡中護院及僕役來到前院，小莊聲明，此莊已經易手，要他們見見新的堡主。

高興予人的印象不差，至少看來，總是笑嘻嘻地。

現在下面的人才知道，這個馴狗的楞小子原來就是本堡的眞正主人。爲甚麼又易了手呢？

於是有人問，「爲何要換新堡主？」

小莊爲人爽俐，只好說是輸掉了。

把一個武林名堡輸給別人了，居然還能說出口，眞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敗家子。

有人大聲叫着：「敗家子！」

小莊苦笑，道：「你說得對，我的確是個敗家子。」

另外有人道：「少俠除去了『狐堡』的仇人，收回此堡，功過相抵，也不能苛責你，希望你有一天還能把此堡贖回來！」

小莊道：「謝謝這位仁兄的誇讚，我一定能再贖回來的！這位姓高名興，是你們的新主人……」

小莊和裴蒂離開「狐堡」，高興把他們送到莊外。

裴蒂道：「我以爲你是個騙子？」

高興道：「也不過是物歸原主而已。」

「笑話！『狐堡』是『狐步門』的產業。」

高興攤攤手，道：「以後妳也許會覺得自己說的話有點可笑。」

小莊道：「裴蒂，我們走吧！」

高興道：「是去『狐莊』嗎？」

小莊道：「當然。」

高興道：「歡迎我去拜訪嗎？」

「當然，如有機會還可以再賭一次。」

「那太好了！只怕這一次我不會有那麼好的手氣。」

*　*　*

小莊和裴蒂分了手，約定在「狐莊」相見，她說要回家看看。

他和裴蒂很近，但也保持近的距離。

快到「狐莊」時，他忽然發現了一個熟人。

也可以說是一個很熟的女人。

這女人站在這鎮上一位名大夫門外，看了一下那赤鋼招牌，然後走了進去。此刻，正是掌燈時分。

小莊走近一看，居然是一位女大夫。

在這女大夫隔壁就是一家飯館，對面則是一家茶館，一個三十郞當歲的女人在唱河南「落子」。

也就是所謂「豫劇」。

小莊想不通那年輕女人去找這女大夫作甚麼？

他甚至也不以爲，她是來看病的。因爲她沒有病態及病容。

小莊自側面進入這位女大夫室中，她叫花旗，綽號「女扁鵲」。

女大夫很少，武林中的女大夫更少。

小莊不久就找到了這年輕女人，而她，正是和小莊走得極近的「鈎子」海棠，作風極開放。

這是個小客廳，也是個看病的地方。

女大夫三十五六歲，頗有幾分姿色，掛金戴玉，一身的珠光寶氣。

武林中人誰都知道花旗發了大財。

「姑娘哪裡不舒服？」

「下面。」

「怎麼不舒服？」

「癢，抓也癢，不抓更癢，甚不雅觀！」

花旗道：「姑娘，我不能不事先說明，我的診療費很貴。」

「不妨。」

「那就好，請姑娘躺在床上褪了下衣看看。」

海棠也不客氣，躺下就褪了下衣。花旗把蠟燭挐近，仔細翻弄海棠的陰部。

甚至還扳開向內看，而且把手指伸進去。

海棠並未反對，看了好一會之後，花旗道：「這種癢可能是不常洗滌之故……」

「沒有大毛病？」

「沒有，常洗就會好，我可以爲妳開個方子。」

方子開好，花旗道：「一共是三千兩。」

海棠道：「我的看法是，付費的應該是妳。」

花旗好像還未聽淸，道：「三千兩。」

海棠道：「不是妳收費，應由我來收費，我要五萬兩。」

「妳……妳說甚麼？」花旗有點吃驚。

「我要五萬兩，聽淸了沒有？妳的耳朵該治一治了。」

「爲甚麼？」

「因爲妳剛才猥褻我，甚至要强姦我。」

花旗冷冷一笑道：「我也是女人哪！」

「我聽說妳是陰陽人。」

「妳胡說！」

「反正妳的動作輕薄，有强姦未遂的企圖，我要告妳。」

「妳去告吧！」

「我這就去告……」海棠往外走，花旗一把抓去。

顯然，「女扁鵲」是行家，但「鈎子」海棠也不含糊。一閃身反而攻上，不到兩招就把花旗逼退了兩步。

「住手！」

「挐五萬賠償費來我就住手。」

「你這是訛詐！」

「妳想姦我，我只不過是要點遮羞費而已。」

結果未出十五招，花旗被制住了穴道，被海棠放在床上。

「妳……妳不能侮辱大夫，大夫的職責是神聖的。」

「『醫者父母心』是對的，但是妳却只會要錢，沒有錢的病人，你就馬馬虎虎，所以妳弄了不少的造孽錢。」

「這干你甚麼事？」

「妳這種沽名釣譽，羞辱了古大夫的神聖嘛！」

「妳要怎麼樣？」

「看看妳是不是陰陽人。」

「妳不可以這樣。」

「可不可以要由我決定了。」

把花旗的下衣一扯，海棠掩口叫了起來。

都說人體的構造都差不多，却也未必。

有少數人長得大不相同。

正如男人和男人也不盡相同一樣。

她的下體沒有體毛，却翻了開來，好像一朵不紅不紫的肉花。更絕的是，還有一塊肉門簾，正好遮住陰戶一大半。

乍看之下，簡直不知道這是甚麼東西。

花旗穴道被制，無法反抗。

她尖叫着，道：「你簡直是個女魔鬼，揭人陰私，居心險惡下流！」

海棠「嘖嘖」連聲地道：「這個大牡丹花帶門簾的東西，要是公開亮一下，一些好奇的男人會不會擠破了門？」

花旗大駭，道：「求求妳！姑娘，這是缺德的事！」

「妳知道缺德？爲富不仁，算不算缺德？」

「姑娘妳要如何？」

「我不是說過要五萬兩遮羞費嗎？」

「這太貴了吧！」

「好吧！反正我挐不到遮羞費，就

心有不甘，貴宅隔壁是飯館，門庭若市……」

「怎麼樣？」

「貴宅對面是一家茶館，有人在唱河南落子，觀眾不少，我只要在門外一嚷嚷，說是發現了世上最奇特的女人，下面開了朵奇花……」

花旗既驚又怒，不由暗暗切齒，道：「姑娘，我付妳五萬兩就是了，何必抓破了臉，以後還要見面。」

「是啊！反正妳也不在乎五萬兩。」

海棠不敢解她之穴，因爲醫生多少都會施毒，不能不防她一手。

花旗說了放銀票之地方。

海棠在壁上暗櫃中取出五十餘萬兩，她沒有那麼講信用，統通帶走了。

花旗差點氣昏。

海棠剛走，又來了一女，此刻花旗正在自解穴道，還沒有解開。

這女人也是二十三四光景，比剛才的海棠要美些。

「姑娘是看病的？」

「對，我沒病，妳却有病。」

「我有甚麼病？」

「妳自己看看自己的下體，誰像妳這樣子？」

「姑娘，我遇上了强盜，這不干妳的事！」

「假如把你放在茶館門口，試問，那些聽眾是繼續聽戲還是爭着看你下面那朵『花』。」

有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

人有了名就會引起妬妒和覬覦。

豬肥了當然就要挨刀了。

「姑娘，妳的來意是……」

「我是來募捐的……」

「募甚麼捐？」

「本地善堂中有不少的老人病得很重……」

「善堂會照顧他們的。」

「善堂只管吃、住，看病嘛！只能找三流郎中看看，有時不看還好，看了死得更快些。」

「姑娘要募多少？」

「鷄零狗碎地辦不了甚麼事，十萬兩吧。」

「姑娘，妳殺了我也拿不出這麼多。」

「我爲甚麼要殺妳？」

「姑娘饒了我吧。」

「當然，妳拿不出銀子，妳身上這一朵奇特的大肉花可值錢哩，送到善堂中，看一次五百兩銀子，保証，門庭若市還要排隊哩。」

「姑娘的行爲比剛才那個更……」

這一個，正是「隔牆倒」司徒紅。

她們都走了調，也就是走了偏鋒。

人一旦走上偏鋒，就會每下愈況。

幾乎是大多數人想不到的點子，他們却能作出來。

「鈎子」和「隔牆倒」也有人叫她「隔牆暈」的，兩人是一伙的。

如果不隔一道牆又該如何呢？

結果差不多，司徒紅也弄走了十來萬。

不義之財來得容易，去得也快。

這一切小莊都看在眼中，本想揭穿，一想算了。這些人正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他回到了「狐莊」。

首先，他宣佈了假徐起乃是「塞北雙魔」之一鄺雲，却已死亡，收回失去的基業，希望上下人等一本初衷，維護「狐莊」的榮譽。

不願留下的可以離去，並酌予支遣費。

走的人約有一半，小莊以爲的確也不需要這麼多的人手。

* * *

一個月之後某夜，高興又來了。

小莊正在獨酌，他雖流裡流氣地，畢竟人不是沒有心肝之人，輸了師門的「狐堡」，內心十分不安。

高興站在小書齋門外道：「歡不歡迎？」

小莊道：「不怎麼歡迎，但也不便逐客。」

高興走進來，小莊叫下人添了杯筷，也叫廚房加了一兩道菜。高興也就不客氣，坐下就吃起來。

小莊道：「事到如今，連『狐堡』都輸給了你，不該知道你的身份？」

「應該！」

「說吧！」

「還不到時候。」

「爲甚麼？」

「如果我現在說出眞正的身份，我們賭起來一定就沒有味道了。」

「你是專程來賭的？」

「對，也可以說來看看老友。」

小莊道：「你似乎還想把『狐莊』也贏到手。」

「想是想，却也沒有那麼容易。」

「至少你不想把『狐堡』再輸給我。」

「你是知道，眞正的賭鬼是賭的本身吸引住了他們，而不是賭資和金銀珠寶等吸引了他們。」

小莊點點頭：「你是爲了過癮而來？」

「正是。」

「好，我們邊飲邊賭。」

高興道：「和你賭眞痛快。」

在另外一桌上，用小莊的骰子。

似乎高興永遠是那麼大方而瀟脫，寧願自己吃虧。

小莊道：「用我的骰子你也要看看。」

「不必了，我信任你。」

「信任也不成，還要看一下。」

高興只好檢查一下，把骰子交還他。

小莊喝了一杯酒，抓起了骰子道：「高興，你押多少？」

高興掏出一張銀票放在桌上，是一百萬兩。

小莊道：「就賭一百萬？」

「對。」

「我的現銀或莊票沒有那麼多。」

「不妨，這『狐莊』你押多少？」

「怎麼？你又要動這『狐莊』的腦筋？」

「有了『狐堡』就希望也擁有『狐莊』。」

「慾望太大了些吧。」

「人人都有慾望，人要是沒有慾望，身心渙散，很快就會死的。」

「好！押！」

「押多少？」

「兩百萬兩。」

「『狐堡』押一百萬，『狐莊』反而貴些？」

「應該說『狐堡』標價低些吃了大虧。」

高興道：「果眞如此，我願補救，你這『狐莊』我出兩百五十萬兩。」

小莊道：「你眞爽快。」

「我一直如此，有一段時間，我應得的產業被人霸佔去了，我也能泰然置之。但我不忘要把它收回來。」

小莊道：「你開始擲吧。」

「還是由你先開始。」

小莊不再客氣。

他以前賭任何賭具，不論多大的枱面，他都能以手掌心應付之。

也許正因爲如此，十賭九贏，很少失利。

只不過今夜他很緊張。

似乎已失去了信心。

信心一失，控制骰子的手法及用勁技巧就不太靈活了，因爲這是師門產業的最後一個據點。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嘩啦」一聲，骰子在枱中蹦跳着。

九點！小莊吁了口氣。

再擲三擲，都是九點以下。

然後他把大海碗推到高興面前。

高興抓起骰子，小莊十分注意他的手。

這一次高興也沒有任何花梢。

他只是把手在空中揮了一下。

似乎他有這種習慣，可能是消弭內心的緊張，或者是增加聲勢的習慣動作。

他擲出了骰子。

五點。

再擲，巧的是又是五點。

第三擲居然是兩點。

小莊贏了第一把，信心大增。

這次第一擲是八點再擲三擲都未超過八點。

高興第一擲是七點，第二擲又是七點。

第三次只有一點。

小莊又贏了。

那知第三次小莊連擲三次都未超過六點。

高興是八點。

小莊再擲，仍未超過七點，高興是「豹子」。」

贏了兩次又輸了兩次。

這一次小莊擲了個九點。高興也是九點。

由於小莊是莊家，半點算他勝。

再擲，小莊只有四點，高興是七點。

此後，小莊就再也沒有贏過一次，也就是說這座僅存的「狐莊」又輸給了高興。小莊心情十分沉重。

「小莊，你的手氣差，但人却是講信用，寫個字據吧。」

小莊沒有話說，寫了「讓渡書」，把這事對部下宣佈了。

大多數的部下心中都不免罵他渾蛋，那有這麼渾，把師門的產業全部輸光，前後也不過一個月。

小莊收拾一下隨身的東西，很快就離開了「狐莊」。

現在他不知道該去何處。

小莊躺在草地上，夜風涼沁心脾，但却睡不着。

不久，他聽到了輕盈的奔掠聲，顯然是女子的步履聲。

由於小莊躺身處的草約到小腿之深，在旁邊約十步外奔行的人不易看到他。

只不過小莊却看清了這個人。

她居然是「鈎子」海棠。

他名字叫海棠也就是姓海名棠。

她停下來，坐在一塊石上喘息。

小莊本想揭開她敲詐「女扁鵲」的事，那知又來了一人。

嘿！眞巧，這一個居然是「隔墻暈」司徒紅。

兩人打個手勢，然後在草地上坐下來。自袖內掏出了一些銀票在數着。

小莊心想：原來她們早就認識。

可是以前二女和小莊來往，從未同時出現過。

二女點好，「鈎子」低聲道：「不要全部交出。」

「隔墻暈」道：「當然，我們自己也要留些花用。」

「鈎子」道：「妳不以爲小莊很可憐？」

「隔墻暈」道：「是他自找倒霉，偏偏要和他賭。」

小莊心中一動。

聽她們的口氣，似乎也認識高興。

似乎高興的賭技很高，小莊根本贏不了他。

高興到底是甚麼人？

「隔牆暈」道：「你知不知道高興到底是甚麼身份。」

「不知道，妳知道？」

沉默了一會，又傳來了衣袂聲。

這次來了個男的，輕功不弱，落在二女身邊。

小莊定要弄清二女和這漢子的關係。

這漢子四十左右，二女向他見禮，且口稱「史大叔」。

這個姓史的絡腮鬍子甚密，鄉下人打扮。

他岸然地伸出了手，道：「拿來。」

二女遞過銀票，漢子點了一下，道：「身上不許留太多的銀票。」

「沒有留多少，但零用錢總是要留些的。」

「公子叫妳們不要再和那小子來往了。」

「鈎子」道：「史大叔，爲甚麼？」

姓史的道：「多此一問，不是目的已達了嗎？」

「是……」

姓史的走了。

二女張望了一會，「隔牆暈」低聲道：「我看咱們犯賤……」

「怎麼說？」

「咱們爲甚麼要受他控制？」

「鈎子」道：「至少他能保護咱們哪。」

「別人就不能？」

「妳是指哪一個？」

「多得很。」

「妳可別忘了，妳要男人保護妳，那有不要求妳和他先睡上一覺的，只有他到目前爲止，沒有要求這個。」

就在這時，小莊出現了。

二女見了小莊有點不大自然。

小莊道：「剛才那個姓史的是甚麼人？」

「鈎子」道：「小莊，你又管閑事。」

小莊道：「我是一份關切，能算是管閑事嗎？」

「當然，那不關你的事。」

「試問妳們的主子又是誰？」

「甚麼主子？」

「也就是姓史的所說的公子。」

「看你！又要管閑事了。」

「妳們不是不欣賞那位公子。」

「欣不欣賞是我們的事。」

「我希望知道那位公子是誰？」

「我們不想告訴你。」

「還有一件事，我也不能不揭穿。」

「有關我們的事？」

「對，是和『女扁鵲』之間的事……」

二女面色一變，「鈎子」道：「你知道甚麼？」

小莊遠望天際，道：「想不到……」

「想不到甚麼？」

「二位居然早就知道『女扁鵲』的陰部像一朵花，甚至還有一道肉門簾……」

二女突然色變，道：「小莊，你窺人隱私。」

小莊道：「我說出這事，妳們一點也不感到汗顏？」

「爲甚麼要汗顏。」

「窺人隱私的是妳們，然後再誣詐取財。」

二女擺出了架式，似要動手。

小莊道：「別緊張，我又不是捕頭。」

「你要怎麼樣？」

「我不要怎麼樣，只想知道那位公子的身份。」

「可是我們沒有必要告訴你。」

「我以爲有必要。」

「爲甚麼那麼肯定？」

「因爲我聽出妳們的口氣，妳們對那個公子以及他的侍從也就是剛才那個姓史的都很討厭。」

「隔牆暈」道：「你知不知道我們對你也不大感興趣？」

「鈎子」道：「請注意，是性別的『性』，不是興趣的『興』。」

小莊道：「看來是非動手不可了。」

二女聯手先攻，小莊以一對二，自然並不很吃力，這和她們對付「女扁鵲」花旗是不一樣的。

一個女人專攻醫藥，在武功上自然大打折扣。

打了三十來招，小莊隱隱發現二女的招式中似有「狐步」的影子，這怎麼會？

他過去和二女來往，時間不多，也從未敎過她們武功。

又打了二十來招，小莊確定他的看法沒錯。

二女所學不多，但的確學過「狐步」的皮毛。

要不是要証明這一點，大概不須五十多招就有結果了。

現在証明了這一點，小莊手下一緊，「狐步」一變，未出兩招，二女都躺在草中了。

小莊也坐了下來。

「鈎子」道：「小莊，你想玩我們？」

小莊搖搖頭，道：「這有甚麼意思。」

「怎麼？你對女人不感興趣？」

「不是不感興趣，而是這麼玩沒意思。」

「你要如何處置我們？」

「還是那句話，我想知道那個公子是誰？」

「我們有守密的義務，不敢洩密。」

「如我非要妳們洩密不可呢？」

「爛命一條，你可以拿去。」

「這個沒興趣，我可以把妳們交給一個人……」

「誰？」

「『女扁鵲』花旗。」

「你……」二女爲之色變。道：「幹甚麼？」

小莊道：「我相信她對妳們一定也有興趣。」

二女不出聲。

小莊道：「首先，『女扁鵲』必然也會先看看妳們的下體，如果我是她，當然會一報還一報的。」

二女似乎很怕這一手。

小莊流氣，但也很聰明。

也許可以說流氣的人多少都有點聰明，也可以說有點聰明的人，很多流裡流氣的。

「小莊，我們可以告訴你。」

「不可說謊，因爲妳們二人逃不過我的手掌心。」

「當然，我們認了。」

「說吧，公子是誰。」

「鈎子」道：「高興。」

「是……是他？」小莊十分意外。

「是的，你一定要信。」

「莫非妳們的『狐步』也是跟他學的。」

二女默認了。

小莊心中不斷地問：「他怎麼會『狐步』？」

「如果妳們說謊……」

「隔牆暈」道：「下次遇上你可以收理我們。」

「他在何處？」

「嘉興有一家嘉興客棧，他常住西跨院，此去不遠，也許可以遇上他。」

小莊掉頭就走。

因爲以二女的身手，大約不須半個時辰就可以自解穴道了，她們就不可能趕在小莊前面去通風報信了。

* * *

高興是個絕人。

至少在外表上看來，他像個和氣生財的生意人，而不像個太離譜的人。

現在他的行爲就太離譜了。

高興全裸和一個女郎在飲酒。

說得更露骨點，他們貼在一起。

這個女郎居然就是和小莊好得形影不離的裴蒂。怎會有這種事？

小莊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

現在他差點驚叫出聲，只不過他還是沉住了氣。

裴蒂坐在高興懷中，兩人都是面向前，一絲不掛。

這就是所謂的「連理枝」嗎？

小莊簡直還不敢相信。

裴蒂的胴體很美，胸部挺拔而碩大。

他們調笑着，吃喝着。

高興很有一套，他自己高興，也能使她高興。

到底高興有甚麼顯赫的來頭，或過人的特長。

雖然他常有笑容，却生了一張馬臉。

他不能算是「養眼」型的男人。

是因爲下面的本錢生得尺碼適中嗎？這一點還沒有証實。

他必須馬上証實這一點，而現在，他似乎更想証明另一件事——他輸掉的一堡一莊和裴蒂有無關連？

正因爲有此念頭，他遲遲沒有現身。

直到他們都酒足飯飽了，還是沒有談及賭的事，小莊站在正屋門口，他眞不願意看到這景象。

屋內二人立刻分開，小莊看到了高興的「條件」。

小莊有點意外，普普通通，甚至比標準的還小了一號。

高興愣了一下才穿衣。

裴蒂捂着下體，似乎地上有個洞她一定也會鑽進去。

「高興，何必急着穿衣？反正我都看清了。」

高興還是匆匆穿衣，裴蒂背轉身子穿上了衣衫。

小莊現身，道：「我想，你高公子一定能坦白告訴我，關於一堡一莊的賭局，放心，輸了就輸了，我不會輸不起。」

「這一點我一直承認。」

「那麼，你承認是和裴蒂合作賺我了？」

高興點點頭，道：「所謂十賭九詐，自然是包括二人合作或三人聯手等等，相信你也是個內行。」

「比起你們差了一點。」

「如你覺得窩囊，咱們來一次憑眞功夫的賭局，絕對不準任何第三者參加，各憑本領如何？」

「好主意，我會接受的。」小莊道：「我現在想先談談另一件事。」

「你不說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透露一點如何？」

「好！關於『狐步』之事對不？」

小莊道：「對，你會『狐步』？」

「你似乎不該這麼問，甚至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問我，你以爲我不是『狐步』門下？」

「你以爲你是？」

小莊攤攤手，道：「難道你是我不是？」

高興忽然嚴肅地點點頭，道：「對，我是正宗的「狐步」門下，你却不是。」

小莊茫然地摸摸後頸，終於按捺不住，大吼一聲，道：「媽的，你欺人太甚了，你偷學了本門的武功，又霸佔了我的女人，然後和他們串通詐賭，騙去了本門的一堡一莊，還說你是『狐步』門下……」

當時裴蒂也在賭桌上，明是小莊的助手，暗中卻在幫高興，在當時小莊怎知是她在弄鬼助別人。

高興搖搖手，道：「你別發火，我說的是眞話。」

「甚麼眞話？」

「我才是『狐門』正宗的門下。」

「我是假的？」

「也不能說是假的，如果完全是假的，又怎能以『狐步』絕技除去『塞外雙魔』？」

「既然我不是假的，你就是假的。」

「我是眞正的『狐步』門下，而這一

堡一莊也本是家父高登的。」

兩個人爲了此事爭得面紅耳赤，

小莊道：「家師令狐慈才是正宗，整個武林，無人不知此事。」

裴蒂道：「但據我所知，認爲高興的上一代是正宗「狐步」的人更多。」

小莊道：「妳是個蕩女，沒有妳說話的份兒。」

裴蒂道：「不信你可以找些老一輩的人問一問。」

小莊從未想到自己不是正宗「狐步」的門下。

他厲聲道：「妳以前在我身邊，不過是取得我的信任，暗中幫高興詐賭我的一堡一莊而已。」

裴蒂不答，等於默認。

於是小莊和高興在院中動上了手。

兩人用的都是「狐步」。

以「狐步」對「狐步」打起來很新奇，到底誰眞誰假，誰是正宗，誰又不是正宗，應該很快就有結果。

只不過並非如此。

就連一邊旁觀的裴蒂也看不出來。

他們一樣地熟練，機變與詭譎。

狐是很有智慧的動物，牠們的動作快而機詐，牠們的步伐自然難以捉摸，這就是「狐步」的特點。

他們都表現了這特點。

七十招之後，誰也無法高過誰。

就在這時，院中進入三人。

其中一人道：「好哩！不用打哩……」

小莊和高興立刻收手退下。

院門內站定三人，剛才說話的是個鶉衣百結的老叫化子。

另外二人一個四十七、八歲，圓圓的臉，衣着華麗。

此人和叫化子在一起十分不調和。

顯然一個很窮一個却很富有。

還有一個缺了一臂，頭髮極硬，幾乎根根豎立。

此人的眉毛及鬍子都往上翹，樣子很剛猛。

即使未見過，只要不是初入江湖，一看這樣子也能猜到，他們必是「中原三怪」三大高手。

叫化子是「窮仙」范禹。

圓臉華服的是「武林當鋪」主人余大有。

生相剛猛的是「要命羅漢」鐵雄飛。

小莊道：「三位有何貴幹？」

「窮仙」范禹道：「你們兩個小子在此大打出手，八成是爲了正宗與冒牌的問題對不？」

小莊道：「不錯。」

「窮仙」道：「你們要聽實話還是廢話？」

小莊道：「廢話。」

「怎麼？你要聽廢話？」

「我是說你這是廢話，誰願意聽廢話。」

「好！」「窮仙」道：「當年你的師父令狐慈和高登都在研究『狐步』但高登早成，令師後成……」

小莊大聲道：「你說謊。」

「窮仙」道：「好，我說謊，那麼你說說看，爲甚麼會有兩個名人都會『狐步』，而他們並非同門。」

小莊也說不出道理來，道：「只能說二人不約而同都在研究這門絕學。」

余大有道：「小子，是不是太巧合了些？」

小莊道：「鐵前輩的意思如何？」

鐵雄飛道：「昔年在高登及令狐慈二人尚未研究『狐步』之前，論身手還是高登高些。」

小莊冷冷地道：「高興給了你們多少好處？」

鐵雄飛正要動肝火，小莊吐了口唾沫出門而去。

鐵雄飛要追，高興道：「不必了，三位前輩仗義執言，晚輩十分感激，就此謝過。」

余大有道：「誰叫我們和令尊是好朋友嘛。」

高興道：「只是這個理由？」

范禹道：「小子這話是甚麼意思？」

高興道：「三位是長輩，我也要把話說明白，我喜歡聽實話，不愛聽偏頗之詞……」

「甚麼叫偏頗之詞。」

「就是由於友情而偏袒。」

余大有道：「你這小子簡直不上路，偏袒你難道還不領情？要是不偏袒你，你會不會抱怨？」

「不會。」

「放屁。小子，你這是忘恩負義。」

高興道：「我既不會忘恩，也不會負義，但我喜歡聽實話，別人袒護我，那和侮辱我一樣。」

鐵雄飛大吼一聲，就要動手，道：「我揍扁你這個以小犯上的小畜牲。」

高興搖手道：「我只想問三位一句話。」

余大有道：「問吧。」

高興道：「到底誰是正宗『狐步』？」

三人互視一眼，「窮仙」道：「你爹。」

高興道：「只怕不對。」

「窮仙」道：「怎麼，你希望你爹是假仙？」

「那倒不是，我只是觀顏察色，知道你們……」

「怎麼樣？」

「你們循私，偏袒家父。」

余大有道：「你難道希望聽到你爹是冒牌貨的話？」

高興道：「假如我爹眞的是假貨，我絕不護短。」

范禹道：「世上還有你這種傻蛋。」

「我不以爲我傻。」

余大有道：「你不傻世上還有傻蛋嗎？」

「是啊！」范禹道：「你想想看，一堡一莊已歸你所有，而你的『狐步』絕技也不比他差，穩穩當當坐上『狐步』門的當代掌門，爲甚麼要無事生非，非追根究底不可。」

高興道：「我高興。」

鐵雄飛道：「我非揍你這小子一頓不可。」

高興道：「甚麼理由？」

「你不識時務。」

高興道：「請問鐵前輩，你說，我爹是正宗嗎？」

鐵雄飛是個直筒子，胡同趕羊——直來直往。他大聲道：「他當然不是眞的。」

高興心頭一沉道：「這麼說令狐慈是眞的囉？」

鐵雄飛道：「他也是假的。」

高興一楞，道：「這不是廢話？」

鐵雄飛往上一撲，砸出一掌。

高興滑溜得很，閃了開去。

只不過鐵雄飛掌力十分雄渾，竟把院中一棵碗口粗的杏樹砸斷爲二，而且這是一記劈空掌。

高興往屋上一竄，揚長而去。

「中原三怪」追到屋上，高興早已不見了。

這時發現，裴蒂也不見了。

「窮仙」道：「你們說這小子是不是渾球？」

余大有道：「這叫着得了便宜賣乖。」

范禹道：「這話怎麼說？」

余大有道：「論身手，他和小莊差不多，但他的賭技比小莊高明些。」

「錯了，」范禹道：「小高有助手，小莊沒有，其實小莊在賭桌上絕對不比小高差些。」

鐵雄風道：「聽口氣他似乎並不想要那一堡一莊。」

范、余二人沒有出聲。

這三人各懷心思，在此分了手。

小莊並未遠去，此刻暗暗跟上了「窮仙」范禹。

老叫化子奔出三十餘里，進入一鎭甸。

在這鎭北郊區處有一幢精緻的房子。

不算是很大，却精心設計過，老叫化在屋後看看四下無人，一躍而入。

老叫化子才落在後院中，屋中就傳來了慵懶嬌柔之聲道：「是范老爺子嗎？」

老叫化子「嗯」了一聲。

接着院中奔出一個少女，飛入他的懷中。

這少女不是頂美，但却很嫩。

對中年以上的人來說，美女不如「幼齒」。

進入內間，這少女就不離他的懷抱了。

這和不久前在莊、高兩人面前的岸然道貌完全不同。

少女的一隻手伸入老叫化的褲襠中。

這叫着「捉龍」。

有些女人專幹這一行業，名爲「捉龍」。

事實上就是爲男人手淫，又名「捉泥鰍」。

有的男人硬不起來了，却又响往這個。

也有的男人能舉，却又偏愛這調調兒。

幹這行「捉龍」的女人年紀不能太大，一般都不超過二十二、三歲，甚至還有十二、三歲的。

荳蔻年華的少女，另有一種惹人愛憐的風格。

老叫化不能去嫖妓。

第一是礙於身份，因爲他是「中原三怪」。

「中原三怪」幾乎就等於是「中原三老」。

他們的身份非常之高。

還有一點是，他已近七十，那東西長得彎彎曲曲，活像張飛的丈八蛇矛矛頭。既不雅觀，又不甚硬朗。

不硬就無法順利辦事，歡場中的女人就會暗罵他是老不修，或者說他「佔着茅坑不拉屎」。

這個「捉龍」的少女才十五歲，以她的纖纖玉手爲他「捉龍」，老叫化子樂此不疲。

而他的手，當然也會在少女身上活動。

這就是范禹的私生活「休閒」活動。

他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正應了那句話——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至少目前小莊已經知道了。

稍後，小莊並未現身，他悄悄走了。

所謂「中原三怪」，他已領教了一個。

這世界上好人不少，能人、賢人也一定有，但實至名歸的人眞是太少了，自表面去看人那太危險。

小莊的心情很壞。

自從殺了「塞外雙魔」，本來是有點自豪的。

經這三個老鬼証明，似乎他的師門不是「狐步」創始人。

既然令狐慈不是創始人，而高登似也不是，那麼誰才是眞正的創始人，到底誰在說謊吹牛。

如果他的師門眞的不是創始人，他輸了一堡一莊也就不太放在心上了。

此刻，天還沒有亮。

他奔行了十餘里，心情不好，體力也受影響，找了個山洞，想睡一覺再趕路。

（未完・二）

上文提要：江楓與雪、霜兩女練武期間，七寶和尚發現附近常有飛鷹低掠，證明敵人已追踪而至，幸而江楓等及時功德圓滿，四人馬上離開山區，重返開封，途中雖有四名黑衣人攔着去路，却被吟霜的豆粒打穴法制住穴道，隨後的七八名商旅亦難倖免，由於敵人已公然向他們挑戰，江楓決定不再隱密行動，先把張四姑、羅蘭夫婦率領的人手招來，再合力對付少林寺中敵人……

劍氣九重天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警覺敵勢新動向　集中人手防突變

吟雪媚眼一轉，道：「你不親我，等一下，我換了衣服，也許你很久也親不到啊！」閉上雙目，送上櫻唇。

江楓無可奈何，只好輕輕親了她一下，道：「說吧！甚麼事？」

吟雪張目微笑道：「張姨已經到了汴京，我換過衣服就去找她。」

「對呀！和尚早該想到的，張姑娘是何等人物，還等我們去找？」

「妳怎麼知道的？」江楓奇道：「我也很留心，却一點也瞧不出來。」

「我嗅到了萬里飄香，」吟雪道：「我換上男裝，追香尋跡，很快就會把張姨找來。」

「果然是天大的好消息，和尚要去喝一杯慶祝，慶祝！」他藉故離開，吟霜已縱體入懷，狠狠的親了江楓一陣，叫道：「姐，等等我，咱們一起去。」

原來，這一陣工夫，吟雪已換好男裝。

二女已認定今生為江楓所有，更衣解帶，早不避忌，有機會還要故賣風情，把美麗的胴體在江楓面前半掩半遮的展露一下。

二女換好男裝，遁出店外，大和尚提着一壺酒，端着一大盤滷菜，步了進來，笑道：「反正我戴着假髮，沒有人會認出我是和尚，酒肉穿腸過……」

「佛在心中坐，」江楓接道：「我已聽得會背誦了，今日開懷暢飲，好好的喝幾杯。」

＊　＊　＊

張四姑來得很快，兩個人第二壺還未喝完，張四姑已推門而入，道：「兩位很逍遙啊！」

「冤枉啊！和尚受的苦，妳張姑娘沒有看到，那可是提心吊膽的一百天啊！酒也不能喝，澡也不能洗……」

「我知道，這一次是眞的苦了你酒肉和尚，」張四姑道：「總算功德圓滿。」

「吟雪、吟霜呢？」江楓道：「沒有跟大姐一起回來？」

「她們在照顧羅蘭，」張四姑歎口氣，道：「這一次，如不是青鳳幫忙，恐怕長安一別成永訣了，羅蘭力戰受傷……」

江楓臉色一變，道：「傷勢如何？」

張四姑道：「僥天之幸，保全了身軀，未成殘廢，但秦八公和一批武功較差的同道，大都戰死。」

「老叫化呢？」大和尚急急接道：「死了沒有？」

「他還好，只受了一些皮肉之傷，」張四姑道：「胡萍、段九，傷勢已癒，鄧飛和刁鵬也掛了彩，歐陽昭和五個弟子發揮出劍陣威力，拒擋住一方攻勢，胡元和郭天同小傷已癒、梅花無恙、青鳳武功之高，大出我意外獨戰天馬堂四大高手，後來，天后宮的二宮主趕到，青鳳力戰不敵，王嬤、李嬤捨身救主，雖然保住了青鳳，但兩人却雙雙戰死，七十九位武林同道中，只有鐵拂大師、青鶴道長突出重圍，隨來汴京，我們也只剩下這些人了，其他的不是戰死，就是重傷，我無法救他們出來，實在內咎，有些愧對兩位了。」

「大姐，不要自責，我們已全力以赴，成敗就聽憑天命了，」江楓道：「百日之前在汴京，我也遇上了眞正的高手强敵，拚過百招，小弟才倖勝一着，敵勢的壯大，能一舉搏殺了少林寺兩代高僧，大姐能保全了這麼多人突出重圍，已是難能可貴了。」

「保全的又全是精銳，」大和尚道：「張姑娘，妳足以自豪。」

「青鳳受傷沒有？」江楓低聲的問。

「沒有，但她已戰至力盡，暈倒當場，」張四姑道：「逼得我放出了南荒血蠅，傷了他們不少人，才把他們逼退。」

「取之於敵，用之於敵，和尚一直想不通，既已陷入絕境，又能突圍而出，藏奇兵於一囊之中，張姑娘果然高明，和尚還有一點想不通，毒蠅為甚麼不傷自己人？」

「遇敵之時，我已讓他們擦上了雄黃藥酒。」張四姑道：「本是上次備以禦蠱未用，這次却派上了用場，而且毒蠅迴避，十分有效，如非有此一着，只怕已全軍覆沒，我也見不着你們了。」

「大姐住在何處？小弟想去探望一下受傷的長親、故友。」

「住的離此不遠，他們用飛鷹、靈犬監視，我們無法逃避。」張四姑道：「我發覺他們唯一顧忌的是怕引起官府的注意，調動大軍圍剿，所以，我選擇城內一處客棧，那地方很熱鬧，不過，這兩天有些不對勁了，敵人扮作商旅，住入客棧，大有立刻下手的用心，幸好你們及時趕到，就我觀察所得，住入客棧的全是高手，至少有十人以上。」

「途中棗林一戰，江兄弟一舉奪了敵人手中之刀，」大和尚道：「這大概就是他們不再等候的原因。」

張四姑微微一笑，接道：「你們也過去住吧，但只有兩個房間，你們兩個各住一間，雪、霜二女跟青鳳、梅花擠一下。」

「好！我們這就過去。」江楓站起身子。

張四姑一把抓住了江楓的手，道：「不用急在一時，大白天，他們會有所避忌，何況，還有兩個小狐女留在那裏，這裡很清淨，我們研商一下對敵之策。」

她表現出想念的神色，雙目中情愛無限，一百多天不見，一旦重逢，大有小別勝新婚的感覺。

大和尚識趣得很，站起身子道：「我去要幾個炒菜，添兩壺酒，咱們邊喝邊聊。」起身離去，說走就走，順手帶上房門。

他發覺一向在人前矜持的張四姑，小別百日之後，竟然也無法把持自己。

「兄弟，」張四姑道：「我很想揮慧劍斬斷情絲，可是，我恐怕做不到了，這幾日好想念你。」

「小弟也是，大姐，雪、霜二女和青鳳、梅花都無法代替大姐，不管日後情況如何，求大姐不要棄我而去。」

「這怎麼得了啊？」張四姑道：「當眞是情緣能絕，孽緣難斷，日後，又會是怎麼樣一個結果？」

江楓道：「不管甚麼結果，大姐都不能離開我，吟雪、吟霜期待大姐留下的心情，絕不在我之下，青鳳、梅花，我相信也需要大姐照顧。」順手把張四姑擁入懷中。

張四姑拚上了，也不推拒，任憑江楓溫存享受。

「酒菜到了。」大和尚高嚷着推門而入。

張四姑別過臉去，手理着亂髮橫釵，江楓也用手帕擦拭着殘餘在嘴上的胭脂。

大和尚已到了四大皆空的境界，手捧木盤，盤中是四樣炒菜、兩壺酒，視而不見的放在桌上，又擺上三副杯筷，道：「喝酒啊。」

張四姑微現羞態，道：「大和尚，你等着四個菜一齊炒好，自己拏過來？」

「君子有成人之美啊，我和尚眼睛有毛病，應該看不到的，能視而不見，店小二怕就沒有和尚這個本領了。」

「大姐，」江楓道：「大和尚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心中明白得很。」

「其實，羅蘭也知道，」張四姑羞怩一笑，道：「她竟然勸我陪着兩個小狐女和你一起生活，還想出一番道理，說兩個丫頭少不更事，我應該留在你身邊，管教她們，天狐武功眞有點邪氣，天下竟有這樣的丈母娘，我眞的不明白，她是諷刺我，還是怕了我這個朋友。」

「和尚敢擔保，她出自衷誠，我是旁觀者清，不過，江老弟把『惑心術』用於對敵之上，這種花團錦簇，美女環繞的結果，早已種因，天狐夫人在傳授他這種奇術時，已經註定，問題在如何了結。」大和尚笑一笑，接道：「難道眞的要建一座大宮院，容納下三宮六院七十二妃？」

「我也想過這件事，」張四姑道：「問題出在『惑心術』不是一般的媚功，碰上他的女子，一旦沾身，就矢志難忘，只求克敵致勝，誘敵我用，不想結果，也就罷了，一旦想起來，就煩惱得很，除了雪、霜兩個丫頭心無慾念之外，別的人都是情慾兼有，眼下這幾個人，也許可平安無事，再多了，就不好相處了，一旦打翻醋罈子，那就會引起無窮的風波了。」

「就百明老方丈的傳告，」江楓道：「眞正强敵，至少有六個人，當時小弟心中還有些不信，老實說，田府一戰之前，我是坐井觀天，不相信當今武林之中，眞有能和我打上十個回合的高手，但那一戰之後，我的心都涼了，算計起來，敵人恐怕有十個以上能和我拚過百招的高手，一旦他們兩個聯手，五十招內可以殺了我，幸好，少林寺確有絕技留傳，雪、霜也習藝有成，我相信可以應付了，用不着再用『惑心術』誘敵降服。」

「我看，你算盤打得太如意了，如果敵方有一人能和你拚過百招呢？」張四姑道：「這種人說不定會有二三十個，當然，也會有高過他們的人，才能教出這些人來，我相信，他們還有別的準備，眞能幫你的人，不會很多，就算我們能夠暗施算計，也要先擋住敵勢才行，我不懂大和尚爲甚麼不練傳眞記上的武功。」

「和尚不能練，妳倒是非常適合，不妨要二女傳妳，不過，和尚也不希望太多人練這些武功，一旦它進入大成境界，心情稍變，就成武林大患，和尚相信，一對一，天下已無人能勝江楓，我們怕的是對方車輪大戰，江兄弟一個人能撐多久？就算任、督二脈已通，衝過十二重樓，內功循環不息，在招招搏命之下，也要休息，何況，對方武功脈路陰柔多於陽剛，女子高手應該很多，這『惑心術』不用就白不用了。」

「好吧！你和尚就準備化緣，募款建築一座大宮院。」張四姑道：「如果江楓在洛陽居，放手施爲，四季花婢恐已盡入掌握，那位三宮主也難逃過，現在，就無法開銷了。」

「唉！江兄弟如能把住情關，『惑心術』只是對敵手段……」

「那只有一個辦法，」張四姑道：「殺了她們，失去價值，就一刀兩段。」

江楓呆了一呆，接道：「這個，小弟恐怕下不了手啊。」

「讓她們思念成疾，發狂發瘋，就更不人道了。」張四姑歎口氣，道：「兄弟，我已身受其害，放眼天下，定力超過我的人，不會很多，你如此多情，不忍下手，恐難有兩全之策了。」

「奇怪呀！這種邪門武功，怎會培養出一個多情種子來？」大和尚道：「我想不通，這是不是有違天狐夫人志復武林的原意呢？」

「別怪他，我練了天狐武功，才知道天狐武功邪中寓情，男人會憐香惜玉，女人會定情一尊。」張四姑道：「江楓厭惡萎花，殺她不過是舉手之勞，但他却不肯下手，我想，這也是天狐夫人手刃她情人之後，情操不移的原因，兩個小狐女已盡得天狐武功，你和尚也該看得出來，她們無慾無求，對江楓只是一片純情，江楓如有個三長兩短，她們絕難活得下去。」

「妳呢？」大和尚瞪着張四姑問。

「說實話，我也會把持不住，這百日小別之後，我也逐漸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定力。」張四姑道：「你和尚如見到梅花、青鳳那種思念情郎，暗中悲泣，哀傷欲絕的神情，你也會黯然神傷，『惑心術』佔有了她們的身體，也帶走了她們的心，青鳳、藍鳳師姐妹相處了十餘年，情同骨肉，竟然爲了江楓，當面翻臉，藍鳳倒是有點情義，爭吵一番後，帶四大天鵝、三魔、五怪離去，要是他們合力出手，我絕對沒有放出毒蠅的機會。」

大和尚扯下了假髮，一掌拍在腦殼上，道：「這就痲煩大了，江兄弟，你不忍殺她們，那能不能點住她們的穴道呢？」

江楓道：「這個大概可以。」

「好，那就由我和尚和老叫化子下手。」

江楓和張四姑全聽得怔住了，看着大和尚出神。

「不要懷疑，和尚跟老叫化江湖跑得太久了，我們對善、惡的看法，和兩位不同，殺一人救百人，和尚認爲是行善，老叫化早有了除惡務盡之心，縱然對方千嬌百媚，花容月貌，我們也一樣下得了手，但『惑心術』不能不用。」

江楓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大和尚自認識江楓以來，一向是和善、服從，今回是第一次如此的獨斷專行。

「大和尚……」

七寶和尚冷冷接道：「張姑娘，除非妳想出了更好的辦法，那就不要反對，入地獄，輪六畜，是我和尚的事，個個心存慈悲，這個仗要如何打法？武林三聖一念仁慈，留下了今日的禍害、殘局！少林寺兩代精銳盡化灰泥，各大門派死亡的高手，何至數百，妳要阻止我辣手除魔，那是逼我自絕。」

他說得很認眞，臉上是一片凜然難犯的神色。

張四姑苦笑一下，道：「能不能讓我再想幾天？不管想出甚麼辦法，一定先使大師同意。」

「行，和尚不是嗜殺成性的人，如果張姑娘的辦法高明，和尚定會同意。」

「是，想不出好辦法，就依大師，四姑絕不反對。」

大和尚臉上又現笑容，道：「張姑娘，妳看，第一場決戰之地，該選在甚麼地方？」

「少林寺的僧羣們如肯作奧援，最好選在少林寺。」

「和尚也有此意，張姑娘策劃行動，和尚願出面說服少林僧衆。」

張四姑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要查明白，少林僧衆們是否已身受禁制？否則就會一舉害死他們全寺僧衆了。」

「還是張姑娘高明，和尚竟沒有想到這些，佩服，佩服。」

「那就這麼決定了！少林僧衆們如受禁制，無法幫忙，咱們又無法解除，才作他圖。」張四姑道：「現在，咱們回京華大客棧去，看情形，先除了他們潛入客棧的高手才行。」

江楓和張四姑都站起身子，準備離去。

大和尚却搖着頭，道：「慢走一步，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們還沒決定應對之策？」

「甚麼事？」張四姑也被問得怔住了。

「監視我們的飛鷹、靈犬，是否有法子除去？否則，我們永遠無法避過他們耳目，我們任何行動，都不能逃過監視。」

「對！購製一些强弓長箭，射殺鷹犬，我相信他們有一位能指揮鷹犬的奇人在暗中主持。」張四姑道：「我不知是否眞有昔年公冶長這種能通鳥語的人，但我可以肯定那人和靈犬、飛鷹之間，定然有一種溝通的方法，使飛鷹、靈犬可以表達出牠們所見的事物，所以，不用人隨行指揮，就把我們鬧得手足無措，我費盡心機佈署，以隱密行踪，但他們很快就找上我們，我花費一日夜的工夫潛踪偵察，才發覺毛病出在飛鷹、靈犬身上，後由青鳳口中得到証實，這個秘密，連梅花都不知道。」

「那是說，施放指揮飛鷹、靈犬的人，不是天馬堂，也不是天王門和天后宮的人了？」大和尚有些驚異的說。

「對！眞正的幕後人物，似乎已正式參予、介入了。」張四姑道：「這好像已不是一般江湖人物的紛爭，他們似是另有重大的目的，一旦中原武林各大門派的力量全入他們的掌握，可能就有驚天動地的大變化了，所以，他們發現了我們這一股抗拒的力量後，就集中全力追殺，天后宮和天馬堂的互鬥，也完全停止下來，我想，這不是天馬堂和天后宮能夠主宰的事了。」

「唉！只不知道他們訓練了多少可用的飛鷹、靈犬，我們要如何才能盡除牠們。」大和尚道：「張姑娘仔細的看過那些鷹犬，和一般的有何不同？」

「飛鷹似屬西北大山中的猛禽黑鵰的品種，靈犬也似是青狼一類。」

「能把這些兇殘暴野的禽獸馴服到聽人指揮，眞不是容易的事。」大和尚道：「這個人的才能，實在叫人佩服。」

「我說似屬的意思，是因爲牠們和大原野中的黑鵰、青狼不盡相同。」張四姑道：「牠們化去了不少野性，體型也小了一些，我認爲這是人工培育出來的鷹、犬，數量應該不會太多，從小由人馴養，才會受人控制指揮，我們如果精密設計，全面撲殺，雖然不能盡除禍源，也能使牠們大量減少，這些已具靈性的鷹、犬馴養不易，在我們不斷獵殺下，至少會減低對我們的威脅。」

「就這麼決定了，和尚去訂製二十把强弓，一千支特別的長箭，使射程盡量及遠。」

「二十張强弓應該夠用了，長箭隨時可以補充，不過，弓力要分三種，不能以你大和尚的臂力爲準，弓太强，我們不能弓拉滿月，那就力有不逮了。」張四姑笑道：「歐陽昭、江楓、你大和尚，要用一級的十石强弓，有三把就夠了，老叫化、胡萍、段九、鄧飛用五石弓，其他的三石弓就行了。」

「好！我和尚這就去訂製弓箭，咱們在客棧碰頭，那座客棧叫……」

「京華客棧。」

* * *

張四姑包下了京華客棧中兩座相連的跨院，把人手集中在一處，以備應變。

雖居鬧市，但張四姑仍然不敢大意，日夜都有防範。

這時已是午後時刻，正是老叫化錢缺和鐵拂大師當值。

兩人分守在院內、門外，江楓已步入客棧大門，老叫化迎了上去，道：「江少俠，大廳中不能坐，這幾天已混進來不少魔子、魔孫，他們預付了訂金，房間因有空，他們的人就補了進來。」放低了聲音，接道：「張姑娘上午出門不久，他們又住進來一批人，其中有一個是在終南山圍攻我們的高手之一，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却記得他的模樣，他似是也認識老叫化子。」

「幾個人？」

「五個，」老叫化道：「其中兩人有點說不出的怪異。」

張四姑加快脚步，走入跨院，才回頭問道：「那兩個人怪在那裏？」

「第一，老叫化看不出他的年齡，這是很少有的事，看上去人在中年，但老叫化却感覺到他至少在古稀以上。」

「還有第二點麼？」江楓也被引動興緻。

「那人全身似被一股雲氣圍着，有點看不眞切，透出了一種寒氣逼人的訊息，老叫化閱人多矣，這種怪異之徵，還是初次見到。」

江楓突然停下了脚步，道：「你仔細想想看，那人確實如此麼？」

「錯不了，所以，老叫化才說他們有點怪異。」

「老前輩，代我傳個消息，要我們的人由此刻起，全力戒備，最好全都集中在一處。」江楓道：「大姐，我們先去看看羅蘭的傷勢。」

「老叫化這就去通知他們。」他心中似是早感到事態嚴重，急急轉身而去。

（未完・四十二）

上文提要： 陰公度要丘浩學會「魔爪十八殺」的最後一招，替他殺掉吳非吾爲條件，才肯透露逃走方法，丘浩只好答應；十三惡打聽到花滿天知道丁化龍的最新動向，遂由石大海出馬，往找花滿天，却只得回「巧匠劉炳川」數字消息，因不知劉炳川住在何處，只好再派白盼兒與石大海携同萬兩銀票，再找花滿天，花滿天却嫌數目太少，着兩人回去再取九萬兩回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施厚利欲奪珍寶　費氣力偸來贋品

白盼兒也下來了。

兩個人不開口，立刻又往回路走。

石大海一邊走，一邊罵：「臭娘們，有一天老子剝妳的皮。」

* * *

花滿天見二人走了，她哈哈的笑開了懷。

花小蝶道：「娘，這是惡人呀，妳要防着點。」

「咱們也不是善人，他們吃肉咱喝湯，如果喝清水，就不和他們十三惡人打交道了。」

這話是實在的，丁化龍乃朝中的中原名將，除了能征慣戰之外，平生也最愛稀世珍寶。

丁化龍愛寶也是出了名的。

* * *

與白盼兒走了一段路，兩個人不約而同的站住了，白盼兒道：「石大海，咱們兩個是豬呀！」

石大海道：「何必一定兩個人都回去？」

白盼兒道：「所以我再回烏鴉谷，你回去找吳老大要銀子。」

石大海道：「白狐，妳若大方，就妳一個人回去吧，我在花滿天的身邊等妳。」

白盼兒冷笑，道：「石大海，你作夢，你想找花大娘母女二人呀，我是女人，女人的眼神我清楚，你若打她女兒主意，你的頭一定不保。」

石大海道：「我不信。」

白盼兒道：「要做風流鬼，也不在這個時候，石大海，我不想你死得早，你難道不要寶了？」

石大海一把摟過白盼兒，道：「好，咱們誰也不留下來，如果天公再作美，比我找花滿天好多了。」

白盼兒俏眉一揚，笑呵呵的道：「眞高興聽你胡說八道，石大海，你令我喜開了懷。」

石大海仰天一聲笑，拉着白盼兒就往山裡跑。

* * *

樹上摘下牛角號，白盼兒對準石縫吹三聲。

「轟轟轟」，石岩裂開一條縫，石大海與白盼兒便匆匆忙忙的擠進去了。

二人才剛站定，好傢伙，呂不悔已厲聲叫着撲過來了。

呂不悔抱緊白盼兒直叫：「想死我了。」

他忽然對石大海一瞪眼，又道：「鬼叫天，你沒有對我的愛人毛手毛脚吧？」

石大海哈哈笑，道：「你這句話等於放了一個不臭的屁，不臭人，只惹人厭。」

呂不悔怒道：「怎麼說？」

石大海道：「我若對白狐動了手脚，你問我我當然不會說，白狐也不會說，所以呀，你就當我二人是清清白

白的好了，也不煩你的心。」

呂不悔咬牙，道：「你想打架？」

便在這時候，吳非吾等人全到了，大伙圍着石大海與白盼兒。

「問清楚了？」吳非吾急問。

石大海道：「清楚個屁，花大娘只肯說，丁化龍府中的機關是劉炳川設計的。」

吳非吾道：「劉炳川住在什麼地方？」

白盼兒道：「花大娘要銀子十萬兩，她才肯說。」

吳非吾叱道：「操，這夜叉，胃口越來越大了。」

屠大年怒道：「找死。」

厲莫野也吼道：「這臭女人，怎麼如此可惡，娘的涂玫瑰還說她夠意思呢！」

厲莫野與涂玫瑰曾在花滿天的烏鴉谷中同住在一起，當時涂玫瑰是由丘浩帶她來的。

那萬子壯也叫起來：「我去宰了那爛貨。」

吳非吾道：「不，花滿天母女是咱們的一雙眼，咱們不能挖自己的眼珠子。」

白盼兒道：「花滿天還說，丁化龍存的寶物，每一件都無價，她的意思是咱們吃肉她喝湯，她只要十萬兩銀子，吳老大，你斟酌吧！」

吳非吾扭頭就走，他去取銀子了。

巧兒問白盼兒，道：「還需要石大海和你一起去嗎？」

白盼兒一笑，道：「看吳老大的意思吧！」

她看看石大海，心中哈哈笑。

石大海也笑了。

呂不悔幾乎就要爆炸了。

吳非吾抓了一把銀票塞在白盼兒懷中，道：「快走吧，大伙等妳把消息送回來！」

石大海道：「走！」

吳非吾道：「你就別去了！」

石大海一怔，道：「怎麼啦？」

吳非吾道：「我以爲你吃定花滿天了，你去，咱們也可以省幾紋，我早知道這一回一萬兩銀子塞不滿花滿天的胃口，所以才叫你去的，想不到你並未能征服花滿天，她仍然獅子大開口，所以你就別去了。」

石大海尖聲大叫：「誰說我征服不了她，盼兒她……」

石大海幾乎漏了口，忙又改口的道：「盼兒她也聽到花滿天的話呀，她說咱們給得太少了！」

呂不悔暗中拿起一把飛刀，這時候他又收起來了。

白盼兒走到石大海面前，道：「你呀！不聽我的，我留在烏鴉谷，也不用走這一趟寃枉路了。」

石大海一瞪眼，他也以爲自己眞的是猪。

於是，白盼兒一個人出老龍洞了。

呂不悔就沒有聽懂白盼兒話中含義，他還哈哈笑了起來，只要石大海不與他的白盼兒同行，他就放心了。

* * *

白盼兒一個人在大山裡行，眞無聊，她是個離不開男人的女人！

江湖上有許多喜歡男人在她身邊的女人，白盼兒、齊飛兒與巧兒，這三人都是一樣。

這時候白盼兒爲了盡快的辦事情，一路展開輕功，一天半的路程，她只一天便到了。

她還未會往山崖上叫喊，便見一根繩子垂下來了。

斷崖上，花滿天道：「白盼兒妹子呀，妳上來吧！」

白盼兒抓緊繩索上了斷崖，花滿天道：「怎不見石大海？」

白盼兒道：「妳想他？」

「想呀，石大海這人滿實在，也叫人難忘懷。」

白盼兒一笑，道：「花大娘，咱們不打岔，銀子我帶來了，前後一共是十萬兩，請收着。」

花滿天的嘴都笑咧開了，若非有兩隻耳朵擋着，大嘴定會笑到腦後勺。

「謝謝！謝謝！謝謝十三位的愛護，花滿天母女二人肝腦塗地，十輩子也忘不了你們的照顧之恩！」

白盼兒道：「別說了，花大娘，把你的消息說出來吧！」

花滿天道：「女兒快出來。」

花小蝶就如同個大花蝴蝶似的，一閃而到了石室外！

「白阿姨！」

白盼兒也吃驚，花小蝶長得眞美呀！

「小蝶，你多大了？」

「十七歲。」

「正是一枝花嘛。」

花滿天已對小蝶道：「對妳白阿姨說吧，那個巧匠劉炳川在甚麼地方？」

花小蝶立刻蹲下地，她在地上用石頭畫，道：「白阿姨，我告訴你，劉炳川是個小老頭，他住在丁化龍的宅子裡，這人喜歡喝兩杯，很好認，他的鼻子是紅色的。」

白盼兒道：「姓劉的住在丁化龍的宅子裡，如何才能把他引出來？」

花小蝶道：「不要弄他出來，那姓劉的被丁家養在後宅一座小院裡，他這一輩子也不會離開的了，想破機關，你們先找劉炳川，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他甚麼也會吐出來。」

白盼兒道：「就這麼簡單？」

花滿天道：「我以爲這一回一定能成功。」

白盼兒道：「丁化龍的後院大不大？那劉炳川住在那一間屋子裡？」

花小蝶道：「白阿姨，你看仔細，丁化龍的後宅有灶房，兩邊住的是僕婦丫頭帶伙計，另一面有三間，劉炳

川的房門前有個假山，只一看就知道。」

白盼兒道：「妳是怎麼如此清楚的？」

花小蝶笑笑道：「這兩年我常常去洛陽，上個月丁府招女的當丫環，我進去當了十幾天，我就不幹了。」

白盼兒笑了。

「眞行，有妳的一套，我這就傳回去了。」

花小蝶突然拉過白盼兒，她關心而又焦急的問：「白阿姨，我向妳打聽一個人！」

「誰？」

「就是跟在你們身邊的那個娃兒。」

白盼兒哈哈笑道：「那娃兒呀，他……嗨，別再想他了，這三年來我也不知道他躲在甚麼地方了！」

「他不在了？」

「野孩子亂跑，也許被狼吃掉了。」

花小蝶黯然了。

她這幾年一直在想着丘浩，她不忘她娘送給丘浩一把刀，那時候丘浩才十二三歲吧。

花小蝶幾乎忍不住要落淚了，她怎會知丘浩被十三惡人囚在老龍洞後的黑獄中去了！

* * *

白盼兒聞得劉炳川的消息之後，也不再留下來吃頓飯，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黑獄十三煞」這幾年一直不忘洛陽城中丁化龍府中藏的珍寶，尤其是楊貴妃的那個溫玉鑲三色大寶石的尿盆，因爲這件寶貝已經決定了，這件寶貝歸她們三個女人要。

男人只用夜壺。

當然，等到寶到手前，三個人已商量了兩個方法來解決，其一，就是輪流使用、把玩，似這種無價寶，怎好眞的用它來裝尿？

另一個方法就是抽籤定誰屬。

白盼兒只一想到這件寶，便跑得更快。

大山中她的身法似幽靈，一口氣跑到老龍洞口，她躍身摘下樹上掛的牛角，對着洞口吹三下。

於是，巨石移動了。

白盼兒只一進了洞，十二男女已在等她了。

吳非吾急問：「怎麼樣，姓劉的在那兒？」

白盼兒道：「吳老大，我打聽出來了，有銀子眞好辦事情，花滿天笑開懷了。」

吳非吾道：「我知道花滿天很高興，白狐，妳快說姓劉的住在那兒！」

白盼兒道：「姓劉的住在丁化龍的後宅院，他這一輩子由丁化龍養老了。」

吳非吾道：「這麼說，姓劉的不出門了？」

白盼兒道：「姓劉的是酒鬼，他的鼻子是紅色的，只一看就會認出來！」

吳非吾道：「那行，仍由妳去找姓劉的，妳只要把姓劉的控制，叫他說出機關總樞扭在那裡，咱們先破了機關再搶寶！」

白盼兒笑笑，道：「就這麼說定了。」

呂不悔抱起白盼兒就走，他不管別人了。

白盼兒哈哈笑了。

石大海低沉的吼道：「奶奶的，餓昏頭了不是？」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仰面狂笑起來。

吳非吾突然不笑了。

他厲吼一聲，道：「四個時辰之後，咱們就走，別盡把寶貴時光躭誤在大床上。」

巧兒却又問道：「非吾呀，你看要不要把娃兒也帶去洛陽呀？」

「甚麼娃兒？」

「你忘了你把他囚在長生室呀！」

吳非吾呵呵笑了。

悟空已點頭，道：「對，該把娃兒放出來了。」

吳非吾道：「狗屁，你們若是被囚，一旦出來，會不會對囚你的人報復？」他一頓，又道：「若是我，我會拔刀殺人。」

厲莫野道：「這小子雖爲我服務過，我仍然認爲吳老大說得對，不能放！」

丘浩爲他找來涂玫瑰，烏鴉谷中他痛快了幾天，此刻他是恩將仇報嘛！

只不過大伙商議的結果，也只有悟空一人想放出丘浩，看來這次行動，丘浩是免了。

如果大伙同意放出丘浩，只怕丘浩非死不可，因爲丘浩正在拚命的設法想逃出長生室，而且正在出拳出掌，劈得洞中的碎石紛飛，這光景一旦被吳非吾幾人發現，吳非吾只要發號施令不管他吃的，丘浩還未出來，他就得先餓死在裡面。

* * *

丘浩已把「秦嶺老怪」陰公度的「銀絲魔爪十八殺」的最後一式也練得滾瓜爛熟了，如果吳非吾與丘浩比試，吳非吾非發瘋不可。

吳非吾永遠也想不到被囚多年的師父陰公度，會把他的最後一手永不傳世的功夫，傳給了丘浩。

更令吳非吾吃驚的，那當然是這老龍洞一邊的大片地洞，那黑獄竟然有許多地方的石壁不夠堅實，就好像被火燒過的煤渣子一般，出拳一擊便裂開了。

其實這兒屬火山帶，高山上的水潭就是火山口，年深久遠便成了潭，而山腹內有的是堅硬石塊，有的正是半成晶石崖，丘浩所住的「長生室」，有的地方就是這樣，如果都是堵門的那種青石，就算他把拳練成鐵拳，也難以打得開了。

丘浩就是在種情況之下，以拳打着石壁，那「秦嶺老怪」陰公度可樂透了，因爲他發覺已有希望出去了。

不遠處的光亮，越發的近了。

照他的估計，也不會再有多久了吧。

* * *

這兩天，「黑獄十三煞」忙得不可開交，其中最忙的就是「千面人狐」白盼兒！

白盼兒忙甚麼？

她忙着爲每個人巧打扮！

想進洛陽城，他們十三個人非得改扮一下容貌不可。

如今洛陽四城門加派了持刀站崗的人，一邊貼着告示，告示上的十三惡人畫像，這些大兵們早就看膩了，不用對照，一看就知道。

* * *

吳非吾把任務分派好以後，就等着盼兒替每個人化裝改頭換面了。

除了把每個人化裝之外，十三個人化整爲零，多半裝成賣藥的，三個女人全變了雞皮鶴髮老太太，拄着拐杖又擺又搖，好像風一吹就會倒。

吳非吾也把進城後的地方想過了。

洛陽城西城門進去，靠右邊有個「中原大客棧」，大伙夜裡住客棧。

這十三個惡人終於出發了。

那吳非吾帶着巧兒一齊走，那俏而艷的巧兒也變了，變得一副病懨懨，滿頭銀髮眞可憐，看上去快要斷氣，吳非吾揹着她，吳非吾變成三十多歲的大個子，他二人一路走，一路上直演練，這是兒子揹娘進城去醫病，吳非吾還得不住的叫聲「娘！」

齊飛兒也是老太婆，她拄着拐杖一路哭一路罵，罵他的兒子不管她，她這是進城去找她的不孝兒子的。

白盼兒更妙，她也是老太婆，她發瘋，仰天大笑着走，後邊跟着她的兒子，一邊走，一邊叫：「娘，回去吧，妳的瘋病又犯了。」

這當兒子的，當然是「飛刀怪客」呂不悔。

呂不悔面上沒鬍子，刮得溜光。

* * *

也不知「拐子」李老三與悟空、萬子壯三人在甚麼地方弄來一輛大車，三人的傢伙塞在大車底，大車上，蘿蔔白菜帶大蒜，統統壓在悟空與李老三的身上！

萬子壯就當成趕大車的了。

* * *

洛陽城再是查得嚴，又怎奈何吳非吾他們十三人，一個個都到了西大街右邊的「中原大客棧」了。

天黑了，吳非吾十三人被伙計一個個的帶到大客棧的最後面，住的當然是最便宜的小房間。

別看這是個大客棧，前面與院子裡也張貼着十三惡人的像，那個十分高雅的客堂，牆壁上也貼着捕拿公文，裡面的文詞說得還眞詳細。

吳非吾十三人只在後面要了一碗麵，有的買了兩個大餅啃着吃，就沒有人去注意他們！

伙計們更是不再到後面來，前面的闊爺們有小費，那兒錢多，往那兒去侍候。

沒錢的貧窮人拿睡覺當享受，十三惡人吃過東西都睡了，如此一來，伙計們更不會到後院來侍候了。

不久，二更天到了。

於是，十三惡人全變了，一個個滿面掛着冷笑，齜牙咧嘴的抓起傢伙出房來了。

「拐子」李老三、悟空與萬子壯三個人翻到牆外面，立刻走到客棧馬房外的大車上，他三人各自取來自己的傢伙，轉身又到小巷與吳非吾等會合一起。

吳非吾眞像個指揮官，他清點人數。

一、二、三、四、五……直到十二！

他一共數了兩遍，才說道：「連我一共十三個，娘的，你們可記得自己的任務嗎？」

十二人不開口，一個個只點頭！

吳非吾雙目一亮，嘿嘿一聲低笑，手臂一揮，只見這些江湖一流惡人宛似幽靈一般，一閃而沒於黑暗之中了。

* * *

一盞油燈，上面套着玻璃罩子，一張方桌，上面放着一堆花生，再看地上，已經落了不少落花生殼子。

一把泛黃的瓷壺、一隻小酒杯，另外就是那個喝酒的老人了。

蒼蒼白髮，雙目泛赤，滿面青黃，只有個鼻子還有血色，那是一管酒糟鼻。

老者注滿一杯酒，擧在燈下看，彷彿想從酒杯中找尋他那失去的歲月一樣，然後……

然後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唉！一生天才被酒淹，劉家到此斷了後。」

突然，門外有人低聲的道：「劉老，開門呀！」

「誰呀？」

「我呀，花雕一罈送你喝！」

「酒？好啊！」

「呀」的一聲門開了，從外面進來個黑大漢，這人眞凶殘，一把掐住老者的脖子，那滿嘴森森牙齒，就好像要動口咬下老者身上的肉一樣。

「你……」

「砰！」門被踢開了。

「你叫劉炳川？」

「不……錯……」

「咻！」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只一閃，老者的白髮掉一片。劉炳川驚道：

「幹甚麼？」

那人嘿嘿冷笑，道：「第二刀就抹在你脖子上。」

劉炳川急忙道：「我和你有仇？」

「沒仇！」

「我和你有恨？」

「也沒恨！」

劉炳川道：「沒仇沒恨，你爲甚麼要殺我？」

那人道：「你不該設計弄機關，劉老頭，你是機靈人，我這一句話你應該明白了。」

劉炳川道：「嗨，爲寶而來，是不是？」

那人道：「你果然機靈！」

劉炳川道：「你們差一點撲個空！」

「怎麼說？」

劉炳川道：「快四年了，不見惡人再出現，遠在長安的丁總督正準備化整爲零，一件件的把他的寶暗中運往長安城，唉，想不到你們趕來了。」

那人一聲冷笑，道：「劉炳川，你爲何對我說這些？你有甚麼目的？」

劉炳川道：「我三十八歲被請來，今年已經五十一，我除了有酒喝，老景堪憐誰來管？」

「你發牢騷？」

「我也是人吶，我連大門也不能出去。」

「爲甚麼？」

劉炳川道：「還不是怕那十三惡人把我弄去了！」

那人哈哈笑了。

「砰！」

一把尖刀放在桌上，然後，一千兩銀票也擱在桌面上，那人冷冷的道：「劉炳川，見你說得可憐無奈，我不逼你，我同情無奈人，我叫你選擇！」

「我選擇甚麼？」

「選刀、或者選這張千兩銀票！」

劉炳川怔了一下，道：「我不懂！」

「你裝糊塗不是？選刀，我一刀便抹掉你的人頭，替你永遠解脫。」他頓了一下，又道：「選銀票，你收下，當然你也死不了啦！」

劉炳川道：「你的條件是甚麼？」

那人低沉有力的聲音道：「告訴我藏寶樓的總機關按扭在那裡，如何操作！」

劉炳川道：「告訴你，我也活不成！」

那人笑笑道：「我會叫你活下去！」

「怎麼說？」

「你裝醉呀，再不然，我們裝把你打昏！」

劉炳川想了一下，他伸手取過銀票！

他果然機靈，他把銀票塞在鞋子裡！

「你看清楚，朋友，我只說一遍！」

那人的眼睛睜大了！

只見劉炳川以指沾酒，在桌上劃了個方塊，又在方塊的右下角劃了個更小的方塊，道：「總機關就在這小方塊內，吶，這個方向是前方，若想動總機關怕不容易！」

那人急問：「怎麼說？」

劉炳川道：「兩個人關在總機關內，想進去，那得是熟人，另外，三層樓三道關卡，那些人都是跟丁化龍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也是丁化龍的心腹，這些人至少還有三四十人在此地。」

那人一聲低哼，道：「劉炳川，你的這些話值我的千兩銀子，我只再問你一句！」

「你問吧，我劉炳川卯出去了！」

那人道：「進了總機關，如何毀了它？」

「把掛在大鐵輪上的鋼索拉脫，機關便失靈了！」

「就這麼簡單？」

「我沒騙你！」

「啪！」

好凌厲的一掌拍在劉炳川的後頸上，劉炳川連哼也未曾，便爬在一堆花生殼上了。

那人冷冷的道：「如果是眞的，你去享受一千兩銀子，否則，你就等着死！」

宛似幽靈一般，那人閃出房門便消失不見了！

＊　＊　＊

花墻下，黑暗的一角，有人低沉的道：「呂不悔，去弄兩套軍士衣服，你和厲莫野二人換上。」

呂不悔只點點頭，兩把飛刀已托在掌上了。

第三道大院裡，兩個守衛剛過來，呂不悔的飛刀似寒星一現，兩個軍士「噗通」一聲倒在地上。

叫也未曾叫出聲，兩把飛刀扎在喉結上。

厲莫野立刻拖着兩具屍體來到花墻下！

「快，換了以後去炸開那間小機關門！」

「老大，換班時間還沒到呀！」

「不必等，咱們免不了硬仗要打！」

這人正是「人魔」吳非吾！

他又對附近藏着的齊飛兒，道：「放火就免了！」

齊飛兒道：「老大，你怎麼變卦了？不是說定了的？」

吳非吾道：「我們可以硬拚，丁府不過三四十人，如果放火，很容易把洛陽府衙的人馬引來，我們麻煩就大了，我討厭那個姓羅的！」

吳非吾口中姓羅的，正是「冷面金剛」羅玉。

＊　＊　＊

厲莫野與呂不悔二人把軍衣換上，兩個人拾起腰刀，便往那座三層樓的大院併肩走去！

呂不悔爲了兩個人的脚步走得一致，還低聲的叫着一、二、一……

兩個人越過守在樓外的兩名守衛，一直走進樓下那個大廳一角。

「喂，換班！」

「嚄，今夜時辰過得眞快！」

小屋內傳出的聲音是高興的——下班回去睡大覺，小屋內的人當然高興！

「砰」，小屋的一道小方孔內伸出一個大巴掌，道：「腰牌拿來！」

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外面兩人猛一楞！

厲莫野反應得快：「奶奶的，忘了腰牌，回去取！」

小孔內，大手換了一隻眼，小屋內的人道：「咦？接班忘了帶腰牌，你們兩個……是……」

「誰？」

小屋內另一人尖聲叫，想是個小官員。

厲莫野見小方孔中換了人，他出刀了。

尖刀猛一攪，正戳在那人的眼睛上。

「呀……」

好一聲凌厲狂嗥傳來，厲莫野與呂不悔二人併肩往那扇厚門衝！

「轟！轟！」

「卡喳！」

厲莫野就在門被撞開的時候，幻起一道冷芒，另一人已往地上倒下去，他的一隻手差半尺未拉着一條大鐵索上的那個大銅環！

這兩個人衝進小屋內，只見一個滑輪上繞着一條兒臂粗的大鋼索直連到外面！

兩個人齊用力，幾下子便把鋼索弄脫掉！

呂不悔更是火大了，因爲他曾在這兒中機關。

中機關的不只他一個，還有「神偸」巧兒、「拐子」李老三與「海裡蹦」屠大年三人。

當初吳非吾設計救他四個人，方才在大山中劫持丘冠中，並把丘冠中五歲的兒子丘浩擄進老龍洞。

這正是時光匆匆已十年，今天「黑獄十三煞」正面的幹上了，有幾個十年好等？

＊　＊　＊

大樓下一經喊叫與慘嗥，刹時間便驚動四周的守衛人，有人已大聲叫：「有賊了……强盜呀！」

「殺！」

屠大年第一個接上幹，四個軍士殺他一人，紅鬍子翹得高，屠大年的刀狂斬怒殺，四個軍士被他砍翻了兩個，另兩個有守有攻，不急進了。

另一面，悟空掄起他的棒，打得三個軍士幾乎腰也斷了，那悟空見前院奔來七八個衣衫不整的握刀軍士，他一聲大吼，便撲過去了。

「旋風十八打」一點也不保留，舞了個滿天棒影，早有五把刀飛上房子。

這二人前後封着軍士們的進路，那李老三却又在一邊支援着。

於是，吳非吾與另外幾個人從一側的廂房上飛到了二樓，他們撞開落地窗，一窩蜂的走入裡面去。

吳非吾對三個女的道：「妳們三個去三樓，寶物太大太重就別拿。」

巧兒笑道：「我一心只要楊貴妃的那件寶。」

三個女的往三樓奔，她三人發現弓箭孔、刀山陣，長槍矛子有七排之多，抬頭再往上面看，很巧妙的一張大網在頭頂上，這要是發動機關，進來的人一個也逃不掉。

五個人死守樓下對抗圍上來的三十多個軍士，另外八個人分在二三樓上裝寶物，一人一個袋子，就那麼亂七八糟的往袋子裡面扒。

猛古丁外面有人暴吼：「弓箭手。」

又有人大聲叫：「圍緊了，亂箭齊發。」

在二樓上的吳非吾聞言，他眉頭一皺，沉聲道：「裝滿了，咱們從樓頂退，快。」

老行家了，他的手脚最快，他已往樓外躍去。

樓下面，厲莫野一聲狂吼：

「殺！」

他的雙尖刀暴刺，一頭衝進剛要搭箭射的八名弓箭手羣中，但聞切聲似揉沙一般，刹那間被他刺倒四五個。

另一面，呂不悔自樓後去支援，悟空正在打得慘烈，只見他飛刀一個接一個，刀刀都有慘叫聲。

便在這時候，半空中响起一聲雷。

「退！」

這是吳非吾的聲音，誰也明白這也是暗號，這就是說各自注意自己，誰也不管別人了。

於是，十三惡一躍上了房，等到弓箭手重新組合射箭，只有人影一團刹時不見了。

「黑獄十三煞」均是高來高去的，官兵們只有乾瞪眼，就算是追，怕也追不上了。

＊　＊　＊

「黑獄十三煞」各背一包寶物奔到城墻下，長索已備好，一個個攀上城又躍到城外面。

他們不停留，黑夜裡一口氣奔了三十里，吳非吾這才站在路上哈哈大笑起來了。

他只一笑，另外的人當然更發笑。

突然，吳非吾不笑了。

「巧兒！巧兒吶？」

他此言一出，大伙立刻又緊張了。

齊飛兒道：「她怎麼沒出來？」

白盼兒也吃驚的道：「我們各背一

包，巧兒走在最後面，怎麼她會沒出來？」

吳非吾咬牙，道：「巧兒被抓，她就活不成了，那個丘閻王絕對不會放過她的。」

石大海道：「要不要再殺回去？」

吳非吾沉吟不語，這時候，他也想不出甚麼好辦法了。

尚不邪道：「老大，你快拿主意呀！你的巧兒……」

吳非吾不說話，一拳砸在手心上。

「過山虎」萬子壯道：「咱們把寶埋在附近，大伙再殺回去救人。」

吳非吾道：「不可以。」

大伙齊聲問：「為甚麼？」

吳非吾道：「此刻怕已驚動洛陽知府的人馬了，再回去，那是自投羅網。」

白盼兒道：「難道不管巧兒了？」

吳非吾沉痛的道：「我比你們誰都急，但怎麼管？為了救巧兒，叫咱們再多死上幾個人？」

大伙誰也不想死。

大伙也就不開口了。

吳非吾道：「你們先走吧，我在這兒等一個時辰。」

屠大年道：「等不是辦法呀。」

吳非吾道：「我等，你們快走。」

他把背的袋子交在尚不邪手上，又道：「如果一個時辰等不到，天亮之前我就追上你們了。」

尚不邪低沉的道：「老大，你可別逞英雄，一個人去扮那英雄救美呀。」

吳非吾一聲苦笑，道：「我不是英雄，我是惡人，我的命還是第一。」

這話出口，大伙齊點頭。

惡人永遠以自己的生命第一，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種人太少了。

吳非吾就不承認他是英雄。

而巧兒呢？

* * *

巧兒在三樓上到處找，上一回她就是為了楊貴妃的尿盆而中了機關，如今機關破了，她便決心要找到楊貴妃的那件寶。

只可惜大伙都逃出去了，她仍然未找到她心目中的寶物，她下狠心不走了。

她發覺墻上有一塊金匾，一縱身躍進金匾後面，就那麼的躲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樓下轟轟隆隆的上來一批人物。

為首的是個五旬婦人，她身邊的兩個紅面大漢小心的在一邊侍候着。

那五旬老婦人不開口，大步走到一個夾墻邊，伸手往左猛一推，嘩，夾墻內金光閃閃的好誘人，裡面堆的寶，少說也有二十件之多，均用紅絨盒子裝着。

那婦人立刻又關上夾墻，回過身來冷冷道：「還好，被搶走的均是仿造的假寶，咱們沒有損失，徐總管，尹管事，你們要加倍小心了，如果寶物被劫，我看你二人也別想去見總督大人了。」

「大奶奶，妳放心，那些惡人敢再來，一個也別想活着逃走，我已經在安排了，內有機關，外藏弓箭手，天羅地網，不怕他們高來高去。」

大奶奶正是丁化龍的正房，她聞言點點頭，道：「通知府衙了？」

「通知了，大概快到了。」

大奶奶道：「走，往前廳去等府衙的人。」

這伙人一路下了第三層樓，這一下，躲在匾後的巧兒又火又樂。

她火的是吳非吾等受騙了。

樂的是被她發現眞寶了。

她一看三樓的門窗又關上，立刻躍下來，她也模仿着那大奶奶的動作，輕輕的推開假墻，喲，眞的是耀眼明亮，七八道霞光，寶物就是不一樣。

巧兒不敢怠慢，把已包的幾件全拋掉，因為她已知道那些全是假的，仿冒打造的贋品，誰會為假的玩命呀。

粉白的手臂伸進去，又是扒又是鈎，每一件都是迷人的東西。

其中有個口大底小圓滾滾半尺高的盒，伸手一摸是溫的，如果拿在手上，還覺得暖和得很，那上面眞有三顆紅白藍大寶石，每一粒寶石有核桃那麼大小。

巧兒一看可笑了。

只不過她看了又看也不像是尿盆，倒有點像面盆。

這件寶，當初還是由「邪刀」風雲打聽出來的。

那「邪刀」風雲是個大舌頭，說出話來像是咕咕嚕嚕吃麵片一樣，他大概把「面盆」說成「尿盆」了。

那「面」與「尿」二字，風雲說出來，還眞分不清。

巧兒一聲笑，便把小溫玉盆放進袋中，她掂了掂袋子，已經有十幾二十斤了，這還得上屋越脊往城外奔，太貪心就有違天和了。

巧兒緊緊把袋子背在背上，左手提着練子爪，拉開三樓的後面窗子，「颼」的一聲便往一側的廂房躍去。

她身法之快，下面的人只覺眼一花。

「有賊！」

「颼！」

七八支利箭射過來，有一支從巧兒的後面頭髮上穿過，差一點沒扎在她的後腦勺。

巧兒尖聲長笑，那笑聲似鬼梟，越聽越遠了。

就在這時候，嚄，從衙門來了羅捕頭，他率領三班衙役三十二個人，只一到就往三道大院內那層高樓上奔。

他還未衝進去，迎面七八個手執矛箭的大漢迎上來了，其中一人指着高樑大聲道：「不好了，裡面還藏了一個人，不知偷去眞寶沒有。」

「快，稟報夫人知道。」

羅玉一瞪眼，道：「好狡猾的賊子。」

不旋踵間，後面跑來三個婦道人家，其中就有大奶奶，她的面色都變了。

三個女人往樓上衝，一口氣奔上三層樓，一看，那位大奶奶雙目一瞪就要暈倒了，因為她發現夾牆開了個大洞，裡面的東西丟了一大半。

她氣急敗壞的對跟上來的羅玉道：「至少丟了十多件，每一件都是寶，洛陽出了賊，我看你怎樣向丁總督交代呀。」

羅玉咬牙道：「終於還是叫這十三惡得手了，再也想不到，快四年了，他們也眞能憋。」

大奶奶怒道：「綏靖地方，是你們府衙的事，我列清單，限期你們追回來，還有，我馬上派人上去長安，家中出了這大事，老爺豈肯善罷甘休呀。」

羅玉心頭猛一緊，這一回眞的麻煩大了。

他對那位大奶奶一抱拳，道：「丁夫人，卑職盡力去辦，這是江湖上黑道中有名的十三惡人幹的，這些年咱們花在捕拿這十三人，已經用盡力氣了，只不知他們藏在甚麼地方，幾年前，總督上任長安，我們合力了兩次也失敗，當知這十三惡實在狡猾，不過夫人放心，我羅玉一定拚上性命，也要把總督的失物追回來。」

丁夫人道：「那就看你們了。」

羅玉接過失竊清單，忿忿的率領他的人走出丁府。

他此刻眞的頭大了。

「兵分四路，嚴守城門。」

他的人立刻分四路，飛一般的去守緊城門，他自己轉身就往西城奔去。

西城外是通往大山裡的大道，那有名的洛陽石窟也在那個方向。

只不過，羅玉追到城外的五里處就不追了。

他只有一個人，而「黑獄十三煞」有十三人，人人都有一身上乘功夫，就算追上，怕也無可奈何。

於是，羅玉抄斜路往西北，他準備過黃河去約一個人了，那個人就是張彤與佟長青。

佟長青自從受了傷，這三年來少出莊，他的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嫁人了，另一個就是佟飛霞。

至於張彤，他很幸運，手肘沒有廢掉，他找了個名大夫為他治好了。

現在，羅玉又來邀他們出山了。

* * *

現在，巧兒也奔到渡口了。

天也快亮了，巧兒正自飛奔，猛古丁路邊閃出個黑呼呼的大漢來。

「我的心肝呀，你叫我老吳擔心死了。」

巧兒一見是吳老大，而且只有吳老大一人，她可樂不可支的笑彎了腰。

「妳還笑得出來？」

「我笑三天也笑不完。」

「我就打算找去了，我為妳甘願死。」

「別說不吉利的話，甚麼死不死的呀。」

吳非吾道：「來，我替妳背上，他奶奶的，這一回豐收呀，五年不用出洞了。」

巧兒哈哈笑道：「若非我藏起來，你們豐收個屁！」

她此言一出，吳非吾吃一驚。

「每人弄了一袋寶，還不算豐收呀？」

巧兒哈哈又笑了。

她不再多說，與吳非吾二人往前趕，到了渡口，那船剛巧就撐過來了。

再看河對岸，灰蒼蒼中有十幾人在岸上站着。

吳非吾還罵了一聲：「他娘的，還站在那裡等着官家來追人呀，蠢豬！」

「包括你吳老大也是豬。」

「我親愛的，我可是為了妳才留在半路等妳呀，我如果不是為妳，早就在五十里外的大山中了。」

巧兒道：「我說你是頭豬，絕對錯不了。」

吳非吾怔住了。

他扶着巧兒上了渡船，嗨，四個船家的臉也變青了。

四個人對這一對男女直瞪眼。

巧兒抹去面上擦的水彩油，老太太變得年輕了，她指着船艙內貼的官家告示，對撐船的笑笑：「我二人就是上面那畫像，要不要領賞呀？」

有個掌舵的急忙搖手，道：「想發財，那得有發財的命，我們自己已窮了一輩子，二位放心，如果有人問，我們連吭也懶得吭，誰要多話是龜孫。」

巧兒哈哈笑了。

渡船轟的一聲靠了岸，巧兒隨手投了一塊銀子在船板上，道：「拿去，吃酒不醉，吃飯不飽，喝杯茶吧。」

別小看那錠銀子，想賺那個數，他們得撐十天八天才夠。

* * *

吳非吾見巧兒累得流汗水，他伸手……

「拿過來，我替妳背。」

巧兒道：「背你自己的吧。」

吳非吾道：「此刻全是大家的，咱們還未分呀。」

巧兒道：「但願各人背的是各人的。」

吳非吾何許人也，聞得巧兒此言，立刻一瞪眼，道：「妳說甚麼？」

巧兒已迎上前面的十一人了。

她這時才把她留下來未走的事說出來。

嚄，這話一說，十二個惡人的臉色全變了。

屠大年當先解開包袋，他取出一件仔細看，他再看也是看不懂，丟又不捨得。

呂不悔道：「且回老龍洞再仔細的查驗，憑我等玩寶二十年，不難分辨出眞僞來。」

另外幾人齊點頭。

齊飛兒問巧兒：「妳把楊貴妃尿盆弄到手了？」

巧兒道：「不是尿盆，風雲是個大捲舌，他把面盆說成尿盆了。」

一邊的「邪刀」風雲哈哈笑道：「我說的是『尿』盆，你們偏說是尿盆，我就不爭辯了……哈……」他仍然說不清楚。

巧兒拍拍背後的袋子，笑呵呵的道：「爲了這盆，我才留下來的，便也發覺你們都上當了，嘻……」

「黑獄十三煞」也都樂了，誰也對巧兒豎起大姆指叫一聲「要得」。

「黑獄十三煞」終於把丁化龍的寶物弄走了不少，如是一開始就發覺那道假墻有夾墻，丁化龍的寶物怕是一件也不會剩下了。

* * *

「黑獄十三煞」一口氣奔上高山峯，吳非吾可眞的樂不可支，躍上樹取下老牛角，對準石縫「嗚嗚」吹三聲，巨石轟隆隆的開了個石縫，他已當先往洞中奔去。

直待十三惡人都進了洞，那石門「轟」的一聲又合上了。

十三人一路奔到議事石廳上，長明燈多燃了八盞，照得廳上如同白晝大太陽似的明亮。

大伙把寶物攤開來，那眞是五光十色，霞光萬道，甚麼玉芙蓉、翡翠蓮花、金如意、龍頭冠，眞的是誘人極了。

吳非吾取過一件在燈下看，尖刀在上面刮幾下，不由摔在地上罵：「奶奶的，豆腐渣，破銅爛鐵嘛。」

他是一件一件的驗，然後一件一件的摔，直到巧兒的一包打開來，吳非吾托在掌上一看，便哈哈笑了。

「這是眞的，不錯。」

巧兒以雙手托起楊貴妃的面盆，笑道：「吳老大，論功行賞，這件寶該是我的吧？」

齊飛兒聽得直瞪眼。

白盼兒也無話可說的上前道：「這是妳的了，只不過可不可以讓我摸摸呀？」

巧兒大方的遞給白盼兒。

「喲，眞是寶貝，還有些燙手吶。」

溫手是眞，燙手就言過其實了。

大伙聞言，都想把玩一番，那風雲笑道：「江湖傳言果是眞的，丁化龍眞有這『尿』盆。」

「甚麼又是『尿盆』，是『面盆』。」

風雲托起來仔細看，笑道：「我說的是『尿』盆呀，是你們沒聽清。」

也眞的巧，巧兒一共包了十三件丁化龍藏的寶，那吳非吾笑呵呵的道：「就不用爭了，老規矩，先編號，後抽籤，誰都沒話說，只有這個盆，應該是巧兒的了。」

這話誰也不反對，如果不是巧兒，他們一件寶也落不到手，白忙一場。

巧兒喜孜孜的抱盆走了，當然，她不會用這寶盆來撒尿，更不會用來洗面，那是寶呀，單只上面的三顆寶石，就値上萬兩銀子，溫玉就更是價値連城了。

* * *

「黑獄十三煞」有個好的規矩，那是誰的寶物，別人是不會動心眼據爲己有的，也因此他們和平相處了二十多年，更因此，他們每人喜孜孜的各歸自己的洞室了。

只不過這次行動之後，又過了半個月，那悟空在洞中閒坐觀寶，他的寶分得是個尺高的鑲寶石官瓷娃娃，這娃娃長得還眞清秀，有那麼一點像丘浩的樣子。

悟空乾乾一笑，他托着瓷娃娃往後洞走。

他已經有三年多未到後洞了，總以爲來看看娃兒，逗他一笑，也算是照顧他了。

悟空還帶了些好吃的，他以爲丘浩不該鋒芒太露，學了大伙的本事以後，竟然超過他們十三人的武功，這是江湖大忌，丘浩就犯了大忌，那有徒兒壓過師父的。

「黑獄十三煞」不是丘浩的師父，但對此更忌諱，因爲他們心中都明白，丘浩被他們打慘了，那一身疤痕就是他們的手段。

丘浩挨了揍，當然懷恨在心，如果丘浩的本事大過他們，這後患就無窮了。

* * *

丘浩被囚三年多了，悟空還是分了個寶貝娃娃，才想着到後洞找丘浩的。

悟空當然明白，他一個人休想推得動石門。

想放丘浩出來，十三人缺一不可。

悟空走到後洞，他突然發覺，有一道細細的强光自那巨石門的洞眼處射到洞中來，這是過去沒有的現象。

他口中大叫：「娃兒，和尚大叔來看你了。」

他以手托着娃娃撲近巨石門只一看，不由驚嚇住了。

「娃兒！娃兒……逃走了。」

是的，小囚室中，已不見了丘浩的影子，從一道直射過來的光亮看，「長生室」中堆滿了砂石碎石，都是些灰黑色的，斜斜的一條小洞，直往另一處延伸過去，再往裡看，便甚麼也看不見了。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唐郎替潘卅七殺掉周公公，還替他覓得解藥，潘卅七以為脫離魔掌，孰料剛離去，便被如來佛殺掉；如來佛向唐郎道出白冰冰的身世，原來白冰冰是如來佛的女兒，他要求唐郎替他去殺大內太監金希凡，唐郎原想拒絕，但見如來佛態度誠懇，還聲稱欲在退出江湖前替大宋子民做件好事，於是答應，如來佛遂派出卜十一協助他行事……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憑暗語真假難分　靠經驗窺破陰謀

唐郎長長一嘆。「那時候的確十分快樂，彷如神仙中人。但快樂一過，痛苦便似一座深淵般，五年的時間都爬不出來！」

「這總比小弟們像行屍走肉般强！唉！小弟活到三十一歲，仍未有紅顏知己！」卜十二忽爾又是一嘆。

「不動情只是寂寞，動情之後有可能是幸福的，也可能是痛苦的，端視你的運氣！正所謂姻緣前生註定，佛家又謂，各有前因莫羨人！誰也不用羨慕誰！」唐郎道：「依愚兄之見，咱們實不宜多愁善感，這對咱們都無好處，還是想辦法殺死金希舜，方是道理！」

卜十二瞿然一醒，道：「小弟全憑十一兄吩咐！」

唐郎只道如來佛會有所指示，是以一直未曾考慮過這問題，急切之間，那有良策？是以只好道：「夜已深了，賢弟先回房休息，明天再商議吧！」

＊　＊　＊

次日，兩人相對無策，唐郎乃決定三日後上中都(今之北京，金人入華之後，改建都於此)，希望如來佛會派人來報佳音。

待得第三天晚上，他倆晚飯後回房，果然發覺有異，床上多了一封信。

唐郎忙撿起，撕開緘口展閱，只見上面只草草寫着幾個字：守株待兔難成事，如來佛建議去大內調查。下面署名：陸三十。

字跡甚是娟秀，唐郎問道：「陸三十是個女的？」

卜十二點頭道：「是個十分細心、深沉的女人，十一兄不要看輕她！她比之十七妹及十八妹都還厲害。近年來，立了許多大功，而且擅長易容術及模仿功夫！說不定有一天，她走到你身邊，你還不知道！」

唐郎笑笑。「我也想見識一下。嗯，咱們準備一下，明天便走吧！」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來。「愚兄想準備一些暗器，你有辦法麼？」

卜十二道：「到了中都再說吧，反正如今打造了，也未必能帶得進京城！城門那裡搜索得頗緊！」兩人言畢便各自歇息。

次日早頓過後，先買了乾糧，又買了兩匹健馬代步。為防一僧一俗過於注目，兩人一先一後前進，約定黃昏時分再會合。

唐郎後走，他久疏策騎，速度大不如前，騎馬也覺辛苦，幸好晚上相見，不怕誤了行程，他到達約定之見面地點三石集時，天色已黑，匆匆到集上唯一的一家客棧投宿。

一問之下，竟無卜斗(卜十二之化名)之旅客投宿，唐郎甚是奇怪，忙問：「請掌櫃再仔細查一查。」

那掌櫃沒精打采地道：「客官，老朽只要問你一句話：令友一定是今日來投宿的麼？」

「是的，他今早方與我分手，言明來此會合的。」

「如此老朽告訴你，貴友尚未到。因為由晨至今，你是第一位上門的客人。」

唐郎心想莫非卜十二在路上有甚麼躭擱？當下先開了一間最好的房，等得不耐煩，便着小二送了一大碗鹵麵進房，待他吃飽飯，尚未見卜十二前來，不由緊張起來，連忙回房問掌櫃。「掌櫃，貴鎮是否只此一家客棧？」

掌櫃點頭稱是，唐郎忙丟下房錢，道：「把馬交給我，待我到外面找一找！」臨走時，他又向掌櫃買了枝蠟燭，方躍上馬背。

唐郎拍馬往來路馳去，走了一陣，前面有岔道，他思索了一下，便向岔道走去。約莫走了四五里路，沿途不見一人，但小路兩旁却長了許多大樹。

夜風飄送，大樹婆娑，黑暗之中，似乎隱藏了許多人，唐郎拉住馬匹，撿了兩根枯枝，先點了火摺子，再將枯枝點燃，步行沿途尋將過去。

走了幾丈，未見有絲毫異樣，他的信心不由動搖起來：「卜十二怎會突然走此岔道？」他躍上一棵大樹沉思起來。

這是唐郎的特性，他做事絕不焦急孟浪，必先把來龍去脈想清楚方行動。五年前如此，五年後人更加成熟，更不會例外。

卜十二走岔道，只有四個可能。一是突然發現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而這人物必然與金希凡有關；二是遇到一個令他十分放心的熟人；三是如來佛或同門出現，有所暗示；四是內急去岔道找地方解決。

這四種原因都有可能，但他最怕的是第一種原因，果如斯，則卜十二可能已着了道兒！

想至此，唐郎後背立即升起一股寒氣。因為他想到的是金希凡，「莫非他已得到了風聲？」

回心一想實無道理，即使金希凡得到消息，亦無可能這麼快便找上來。另一個可能是金希凡早已掌握了卜十二的一切，已有計劃要除掉他。

不管是那一種原因，卜十二如今之形勢都很不妙，唐郎不能心息，躍下大樹，又找了兩根枯枝，握成一束，火燄旺盛，登時光亮了不少。

他做事一向很有耐心，在附近慢慢搜索起來，希望能找到蛛絲馬跡。漫漫長夜終於過去，唐郎雖有一身武功，腰腿也覺得有點疲累，忍不住直起腰來，欠一欠身。

就在此刻，他目光一及，但見不遠之前的一棵樹上，有一方白影在風中晃動，不假思索，立即飛身上前。

到得近前，方見樹上被人用飛刀釘着一張白紙，上面用炭筆寫着幾個字：

「十二遇險，妹往左首搜索，請搜右面。三十白。」

一望即知此乃陸三十字跡。唐郎把飛刀拔出，撕碎了白紙，向四周觀望了一下，然後向右面搜索過去。他又搜了個多時辰，未有發現，忍不住奔回原處，只見樹下坐着一個牧童，哭得十分傷心，他忍不住訝然問道：「小哥，你哭甚麼？」

那牧童邊哭邊道：「我把黃老爺家的黃牛丟啦……嗚嗚……」

唐郎惻隱之心頓起，好言勸道：「小哥你站起來，男人豈有哭鼻涕的！嗯，那老黃牛怎會丟掉？」

牧童慢慢自地上站起來，啜泣地道：「我去樹後拉矢……回來一看，黃牛便不見了……」

「你再找找看，也許老牛去遠處吃草。」

牧童道：「我早已去找過了……不見踪影……是昨天黃昏丟失的，我來回找了十多里路，連家也不敢回去。」

唐郎心頭一動，自懷內掏出一錠銀子來，道：「小哥，這個給你賠償給黃老爺，不過你得照實答我幾個問題。」

牧童猶疑了一下，忽然將雙手放在背後，道：「爹說無功不能受祿……我……我不能要你的銀子。」

「傻氣，快拿去！這銀子也不是我之血汗錢，是我化緣得來的，花光了還可以再去化，你拿去吧。」

牧童這才伸手接過，問道：「叔叔要問我甚麼事？」

「你昨日都在這裡附近？可有見到一個三十左右年紀的男人，身穿褐色衣服的，騎一匹棕馬在這附近走過？」

「我昨日下午才來這裡放牛，嗯，下午大概申時左右，見一個穿深黃色長褲的男人，騎馬自前面那裡拐左去了。因為馬跑得快，我又沒留意，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紀。」

唐郎大喜，急再問：「後來可曾再見到他？」

牧童毫不猶疑地再答道：「沒有，我自顧不暇哩，那管得了別人。」

「那請你帶我到前面那裡，指點那男人之去向。」唐郎邊說邊伸手去抄那牧童的手臂，不料牧童却在此時蹦着腿向前跑了，教唐郎抓了個空。

唐郎微微一怔，倏地快步走前，與牧童並肩而行。一陣秋風吹來，他鼻端忽然嗅到一股淡淡的藥味，心頭一動，轉頭望向牧童，發覺他的臉似乎塗了藥物。

這剎那，唐郎心頭又是一跳，心想好狡猾的傢伙，左手食中兩指倏地向其後腰脈穴戳去。

那牧童果然不同凡响，倏地奔快一點，唐郎那一指又堪堪落空！唐郎不甘失敗，脚下用勁，又追上前，不料那牧童忽然一個急躍，雙脚未落地，已轉過身來。

唐郎冷冷地道：「好手段，好功

夫！在下幾乎看走眼了！識相的便乖乖再答我幾個問題，否則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牧童笑嘻嘻地，一點也不害怕，反問：「你是從何看出破綻的？」

唐郎「颯」地一聲，將軟劍持於手上，遙指牧童的胸膛，沉聲道：「少來這一套，再不老實便殺了你！」

牧童聲音一變，嬌嗔道：「聽說你多情，因何說話這般無情！」

「放屁！你到底是誰？」話說出口後，唐郎自己又答道：「莫非你便是陸三十？」

牧童拍手道：「人人均說你是咱們之中最出色的一個，小妹本來還不服氣，如今是沒話好說了。」這無異承認她是陸三十喬裝的。

唐郎微感不悅。「此時此刻，你還能開玩笑？相逢何必曾相識。」他一向很仔細謹愼。

牧童答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煎何太急！」

「本是同根生。」

「小妹便是陸三十，名字叫陸芬芬！你必是十一哥了。」

唐郎點點頭。「閑話少說，你已查清了十二弟之消息？」

「查到一點，請跟小妹來。」唐郎轉身前行，唐郎恐她使詐，緊跟在其背後。走了十多步，忽然向左轉出，又大步前進。

走了一陣，至一樹林，地上忽見留有一團亂七八糟的腳印，還有兩棵小樹塌了下來。陸三十指着地上道：「十一哥你看看！」唐郎立即蹲下身來，仔細研究，陸三十亦蹲在他對面，皺起雙眉思索。

唐郎看了一陣，抬頭問道：「三十妹，你查清楚，十二弟曾走此路？」

陸芬芬道：「不錯，小妹已查清楚。但走遍周圍，只有此處有此奇怪之足跡及打鬥之痕跡！小妹估計十二哥不敵被擄，因爲地上既無血漬，亦無屍體。」

唐郎道：「殺人未必流血，而且屍體也可以運走！」他邊說邊用樹枝撥動地上之泥土，忽然兩人都有所發現——地上出現幾團深色之泥土，有經驗的人，一望即知，那是被血染成的。

陸芬芬眼光微變，也以樹枝撥弄鬆動的泥土，發現之血漬更多，不由跺足道：「小妹來遲了！」

唐郎安慰道：「不必擔心，說不定這些血不是十二弟的，是他殺別人的。」

陸芬芬道：「若他殺了人，那如今他安在？」

「他是被圍攻的。」唐郎指指周圍。「這不像是兩三個人的打鬥現場，應該有五六個人，十二弟先殺死打死對方的人，最後不敵受制亦未定！」

陸三十長身望望周圍，這小樹林面積不大，但有個特點，就是靠邊那些大樹，既大又茂盛，自外面看，乍眼難以看清林內之情景。

兩人走出樹林，樹林一側是山坡，一側是荒地，稍遠之處方有田地，此實爲殺人之好地點。由此証明對方是早有預謀，更由此而想到自己，兩人同時感到心寒。因爲要殺卜十二的人，也有可能要殺他倆。

半晌，唐郎才問道：「三十妹，你因何會趕來此處？難道事先得到消息？」他語氣雖然溫和，但目光却十分犀利，有如兩把匕首，似要割開陸芬芬之胸膛，看清其內臟般。

陸芬芬的目光沒有退縮之意，坦言道：「十二哥上道後不久，小妹也自眞定府出發，換言之是在你與十二哥之間。由於小妹不知你們要去何處，因此一直留意地上之馬蹄印，後來忽然不見了十二哥之蹄印，連忙轉回頭找尋，發現岔道上有蹄跡，是以追了下來。」

唐郎暗叫一聲慚愧：「我實在太大意了，只道無人知道咱們之秘密！」當下道：「咱們分開調查一下，半個時辰之後在此會合！請小心！」

「十一哥也需小心，若果對方的目標是你，你這身打扮，實在太引人注目了。」

「愚兄曉得！」唐郎向田野那邊跑去，約兩三里後，便見有座小村落，可是唐郎問了許多人，均無人知道山坡下樹林中，發生過甚麼事。

一個農夫道：「小哥，如今已過秋收，正好有幾天空閒，誰不在家休息？黃昏還跑去那裡作甚？再說，村內的老頭常說那樹林不大乾淨，晚上常鬧鬼，那時分，根本無人敢進去。」

唐郎只好換個話題：「請問附近是否有成羣結伙的强盜、山賊出沒？」

「小偷和獨行的强盜是不時出現，成羣結隊的倒未有聽過！」那農夫壓低聲音：「金狗不怕他們人多會造反麼？」

唐郎只好謝了他，快步回去。尚未到樹林，已遠遠望見陸芬芬在山坡上向他揮手。唐郎精神一振，展開輕功，幾個起落已到山下。「有發現麼？」

「十一哥先上來再說。」

話音剛落，唐郎已至其身邊，只見樹幹上被人以尖銳的利器劃了一個箭頭，還寫了個斗字。「十一哥，這是十二哥之暗記麼？」

「原本如來佛替咱們訂暗記的是一隻黃蜂，不過若在危急倉猝之間，根本畫不了黃蜂，斗就是十二之意……這很有可能是十二弟留下的。」唐郎忽然皺起眉頭問道：「他被擄之後，身上還有利器，可在樹上留記號？」他雙眼又如利刃般望着陸芬芬。

陸芬芬不悅地道：「十一哥，你老是不相信小妹，咱們如何合作？」

唐郎不置可否，反問：「此事你能作解釋麼？」

「誰不知十二哥一對靴上藏有三寸匕首？你看那暗記，距離地上只有三四寸高！」陸芬芬恐唐郎不明白，又道：「十二哥之匕首是藏在鞋頭裡，鞋內有暗鈕，可伸可縮！」

唐郎道：「如此，咱們沿此路走吧！」當下兩人聯袂下山，唐郎對她始終不敢盡信，與她保持五六尺之距離。

兩人沿途又發現卜十二留下之三處標記。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一座喚天水的小鎭，此時已是午時，乃找了家飯館裹腹，順便打探消息。

唐郎在寺內吃了五年素，一出來，對大魚大肉特別感興趣，點了五個小菜，幾乎全是葷的，惹得食客們紛紛投來詫異的目光。

唐郎順口問道：「小二哥，向你打聽一件事，這附近可有甚麼成羣之强盜或幫會的？」

小二支吾地道：「小的無拳無勇，向來沒留意……嗯，客官問別人吧！」

唐郎轉頭打量食客，不料背後竟傳來一個粗啞的聲音：「這附近只有一個令旗幫！」

唐郎轉頭望去，見說話的是個三十左右的壯漢，一臉虬髯，十分粗豪，也是兩個人吃飯。唐郎抱拳道：「多謝兄台指點，某尙有事請教，兄台何不過來同飲？」

那漢子道：「俺已快吃飽，不用客氣！適才你因何問幫會的事？」

「因爲敝友失踪，某懷疑他被人擄走，是以打聽一下。」唐郎再抱拳道：「若兄台肯將令旗幫的事告知，某感激不盡！」說着，他更坐到對方席上去。

那漢子壓低聲音道：「俺也未與令旗幫打過交道，只是道聽途說。聽說令旗幫的人並不很多，但頗有勢力，而且消息靈通……」

陸芬芬插腔道：「爲何在下全未聽過江湖上之朋友提及過此幫？」

「這也難怪，因爲令旗幫向來十分神秘，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多，俺也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聽人說的！」

唐郎再問：「兄台可知該幫幫主是甚麼人麼？」

「俺只知他姓范，其他的不甚了了！」

唐郎再問第三個問題：「該幫就在附近？兄台可知詳細地址？」

「據說由鎭後拐左三里左右，有個該幫的分舵，不過詳情便不太清楚了！」那漢子壓低聲音道：「令旗幫不是好惹的，你們兩個可得小心！依某之見，最好多找些好友助陣，比較保險！」

唐郎道：「多謝閣下提點，閣下這頓飯由某付賬，聊表寸意！嗯，某再問最後一個問題，令旗幫依你所知是正還是邪？」

那漢子抓抓頭皮，道：「正邪之間，有時很難分得清……何況如今正値亂世，敢言江湖上沒有一個幫會是十足正義、光明的！」

唐郎點點頭，坐回自己的座頭上，恰好小二把酒菜送上來，陸芬芬斟了兩杯酒，舉杯道：「十一哥，小妹敬你一杯！」

唐郎瞪了她一眼，陸芬芬忙道：「對不起……小妹一時口快，叫溜了嘴！」

唐郎與她乾了一杯，陸芬芬又問：「那廝跟十……大哥說了些甚麼？」

唐郎道：「他說附近有個叫令旗幫的組織，這組織介乎正邪之間，有個特點，他們的消息極之靈通，勢力不可輕視，是以他勸咱們小心行事！趕快吃吧，還得趕路。」

陸芬芬訝然道：「咱們尙未查到十二哥之下落，何需急急趕路？」唐郎不再打話，舉箸就吃。陸芬芬很想再問他，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兩人吃了一半，鄰桌那兩個漢子已結賬離店，陸芬芬忽道：「大哥，小妹出去走走！」

唐郎微微一怔，陸芬芬壓低聲音道：「人家要找地方方便！」

唐郎揮揮手，見她往店門口走出去，目光閃過一絲異光，隨即把飯吃光，靠在椅上等候。過了半頓飯工夫，陸芬芬由後門進來，低聲道：「眞討厭，跑了半天才找到地方！嗯，不吃啦，大哥，咱們走吧！」

唐郎會了賬，便帶着陸芬芬往鎭後走去，陸芬芬問道：「大哥，那廝可曾告訴你令旗幫在何處？」

「沒有，他只說在附近，咱們在鎭後那裡搜搜看！」俄頃，兩人已至鎭後，唐郎又道：「妹子，咱們分開找尋，半個時辰之後，在此會合！」

「好！」陸芬芬抿嘴一笑，道：「一定又是小妹先找到！」言畢向左拐去，唐郎即走右首，而且快步而行。

陸芬芬回頭見唐郎去遠，也立即加快步伐前進。

唐郎一直往右拐，很快又穿過天水鎭，改向左行，此時已不見了陸芬芬的踪影。唐郎回頭望一望距離，往前再走了一忽，便見遠處有座樹林，附近有幾棟農舍，唐郎心頭一動，向農舍走去。

過了一陣，自農舍後走出一個漢子來，荷着鋤頭，低着頭，慢慢地向前走着，他在樹林外六七丈處繞過，仍向前行。

那樹林不大，一忽已至盡頭，唐郎突然一個轉身，放下鋤頭，由林後竄進去，脚尖一點，先躍上一棵大樹，放眼望去，只見林內疏疏落落地佈着幾座土墳，更感奇怪。

看了一會，未見有動靜，唐郎立即向前竄，忽然前面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楊香主，不必相送，那廝精明得很，讓他看出破綻，反而不妙！」

「陸堂主放心，只要他肯跟你入林，屬下等便有十足把握將他活擄！」

那女的冷笑一聲：「你們若能將他

殺死，便萬事大吉，別存太高的指望！不要忘記，他是黃蜂殺手中最厲害的一個！」

那姓楊的道：「屬下的武功不足恃，但堂主你莫小視這座樹林，裡面暗藏八卦陣，而且咱們還有埋伏，保證他來得去不得！」

「能殺死他那最好，若讓他溜掉，幫主論罪下來，請你一肩承擔！」那女的言畢便走了。看其背影，正是陸芬芬。

唐郎連忙縮在樹後，同時施展上乘的輕功爬至樹上，居高臨下，只見陸芬芬走路動作甚怪，忽左忽右，他學過奇門遁甲等方位術，自然明瞭其原因。俄頃，陸芬芬走過一座土墳，便畢直向前走。

樹上有人對她道：「陸堂主慢走，請恕屬下不送！」

陸芬芬回頭道：「小心看守！」當下出林而去。

唐郎想了一下，倏地跑出樹林，繞路而走，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身法向樹林內飛射進去！他脚尖在一棵樹幹上一點，身子再拔高丈餘，就像一頭大鳥般。

剛才跟陸芬芬打招呼的那名漢子驟然聽到聲音，剛一回頭，唐郎已撲至，左手五指已落在其肩上之琵琶骨上，右掌則落在其胸膛上。

那漢子臉色一變，唐郎已沉聲道：「別張聲，否則立即取你性命！」

那漢子驚魂稍定，問道：「你是何人？」

唐郎沉聲道：「少說廢話，帶我去密室。」他先封了其啞穴及痲穴，然後抱着他躍落地上，再解開其痲穴。「好好帶路，否則教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那漢子乖乖帶他進入八卦陣中，他本還想借八卦陣困住唐郎，以便脫身，不料對方對此陣居然十分熟悉，只好乖乖帶他來到一座土墳前。唐郎解開其啞穴，威嚇地道：「沒有命令，若敢亂說亂動……哼！」

那漢子驚畏地道：「但事後本幫一定會處死在下。」

「事後你已跑到很遠的地方躲起來了！若惹火了我，便立即濺血當場，這利害你該懂得。」唐郎手掌改按在其後背「靈台穴」上。「再拖延時間，老子便先幹掉你。」

漢子唯唯喏喏，慢慢蹲下身子，拉起地上一塊呈三角形的石頭，敲打墓碑。那墓碑有點異常，尋常的都是豎立的，但這塊却貼着土堆，而且比一般的大。

唐郎默默將漢子敲打的次數記下。俄頃，那塊石頭推開一縫，有人問道：「蔡二胡，爲何不守在外面？」

唐郎連忙縮在他背後。

蔡二胡人急智生，道：「楊香主，陸芬芬跟那頭陀已走過來了，屬下怕一個人抵抗不住。」

楊香主輕罵一聲：「別臭美，誰放心讓你一個人在上面。」他邊說邊將石碑推開，弓着腰鑽出來，唐郎見機不可失，手臂自蔡二胡臂彎下穿出，一指戳在楊香主的腰上，然後反將他推進去，接着又迫蔡二胡也進內。

唐郎藝高膽大，一躍而下，喝道：「蔡二胡，把石碑闔上。」

楊香主痲穴被封，跌在地上，不能動彈，下面的人倉猝之間，尚未意識到情況有變，待奔過來時，唐郎的軟劍已抵在楊香主的喉頭，同時將他扯了起來，「誰都不許亂動，否則先殺掉這姓楊的。」

楊香主結結巴巴地問道：「閣下是那條線上之朋友？與敝幫有甚麼樑子？」

唐郎道：「如今是我問你們，不是你們問我。」一頓又問：「你們是令旗幫的？」

「是的，此處是眞定分舵。」

「誰是分舵主？」

楊香主猶疑了一下，方道：「香主就是分舵主。」

「此處一共有多少個人？只要你們聽命令，在下絕不會多殺生！」

楊香主道：「本分舵共有五十多人，但如今在此的只有十多個。」

唐郎喝問：「到底是十幾個？叫他們全部出來。」

那地下室全是以青石造成，十分乾爽整潔，入口下面是個廳堂，石壁上插着幾根枯枝火把，光如白晝。小廳進去是一條甬道，兩旁也有火把，似乎佔地還不小。

楊香主下了命令不久，甬道上便陸續有人出來，他道：「連我及蔡二胡，共有十七個。」

唐郎仔細一數，果然是十七個，便着他們全部站在一邊，把兵刃拋過去，然後續問：「你們幫主到底是誰？」

楊香主臉色慘白，半晌方道：「這個請恕在下不能透露半點，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唐郎冷笑道：「事後你們跑到江南去，找個地方匿藏起來，還怕他能找得到？」

蔡二胡道：「壯士有所不知，咱們家人的性命，咳咳……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唐郎冷冷地道：「可惜在下一定要知道，你們說不說？」那些漢子臉色慘白，但竟無一人應他。

唐郎略一沉吟，指着一個漢子道：「你過來。」那漢子猶疑了一下，走過去，唐郎倏地抵出一指，將他暈穴封住，衆人臉色齊是一變。

一個漢子厲聲道：「閣下既然不肯留情，咱們拚死也要與你一鬥，但你武功再高，也未必能活着出去，何況此處尚有機關設置！」

唐郎哈哈笑道：「諸位不用擔心，在下只想封住你們的暈穴，日後貴幫也怪罪不了，老實說，在下要解決十五個人尚有八九成把握，你們自己掂量掂量。」

他說一人能應付十五個人，那是暗示已把楊香主當作死人，楊香主急道：「老周，這倒是個好辦法，所謂螞蟻尚具貪生，何況人乎，再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他又高聲道：「閣下眞可保証不施辣手？」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況我要對付的又不是你們，而是你們幫主。」

楊香主便叫道：「老周，你先過來。」那漢子戰戰兢兢地走過去，唐郎將他暈穴封住，楊香主又叫第二個上來。一個復一個，眨眼間只剩下蔡二胡。

蔡二胡十分急燥，不用楊香主呼喊，便上前讓唐郎點穴。唐郎直此方噓了一口氣，淡淡地道：「姓楊的，如今你大可以招供了，無人會懷疑你，而且在下會逐個解穴，逐個迫問，若說有罪，十七個人都犯幫規，如此一來，各自害怕，互相隱瞞，也不令貴幫主知道。」

楊香主這才道：「敝幫幫主姓范，雙名鐵漢，在江湖上名頭並不响，但他武功十分了得，還練了鐵沙掌。」

「哦，貴幫主便是『鐵沙掌』范鐵漢？」唐郎的確感到意外，因爲范鐵漢在江湖中只能夠稱爲二三流角色而已。

楊香主道：「范幫主是屬於眞人不露相，他武功却是一流的，別看他外表粗豪，其實智勇雙全，否則敝幫在數年間，也不可能有今日之成就。」

對唐郎來說，范鐵漢武功到底有多高，並非最重要的，是以續問：「楊兄，昨日貴幫是否在三石集附近擄了一名三十左右的漢子？」

「是的，但擄他的人是總舵派來的，咱們只是協助，聽說那廝是名十分出色之殺手！」楊香主囁嚅地反問：「他是貴友？」

唐郎只唔了一聲，又問：「如今他人在何處？」

「他被捕時受了點傷，昨夜還留在此處，今日一早，總舵的人已將他運走了……對不起，咱們不知他是貴友。」

「這個不與你計較！」唐郎道：「貴幫因何要擄他？將他運去何處？」

「咱們眞的不知道總舵的意思，只知貴友已被運回總舵，據說幫主另有用處。」

「貴幫總舵在何處？」

「在大名府。」

唐郎再迫問一句：「在大名府何處？」

楊香主結結巴巴地道：「在大名府元城城內大南街……十八號，那裡有棟大宅，門外有石階，屋簷下掛着兩盞燈籠，上面寫着冷府兩個字，十分好找……壯士千萬別說是在下告訴你的。」

「放心，我不會出賣你。」唐郎急不及待地再問：「他們利用甚麼運走敝友？」

「一輛雙套馬車，還有總舵的六名高手。」

唐郎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乃問：「陸堂主是甚麼人？她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她是第一次來此處……已來了五六天，是跟總舵的那六個人一齊來的，不過他們走了，她還留下來，據說還要釣一尾大魚。在下也是第一次見她，她的一切，在下均不清楚。」

「既然她是第一次來，爲何你會信她？」

「因爲她有敝幫堂主的金牌，而且有其他六人作証，怎能不相信。」

唐郎沉吟道：「一般需加入貴幫多久，方能晋陞至堂主？」

「這很難說，視其武功高低及是否立了大功。」楊香主也想到一件事，討好地道：「不過在下覺得此人頗不簡單，她到本舵之後，一直到囚牢裡找囚犯說話，似乎另有陰謀。」

唐郎心頭一跳，忙問：「囚牢在何處？此時尚囚了幾個人？快帶我去看看。」言畢解開楊香主之穴道，推着他往內走去。

楊香主推開一扇石門，裡面又有一道石級延伸而下，兩人走下去，只見鐵柵之內，坐着一個臉色蠟黃的少女，見到他倆下來，眼皮也不抬一下。

唐郎問道：「她叫甚麼名字？」

「在下只知道她姓陸，是個女殺手。」

唐郎心頭猛地一跳，倏地一指將楊香主戳暈，吟哦道：「相逢何必曾相識。」

那女子霍地站了起來，疑惑地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煎何太急？」

「本是同根生！我是唐十一，你呢？」

那女子又再猶疑了一下，方毅然答道：「陸三十。」

唐郎沉聲問道：「陸三十，你怎會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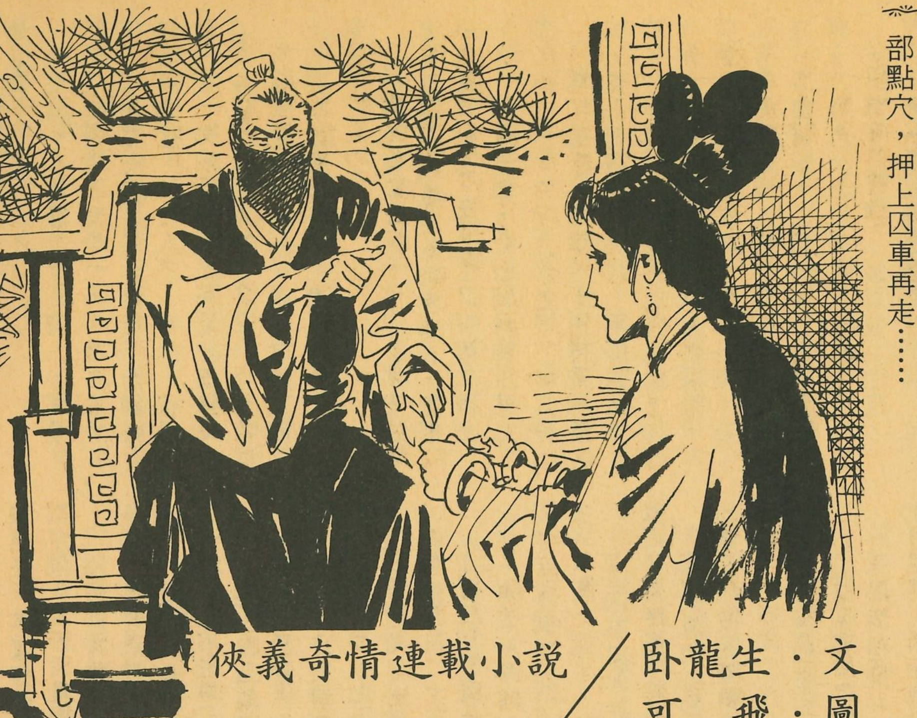
陸三十羞慚地道：「小妹不幸落在一個妖女手中……也是小妹一時大意，在眞定府眞定城去找你們時，那小妖女扮作小叫化，扯着小妹要錢，小妹因趕時間，不想多作躭擱，伸手掏銀子，便被她自後封了穴道……醒來時已在此處。」一頓，又問：「十一哥，你怎知道小妹在此？」

「此事說來話長，容後再說。」唐郎對那個陸堂主已起疑心，因爲她一些動作及行事程序，不像黃蜂殺手，那些小動作及行事作風，即使旁人告訴你，也未必能學得到，而需經過長期訓練。

陸三十道：「十一哥，快打開鐵鎖放小妹出去。」

（未完．三）

上文提要：非凡大師以武林同盟總護法的身份出現，作為調解武林紛爭，誰是誰非，一定要將金燈門的人全部帶回去，開審判大會，才能判決，王俊不知江湖事情，勸說于重、黃媚等就範，還要帶上手銬，押上囚車，作為犯人一樣，王俊有點後悔。中途，突來幾個黑衣人劫囚車，將非凡大師等打倒，將金燈門的人全部點穴，押上囚車再走……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卧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假洞房制服梟雄　改門規擴張正義

王俊心中一盪，急急定下心神，回顧了黃媚一眼，低聲道：「我……」

黃媚搖搖頭，附在王俊的耳際，道：「大哥請放心，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保護你的安全，車外人，都是耳目靈敏的武林高手，不能讓他們聽到一點聲息。」王俊點點頭。

以後，王俊聽不到他們談些甚麼？只見黃媚、言小秋口齒啓動，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黃媚似是怕冷落了王俊，和言小秋談了一陣之後，又回過頭來，低聲對王俊說道：「大哥，我們已經有了完善的計劃，你可以安心休息了。」

語聲一頓，接道：「記着，見到外人時仍然裝出穴道被制的樣子，別要人家瞧出來。」

王俊點點頭。

黃媚又回頭和言小秋、于重等商量了一陣，伸出手去，輕輕握了王俊一下左手，道：「大哥，好好的睡一覺，下車的時候，我們會隨時推醒你，不過，你要記着，大哥，咱們的處境很危險，隨時可能有變化，所以，我們必須要時時提高警覺。」

王俊點點頭，道：「我知道。」

黃媚頷首一笑，閉上雙目。

王俊那裏睡得着，這些事，都是他一生中從未經過的事情。

但見黃媚蕭飛燕等，一個個都閉目休息，也只好閉上了眼睛，裝出一副閉目養神的樣子。

事實上，他心中一片凌亂。

但他表面上，還保持了相當的鎮靜，能夠不動聲色。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篷車突然停下來，用不着黃媚等招呼，王俊當先睜開了眼睛。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哥，沉着一些，不要害怕。」

王俊又點點頭。

密垂的車門，突然間打開，兩隻手，伸了進來，抓起一個人，拖了出去。

那是言小秋。緊接着于重，方昭，齊子川，王俊。

對黃媚和蕭飛燕，似是特別的優待，兩個人登上車上，把她們抬了下來。

王俊目光轉動，發覺停在一座廣大的庭院之中。

庭院中假山連池，亭閣俱全，是一座很有氣派的大宅院。

一個穿着黑衣服的人，臉上幪着黑布，站在幾個人身前。

其他的人，都穿着青色短衫的下人。

王俊無法分辨出來，那黑衣人是否是剛才居中那位黑衣人，但却感覺到那黑衣人，由黑巾中兩道凌厲的目光，十分懾人。

只聽那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們聽着，我現在要改變你們被點的穴道，讓你們腿能行，口中能言。」

沒有人回答黑衣人的話，事實上，也不用回答，那黑衣人已然出手。

隨在幾個人身上各拍了一次，然後，又點了幾個人雙臂上的穴道。

這都是王俊從未有見過的經歷，但人身的穴道，不論他是否學過武功，都有着相同的作用。

王俊感覺着一雙手臂，完全失去了作用，軟軟的垂了下來，連擺動也不能控制。

但說來很奇怪，除了手臂之外，人身其他的部份，仍然可以行動。

黑衣人當先而行，一邊行一面說道：「諸位，進入大廳之後，希望能夠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黃媚笑一笑道：「你們是甚麼人？江湖上一向傳說我們金燈門中人神秘，但現在看來，你們比我們還要神秘十倍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姑娘，如是你們和敝上談得好，咱們之間，那就不會再有甚麼神秘了。」

黃媚哦了一聲，道：「原來，你還不是首腦。」

黑衣人道：「姑娘是聰明人，這句話就問得不聰明了。」

黃媚道：「怎麼說？」

黑衣人道：「對付你們幾個，大概還不致於勞動到敝上出馬。」

黃媚道：「原來如此。」

談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之外。

一片寂靜，靜的可以聽到幾人的腳步聲。

大廳的門，敞開着。

黑衣人當先而行，步入大廳。

于重等魚貫相隨，步入大廳。

進了大廳，才發覺這大廳中，佈置得很豪華。

正中間，一張高大的太師椅上，坐着身着紫袍的人。

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面罩，紫色絨布作成的的面罩。

除了露出兩隻眼之外，整個的頭臉都在那面罩之下。

紫袍人兩側站着四個白衫佩劍的青年，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

這四人，倒是未幪面罩。

除了這四個白衫人之外，大廳中再無別的人。

廳太大，人數不多，看起了有些空闊。

黑衣人一躬身，道：「金燈門中人，已然全部帶到。」

紫袍人點點頭，說道：「你和他們談好了麼？」

黑衣人道：「談是談過了，不過，屬下沒有把話講得很清楚。」

紫袍人嗯了一聲，道：「好！你做得很好，請坐吧！」

黑衣人又是一躬身，道：「屬下謝坐。」

那紫袍人太師椅的兩側，擺了四張錦墩，黑衣人在右首第二張錦墩上坐下。

這情形已很明顯，除了紫袍人之外，這大廳中還有四個是屬於有固定座位的人，其餘的，只有站着的份兒了。」

紫袍人兩道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身上，口中却道：「替七位貴賓添上首座。」

大廳一角處，人影閃動，七個青衣女婢，緩步而出，每人手中，搬着一座錦墩，放在那紫袍人的對面，大約有八尺的距離。

女婢搬上了錦墩，羣豪也不客氣的坐落了座位。

黑衣人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諸位據實回答敝上的問話吧。」

王俊看看于重，又看看黃媚，才緩緩說道：「那要看你問些甚麼事了。」

黑衣人冷冷說道：「不論甚麼事，你們都要回答。」

王俊一皺眉頭，不知道如何回答。

黃媚開了口，鶯聲燕語的說道：「你們問吧！我們知道的，一定會回答你們。」

紫袍人點點頭，道：「妳叫黃媚？」

黃媚答道：「是！我在金燈門中，排行老六。」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咱們先談公事呢？還是先談私事？」

黃媚道：「公事談甚麼呢？私事又談甚麼呢？」

紫袍人道：「公事說你們金燈門中事……」

黃媚笑一笑接道：「私事呢？」

紫袍人道：「私事麼，談談黃姑娘的終身大事。」

黃媚道：「我還是不太明白，不過，咱們先公後私。」

紫袍人道：「好！長話短說，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雖然很有名氣，但你們的人手太少，組織不夠龐大，而且，現在又招了很大的麻煩，驚動了武林盟主，他派出總護法非凡大師來生擒你們，這老和尚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難鬥人物，何況，他手下的護法，都是各派中的精英人物組成，實力相當的強大，這一點，諸位應該已經明白。」

黃媚道：「我們經歷過了。」

紫袍人道：「你們如若被擒上武當山，必然會性命難保。」

黃媚接道：「他們就不講理麼？」

紫袍人道：「講理，但你們只有六個人，六張嘴，如何能說過他們幾十張嘴，老實說，你們上了武當山，就很難再活着下來。」

黃媚道：「閣下的意思呢？」

紫袍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你們不能上武當山。」

黃媚道：「我們不上武當山，豈不是要被武林盟主下令通緝我們麼？」

紫袍人道：「不錯，所以，從此之後，金燈門很難在江湖之上立足了。」

黃媚道：「我們應該如何呢？」

紫袍人道：「在如此情形下，諸位，應該先找一個靠山。」

黃媚道：「甚麼靠山？」

紫袍人道：「我！我可以幫助你們，把你們隱蔽起來。」

黃媚道：「如何隱蔽呢？」

紫袍人道：「你們金燈門在江湖上已夠神秘，從此之後更爲神秘一些，只有藏在暗中的人才能清楚各種情況。」

黃媚歎息一聲，道：「閣下，你可不可以說得明白一些？」

紫袍人道：「好吧！區區領導了一個很大的組合，我們作的事，無日無之，但却從來沒有一個人，會懷疑到我是這個組合中的首腦人物。」

黃媚道：「那眞是很難叫人相信的事，一定要具有無比的才能才行。」

紫袍人道：「姑娘明白了麼？」

黃媚搖了搖頭，說道：「我只知道我們處境的危險，也知道了把身份更隱密起來才安全，但我不太明白閣下的用心，是否還有別的用意。」

紫袍人道：「有！把你們的人全部併入我領導的組合之中。」

黃媚道：「是不是想把你領導的組合，也跟着叫金燈門？」

紫袍人道：「不是，金燈門已經破散，從此之後，武林之中再也沒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了。」

黃媚道：「你是說，要我們參加你們的組合之中……」

紫袍人接道：「在下正是此意，但不知諸位的意下如何？還望諸位給我一個答覆。」

黃媚道：「要我們答覆甚麼？」

紫袍人道：「同不同意區區的辦法？」

黃媚道：「茲事體大，恕我無法回答你，這要我們掌燈大哥決定。」

紫袍人道：「那一位是掌燈大哥？」

王俊一抬頭，道：「我！」

紫袍人點點頭，道：「你叫王俊。」

王俊道：「正是在下。」

紫袍人道：「你能回答區區的問話麼？」

王俊道：「在下能，不過，這件事關係金燈門中所有的人，我必須和他們談談才行。」

紫袍人道：「只怕，你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黃媚嫣然一笑道：「閣下，這樣的大事，怎麼不給一點時間，給我們商量，商量……」

語聲一頓，接道：「不躭誤你的時間，我們借這個機會，再談談我們私人之間的事。」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姑娘，妳要我直話直說呢？還是曲折有緻一些？」

黃媚道：「咱們都是武林中人，還是直話直說吧！」

紫袍人道：「好！姑娘如此說，區區就把話明說了。」

其實說與不說，他的眼神，已經告訴了黃媚。

黃媚道：「我洗耳恭聽。」

紫袍人道：「區區對姑娘的美貌，十分傾心。」

黃媚道：「哦！」

紫袍人道：「所以，我希望姑娘能答應區區的婚事！」

黃媚道：「哦！」

紫袍人道：「當然，對妳這等美貌姑娘，自然要準備一份好好的聘禮。」

黃媚道：「甚麼樣的聘禮？」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相當優厚。」

黃媚道：「我可不可以先知道，甚麼樣的聘禮？」

紫袍人道：「一件萬年溫玉珮。」

黃媚道：「眞的麼？」

紫袍人道：「那溫玉珮在人身上，可以養顏益壽，是一件不算太壞的聘禮吧！」

黃媚道：「還有些甚麼？」

紫袍人道：「七顆明珠，內中有一顆是夜明珠。」

黃媚道：「想來那幾顆明珠也是很名貴的了。」

紫袍人道：「不錯，任何一顆都在萬金以上。」

黃媚道：「可不可以給我瞧瞧呢？」

紫袍人道：「還有啊！」

黃媚道：「哦，還有甚麼？」

紫袍人道：「一株千年人參。」

黃媚道：「千年人參，當眞麼？」

紫袍人道：「一點也不會錯。」

黃媚道：「夠了，夠了。」

紫袍人道：「還有兩件。」

黃媚道：「我聽得已經有些震動了！」

紫袍人道：「另外兩件，也會讓你姑娘滿意。」

黃媚道：「我在很用心的聽。」

紫袍人道：「一件海龍皮的披風，縱然在冰天雪地中，只要身披此物，也不會有着寒冰的感覺。」

黃媚道：「當眞件件珍貴！」

紫袍人笑一笑，道：「還有一件是天風刀譜。」

黃媚道：「這些都給我？」

紫袍人道：「五件聘禮，價值不菲，只要姑娘答應一聲，在下立刻奉上這五件聘禮。」

黃媚道：「要立刻答應麼？」

紫袍人道：「是！在下希望姑娘能作一個決定。」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我答應，不過，除了那五件聘禮外，我還有別的條件。」

紫袍人道：「甚麼條件？」

黃媚道：「放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

，不許傷害他們。」

紫袍人道：「這一點很容易辦到，不過，他們又往何處躲避呢？」

黃媚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存身，只要他們散了金燈門，找一處隱密的地方一住，誰也找不到他們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好吧，你們多年袍澤，條件不算太苛刻。」

黃媚道：「我還有條件。」

紫袍人道：「說下去，一口氣說完吧。」

黃媚道：「放了他們之後，我還要知道他們確實安全離開，我才能答應你的婚事。」

紫袍人道：「還有甚麼？」

黃媚道：「沒有了，那麼優厚的聘禮，甚麼人都會聽得動心。」

紫袍人道：「就這樣決定了，是麼？」

黃媚點點頭。

紫袍人道：「區區可以立刻下令，放了他們。」

黃媚點點頭道：「好！放了他們離開，再收你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我就可以答應了你的婚事。」

紫袍人道：「黃媚姑娘，有一件事，只怕妳還不清楚，我想先說明白。」

黃媚道：「嗯！你說吧！」

紫袍人道：「我的年紀很大。」

黃媚道：「我看得出來。」

紫袍人道：「我已經六十多了。」

黃媚道：「你一身武功，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就算是年齡大一些，也不要緊的。」

紫袍人道：「黃媚，妳答應的如此爽快，老夫倒有些不放心了。」

黃媚道：「我在江湖上跑慣了，故缺少那一種羞人答答的少女忸怩，看起來，似乎是不夠溫柔。」

紫袍人道：「我只覺有些懷疑，這像做夢一樣。」

黃媚道：「這不是做夢，而是很眞實的事，我在江湖上走的太久了，看到很多血淋淋的事，所以我年紀不大，但却不喜歡空中樓閣，我要說眞眞實實的事。」

紫袍人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好！我立刻放了他們。」

王俊目睹黃媚和紫袍人的交談，心中難過至極，但他却强自忍下，沒有接言。

黃媚舉手理一下髮邊的長鬢，送給紫袍人一個媚笑，道：「我，能不能和我們幾個兄弟談談？」

紫袍人道：「可以。」

黃媚目光轉往王俊的臉上，接道：「大哥，小妹已決定答應婚事。」

王俊冷冷笑道：「爲了那五種很優厚的聘禮？」

黃媚道：「自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王俊道：「咱們兄弟，姊妹，生死與共，要死，咱們大家死，不能要妳一個人犧牲。」

黃媚笑一笑道：「金燈門的規戒很森嚴，但那是在平常的時候，咱們都得聽從大哥的令諭，但目下的情況不同，咱們不能讓這一門死絕，小妹平日得幾位兄長照顧，犧牲我一人，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王俊正想反唇相激，耳際間，突然響起了黃媚的聲音，道：「大哥，聽小妹的話，和二哥們一起走，在外面等我，兵不厭詐，我不會讓他碰我一下。」

這幾句傳音之言，似乎是一顆定心丸，給王俊服了下去。

王俊激動的心情，似乎是忽然間平復了下來。蕭飛燕突然接道：「六妹，嫁人之事，屬於大喜，五姊我應該在身邊照顧你才是。」

黃媚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去多照顧一下大哥。」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上，接道：「二哥，大哥交給你們了，小妹……」

于重肅然接道：「六妹已經決定的事，我這個作師兄的，也就不便反對了。」

黃媚道：「那很好，二師兄是明白事理，省了小妹不少口舌。」

于重道：「我們幾時動身？」

黃媚道：「這個我去問問他。」

于重道：「如是能夠現在走，我便立刻告別。」

黃媚點點頭，目光又回到那紫袍人的身邊，道：「我們的話你都聽到了？」

紫袍人道：「聽到了。」

黃媚道：「你作何打算？」

紫袍人道：「放他們走。」

說放就放，立刻下令，拍活了于重等人身上的穴道，道：「門外有篷車相候，你可以走了。」

于重道：「就這樣簡單麼？」

紫袍人道：「黃媚看法深入，一切都有她獨斷獨行，區區很欣賞她的爽朗。」

于重道：「六妹保重。」當先舉步，向外行去。方昭，言小秋等魚貫相隨，出了廳門。

蕭飛燕扶着王俊，走在最後。

王俊出了廳門之後，轉頭看去，只見黃媚已然到了紫袍人的身側，背身而立，給了王俊一個背影。

果然，大門外停了一輛篷車。

像來時乘坐的一樣，車身四面的篷布很厚，坐在車中，難見四外景物。

篷車一口氣奔行出二十餘里，才停了下來。

這一段行程中，沒有一個人說話，王俊幾次要開口，都被蕭飛燕以手阻止。

馳車人打開了篷布，說道：「諸位，可以下車了，咱們的瓢把子，一向是言而有信，諸位下車之後，最好能走得遠遠的，藏得好好，別要被武林

盟中人搜查出來！」

放下了王俊等人，一轉車頭，揚鞭而去。

王俊望着那遠去的篷車，輕輕難息一聲，道：「二弟，咱們眞的就這樣不管六妹的死活了麼？」

于重笑一笑，道：「大哥，咱們先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談談六妹的事。」

語聲一頓，接道：「三弟，四弟，快扶着大哥，齊兄，五妹斷後，看看有沒有人跟踪咱們的人，我在前面開道。」

王俊從沒有這樣的經歷，只覺整個身軀，被一種强大的力量托着，腳不着地，有如騰雲駕霧一般。

但王俊還有眼可以看，發覺于重等行經之路，都是草叢、麥田，連小徑也棄之不走。

這一陣快走急奔，將近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

這是一座茅舍，隱藏在雜林之中，一面斷崖，一面小溪。

茅舍中很寬大，而且，也沒有荒涼的感覺，似乎是，每隔一段時間，都有人來打掃一次似的，但却沒有人留住的痕跡。

片刻之後，蕭飛燕、齊子川，也趕來了茅舍。蕭飛燕理一下飄浮的散髮，緩緩說：「大哥，你坐一下，我去燒一點開水。」

目光轉到于重的身邊，接道：「回二哥的話，不見追踪之人。」

齊子川冷冷一笑道：「于老二，現在，咱們可以放膽談談。」

于重道：「成！我也還要對大哥說明，齊兄，有話儘管請問。」

齊子川道：「金燈門人數不多，但却是一個充滿着智慧，變化萬千的組合，老朽算是佩服了你們。」

拂髯一笑，接道：「尤其是那位黃媚姑娘，眞是渾身解數，叫人難測高深。」

于重笑一笑道：「六妹機智絕倫，武功又高，金燈門數次遇上了凶險，都憑仗她的才智躲過。」

王俊嘆口氣道：「二弟，把六妹一個人留在那裏，實叫人心中難安。」

于重道：「大哥不知江湖中凶險，剛才咱們在那座大庭之中，手中沒有兵器，廳中、廳外，又佈下重重埋伏，咱們如是鬧翻動手，只怕很難破圍而出。」

王俊道：「哦！我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呢？」

言小秋道：「大哥不是江湖中人，自然瞧不出任何徵候了。」

王俊道：「現在，咱們脫圍而出了，但六妹却一個人留在那裏。」

言小秋道：「大哥，休息一下，咱們再商量幫助六妹的辦法。」

蕭飛燕提着一壺熱水行了過來，接道：「不用去援救六妹，她告訴我了，要我們在這裏等她三天，三天之內，她一定回來，咱門再想法子替她報仇。」

王俊道：「三天，那豈不和紫袍人成了親了？」

蕭飛燕道：「大哥放心，六妹精的很，沒有人能吃得住她……」

她放下茶壺，緩步行到了王俊的身側，低聲道：「大哥，六妹要我轉告你幾句話。」

王俊道：「轉告甚麼？」

蕭飛燕道：「六妹說，要你安心睡覺，三天內，她定然會回來見你。」

王俊道：「她眞的這樣說了？」

蕭飛燕道：「掌燈大哥，小妹有幾個膽子敢騙你。」

王俊道：「但願她能夠在三天內回到此地。」

蕭飛燕道：「大哥，你不瞭解六妹，她是位遇强更强的人，武功和智慧都是如此。」

齊子川道：「于老二，你們那位六姑娘，那身武功，是怎樣學的？似乎是無所不能。」

于重笑道：「六妹不但天份過人，而且，學的武功十分博雜，她無往不利。」

言小秋接道：「平常之日，我言老四的主意最多，甚麼事說來都由小弟出主意，但如事情臨時突然有變，六妹就比我高明了。」

齊子川道：「老朽有一件事想不明白，想請教于兄。」

于重道：「齊兄請說！」

齊子川道：「你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似乎不是同出一人門下。」

于重道：「我們根本就不是同出一門。」

齊子川道：「哦！這麼說來，你們根本就不同門戶的人，組成這一個門派了。」

于重莊嚴的說道：「金燈門中人，不論出身，只求一件事……」

齊子川道：「甚麼事？」

于重道：「俠膽仁心，替天行道，仰俯不慚天地。」

齊子川道：「很高的要求。」

于重笑一笑道：「所以，金燈門中做事，一向不計譭譽，但求心之所安。」

齊子川道：「一個仁俠的本份，理當如此，不過，這做法，你們吃虧太大。」

于重道：「此話怎講？」

齊子川道：「你們被綠林道中人所忌恨就是了，但你們這等仁俠之事，都完全被武林同盟所誤會，那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麼？」

于重苦笑一下道：「我們在求眞眞正正的做事，但却不知道如何作人，而且，我們太忙，忙得沒有時間去向人家解說甚麼……」

目光一掠王俊，接道：「最苦的我們掌燈大哥，這些年來，他們已經犧牲了四位之多，目下，我們這位掌燈大哥，更爲辛苦，他不懂武功，却捲

入了江湖搏殺之中。」

齊子川道：「于老二，老朽想不通，爲甚麼你們掌燈大哥最易傷亡，依照常情，一門之長，應受保護。」

于重道：「我們這情形不同，因爲，金燈門人少事繁，我可以隱身在暗中行事，但掌門大哥必需要面對和人談是論非，別人對金燈門的恨，仇，全都對他而發，就這樣，他成衆矢之的，也成保護我們的犧牲者。」

王俊道：「在下慚愧。」

于重道：「大哥，不要這樣，上一代掌門大哥，選擇了你來掌金燈門，我想，就可能別有用心的，我和四弟商量過了，我們應該改變一下金燈門的規矩了。」

齊子川道：「如何改變呢？」

于重道：「上一代的掌燈人，爲何把這一代掌燈之位傳給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他有些甚麼用心，不言可喻了。」

王俊道：「怎麼說？」

于重道：「掌燈大哥不會武功，這是金燈門中從未有有過的事，他沒有機會告訴我們了，但我們體會出他的用心！」

王俊道：「他用心何在？」

于重道：「他的用心是要用自己的死亡，來修正這個金燈門中的規矩。」

王俊道：「他是掌門大哥的身份，也是整個金燈門中最有權威的人，爲甚麼他不能決定呢，反而要自己犧牲了一條命。」

于重道：「在他之前，很多位掌門人都已經死去了，他自己不能貪生怕死，所以，他以死亡來修正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王俊道：「若是咱們金燈門中人，一定要有一個人犧牲，身爲老大，自然是應該首當其衝。」

于重嘆口氣，道：「等六妹回來，我們要好好的研商一下，看看怎麼修正一下這個不合理的規矩。」

提起了黃媚，王俊忽然有着一種惘惘若失的感覺。只聽齊子川說道：「于兄，老朽有一點請求，不知貴門中可否答允。」

于重道：「甚麼事？」

齊子川道：「老朽這一把年紀了，看到你們這些人，爲正義付出的犧牲，是那樣壯大，心中十分感動，想以風燭殘年，加入你們金燈門，不知意下如何？」

于重道：「齊兄的盛情，我們非常感激，不過，金燈門的規矩，十分森嚴，重要的事，必需要金燈門中人共同商談，才能決定，齊兄這份心意，只有等我們六妹回來之後，再作計議了。」

齊子川說道：「行，不論你們是否准我加入金燈門，但老朽願意以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

于重道：「齊老，本意上我們很歡迎，我們也確實需要增加一些人。」

齊子川道：「好吧！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等你們討論過之後，老夫再作決定了。」

天色晚了下來，羣豪就在這座茅舍中，分頭休息。王俊和言小秋，分在一間房中。

但言小秋在房中停留了片刻之後，却起身而去。片刻之後，蕭飛燕行了進來。

王俊正想安歇，蕭飛燕却啓門而入。不禁一皺眉頭，道：「五妹，這樣晚了，你還沒有睡？」

蕭飛燕道：「我奉命保護大哥。」

王俊道：「四弟呢？」

蕭飛燕道：「巡邏去了。」

王俊道：「五妹，這幾天你也很累，該早些休息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若我是六妹，你也會攆我出去麼？」

王俊臉一熱，道：「五妹，說笑話了，就算是六妹，也不能深夜還留在此地，徘徊不去，五妹……」

蕭飛燕道：「我知道，大哥是讀書人，講究是男女授受不親，不過，咱們武林兒女，不大重視這個……」

王俊一怔，接道：「五妹的意思是……」

蕭飛燕道：「小妹的意思是咱們只講求心地坦白，不太理會世俗之見。」

王俊道：「原來如此，看來我這個作大哥的，有很多的地方要向你們學習了。」

蕭飛燕道：「事實上，確也如此，大哥，既然擠身到武林之中，也應該學習一下武林中的規矩了。」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六妹還有一句話，要我轉告於你，當時人太多，小妹不便出口。」

王俊哦了一聲，道：「甚麼話？」

蕭飛燕幽幽地道：「六妹說，要你好好的保重，上一代大哥臨死之前，暗中交代過她一句話。」

王俊道：「交代甚麼？」

蕭飛燕道：「上一代大哥交代六妹說，他要找一個讀書人，掌理金燈門的門戶，要六妹全力支持你，保護你。」

王俊道：「爲甚麼要這樣說呢？」

蕭飛燕道：「六妹告訴我，我們有很多的缺點，但由於我們的江湖習性，很難改正這些缺點，必須找一個不是江湖中人，而且，又是個飽學之士，對事情有他獨自的看法。」

王俊道：「五妹，是指那一方面？」

蕭飛燕道：「所有的方面，包括金燈門中所有的方法……」

王俊點點頭，接道：「不錯，我們是替天行道，我們心存仁俠，但我們也有個很大的缺點，我們作事的方法，似乎是太過激烈了一些，而且，只講求效果的迅速，不太兼顧到法理人情。」

蕭飛燕道：「所以，我們寄望大哥

，改革整個金燈門的作法。」

王俊點點頭道：「對，我們要替天行道，也要兼顧情理。」語聲一頓，接道：「五妹，你說，六妹眞的能安全脫險歸來麼？」

蕭飛燕道：「你放心，小妹可以保證，平常之時，看到六妹文文秀秀的，而且，也很少講話，但一旦遇到眞正的痲煩事，那就會看到她能耐和智慧了。」

王俊道：「但願如此，希望她無恙歸來。」

蕭飛燕道：「大哥，你要關心六妹，難道就不怕我……」

王俊呆了一呆，接道：「你怎麼樣？」

蕭飛燕道：「不怕我吃醋。」

王俊的臉紅了，紅的像鮮血一樣，笑一笑，說道：「五妹，我們對你們都很關心，不論是甚麼人，遇上了危險，大哥都像關心六妹一樣。」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我在開玩笑，你可別生氣，這裏很清靜，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如何改進咱們金燈門的作法，六妹回來之後，咱們要好好商量一番，我們金燈門要作些甚麼事？應該如何作？」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在這兩三天之中，擬定一個計劃，再提出來給你們商量。」

蕭飛燕笑一笑道：「大哥安歇吧，小妹告退了。」轉身退了出去。這幾天的折騰，使得王俊疲累已極，但死亡的威脅，使他一直在不自覺中聚着精神。

此刻，死亡的威脅已然消失，王俊也在不知不覺中放鬆了心情。

這放心一睡了六七個時辰。

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過午的時分。

只見言小秋坐在一側，面上帶着微笑。

王俊急急挺身坐起，道：「四弟，甚麼時候？」

言小秋道：「剛過午時。」

王俊道：「六妹回來了麼？」

言小秋搖搖頭，道：「不會這麼快。」

王俊道：「她孤身女子，獨留虎穴，咱們要不要去接應她一下。」

言小秋道：「再等兩天吧！三日後，如若還無消息，我們會全力以赴。」

王俊不便再說甚麼，話題一轉，道：「五妹要我修改一下金燈門的規矩……」

言小秋道：「是！二哥、三哥，都在等候着大哥的垂詢，金燈門人手太少，作的事情太多。」

王俊點點頭，道：「我會全力試試。」

＊　＊　＊

等到了第三日太陽下山時分，仍不見黃媚歸來。王俊强忍下心中的激動，未再多言，但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都已經改換了疾裝勁服，雲集在茅舍的廳中。

這兩天內，他們作了不少的事，準備了兵器、暗器。所有人的神情都很嚴肅。

沒有一個人開口，更沉默，使整座茅舍中有着悲壯的緊張。

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話，但却强行壓制着不肯說出來。

齊子川緩步由室外行了進來，輕輕咳了一聲，道：「第三天了，黃姑娘還未回來。」

于重像彈琴一樣，一字一句的說道：「要過了今夜子時，才算三天。」

齊子川搖搖頭，道：「于兄，事實上，你們如能早一天去，也許能幫幫黃姑娘的忙，她的智謀、武功，雖然是我齊某人極少見過的突出人物，但她太過孤單了，就算强煞極了，也只是她一個人呵！」

于重道：「金燈門的規矩，我們不會爲私人報仇。」

齊子川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你們不管黃姑娘？」

于重道：「如是六妹還活着，我們會救她出來，如是她已經死了，我們只能對她表示一點悲悼，金燈門從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復仇，我們留下性命，作一點更有意義的事。」

齊子川道：「這算是甚麼規矩，金燈門只不過是你們幾個組成的一個組織，但你們竟互相不顧安危……」

王俊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金燈門若是有這個規矩，這規矩太不合理，我們一定要廢除它。」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王俊的臉上，但却沒有一個人接口多言。王俊輕吁一口氣，道：「二弟，我們情同兄弟，要患難與共，安危相扶，六妹爲了救我們身陷危境，我們援助，怎能算是私事，她不幸死去了，我們替她報仇，又怎能算是去報私仇。」

于重道：「金燈門有一條規戒說，不洩私忿，不爲私用，不爲死去的兄弟、姊妹們報仇。」

王俊大聲道：「修改，修改，這算是甚麼戒規，不爲死者報仇，爲甚麼不問問那兄弟、姊妹是否怎麼死的？」

于重道：「大哥說的是。」

王俊忽然站起了身子，道：「我可以不幹這個金燈門的大哥，但這些不合理的戒規，非要修正不可！」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中的規戒，只有大哥的主張，才能修正。」

王俊道：「我一定要修正。」

但見人影一閃，黃媚飄身而入，笑一笑，道：「大哥，小妹回來了。」

王俊很意外，全場中人都有些意外。只有蕭飛燕臉上有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王俊出了一陣子神，才緩緩說道：「六妹，你沒有事吧？」

黃媚道：「小妹特地回來覆命，我替諸位兄長帶回來了原有的兵器，而

且，也查出了咱們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大圈套中。」

于重哦了一聲，道：「是怎麼回事？六妹，可否說清楚一些。」

黃媚道：「事情雖然很曲折，但如一下子說穿了，也就沒有甚麼了。」

她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位大首腦，就是號稱百萬的張員外張伯年，他表面做盡了好事，但骨子裏却是北五省中坐地分賍的大盜，咱們金燈門破壞了他不少的大買賣，所以，他決心要把咱們一網打盡，利用了血手七醜，把咱們引上門來，但咱們的武功，出了他意料之外，所以，他們原準備在府中計劃對咱們下手，也有了改變。」

王俊道：「好可怕啊！」

黃媚笑一笑，接道：「幸好，他對小妹動了非分之想，要不然，咱們一上囚車，就會被他暗下毒手處決了。」

于重道：「這麼說來，那些找上咱們報仇的人，也是他的安排了？」

黃媚道：「是！他把咱們查得很清楚，很巧妙的把他作的事也扣在了咱們頭上，而且，他一年前就派人在武林盟中告了狀，他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一決定下了連環計，一謀不成，一計又出。」

齊子川道：「難道非凡大師，都被他們買通了不成。」

黃媚道：「原來我也是這樣想，但我已查明了不是，只是那老和尚太過相信人，被人利用了不算，還被藥物所毒，落入地下囚牢之中，老和尚好懊惱，也好氣忿。」

言小秋道：「老和尚不講理，不知好歹，也該讓他吃點苦頭。」

黃媚道：「幸好，他吃了那麼多苦，省了我不少的事。」

王俊道：「以後呢？」

黃媚道：「我先解了非凡大師們一身中之毒，借洞房花燭之夜，制服了老賊張伯年，以後的事，我就交給了非凡大師去辦，怕你們掛念我，我就趕了回來。」

齊子川道：「怎麼，那老和尚不追究你們了？」

黃媚道：「老和尚很固執，但他受了我救命之恩，被我用面子扣住，沒有辦法，只好認了，放我離開，不過，他要我們三個月之內，自動到武當山去一次，向武林盟主說明，還說他不能作主，要回來向諸位兄長請教了。」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這三日之中，你辦了這樣多的事情。」

黃媚道：「這件事過去了，但金燈門的事沒有完，我們有很多的規矩實在應該修正一下，難得大哥也有這種想法呢。」

（本篇完，欲知後事如何，請看四君子。）

上文提要：谷飛雲一家在許家作客，晚上娘親失了踪，父親谷清輝也不知道，懷疑是通天教的人擄走，經許家派人搜索無踪影，只好同父親易容到較遠村落找尋，四位姑娘也暗裡跟踪，父子在路上發現荆月姑的父親荆溪生一行人進入大莊院內，參見陸碧梧，她命他設法將女兒和谷飛雲找來，跟着有一陌生老婆子闖進來，守山四老截擊，父子暗中協助老婆子逃出，却被發現……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審出驚人消息　折回深入調查

陳總管急道：「你不能走。」

谷清輝道：「在下爲甚麼不能走？」

祁浩道：「因爲老夫要把你留下。」

谷清輝道：「老哥的意思，是要和在下動手了？」

祁浩沉哼道：「你配和老夫動手嗎？」

這話可把谷清輝激怒了，朗笑一聲道：「老哥大概一向沒遇上過眞正高手，所以自大得很。」

「哈哈！」祁浩狂笑一聲道：「閣下只要在祁某劍下走得出十招，祁某就讓你離開此園，接不下就得把命留下。」

谷清輝道：「接你十招，何難之有？」

就在此時，人影一閃，有人接口道：「師父，還是由弟子來接他十招吧。」

原來谷飛雲堪堪替假扮老婆子的人截住竹杖翁，身形往牆外飛去，耳中同時聽到霸劍祁浩的一聲洪喝，心頭不禁一驚，暗道：「那是爹被他發現了。」

嘶！竹杖翁也在此時一下落到谷飛雲面前，目光炯炯，打量着谷飛雲，徐徐說道：「小友何人門下？方才那一掌，是你發的嗎？」

谷飛雲抱抱拳道：「晚輩谷飛雲，家師不問塵事已久，恕難奉告，方才是因看到假扮老婆子的那人極似一位前輩門下，故而冒昧出手，還望前輩見諒。」

竹杖翁看他年紀不大，而且說話彬彬有禮，不覺微微頷首，問道：「方才那人不是老婆子嗎？」

「應該不是。」谷飛雲接着拱拱手道：「晚輩另有事去，失陪了。」

身形倏然飛起，朝牆內撲去。

竹杖翁先前還以爲他想藉故逃走，此刻眼看谷飛雲反向牆內投去，不由微微一怔，再看他身法，飛身掠起，連足尖都沒點一下，只是一閃而逝，好快的身法，心中暗道：「這年輕人究竟是何來歷？一身修爲幾乎不在自己之下了。」心念轉動，人也立即跟着往園中飛入。

只見谷飛雲一下搶在一個青衫人前面，說出要代他師父接下霸劍祁浩十招，他方才不是說他師父不問塵事已久嗎？怎麼又說這青衫人是他師父呢？

哦！他要接祁老哥十招，祁老哥號稱霸劍，沒有人能接得住他霸劍九式，自然沒有人能走得出他十招了，這年輕人武功縱然不弱，也不能和霸劍比劍，這豈不是關夫子面前耍大刀嗎？

霸劍祁浩根本連青衫人都不放在他眼裡，如今忽然閃出一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子，說要代他師父接自己十招，不覺雙目精芒暴射，洪笑道：

「小伙子，你知道老夫是誰嗎?」

谷飛雲拱拱手道：「前輩是霸劍祁前輩，晚輩豈會不識。」

「呵呵，小伙子勇氣可嘉。」祁浩大笑聲中，叫道：「陳總管。」

那陳總管就站在兩丈外的林前，聽到霸劍這一叫，趕忙「唷」了一聲，雙手甩甩衣袖，急步趨出，躬着身道：「小的在。」

祁浩伸手一指谷飛雲，說道：「你去和這位小友比劃幾招，唔，就以十招爲限，不可傷了他，知道嗎?」

陳總管連連哈腰，陪笑道：「是！是！老供奉吩咐，小的一定遵辦，十招以內，小的只把他拏下，決不會傷到他筋骨。」

說完，忽然轉過身來，腰幹也隨着挺了起來，面向谷飛雲喝道：「小伙子，你聽到了，在下奉老供奉之命，十招之內把你拏下，你現在可以出手了。」

谷飛雲看他生得尖腮鼠髭，臉色土灰，一副猥瑣小人模樣，霸劍居然稱他總管，心中不覺一動，暗想：自己何不先探探他口氣?這就抱抱拳道：「陳總管請了，在下想請教尊駕是甚麼總管，大名如何稱呼?」

陳總管得意的一笑道：「兄弟滸山陳康和，忝任西路總令主駕前總管，這樣夠了吧?」

「西路總令主」這幾個字聽得谷飛雲心中又是一動，忍不住問道：「西路總令主?在下怎麼沒聽人說過?」

「哈哈，小伙子，你行走江湖，連西路總令主都沒聽說過，當眞孤陋寡聞……」陳康和剛說得口沫橫飛，洋洋得意，突然臉色一下就凍結了，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立即臉色一沉，喝道：「小子，不用多說，快出手吧。」

谷飛雲看他臉色，就知道一定是有人暗中加以警告，不讓他洩漏秘密，這就蕭洒的一笑道：「大總管不願說，那就算了，剛才你不是說奉命要在十招以內，把在下拏下嗎?那就應該由大總管先出手，在下接着就是了。」

陳康和道：「好，兄弟那就出手了，不過你儘可放心，老供奉交代過不可傷你，兄弟不會傷到你的。」

話聲一落，右手倏然探出，朝谷飛雲左肩抓來。看他生相猥瑣，但出手一抓，却是正宗的大擒拏手法，快捷無倫。

谷飛雲那會把他放在心上，故意說道：「那眞要多謝大總管。」

身形輕輕一偏，左手有意無意的朝他招了一下，暗使崑崙絕技擒龍手法，然後隨着肩頭一側，朝外帶出。

陳康和一記擒拏手落了空，似是用力過猛，整個上身身不由己的朝谷飛雲側身讓開的左方撲了過去。

谷飛雲左手一推(使了縱鶴手)，但推得極輕，一面說道：「陳總管站好。」

陳康和上身忽然往後一仰，仰得幾乎跌倒，但脚下好像來不及退後，口中咦了一聲，笑道：「沒關係，兄弟因一時出手快了些，爲了不讓爪勢傷到你小伙子，只好用力把它收回來，自然會收不住勢，小心，兄弟又要出手了。」

他一面說話，右手一翻，五指箕張，迅速朝谷飛雲左肋、五穴抓落，左手緊接着右手之後，使了一記虎爪掌，按上右肋二穴。這一記一招兩式，使得功力老到，認穴準確，可見他精擅擒拏手法，確也有他獨到之處。

谷飛雲沒待他抓到，迅即後退一步，左手藉着後退，再次輕輕一招，暗使擒龍手法。

陳康和依然和上次一樣，一招兩式全落了空，上身又猛地朝前撲了出去。

谷飛雲故意左手作勢，朝他右肩拍去，暗藏縱鶴手，一股內力朝前推出。

這一記正好陳康和看他舉掌拍來，身往後仰，但他却後仰得太多了，好像有人硬把他上身往後扳過去一般，雙脚站立的弓箭步，連變換都來不及，本來一張色呈土灰的臉上，也脹紅得像豬肝一般。

谷飛雲道：「大總管是不是又收不住勢了?」

「嘿嘿!」陳康和並沒有懷疑這是谷飛雲搗的鬼，只當老供奉交代自己不可傷了對方，才會出手受到拘束，收發由不得自己，越是如此，他越想在兩位老供奉面前表演表演，嘿聲出口，雙手疾發，再次連環抓出。

谷飛雲依然忽左忽右，暗使擒龍手和縱鶴手，陳康和只要一出手，一個人一回前撲，一回後仰，瞬息之間，他連使擒拏手法，越使越快，一撲一仰也隨着加快，幾乎記記都是如此。

這一情形，旁觀的人自然看得出來，但誰也沒想到谷飛雲使的會是「縱鶴擒龍」。霸劍祁浩目中寒芒飛閃，洪笑一聲道：「小伙子，你們可以住手了。」

兩人聞言住手，陳康和一臉疑惑的道：「老供奉，不用把這小伙子拏下了嗎?」

祁浩嘿然笑道：「你拏得下他嗎?」

陳康和陪笑道：「差是差一點，但他一直只有閃避，沒法還手却是事實。」

祁浩沒再理他，轉臉朝谷飛雲道：「小伙子，老夫也以十招爲限，你不是帶着劍，敢不敢接老夫幾劍?」

谷飛雲朗笑一聲道：「晚輩早就說要代家師接你前輩十招的，前輩有意賜教，就請亮劍。」

說着，取下背在肩頭的青布囊，緩緩抽出長劍。

霸劍祁浩以劍成名，自然注意人家手中寶劍，此時，眼看谷飛雲從青

布囊中褪出來的一柄長劍，形式古樸，已經引起他的注目，這下抽出來的，竟是一把毫無光芒、黑黝黝的鐵劍。

不，他可以確定那決不是鐵劍。一個精於劍擊的人，莫不愛劍成癖，喜歡搜集名劍，祁浩幾十年來，自然搜集了不少，也見識過不少，但從未見過這樣形式奇古、色呈黝黑，而又毫無光芒的古劍，憑他經驗可以斷言，這柄劍絕非尋常之物。

他目光緊盯着谷飛雲手中的紫文劍，只是想不出武林中有這麼一柄劍的來歷，忍不住，也緩緩從他肩頭後抽出一柄四尺長的闊劍來，洪笑道：「小伙子，你只管發劍好了。」

谷飛雲看了他的闊劍一眼，忽然返劍入鞘，把紫文劍收入青布囊中，又往肩頭背起。

祁浩看得奇怪，但立即就想到了，臉含笑容，說道：「小伙子，你終於知難而退了?」

「不是!」谷飛雲收起長劍，人可沒有退下，轉臉朝陳康和道：「大總管。」

陳康和聽到谷飛雲叫他，聳了下肩，這是他的習慣，因爲他身爲總管，經常會遇上職位比他高的人，雙肩一聳，接下去就是躬身哈腰了，但是這回聳聳雙肩之後，因叫他的只是谷飛雲，於是一手托着下巴，不讓頭低下去，大不刺刺的問道：「小伙子，你有甚麼事?」

谷飛雲拱拱手道：「在下想借大總管身邊的長劍一用。」

陳康和聽得一怔，沉着臉，冷冷的道：「你自己不是也帶着長劍嗎?」

谷飛雲含笑道：「祁前輩手中闊劍，乃是他的成名兵刃，在下不好使用我的長劍，所以想借大總管的長劍一用。」

這意思是說自己的長劍會不小心損毀了霸劍祁浩的闊劍，才要借用他的長劍。

陳康和依然冷聲道：「你的長劍爲甚麼不好使用?」

祁浩却聽出谷飛雲的口氣來了，目中寒芒連閃，說道：「陳總管，你就把劍借他一用。」

陳康和還是想不通這姓谷的小子爲甚麼一定要借用自己的長劍，但這可是老供奉說的，他豈敢違拗，慌忙雙肩一聳，躬身哈腰，連聲應是道：「是，是，老供奉吩咐借他一用，小的自然遵命借給他了。」

說着，果然伸手抽出長劍。

谷飛雲道：「大總管把長劍丟過來就好。」

陳康和和他相距還有兩丈多遠，他方才吃過谷飛雲的暗虧，但爲了顏面，不肯說出來，心裡可恨得癢癢的，一聽要自己把劍丟過去，心中暗想：「老子在劍上加重些力量，看你小子接不接得住?」一面沉聲道：「那你接着了。」右手一抬，暗暗運勁，一柄長劍脫手朝谷飛雲右肩激射過去。

谷飛雲聽出長劍飛來時風聲勁急，故意右肩一偏，讓長劍從肩頭飛出去三尺光景，右手輕輕一招，那飛射出去三尺光景的長劍這回忽然又倒退回去，五指一攏，正好抓住劍柄，含笑道：「多謝大總管了。」

這一下長劍從他肩頭飛去，又倒退回去，只是像閃電一閃的事，陳康和還沒看得清楚，但站在谷飛雲面前的霸劍祁浩乃是一代劍術名家，自然看到了，心頭不覺一怔，暗道：「年輕人使的是甚麼手法?」目光一注，呵呵笑道：「小伙子，現在你可以出手了。」

「不!」谷飛雲抱劍拱手道：「晚輩是代家師接你老十招，如果晚輩先出手，豈不是你老接晚輩十招了?所以還是請前輩先賜招，由晚輩接着才是。」

「哈哈!」霸劍祁浩口中大笑一聲道：「好，那你就小心了。」

喝聲出口，四尺闊劍凌空一揮，一道銀虹如匹練般射出。他看出谷飛雲年紀不大，一身造詣似乎不弱，但他究是成名多年，不好出手一劍對一個後生小輩驟使殺着，這一劍上，只不過用了三四成力道，要知他外號霸劍，這一劍雖然只用了三四成力道，但他練劍數十年，功力深厚，依然非同小可，但見劍勢出手，一道瀑布般的銀虹，發出嘶然風聲，飛射而來，森寒劍氣，直砭肌骨!

谷清輝看得心頭暗暗一驚，他雖知自己兒子練成崑崙劍法，但霸劍祁浩的出手一劍已有如此凌厲，後面的九招自然還要厲害，不知谷飛雲接不接得下來?

谷飛雲早已默默運起「紫炁」神功，長劍直竪，緩緩朝上劈去。

試想祁浩劈出的這道劍光，有若凌空飛瀑，勢道何等迅速?但激射到谷飛雲身前三尺光景，已經迎上谷飛雲緩緩朝上劈出的長劍，這一劍既無耀眼銀虹，也不聞嘶嘶劍風，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是這麼緩緩劈出的一支劍影。

首先感到不對的當然是霸劍祁浩了，他這一道匹練般的劍勢，衝到谷飛雲身前三尺光景，就像撞上了一堵氣牆，衝不破，刺不進，一下就被擋住下來。

不!這堵氣牆竟然蘊含着極大反彈之力，自己的劍光衝撞上去，立生反應，一道奇猛內勁直向自己反震過來。(這道奇猛內勁，正是他從劍上發出去的。)

這下心頭不由猛吃一驚，暗暗忖道：「這小子居然練成了玄門護身眞氣!」一時收劍不及，急忙吸氣倒縱，一下退出去八尺來遠。

現在觀戰的竹杖翁、谷清輝、陳康和等人都看到了，谷飛雲劈出的劍

雖緩，但劍勢甫發，霸劍祁浩較早劈出來的一道丈餘長的銀虹忽然斂去，霸劍祁浩亦飛快的往後躍退。

這可把陳康和看傻了眼，難道在江湖上盛名久著的霸劍祁浩，還不如個年輕小伙子？

霸劍祁浩第一招上就被人逼退，尤其這人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大孩子，這要是傳出江湖，霸劍祁浩這四個字豈不垮了？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尤其在江湖上，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這個「名」字，可比「命」看得還重。祁浩後退的人一下站定下來，腰骨一挺，人又增高了半個頭光景，雙目精芒暴射，洪笑一聲道：「小伙子果然要得，還有九招，你接着了。」

他說得還算大方，但雙眼隱射兇芒，顯然已動了殺機。

谷清輝看在眼裡，急忙以「傳音入密」朝谷飛雲道：「孩子，小心，此人目射兇光，分明已不懷好意。」

谷飛雲也以「傳音入密」答道：「爹放心，孩兒會應付的。」

就在說話之時，祁浩闊劍疾揮，幻起一輪劍影，寒芒流動，急劈而來，他在盛怒之下，自然要使出最具威力、江湖上無人能敵的霸劍九式來了。

劍而稱霸，它的威勢，自可想見，刹那之間，當眞有天崩地裂、風雲大變之勢，但見他闊劍疾揮所幻化而成的一輪耀目銀光中，飛射出九道亮銀光華，宛如九龍戲水，從這九道劍光中發出來的劍氣，已使一丈方圓之內凛烈森寒，使人氣爲之窒，目爲之眩。

連竹杖翁也看得心頭大爲驚凛，暗自忖道：「祁老哥對一個年輕人怎好使出這樣的辣手來？唉，這年輕人氣宇不凡，眞要毀在他劍下，豈不可惜？看來只好由自己出手，先把他救下來再說。」

心念一動，立即運起功力，貫注右手，正待舉杖撩起。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戰場中，陡見在九道如山的劍光之下，迸射出一片劍光，像扇面般展開，同時，但聽一陣九聲嗆嗆震懾人心的金鐵交鳴。

劍氣森寒，隨着這九聲金鐵交鳴，倏然盡斂，一個高大人影登登的連退了五六步之多。

原來谷飛雲眼看對方九劍同發，劍勢極盛（他在紫雲岩練成乾坤八劍，然後再濃縮爲四劍，這是崑崙派最上乘的劍法），但還用不着施展濃縮的乾坤四劍。這就長劍揮動，接連使了兩招「乾字劍」和「坤字劍」，這兩招劍法，「乾字劍」的乾三連和「坤字劍」的坤六斷，正好也有九道劍光，以九道劍光敵住九道劍光，豈不正好？

他這想法原也沒錯，但乾坤八劍乃是昔年崑崙派六十四式乾坤劍法取精用宏，濃縮而成，一招劍法已抵得昔年的八招，威力之强，豈同小可？再加上谷飛雲眼看對方九道劍光光華强烈，又懾於霸劍威名，早就運起了「紫炁神功」。

光是「乾字劍」和「坤字劍」九道劍光，祁浩的霸劍九式已如小巫見大巫，這一加上紫炁神功，那還得了？

霸劍祁浩連看也沒有看清，但覺右腕劇震，半邊身軀立時痲木不仁，身上像是被人推了一把，脚下蹌踉後退了五六步，才算站住，本來的一張紅臉，此刻也慘白如紙，胸口起伏，只是喘息。

手中一柄闊劍也在那一陣九聲嗆嗆金鐵交鳴中，被削斷了九截，散落一地，本來還握在掌心的一個劍柄，也被震脫手，跌落在一丈之外。

他數十年來一直自以爲天下無敵的霸劍九式，竟被另外九道劍光如夢如幻的一下子破去，一個人自然如痴如呆，站着發楞。

竹杖翁也看得怔住了，他眞不敢相信眼前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竟有這般高深的武學，自己枉自在江湖上走了幾十年，連人家劍法路數都看不出來，不，連他如何削斷祁老哥闊劍的，都沒有看清楚。

谷飛雲還是第一次施展「乾坤八劍」，怎麼也想不到這兩招劍法竟有如此威力，一時也不由爲之一怔，眼看自己一下子削斷了對方的闊劍（他要收起紫文劍，向陳康和借劍一用，就是怕自己失手削斷對方闊劍），心頭一驚，慌忙棄去手中長劍，一臉歉疚，朝祁浩拱手道：「祁前輩多多恕罪，晚輩一時收手不及，削斷了前輩的闊劍，晚輩眞是萬分歉疚。」

霸劍祁浩經過一陣調息，臉色已漸漸復原，臉有愧色，拱手道：「小友劍法蓋世，老夫甘拜下風。」

谷清輝連忙抱拳道：「老哥過獎，如論功力，老哥勝過小徒甚多。」

祁浩微微搖頭道：「老夫有自知之明，小友不但劍法精奇，而且還練成了玄門神功，老夫這點能耐，實在差得太遠了，只是老朽想請教一事，不知賢師徒能否賜告？」

谷清輝道：「祁老哥請說。」

祁浩道：「老夫只想知道令徒方才使出來的九道劍光，不知道是甚麼劍法？」

一個練劍的人，看到這麼精妙的劍法，自然會生出好奇之心。

谷清輝聽得一怔，這話他就不好回答，不覺微現遲疑，說道：「這個……」

祁浩含笑道：「老哥如有爲難之處，不說也罷。」

有了這一下緩衝，谷清輝心中已經想到了答案，慨然道：「在下師徒很少涉足江湖，本來不欲人知，既然祁老哥垂詢，在下也只好奉告了，小徒方才使的乃是天山九劍。」接着拱拱手

道：「在下告辭，徒兒，咱們走吧。」

谷飛雲脚尖輕輕一挑，口中說道：「陳大總管，謝謝你借我長劍，接住了。」

他脚尖這一挑，放在地上的長劍一下飛起，緩緩朝陳康和手中飛去，陳康和慌忙伸手接住。

這一瞬間，谷清輝父子業已騰身朝牆外掠去，守山四老也一個不見，但有一個青衣少女却在此時俏生生的走來，口中嬌聲叫道：「陳總管。」

陳康和剛剛返劍入鞘，聽到聲音，慌忙陪笑說道：「原來是青雯姑娘。」

青雯道：「仙子叫你上去。」

「是，是。」陳康和連連躬身道：「屬下遵命。」

＊　＊　＊

谷清輝父子飛出圍牆，奔行了十幾里路，在一處山坳間，找到了一座山神廟。山神廟只有一進大殿，門雖設而長開，那就表示沒有廟祝了。

谷清輝道：「飛雲，我們就在這裡歇歇足吧。」

兩人進入廟中，穿過一個雜草沒脛的小天井，走上大殿，略一打量，除了沒人打掃，稍嫌荒蕪，香案上積了厚厚一層灰塵，却並不髒亂。

兩人就面對山門，在石階上坐了下來。谷飛雲道：「爹，據孩兒看，娘無故失蹤，一定和那座莊院有關。」

谷清輝點頭道：「爲父也見到陸碧梧了，所以我們要到這裡來歇脚，就是要好好計議計議，對方人手衆多，又有守山四老，我們只有兩個人……」

只聽有人應了聲道：「算在下一個何如？」

谷飛雲霍地站起，轉身喝道：「朋友是甚麼人？」

「當然是友非敵。」

隨着話聲，但見從樑上飛落一條人影，緩步走出大殿，抱拳說道：「兄弟丁易，方才多蒙兄台出手相助，這裡謝了。」

原來他就是假扮老婆子的那人。

谷飛雲眼看這人約莫二十四、五，生得面貌白晰，濃眉朗目，身上穿一件藍布長衫，臉含微笑，甚是瀟洒，一面連忙還禮道：「丁兄不用客氣，小弟谷飛雲，這是家父。」

丁易又朝谷清輝拱手道：「谷伯父好。」

谷清輝道：「丁老弟怎會潛入他們宅院去的？」

丁易道：「在下是暗中尾隨舍親身後來的，覺得這座宅院透着古怪，也許暗藏着一件武林陰謀，但因時當深夜，前面宅院中人均已入睡，只有厨房裡還有兩人，就改扮了那個老婆子，原想等丫頭們來的時候，可套問她們口風，那知這些丫頭居然口風極緊，一句也套問不出來，所以只好冒險一探了。」

谷飛雲問道：「丁兄是乙道長的門下嗎？」

丁易聽得奇道：「谷兄如何知道的？」

「丁兄果然是乙道長的傳人。」谷飛雲喜道：「小弟雖非乙道長門下，但乙道長有傳藝之恩，我們算來也是同門了。」當下就把醉道人領自己前去，跟老道長學習易容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丁易聽得大喜，一把握住谷飛雲的手，大笑道：「谷兄弟，咱們原來是自己人，這眞是太好了。」接着，目光一注，問道：「方才聽谷伯父和你的口氣，好像伯母的失蹤，和這座宅院有關？」

谷飛雲道：「這座宅院的主人好像是陸碧梧，陸碧梧和家母是同門師姐妹，但陸碧梧生性冷僻，一向和家母不睦，她本是金母門下，忽然在這裡出現，還自稱西路總令主……」

丁易不待他說下去，忽然哦道：「西路總令主？這就對了，紫柏宮、岐山，還有終南派的人也要趕來，其中只怕正在蘊釀着某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正好和西路武林有關，所以稱爲西路總令主了。」

谷清輝唔了一聲道：「丁老弟說得不錯，西路……那麼他們還有東、南、北三路了，西路總令主之上，一定還有一個頭頭，這麼看來，他們規模不小，野心也不小，這人會是誰呢？」

谷飛雲瞿然道：「莫非又是通天教不成？他們陰謀顚覆少林、武當失敗，顚覆華山派又告失敗，還是不肯死心，對了，陸碧梧是個不甘寂寞的人，經不起通天教的誘惑，才當起西路總令主來了。」

谷清輝沉吟道：「問題只怕不大簡單……不論你娘是否被她劫持，這樣一件大事，咱們遇上了也不能不管，可惜丁老弟被他們識破行藏。」

丁易笑道：「這個容易，晚輩再扮個人進去好了。」

谷飛雲雙目一亮，哈哈笑道：「丁兄這計劃好極了，咱們扮他們的人進去，比咱們去窺探虛實更爲方便，只是再過一回，天便亮了，要扮他們的人，只好等到晚上才能行動。」

丁易道：「這個谷兄只管放心，就算大白天，有咱們兩人相機行事，只要碰上他們的人，一樣可以李代桃僵，混得過去。」

谷飛雲大笑道：「丁兄說得是，只要給咱們遇上兩個就夠了……」

「噓！」谷清輝口中輕噓了一聲，壓低聲音道：「好像有人來了。」

谷飛雲笑道：「不就正好嗎？」

谷清輝正好面向廟門而坐，看得較遠，依然低聲道：「這人躱躱閃閃，顯然是跟踪我們而來的了，我們不妨先藏起來，等他進來了再說。」

三人迅快站起，身形閃動，各自藏好身子，悄悄探頭看去，果見一條黑影掩掩藏藏的朝廟前走來，只要看

他一路划着兩隻大袖，這人不用說，便是西路總令主手下的大總管陳康和了。

谷飛雲輕咦了一聲，道：「來的會是陳康和？」

谷清輝以「傳音入密」說道：「陸碧梧爲人極工心機，她雖然派陳康和跟踪我們下來，暗中可能另派有人跟踪他。」

谷飛雲道：「孩兒出去瞧瞧，如果有人跟來，就一併把他制住了。」

谷清輝道：「你要小心些，別讓他們發現。」

谷飛雲道：「孩兒知道。」話聲一落，人已飄身掠起，從左首越牆而出，他一式「龍飛九淵」，當眞快得恍如一縷青烟，就算從陳康和身邊掠過，對方也未必會看得清。

谷飛雲落到牆外，一下閃入林中，悄悄穿林而行，不一會，就已繞到陳康和後面十餘丈遠，目光凝注，果見一條纖小人影，藉着樹蔭掩護，輕悄的跟在後面，緩緩移動，那是一個身穿青色勁裝的少女。

谷飛雲看得暗暗冷笑，心想：「此女大概是陸碧梧的門下了，不知後面還有沒有人接應？」

心念轉動，又往前掠出十餘丈遠近，才一提眞氣，縱上樹梢，凝足目力仔細朝四周一陣打量，看見並無後援，才飄落地面，朝青衣少女身後欺去，人還未到，左手揚處，打出三顆石子，一下制住了她三處穴道，輕輕落到她身後，雙手抱起，把她移到林中，讓她倚着大樹站好，才穿林而出，筆直朝山門走去。

陳康和掩掩藏藏的走近山門，這時夜色正濃，他凝足目力，也只看到大殿上黑越越的，不見半個人影。

這位大總管武功平平，但生性多疑，常說：諸葛武侯一生謹愼，謹愼，就是小心，小心才不會有差錯。所以他遇事處處小心，果然也從未出過漏子，才能爬到總管這個位子。

今晚是他奉命暗中跟蹤谷飛雲師徒二人來的，(他並不知道谷飛雲的姓名)既是暗中跟蹤，自然不能讓人發現，因此，他雖已悄悄逼近山門，依然閃到左首，藉門框隱住身形，只探出半個腦袋，朝裡首張望。

望了一回，依然不見有人，他雖可確定廟中無人，還是耐着性子候在山門口，不敢進去。如果套一句他的話：「兄弟不是不敢進去，總要摸清楚對方虛實才行。」

就在此時，突然有人拍拍他肩膀，說道：「原來是大總管，你在這裡等人？」

陳康和側着頭，正在用心諦聽廟內動靜，突然被人拍着肩膀，心頭猛吃一驚，差點嚇得跳了起來，急忙身形疾轉，往後瞧去，那不是自己奉命跟踪的那個徒弟(谷飛雲)？一時張口結舌，哦了一聲，才道：「兄弟身爲總管，這附近幾十里，每晚總要親自巡視一遍，小哥……」

谷飛雲道：「在下師徒就在這裡歇脚，大總管來了，就請到裡面坐一會再走。」

「哦！不用了。」

陳康和遇上這位年輕高手，着實有些膽顫心驚，竭力從他那張土灰臉上擠出笑容，陪着笑道：「兄弟順路經過，時光不早，少俠賢師徒也該休息了，兄弟不打擾了。」

他匆匆的想拱拱手，轉身就走，那知拱手和轉身只是他心裡這麼想而已，雙手並沒聽他指揮，拱不起來，轉身自然更轉不動了，心頭不由大駭，張口說道：「少俠……」

谷飛雲道：「大總管進去再說。」不由分說，一手抓住他後領，一把把他提了起來，大步往裡走去。

谷清輝問道：「他身後有沒有跟踪？」

谷飛雲笑了笑道：「爹算得眞準，陳康和身後跟下來的是一個青衣少女，好像是陸碧梧門下，孩兒已經把她制住了。」

說到這裡，把陳康和往地上一摔，喝道：「陳大總管，你如果肯好好合作，咱們不會難爲你，否則只怕有你受的。」

陳康和被他這一摔，已跌坐在地，哭喪着一張土灰臉，說道：「少俠高抬貴手，你……要問甚麼，在下……知無不言。」

谷飛雲朝爹道：「師傅，還是你老人家問他吧！」

谷清輝道：「好，你們西路總令主聽命於誰？」

陳康和聽得一怔，道：「西路總令主沒有聽命於誰。」

谷清輝道：「難道他沒有主子？」

陳康和道：「總令主已經是最大了，還有甚麼主子？」

谷清輝心想：「他身爲總管，怎麼會不知道上面的是誰呢？哦，他名雖總管，實則僅是陸碧梧手下供使喚的一名長隨而已，機密大事，他自然不會知道的了。」一面問道：「那麼西路總令主是甚麼人，你總會知道的了。」

陳康和臉上忽然飛起得色，傲然道：「西路總令主是在下的上司，在下自然知道，他老人家就是崆峒金聖母。」

谷清輝聽得一怔，說道：「西路總令主會是金母？」

陳康和嘿然道：「老哥知道就好。」

谷飛雲問道：「那麼陸碧梧呢？」

陳康和道：「陸仙子是內總管，負責內部事宜，在下是外總管，負責的是對外事宜。」

谷清輝又道：「紫柏宮齊漱雲等人是做甚麼來的？」

陳康和道：「他們是西路的人，自然要來覲見總令主，隨同總令主一起

起程了。」

谷清輝又是一怔，問道：「你們要去那裡？」

陳康和奇道：「你老哥明明是江湖人，怎麼連天下武林聯誼大會都不知道？」

「天下武林聯誼大會？」谷清輝越聽越奇，問道：「這是甚麼人發起的？」

陳康和道：「天下武林聯誼大會，自然是天下武林共同發起的了。」

谷清輝又道：「在甚麼地方擧行？」

陳康和道：「桐柏山南麓。」

谷清輝道：「時間呢？」

陳康和道：「四月初一到初五。」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影從大殿上施施然走出，朝谷清輝拱拱手道：「老哥問完了，在下還要趕回去呢！」

陳康和擧目看去，這人身材、面貌、擧止、聲音和自己幾乎完全一樣，心頭不禁驀然一驚，張目道：「你們……」

假扮陳康和的丁易朝他笑了笑道：「沒甚麼，你老兄只是在這裡休息幾天而已，哦，對了，兄弟還要借你老哥的長劍一用。」

口中說着，已伸過手去，從陳康和腰間解下長劍，佩到自己身上，一面拱拱手道：「不知老伯還有甚麼指示？」

谷清輝道：「老弟小心些便足可應付了，飛雲隨時會和你連絡的。」

丁易點點頭。

谷飛雲道：「丁兄慢點，兄弟先去解開那青衣女子的穴道，你再從山門外進來，仔細搜索一番，才能把她瞞住。」

丁易道：「谷兄那就快些去了。」

谷飛雲迅即縱身掠起，來至林間，先把青衣少女移到原處，然後擧手輕輕一拂，起下她身上三顆石子，立即飛身後退。

青衣少女只覺腦袋有些發暈，並不知道已經過了將近一盞茶的時間了，擧目看去，只見總管陳康和已經遮遮掩掩的走近山門，在門口停住，待了一回，才擧步走了進去，山神廟地方不大，可以一目了然，但陳康和却看得很仔細，確定谷清輝師徒不在這裡，才匆匆退出。

* * *

現在天色已經大亮，汧陽縣的城門剛開不久，就有四位青衫飄逸的少年公子趕着進城。

這四位公子都生得玉面朱唇，眉清目秀，走在路上，好不風流俊逸。

這時候大街上還冷清清，除了販夫走卒，趕着車子出城，很少有富家子弟公子哥兒在街上逛的。別說這裡是山城小縣，就是大城市裡，也絕無僅有。因此這四位公子走在大街上，也特別引人注目。

不，他們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每個人身邊都掛着一柄長劍。這年頭，天下雖承平已久，就是手無縛鷄之力的讀書相公，也作興佩上一把長劍，藉以表示他精通六藝。君不見孔老夫子乎，他老先生不是也煞有介事的在腰間拖着一柄長劍嗎？

這四位少年公子敢情昨晚錯過宿頭，一個個拖着疲乏的脚步，剛走到街頭，其中一個輕聲道：「對面有賣豆漿的，我們先去喝碗豆漿，休息一會。」

另一個道：「對，我們就是要找客店歇脚，早點也是要吃的呀！」

於是四位公子一起朝豆漿攤走去，在長條櫈上坐下，要了四碗甜漿和一盤燒餅，吃畢早點，由一位公子取出一錠碎銀子，說了一句：「不用找贖了。」就起身朝大街上走去。

走沒多遠，正好有一家招商客店，看去還算乾淨，爲首的一位公子脚下一停，說道：「就是這一家吧！」

另一位公子笑道：「大概汧陽城裡，也只有這一家客店了。」

說話之時，一名店伙眼看有四位公子在店門口駐脚觀看，慌忙迎了出來，陪笑道：「四位公子爺可是要住店嗎？」

走在前面的一位公子問道：「你們有乾淨的上房嗎？」

「有，有。」店伙躬身道：「小店上房最是乾淨了，四位公子一看就知。」

那公子抬了下手道：「領路。」

店伙巴結的又應了兩聲「是」，趕緊走在前面領路，一脚來至後進，再由樓梯登樓，一指五間上房，一面陪着笑道：「小店樓上這五間上房，住的都是過路的貴客，昨晚來了兩位老爺，所以只有三間還空着。」

一面隨手推開左邊第一間的房門，又道：「這三間都是雙舖，四位公子爺進去瞧瞧，不知要兩間還是三間？」說話之時，又把隔壁一間的房門也打開了。

爲首公子看過房間，說道：「我們就要這兩間好了。」

店伙連聲應是，正待退下，這時，住在右首兩間房中的客人正好開門走出，店伙慌忙迎了過去，哈腰道：「兩位老爺。」

突聽爲首公子忽然驚喜的「咦」了一聲，叫道：「爹！」

那兩位客人中，個子高大的紅臉老者聽得一怔，目光注處，臉上不期然露出一絲笑容，說道：「月兒，妳也來了？」

原來這紅臉老者正是荊溪生，那爲首公子則是女扮男裝的荊月姑，其餘三位公子自然是馮小珍、宇文蘭和許蘭芬了。

店伙喜道：「原來老爺和這四位公子是一家人。」

荊溪生一手摸着黑鬚，冷然道：「這裡沒你的事，你下去好了。」

（未完・卅）

上文提要：徐不凡殺了太行三雄之後，去找上官嵩清算血仇，遇上鍾玉郎討取血劍、血書，古月蟬也來爭奪，雙方搏鬥，徐不凡藉機離去，仍被金、銀、銅使者和紫、白巾道士追截，反將其中的使者侯方捉住審問，他正在作供詞，却被黑衣蒙面人將他殺掉逃去，徐不凡只好再進鬼門關找他的鬼魂，又遇灰狠和秦檜的護衛阻攔，只好先到小洞天和師叔、師妹相聚……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新派武俠長篇

血劍屠龍

茶樓巧遇血魔王　奸鬼蝸居黃泉府

黃宏德道：「這血書、血劍，係先祖偶然於估物店中購得，由於文字深奧不易學，同時血劍太霸道，也不願學，是以一直束之高閣，黃家子孫均未涉獵，想要學會血劍，𣼄除羣魔，恐怕只有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了。」

「聽說這血書、血劍的原始主人是血魔王？」

「一點不錯，這血魔王曾為天下武林帶來一段悲慘的日子。」

「劍本無罪，其罪在人，若有德者得之，應可締造一段清平盛世。」

「對，對，這就是你二師叔將血書、血劍送給你的眞正目的。」

「血魔王生前肆虐武林，死後必難逃地獄苦刑，說不定他此時仍在陰曹地府，不知師妹可有他的消息？」

黃綿綿道：「跑遍冥府九幽，還沒聽說有血魔王這個人，倒是你黑名單裡的大壞蛋，少林寺的掌門人了空和尚，已有了着落。」

徐不凡追問道：「在那兒？」

「就在筆管山後，冥府最大的一個城市——酆都城內。」

「他在酆都城裡幹甚麼？」

「開茶館。」

「這眞是天下奇聞，少林寺的掌門人，死後會開茶館。」

「茶館只是掩護，後面別有洞天，這個老禿驢野心勃勃，很可能還想在冥府一爭短長。」

「既然曉得了他的行踪，就休想再稱心如意。」徐不凡取出血旗、血帖，交給王石娘、高天木，道：「石娘，天木，先去通知他一聲，明日午時三刻，咱們就要他吃飯的傢伙。」

高天木、王石娘問明了空和尚的詳細所在，當即遵命投送血旗、血帖去了。

徐不凡沒有去過四川的酆都城，陰間的酆都城却大得驚人，商店林立，行旅熙攘，方圓不下數十里，陽世的通衢大邑，恐亦望塵莫及。

午時二刻，徐不凡、黃綿綿、高天木、王石娘，來到城東的一家茶館前，抬頭望去，茶館的門楣上有「小林茶樓」四個大金字。

眉頭一皺，道：「綿綿，小林者少林也，看來這個老禿驢的名堂還眞不少。」

黃綿綿並未答話，放步直往裡走，一個小夥計上前問道：「姑娘可是要喝茶？」

「不喝茶，要找鬼。」

「找誰？」

「了空和尚。」

「我們這裡沒有和尚。」

「放屁，你們掌櫃的明明就是了空。」

「站住，茶樓後院，閑鬼免進！」

「我們不是閑鬼，是來捉鬼的。」

「再不止步，我就對妳不客氣。」

「哼！你不配！」

小夥計强行攔阻，黃綿綿翻臉無情，對方才攻出半招，便被她點中穴道，馬上不言不動了。

後院地方廣闊，一座四合院的當中，是一個寬大的練武場，場上正有二十名赤膊小伙子練功夫，為首的教頭臥蠶眉、煽風耳、闊嘴虎目，滿頭白髮，年約六旬，相貌甚是威武，可惜一件紅色的袍子，已絲絲縷縷破舊不堪，顯得頗為落魄。

功夫却不賴，一套螳螂腿走來虎虎生風，威風八面。

徐不凡上前說道：「閣下可是了空和尚？」

虎目老者搖頭說道：「不是，老夫只是臨時教席，這兒好像也沒有甚麼和尚。」

黃綿綿道：「我師兄的意思是要找掌櫃的。」

虎目老者四下一望，道：「林掌櫃剛才還在這兒，怎麼一下子就不見了。」

忽聞上房之內傳來一個洪鐘似的聲音：「老夫在此，是那一位要找？」

隨着語聲，正房裡走出一位身穿錦袍，頭戴瓜皮帽，手握旱煙桿，紅光滿面的老頭來。

這那像和尚，明明是個做生意的嘛，徐不凡愕然一楞，道：「你是了空？」

錦衣老頭道：「老夫姓林，小林茶館的掌櫃。」

「你不是少林掌門了空和尚？」

「你看我像和尚嗎？」

「哼，少裝蒜，我徐不凡早已調查清楚。」

「清楚甚麼？」

「血帖已經寫得明明白白。」

「抱歉，因為老夫不是了空，所以沒有看，早撕了。」

錦衣老頭死鴨子，硬嘴巴，矢口否認，惹惱了王石娘，猛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上去，錦衣老頭還沒有弄明白她要幹甚麼，一頂瓜皮帽已被摘下來，露出四四十六顆戒疤。

徐不凡臉一沉，道：「了空，你埋名隱姓，改頭換面，可以瞞得到陰司百官，却瞞不了徐某主僕，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錦衣老頭怒沖沖的道：「沒錯，老衲是幹過一任少林掌門人的了空，施主何事相尋？」

「找你算一算陳年舊帳。」

「我們有仇？」

「沒有，徐某是代人討債。」

「代誰？」

「且先別管是誰，我問你，在少林了字輩的弟子中，你排行第幾？」

「第三。」

「繼承掌門人的順位，你又是第幾？」

「也是第三。」

「以第三順位，你居然當上了少林掌門人，其故安在？」

「那是因為我的兩位師兄，英年早逝的緣故。」

「為甚麼不說是你花了重金，請了殺手，暗中殺害了你的師兄？」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虎目老者及二十名練功的弟子，全部瞠目結舌，臉色大變，似乎沒料到，小林茶館的林掌櫃原來大有來頭，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了空和尚自己同樣也吃驚不小，惶聲說道：「徐不凡，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可是我那兩位師兄在十殿告了鬼狀？」

徐不凡氣忿忿的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報陽世報陰間，不過，你的兩位師兄功德圓滿，早已為仙瑤池，而且大人不記小人過，並沒有告你的狀，告狀的另有其人。」

「是甚麼人？」

「金燕子，當年中原武林的第一號殺手，被你重金禮聘行兇的人。」

「金燕子？他……他……他早已中毒身死，骨化飛灰，這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你身在佛門，六根不淨，為了爭奪掌門權位，不惜殺害同門，更為了滅口而毒殺了金燕子，心腸之狠毒，手段之殘酷，可謂人神共憤，天理難容，金燕子死而不甘，一再在十殿哀哀上告，你自以為天衣無縫的毒計，結果還是被揭穿了。」

了空和尚惱羞成怒的道：「揭穿了又怎樣？」

徐不凡殺氣騰騰的道：「一報還一報，一命抵一命。」

「哼，黃口小兒，乳臭未乾，老衲就不信你有多大能耐，上！先把姓徐的小子給我斃了再說。」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了空調教的二十名弟子，原以為可以派上用場，不料，大家皆不齒他的醜惡罪行，先是相互觀望，繼之爭先奔走，一霎眼的工夫，便告衆叛親離，走得一個不剩。

了空破口大罵不止，却一個也留不住，轉而對虎目老者道：「怎麼樣，血魔王，替老衲殺一個人，我給你一石白米？」

徐不凡一聽虎目老者就是血魔王，神色不由一緊，血魔王冷聲說道：「對不起，老夫不幹殺人的勾當。」

了空怒容滿面的道：「血魔王，別假正經，殺十來八個人，在你來說是家常便飯。」

「那是以前，為了作孽太重，殺人太多，在十八重地獄裡受了二百多年的酷刑，以致落拓幽冥江湖，販賣武技為生。」

「這只能怪你太笨，未曾改名換姓，蒙混入境，像老衲在酆都城，過得多麼逍遙自在。」

「起碼，老夫心安理得，夜半敲門心不驚。」

「哼，窮酸日子，生不如死。」

「現在眞相已白，我看你必有大禍

臨頭。」

「我給你五石米，殺四個人，豈不皆大歡喜?」

「老夫說過，殺人的勾當早就不幹了，況且老夫也不想作金燕子第二。」

「血魔王，你……」

了空氣得鬚髮倒豎，徐不凡沉聲說道:「善惡到頭終須報，九幽之內，不可能再有第二個金燕子。了空，你該上路了。」

沒有幫手，也請不到殺手，空有一肚子的鬼主意，却無計可施，了空情急之下，只好捨命一搏，袍袖一抖，呼!呼!呼!就是三招快攻。

少林寺執武林牛耳達數百年，武技博大精深，了空忝爲一代掌門，自非浪得虛名，三招之內就用了三種功夫，另含九種變化，徐不凡甫一交手，便知道遇上勁敵，掌風呼嘯，暗力洶湧中，雙方倏合乍分，未見高下。

黃綿綿初生之犢不畏虎，清叱一聲:「老禿驢，接姑娘我的三劍試試。」

說幹就幹，徐不凡想攔都攔不住，黃綿綿三劍連成一氣，刺心胸，掃雙腿，快如電光石火，換了一般武林人物早已命喪當場，却連了空和尚的邊都沒有沾到，反而挨了一掌，退後五步。

王石娘、高天木一見大怒，雙雙挺身而出，了空和尚大言不慚的道:「你們都上吧，這樣也免得貧僧多費手脚。」

徐不凡喝退王、高二人，道:「了空，徐不凡索仇討債，向來一個對一個，絕不以多爲勝。」

「呸!就憑你一個黃口小兒，保證吃不了兜着走，你不配!」

「我懶得和你浪費唇舌，配不配馬上就可分曉。」

「你當眞要爲金燕子索仇?」

「不索仇我又何必來。」

「你這是自尋死路。」

「死路只有一條，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徐不凡，咱們……」

「住口，別儘說廢話，咱們該動手了。」

鏗鏘!一聲，銀虹一閃，血光湧現，徐不凡已拔劍在手。

「血劍!」

「血劍!」

第一聲出自了空之口，滿面驚惶，第二聲由血魔王發出，雙眸直盯着劍身不放，顯得甚是驚喜、激動，近乎不能自已。

就在了空驚惶不定的檔口，徐不凡一挽劍訣，跨步欺身，刷!刷!刷!紅如火，快如風，了空的眼皮子才眨了半下，血劍已攻上身來，劍劍不離頸項要害，招招不離他吃飯的傢伙。

了空大駭，拔足躲上屋頂去，徐不凡接踵而上，一劍分心刺到，了空急忙右閃，刷!徐不凡鐵臂內吐出一把鋼刀，了空提足再起，欲翻過屋脊，又被袖箭阻住，只好虛晃一招，又飛回練武場。

「殺!」

聲到!人到!劍到!了空和尚雙脚落地時，吃飯的傢伙已經丟了。

看得黃綿綿手舞足蹈，眉開眼笑的道:「哥，你眞了不起，能在十招之內要了少林掌門的命，放眼陰陽兩界，可能再也沒有對手了。」

徐不凡望了血魔王一眼，道:「師妹不可胡言，人上有人，愚兄的這點莊稼把式，在血魔王前輩的面前，只能算是雕蟲小技，怎敢與皓月爭輝。」

血魔王哈哈大笑道:「小兄弟武藝高強，更難得心地寬厚謙虛，正邪端在一念之間，單憑你這份氣度胸襟，就必定可爲武林開創新局。」

徐不凡還劍入鞘，命高天木處理了空的人頭，道:「前輩眞的是三百年前的血魔王?」

「古往今來，只有一個血魔王，如假包換，回首往事，一言難盡，空餘無限的殺孽與悵恨。」

「前輩還留下一本血書，一把血劍，被武林同道視作至尊至貴的寶貝。」

說着，取出血劍、血書，雙手交給血魔王。

血魔王睹物生情，瞧瞧血劍，看看血書，一幕幕血淋淋的往事隨又在腦海中重現，時而仰天長歎，時而默默含笑，神情變幻無常，令人莫測高深。

良久，良久之後，血魔王又將血劍、血書還給徐不凡，徐不凡呆了一呆，道:「血劍、血書本來就是前輩的東西，理當物歸原主。」

血魔王坦然一笑道:「俗語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血劍、血書本爲陽世之物，自無留在陰間的道理。」

「前輩怎知在下來自陽世?」

「血轎主人，閻王特使，你的故事早已在冥府廣爲流傳。想那血書、血劍，過去因爲老夫所有，一度曾是五柳莊傳家之寶，現在則是你徐不凡的了。」

「其實，血劍留在晚輩身邊，也沒有多大用處，我又不會血劍劍法。」

「這簡單，老夫可以敎你。」

「前輩的意思是要在下拜你爲師?」

「不不不!老夫一身罪孽，何德何能，怎敢與無根大師爭徒弟。」

「常言道無功不受祿，何況是傳功授藝，這……」

「咱們可以交換。」

「交換?如何交換?」

「老夫傳你功夫，你替老夫辦一件事。」

「好啊，不管是甚麼事，但憑前輩一句話，雖赴湯蹈火，亦萬死不辭。」

血魔王望了空的屍體，皺皺眉頭，道:「此非談話之所，請至老夫蝸

舍再作長談。」

說是「蝸舍」並不恰當，因爲血魔王是住在郊外的一個山洞裡，應該稱爲「洞居」。

山洞並不大，陳設更簡單，一椅一桌一床外，還有一個藥箱子，裡面擺滿了專治跌打損傷的各種膏、丹、丸、散，顯而易見，血魔王的日子過得並不好，敎授武功之餘，還兼做販賣野藥的生意。

黃綿綿主動邀請他去小洞天同住，在盛情難却的情形下，血魔王勉爲其難的滿口答應下來。

血魔王招呼大家坐在兩條長板凳上，徐不凡說道:「前輩還沒有說，叫晚輩辦甚麼事?」

遲疑了一下，血魔王說道:「此事說難不難，說易不易，想請小友替老夫找一位故人。」

「找一位三百年前的故人?」

「是呀，遍尋九幽地府，查遍了所有簿册，並未發現她的芳踪，所以老夫懷疑她可能尚在人間。」

「是那一位?」

「眇目神尼。」

「眇目神尼?好像沒有聽說過，你們的關係是……」

「我們是青梅竹馬的一對情侶，也是江湖道上的一對俠侶，只因雙方師門有仇，好事難偕，她被乃師剜去一目後，憤而遁入空門，老夫悲傷過度，借酒澆愁，藉殺洩憤，三百年前的那一場大浩劫，眞正的原因即在此。」

「武林中人只知道前輩殺人不眨眼，鮮血的後面，想不到還有這麼一段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但不知這位老神尼，除了眇一目之外，還有甚麼特徵?」

「晚年時，聽說她常愛騎一隻梅花鹿到處雲遊。」

騎梅花鹿的老神尼，這不是救走常小琬的人嗎?徐不凡心脈賁張，精神振奮，急急追問道:「我知道這個人，六年前曾有人看見過她，老前輩快說她住在甚麼地方?」

血魔王沉重的歎了一口氣，道:「要是老夫知道她在那裡，早在生前就找上門去了，何必託小友尋訪?」

「你可以上望鄉台去找呀?」

「望鄉台並非萬能，只能找尋知道確切下落的親友。」

「如果日後見到老神尼，前輩有何事轉達?」

「只有兩句話，請告訴她，我一直愛着她，想着她。」

這是平平淡淡的兩句話，也是意味深長的兩句話，尤其血魔王說來肅容滿面，鄭重其事，益發加重了它的意義與深度，更顯現出這不是一樁普通的愛情。

血魔王激動的情緒，很快就恢復平靜，打開血書，指指點點的講解了半天，最後說道:「這血劍劍法，總共是五十二招，前面四十九招是基礎，後面三絕招才是精華所在。」

徐不凡一聽有五十幾招，心頭大急，道:「前輩，我是否可以請教，一共需要多久?因爲在下陰陽兩頭忙，恐怕沒有太多的時間……」

血魔王打斷他的話，振振有詞的道:「以你的功力基礎，根本無須修練前面的四十九招，可直接修練後面的三絕招，只要先將基本架式學會，懂得變化訣竅，然後再隨時加以苦練，則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妙則變化無窮矣。」

「需要多久?」

「少俠乃天縱奇才，以你的資質稟賦，慢則一日，快則半天，便可學得一個梗概。」

「好，前輩，爲了爭取時間，咱們現在就開始。」

說開始眞的開始，就在山洞之外，徐不凡手持血劍，血魔王以竹代劍，立即展開演練血劍三絕招。

黃綿綿、高天木、王石娘、閑來無事，也在一旁小心揣摩，認眞比試。

起先，血魔王做分解動作，很慢，及後，做連續動作，逐漸由慢而快，連成一氣……

反反複複，複複反反，演練了無數次。

終於，四個人全部將「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血劍三絕招練熟了，學會了。

於是，與血魔王一起，立即離開山洞，準備同返小洞天。

那知，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現王倫、六名護衛，還有那一匹灰色的狼，正從脚下的山徑經過，行色匆忙的往山上走。

灰狼最是囂張，飛揚，人立而行，與王倫走在一起，嘰嘰呱呱的說個沒完沒了，可惜距離太遠，聽不清說些甚麼。

黃綿綿不由的氣往上冲，拔劍就要殺下去，徐不凡急忙拉住她，命大夥兒隱身暗中，道:「師妹別衝動，此刻找到他們的巢穴最重要，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眼見王倫等人轉入山腰後，徐不凡這才現出身來，道:「石娘，痲煩妳，快去通知一下何總他們。」

說曹操，曹操就到，高天木指着山下說:「主人，何捕頭他們已經到了。」

可不是嗎，何三虎、王勇，還有一大羣牛頭、馬面與小鬼，正快步走來，兩撥子人很快會合在一起，何三虎劈面就說:「特使可是預先在此設伏?」

徐不凡邊走邊說:「我們是誤打誤撞碰上的，何總是怎麼發現他們的?」

「老夫得到消息，是從酆都城一路釘下來的。」

「他們到酆都城去幹甚麼?」

「據說是想招募年輕力壯的漢子，

後來覺得風聲不對才撒腿開溜。」

山路的盡頭，半山腰上，有一座廟，廟名懷義，依山而建，遠遠望去，殿宇綿延，雄偉壯麗，王倫等人就走進「懷義寺」去了。

可是，懷義寺雖大，參佛的鬼和尚却不多，大家長驅直入，找了半天，沒再見到王倫等人，也遲遲沒見到半個招呼香客的知客僧。

許久之後，才走出一個小沙彌來，豎掌說道：「阿彌陀佛，衆位施主可是要參禪進香？」

徐不凡單刀直入的道：「剛才可曾見到一個做官的，六個武林人物，以及一匹灰色的狼，走進寺院來？」

小和尚搖着頭說：「沒有，一個也沒見到。」

黃綿綿見他睜眼說瞎話，心裡有氣，沉聲叱道：「他們明明走進來，怎說沒見到，再不說實話我就殺了你。」

小和尚年紀雖小，膽子却夠大，望望黃綿綿手裡的骷髏頭，不慌不忙的說：「小僧適才在佛堂上香，的確甚麼也沒看見，請女施主見諒。」

「說，你們這懷義寺的方丈是誰？」

「就是懷義大師。」

「可否請出來一見？」

「方丈不在寺內。」

「找一個管事的出來也可以。」

「本寺師父不多，管事的都出外化緣去了。」

這懷義寺處處透着古怪，黃綿綿見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也懶得跟他磨牙，一逕向寺內走去。

懷義寺全部建築在一個山窪裡，規模雖然不小，佔地却不算太大，不久便將全寺找遍，就是找不到王倫他們。

是上了天？入了地？黃綿綿想不透箇中因由，徐不凡也同樣疑雲滿腹。

* * *

這時，大家正停在一條小河邊上，河床不寬，僅二丈左右，水流也不急，由東向西，河水清澈，一眼便可見到河底。一旁繫着兩條小舟，約可容納五六人。

東西兩面，悉被高山所阻，不知源自何方，流往何處。

徐不凡問血魔王：「前輩就住在這附近不遠，可知懷義寺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血魔王道：「老夫來此定居不久，又一向在酆都城爲生活奔忙，未曾上山來過，可謂一無所知。」

徐不凡轉詢何三虎，何三虎答道：「這懷義寺創建已久，一直平靜無事，所以十殿並未留意它，所知亦極有限，視作一般寺廟看待。」

「這條河，何總知道嗎？」

「看水質流向，可能就是大家熟知的黃泉河。」

「噢，這是黃泉河，流到那兒去？」

「經酆都、枉死、十殿，與陰陽河相通。」

「源頭在那裡？」

「相傳源頭就是黃泉。」

「黃泉又在那裡？」

「只聞其名，從未見過眞正的黃泉。」

徐不凡目注河水，向東凝望，發現泉水係由山脚流出，走至近旁再加審視，山壁之上有一洞穴，但聞水聲盈耳，深不見底。

當下雙眉一挑，忽有所悟，道：「裡面可能別有天地，咱們進去瞧瞧。」

正準備跳下船去，猛聽身後傳來一片喊殺聲，連頭都來不及轉過來，先是暗器，接着是刀劍，待躲過一輪猛攻，回轉身時，才發現攻上來一羣鬼和尚。

徐不凡怒聲說道：「找你們的時候，一個不見，不找你們的時候却自己往外冒，這是甚麼意思？」

鬼和尚爲數不少，未曾開腔答話，第一波攻勢一過，立又展開第二波攻勢，看那態勢，顯然是想將大家消滅在黃泉河畔。

可是，徐不凡、血魔王、石娘、天木、綿綿、何三虎、王勇是何等人物，這簡直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口裡拔牙，徐不凡一聲令下，全體反撲，何消片刻工夫，便傷亡纍纍，作了階下囚。

只有一個鬼和尚拔腿逃走，黃綿綿嬌軀三閃，就將他擒在手中，厲色喝問：「說，這條河是不是黃泉河？」

鬼和尚臉色發白，牙齒打戰的連說：「是！是！」

「源頭是黃泉的發源地？」

「對！對！」

「裡面是甚麼地方？」

「黃泉府。」

「王倫他們就是到黃泉府去了？」

「嗯。」

「黃泉府內，除王倫外，還有誰？」

「不知道。」

「不知道？你再說一句我就宰了你。」

「貧僧只負責外面的安全，我接到的指令是，只要沒有逆流欲進入黃泉府的意思，就不加干涉，否則就必須就地格殺。」

「你沒有進黃泉府去過？」

「黃泉府門禁森嚴，不准隨便出入。」

徐不凡不願浪費時間，叫牛頭、馬面將鬼和尚綑綁起來，自己則與黃綿綿、王石娘、高天木、血魔王跳上一條船，逆流而上。

何三虎、王勇，以及另外三名小鬼坐另一條船，大家以掌劍當槳，朝水面施力，藉着反彈的力道，船行似箭，很快便划入洞中。

河道上方甚是陰暗潮濕，伸手五指莫辨，時間久些，也只能看到倒懸的鐘乳，與亂飛的蝙蝠。

霍然，前面響起一聲沉喝：「甚麼人？」

徐不凡順口答道：「自己人。」

「昨憶巫山夢裡魂。」

「陽台路隔奈無門。」

「未曾錦帳風雲會。」

「先沐君王雨露恩。」

暗語合轍合縫，二船安然通過，當王石娘、高天木查明了暗樁埋伏的地點後，陡地一長身，手起招落，立有兩條黑影摔進黃泉河。

黃綿綿憋不住開口問道：「哥，暗語你是怎麼懂的？」

徐不凡小聲笑道：「不是懂，這一首詩大有來頭。」

王勇也大感興趣，道：「請特使說出來，讓屬下也開開竅。」

徐不凡不疾不徐的說道：「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個妃子叫武媚娘，也就是以後的武則天。有一天太子李治入宮向太宗問安，適太宗不在，巧遇武則天，武氏體態嫵媚艷冶，言行輕佻浪漫，竭盡挑逗誘惑之能事，二人眉來眼去，早已兩心默許。」

向前張望一下，見無異狀，始繼續說道：「這時適逢尿急，太子李治出外小解，武氏忙以金盆盛水，跪獻李治淨手，太子見她美得實在令人想入非非，便將水滴洒在她美艷的臉上，隨口吟出：「昨憶巫山夢裡魂，陽台路隔奈無門」的詩句。

武氏淫蕩成性，馬上接口吟出：「未曾錦帳風雲會，先沐君王雨露恩。」撩撥得李治情慾大動，於是便在後宮之內，亂倫苟合，成爲千古醜聞。」

羞得黃綿綿滿面通紅，好在洞內昏暗，無人看清。

王勇道：「武則天的淫詩，怎麼會用作黃泉府的暗語？」

徐不凡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這黃泉府的主人，很可能與武則天有關，再從寺名懷義來看，幾乎已經可以肯定。」

「這跟懷義寺又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武則天當初被唐太宗趕出宮門，在興龍庵落髮爲尼後，因不甘寂寞，不久便勾搭上一個小和尚，這個小和尚就是叫懷義，懷義寺可能就是由此而來。」

何三虎道：「如此說來，黃泉府很可能就是武則天的巢穴，在十殿的懸案中，武媚娘名列榜首，原來潛伏在此。」

逆流而上，途中又設有樁卡，行進並不順暢，好在暗語已通，有驚無險，不久便看見燈光，划出洞口，逆水登上岸來。

赫！好美妙的一副景象，遍地皆是異花奇草，以及無數不知名的，奇形怪狀的高矮樹木，花色種類繁多，撲鼻生香，如置身仙境，人間絕無此景，皇帝的御花園亦恐不及。

黃泉就在眼前，池深盈丈，方圓八尋，泉水滾滾，無分晝夜，好像無數條翻滾的龍，的是壯觀。

展目望去，遠處亭台樓閣，目不暇接，一座巍峨高樓前，赫然有「金鑾殿」三個斗大金字。

雖身在幽冥，面對的可能又是一等強敵，徐不凡仍不忘自己行事的規矩，命王石娘先去報送血旗、血帖。

不過，在方法上稍有改變，特准石娘娘施展仙法，以策安全。

何三虎則命三名小鬼，划回去三條船，去接懷義寺的牛頭、馬面。

花叢小徑上行來一鬼，身着唐朝裝束，體型魁梧，一見到徐不凡等人臉色大變，連退了三步，才開口說道：「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徐不凡道：「自然是從黃泉河逆流而入。」

唐裝漢子望着何三虎，道：「你是十殿的捕快？」

何三虎道：「沒錯，朋友怎麼稱呼？」

唐裝漢子沉聲答道：「唐代張昌宗。」

張昌宗一報出名字，徐不凡的眸中馬上掠過一抹殺機，道：「你就是武則天床上的那個弄臣、面首，不要臉的張昌宗？」

這話說得很刻薄，張昌宗臉上掛不住，怒容滿面的道：「大膽，黃泉府豈是你撒野的地方，來人啊。」

話甫出口，立有一隊身穿唐代戎裝，手執長矛的兵士快速趕到，將徐不凡等人圍住。

張昌宗命御林軍拏人，徐不凡伸手撥開一支長矛，朗聲說道：「別忙，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有幾句話我還想請教一下。」

「有屁快放，」張昌宗見有御林軍護衛，膽氣立壯，聲音也粗了。「凡是擅闖黃泉府的人，是惟一的死罪。」

「毫無疑問，黃泉府的主人，一定就是你的老相好武則天？」

「住口，陛下的名諱豈是你可以隨便叫的。」

「你還有一位兄弟張易之，也一定在此囉？」

「當然。」

「懷義呢？」

「也在。」

「赫，這個老騷婆的胃口眞大，做鬼也風流。」

張昌宗的肺都氣炸了，聲嘶力竭的虎吼道：「殺！殺！殺！還不快給我殺。」

一口氣連說了四個殺字，御林軍彼嚮斯應，虎撲而上，却被高天木等人堵住，徐不凡一字一句的說道：「張昌宗，你敗德亂行，淫亂宮廷，早該上刀山，下油鍋，永世不得超生。」

張昌宗床上的功夫固然首屈一指

，手底下却是個大膿包，徐不凡連刀劍都懶得拔，竪掌如刀，不費吹灰之力，便將他的腦袋切下來了。

殺一儆百，御林軍都嚇呆了，徐不凡威風八面的道：「你們如果想死直管上，不想死就乖乖的束手就擒。」

有三個御林軍偏不信邪，挺着長矛殺上來，立被高天木、黃綿綿、何三虎制住，非死即傷。

其餘的兵士再也不敢妄動，被適時趕到的牛頭、馬面鎖起來。

可是，黃泉府裡的御林軍多如牛毛，解決了一批，又殺上來一撥，捕也捕不了，殺也殺不完。

且殺！且捕！且進！此刻距金鑾殿尚有數十丈遙。

石娘娘已飄然而返，道：「主人料事如神，黃泉府的主人果然是武則天。」

「王倫他們是否在此？」

「王倫、秦檜的那六名保鏢，都在。」

「可曾見到侯方？」

「奇怪，就是沒有見到侯方及銅衣使者。」

「還有那一頭灰色的狠呢？」

「也在，狠性好色，正投武媚娘所好，這個荒淫無耻的女皇帝，居然與野狠……」

目睹之事太淫穢，連石頭化身的王石娘都羞於啓齒。

徐不凡等人正行經兩行白楊，陡覺頭頂有異，跳下七八個和尚來，和尚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帶下一張網子來。

大家根本沒有思考的餘地，網子馬上就要罩上頭來，偏偏禍不單行，脚下又射來一蓬梅花毒針。上有網羅，下有毒針，處境可謂險到萬分。

情急之下，徐不凡大叫一聲：「跳呀，飛呀！」

銀虹一閃，血影冲天，徐不凡劃破網羅，當先翻到外面去，接着，血魔王、王石娘等人也相繼脫身，高天木與何三虎扯去網子，大夥始告全部脫險，可惜數名牛頭、馬面動作稍慢，當場一死二傷。

徐不凡給二名傷者服下靈藥，通路已被數十名和尚堵死，為首的鬼和尚一身大紅袈裟，紅噴噴的臉龐上，滿面邪氣，徐不凡佇足發問：「你是懷義？」

紅衣和尚一楞，道：「你是誰？怎知貧僧法號？」

「在下徐不凡，你留惡百世，遺臭萬年，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貧僧與你相隔數百年，談不上仇恨二字，為何在血帖之上，指名要我懷義吃飯的傢伙？」

「為了公理！公憤！」

「甚麼叫公理公憤，在貧僧的心目中根本沒有這四個字。」

「就是因為你沒有這四個字，所以才將下流當風流，將無耻當有趣。」

「徐不凡，黃泉府乃虎穴龍潭，包管你來得去不得。」

「笑話，徐某要來自來，要去自去，小小的一個黃泉府還難不倒我徐不凡，當我離開的時候，一定提着你的腦袋走。」

這話口氣太大太絕，把懷義和尚氣個半死，立刻率眾洶湧而上，徐不凡將眾鬼和尚交給何三虎他們，單挑懷義，猛追猛打。

甫交手三五合，懷義立知遇上扎手貨，頓萌退意，命手下的鬼和尚去墊棺材，徐不凡却毫不放鬆，咬着尾巴追。

鬼和尚一路攔截，徐不凡一路追殺，血雨橫飛，慘嚎不絕，終於在金鑾殿的石階前追上了懷義，割下他吃飯的傢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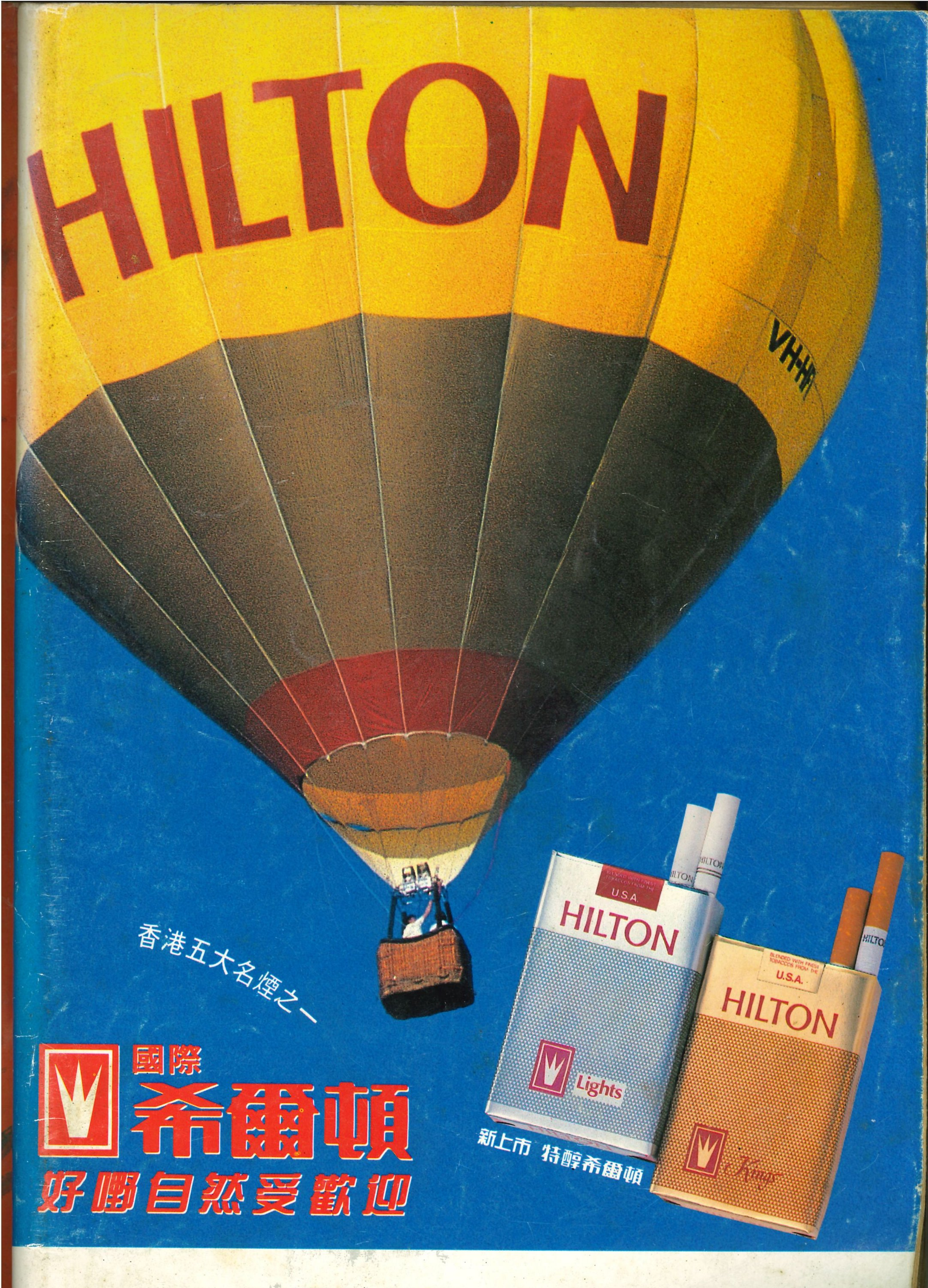
眾鬼和尚也早已潰不成軍，或死或傷或擒。

徐不凡一馬當先，登上石階，踏進金鑾殿。

金鑾殿上，武則天高高坐在龍椅之上，艷光四射，依然明麗照人。武媚娘死時已高齡八二，此時看來不過才四十許人，徐娘半老，正當虎狼之年。

王倫立在左側，右邊之人貌似張昌宗，必係張易之無疑，那匹灰狠最囂張，兩隻爪子搭在武氏肩上，就人立在她身後，仍自交頸接聰，親密猥褻。

（未完．十四）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希爾頓：焦油含量中　特醇希爾頓：焦油含量低至中(製造商估計)